
武侠世界
第35年
2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風流奇俠」。靈隱神僧是得道高僧，但因年輕時與玉仙玉冰兩姐妹惹下一段孽緣，而致玉仙——赤焰仙子走上偏鋒，組織了蛇仙門荼毒武林，靈隱神僧義不容辭擔起此挽救武林浩劫的使命。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各懷蓋世神功，司馬龍再練成「玄冰佛禪風流神功」，但靈隱神僧認爲尚不足應付赤焰仙子的「銷魂蕩魄魔功」，唯有……故事內容精彩，江湖豪俠逸事，宮幃權力之爭軼事，生動有趣，稗官野史頗堪一閱，請鑑賞。

*　　*　　*

本期刊登的短篇小說，篇篇精彩，請欣賞。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凌翎先生撰著的「天涯浪子」。屆時請留意。

尚有司空羽先生撰著的長篇連載新故事「半天紅風雲」，喜歡司空羽先生作品的讀者請拭目以待。

短篇小說有「怒海揚波」、「沙報應」、「絕情刀斷腸劍」，內容多姿多采，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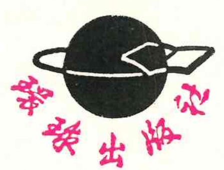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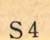
第35年
第2期
（總號17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流奇俠

歷史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風流惹禍　籌思解鈴

天高雲淡，數行南飛雁。

風流奇俠司馬龍──游龍，奉了靈隱神僧之命，護送蘭芷若上大雪山玄冰峯，求玄冰神姥收蘭芷若為徒，以便合力殲滅蛇仙門，挽救一場武林浩劫。

李清捨不得與游龍分開，而且北斗山距此地甚遠，要李清一個人獨回，游龍也不太放心，於是只好帶同李清一同先上大雪山，然後再送她回去。

這一路上，李清竟與蘭芷若從隱隱情敵，一化而為結拜金蘭姐妹，兩人形影不離，姐妹相稱，反而把游龍冷落了。

游龍──司馬龍心中暗暗奇怪，他雖被稱為「風流奇俠」，但絕不下流，因此於女兒家微妙的心曲，竟難摸透。

原來女兒家就算在姐妹面前，也不肯赤身露體，但一旦在對方眼中呈現裸體，那便立刻感到無私可藏，格外親密了。更何況兩人均心知肚明，彼此的玉體，均誤打誤撞，落入司馬龍這位一代風流奇俠眼中，隱隱然已有二女事一夫的緣份，這姐妹之情，自然倍添親切了。

司馬龍、蘭芷若商量向大雪山的路程，決定從水路直入蜀川，取道成都，從青城山出巴郎關，由懋功過太平橋，進入西康的大雪山地域。

李清一反往日的小性兒，對司馬龍的話唯唯聽命，並無任何異議。

商量妥當，也不耽擱，便僱船西進，不多幾日，便到了蜀川地域。

三人棄船上陸路，買了三匹馬代步。川馬雖然形格偏小，但走起山路，卻異常快速，這或許是物物自適乾坤之意吧。

一路遊山玩水，飽覽天府勝景，倒不覺旅途之苦，而且三人隱然已成紅顏知己，相依相伴，更覺有趣。

半月後，三人已抵成都，再奔龍溪，便到達青城山了，到此地後，但見山腰雲遮霧掩，峻嶺聳立天際，山道崎嶇盤繞，直插雲霄，等閒之輩也不敢踏足，因此人跡也漸稀少了。

山路崎嶇，馬亦難行。不一日，便已深入山中。

當晚找了一個山洞，住了下來，把隨身帶備的乾糧，和着山泉，填飽了肚皮。然後三人輪流值更，以防毒蛇猛獸侵襲。

第二天中午，在林中見到幾隻野兔，司馬龍以小擒拿手捉到了，李清最會出主意，拾些樹枝，生起一堆火，把兔子劏了，烤了來吃。

雖然沒鹽調味，但火烤之下，也甘美無比，司馬龍和蘭芷若均讚李清出了個好主意。

不料樂極生悲，就在三人興高采烈之時，山風陡起，把火頭吹入林中，林中枯葉遍地，一下便燃着了，眨眼便成熊熊烈火，風助火勢，蔓延極速。

三人連烤兔子肉也顧不得吃了，拔腿飛逃，但風勢突轉，竟如影隨形，直向三人追撲而來。

三人連忙飛逃，一直翻過一座大山，這才逃出火海。回頭一看，原來的去路已斷，三人無法，只好繞道尋路向前行去。

凡走山路，首要注意莫走岔了路，不然失之毫釐，便必謬以千里了。三人並不熟路，一再繞道而行，向懋功的方向，本該走西，卻反而向西北來了。

後來連方向也分別不出了，只好亂走一通，也不知身在何處，向何處去。

不一會，天也黑下來了，走着的又是深莽叢林，更感迷茫。

走了大半夜，入林越深，忽地隱約有綠光一閃。

司馬龍內功比兩女深厚，先就警覺，連忙一手拉住李清和蘭芷若，道：「小心！拔劍戒備！」

蘭芷若和李清一聽，連忙拔出劍來，握在手上，向四面一看，卻毫無異樣，不由笑道：「龍哥哥，你慌張什麼？」

司馬龍用劍向前一指道：「難道你兩人沒看見麼？」

蘭芷若和李清，順劍指方向，極目望去，五丈之外，景物已覺隱約，十丈之外，更是黑漆一片，什麼也看不出來，不由嬌笑道：「根本沒有什麼。」

司馬龍急道：「二十丈外，有一條巨蟒，與一頭黑豹在對峙呢！」

原來司馬龍的「風流神功」已甚具火候，因此黑夜視物，三五十丈內如同白晝。但蘭芷若和李清，則因功力所限，便仍然茫然不見，大感迷惑了。

司馬龍正欲拉兩女疾退，不料三人說話聲音，已把巨蟒和黑豹驚動了，黑豹兇狠無比，原欲以大蟒充饑，但大蟒粗如巨碗，奇毒無比，身纏樹上，難於下手，這才苦苦對峙。黑豹乍聽人聲，便捨難就易，放開巨蟒，轉身向三人飛撲而來。

司馬龍瞧得清楚，便挺劍上前，擋住黑豹的去路，掩護兩女。

不料黑豹欲以巨蟒充饑，巨蟒亦欲以黑豹為獵物，因此一見黑豹轉身，巨蟒見時機到來，便亦疾竄下樹，向黑豹撲噬。

巨蟒入草，身行如風，因此司

馬龍迎着黑豹之際，巨蟒已疾竄而來，乍現於兩女面前。

蘭芷若和李清雖然武功不錯，但幾曾見過這等巨蟒？而且女人最怕蛇，不由便失聲驚叫起來。

巨蟒快如電閃，撲到兩女面前，把頭一昂，向蘭芷若張嘴便咬，蘭芷若一躍避開，巨蟒回過尾來，向兩女橫掃而至。

着地生風，腥臭撲鼻，兩女縱躍而起，跳起八尺讓了過去。但兩女落地未穩，巨蟒的頭已借尾勢轉了過來，大嘴一張，向李清閃電般咬下來。

李清身尚在半空，無法躲避，心中一急，便揮劍向蛇頭斬去，不料一劍落空，手臂反而暴露於蛇口之前，巨蟒蛇口一合，便要咬下來，李清疾縮手臂，快如閃電，雖未被咬着，但手臂亦被蛇牙擦了一下，痛徹心脾，「嗆郎」一聲，手中劍已脫飛而去。

蘭芷若眼見李清生死一線，心中大急，猛一咬牙，便飛撲而來，運劍一揮，剛好向蛇頭落下，噗地一聲，一顆蛇頭已被斬落地上，巨蟒頭雖斷，身未死，翻騰起來，草飛樹折，聲勢極爲嚇人。

蘭芷若連忙拉住李清，幾下縱跳，這才避過巨蟒垂死一擊。

此時司馬龍亦已把黑豹殺了，飛掠過來，見兩女忙亂，急道：「你倆受傷了麼？」

蘭芷若道：「清姐姐只怕受了傷了！」

司馬龍一聽，急道：「傷在哪兒？重不重啊？」

李清見司馬龍關心自己，心中一甜，早已忘了痛楚，笑道：「龍哥哥，沒事，只是被大蟒擦了一下，初尚覺痛，此時卻只有發痲的感覺了。」

司馬龍閱歷比李清豐富，一聽便吃了一驚，暗道：蛇咬由痛入痲，乃中毒之跡象，便忙道：「快給我看看！」

李清依言伸出玉臂，司馬龍定睛一看，表面雖只有一條紅印，並未出血，但已發腫，便忙道：「這是中毒之象，最好先把被咬的地方皮肉割去。」

李清一聽，嚇了一跳，她最看重自己的花容月貌，不由失聲道：「若手臂被割皮肉，留下疤痕，豈非難看之極？殺了我也不割。」

司馬龍無奈道：「我身上並無解毒之藥，但有種丹丸，功能起死回生，你先吃兩粒，大概可保生命無礙。」

司馬龍說罷，摸出兩粒藥丸，親手放入李清口中。李清心中一甜，但凡是司馬龍給她的，只怕是毒藥她也照吞不誤，何況是他親手所餵？當下想也不想，和着唾液，咕嘟一下便吞進腹中去了。

司馬龍不敢再留此險惡之地，便欲帶兩女盡速離開。

李清忙道：「龍哥哥，等等，我的寶劍尚落在大蟒身下呢！」

此時那斷頭大蟒尚在翻騰，再過一會，終於沉寂，大概是眞正死去了。

司馬龍道：「清妹別動，我去替你取回來便了。」

司馬龍走過去，在蟒腹下面找到寶劍，擦抹乾淨，遞給李清。

李清伸手來接，不料手臂竟未能抬起，奇道：「我這手臂怎的了？竟抬也抬不起啦！」

司馬龍一聽暗道不好，也不避嫌，一把拉過李清的玉臂一看，已然紅腫起來，李清被這一拉，立刻痛得嬌呼起來。

司馬龍道：「不好，這大蟒果然有毒！」

蘭芷若一聽慌道：「這可怎麼好？」

司馬龍微一沉吟，便吩咐李清自己運功，封閉穴道，一面取出一條帶子，替她把玉臂上截紮住。

李清盤膝坐下，拚命運內力，不料一陣頭昏，人已不支，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蘭芷若連忙抱住李清亂叫一陣，但李清已毫無反應。

司馬龍大急，眼看李清一條玉臂已粗如大碗，又無法解救，不由一陣心痛。他伸手替她把脈，幸而他的師傳「風流俠客海陵王」，精於醫道，也曾傳授司馬龍，一把李清之脈，這才發覺毒氣雖然厲害，尚幸未侵入心臟，知道是師傅丹丸之效，這才稍感放心。當下又把兩粒丹丸塞入李清的口中，伸手向她腹中一拍，丹丸便直入肚中去了。

蘭芷若驚道：「龍哥哥，這如何是好？」

司馬龍爲難道：「現下我等已迷失方向，也不知何日方可尋上玄冰神姥？遠水不能救近火，唯有試找戶山地人家，或許會有解蛇毒之法。」

於是司馬龍伸手抱起李清，負在肩上，一手仗劍開路，蘭芷若在他身後緊隨。

兩人走着，便見林中遠處，似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更有數間茅屋，猶如一個村落。

司馬龍一見，喜道：「那兒有山民聚居，或可解清妹之毒！快走！」

蘭芷若忙道：「那便快走啊！」

兩人飛掠而近，不料近前一看，雖然像是村落模樣，但靜悄悄的，竟空無一人。

兩人正感奇怪，不料就在此時，村外林莽深處，已傳出一陣螺

角尖嘯，可怕之極。

司馬龍和蘭芷若均心中一凜，尚未辨清怪聲從何而來，四面草莽中已傳來一聲吶喊，接而便見草頭搖晃不休，片刻之間，草叢中便鑽出無數的怪物來了。

蘭芷若一見，不由驚叫一聲，嚇得忙向司馬龍身後躲藏。

司馬龍定睛一看，但見這些怪物，似人非人，頭戴五色鳥羽，臉塗花，身披各色獸皮，外貌固然兇惡可怕，嘴中的叫聲，也與眞正的野獸無異，只是會直立行走而已。

這些似人非人的怪物，穿出草莽，疾速異常，立刻圍成一圈，把司馬龍等包圍在中央。

司馬龍低聲對蘭芷若道：「蘭妹，彼等似通人性，待我試探一下再作打算。」

司馬龍向那些怪物喊道：「喂！我等乃迷途之人，途中受大蟒所傷，盼勿誤會，絕無相侵傷害之意！」

那些怪物對司馬龍的話充耳不聞，依然彎弓搭箭，蓄勢欲射。

蘭芷若驚道：「彼等似有耳而不通人言呢！如何是好？」

司馬龍沉吟道：「憑我等武功，硬闖而出，當然不難，但必死傷無數，彼等已成人形，殺之有傷天理，且容我想個辦法脫身便了。」

就在此時，怪物羣中螺角怪叫聲驟停，合圍的怪物，忽然停步不前。當時已走出一名巨大的怪物，比其他怪物高出一大截，頭戴虎冠，身上筋肉黑如烏鐵，站出來如一座黑塔似的，矗立在司馬龍面前。

司馬龍暗道：這野人必定是怪物中的首領，便向牠拱手朗聲道：「在下乃迷途之人，有伙伴受了蛇傷，若能救助，重重有謝！」

那怪物首領又不懂什麼「在下、在上」，皺一皺眉，一言不發。司馬龍又說了一遍，那怪物首領依然不語，怔了怔，回過頭去，向後面的怪物發出一種野獸似的吼聲，卻比獸聲多了一點迴旋頓挫音節。

司馬龍見對方不語，連忙用手勢比劃了一會，那怪物首領依然不懂，視線卻盯在司馬龍手中的「紫龍劍」上了。

司馬龍見狀，暗道：莫非他以爲我手執武器，來意不善麼？於是把李清輕輕放落地上，向蘭芷若道：「蘭妹照顧清妹，我去與彼等溝通一下。」說罷還劍入鞘，突然向那怪物首領走去，神色一派從容，以示絕無惡意。

* * *

蘭芷若急道：「龍哥哥小心，只怕其中有詐！」

司馬龍道：「我知道。」他忽然發覺那怪物首領面有喜色，心中一寬，以爲那怪物已領悟自己的好意，便加緊脚步，向前走去，一面連打手勢，欲與那怪物對話。

不料那野人突然獰笑一聲，轉身便穿入怪物羣中，接着一揮手，突發狂叫，那些怪物便箭如雨發，向司馬龍射來。

司馬龍見那怪物首領突然轉身，正微感驚奇，再見他奔回怪物羣中，揮手狂叫，心知不妙，連忙疾拔寶劍，一面大喊：「蘭妹小心！」

一面倒縱而回，在蘭芷若和李清面前，舞起劍幕，擋住射來利箭。

不大一會，司馬龍面前，便已積了一堆斷羽殘箭。怪物仍箭如雨發，司馬龍既要保住自己，又要護住蘭、李二女，已感吃力。

蘭芷若也在舞劍自護，但已雲鬢散亂，額冒熱汗，功力所限，顯然已異常吃力了。

司馬龍見狀，暗道：如此下去，終有力竭之時，劍稍一疏慢，便有利箭穿心之危，卻如何是好？

他思想之際，稍一分神，一支利箭已透過劍幕，急射而至。司馬龍大急之下，左掌不由向前一拍，「風流神功」內力激射而出，掌風把射來的利箭反撞回去，疾如電射，在怪物頭上呼嘯而過，破空之聲，刺人心魄，怪物嚇得呱呱大叫，靠前的不由向後退縮了。

司馬龍見已把怪物震懾，正欲尋思脫身之計，不料那怪物首領一見，突然暴雷般一聲大吼，怪物的箭停了，卻反而一步一步向司馬龍逼了過來。

司馬龍歎了口氣，暗道：若近身相搏，只怕便須大開殺戒了！

就在此時，半空中突然傳來一聲清嘯，其聲恍如鶴唳於九霄，令聞者遍體生寒，可怖之極。

怪物聽到這等寒極嘯音，立刻如遭電殛，紛紛俯伏地面，不敢仰視。

突然間，空地上已現出一位白色衣衫的老婦，渾身猶如一塊寒冰，逼人寒氣令人血脈驟凝。

怪物首領此時亦伏於地上，臉上的表情，既憤又驚。

白衣老婦渾然不覺，她走到怪物首領面前，向天吼嘯一聲，怪物首領這才慢慢爬了起來，在老婦面前，垂手佇立，神色尊崇之極。

白衣老婦湊在怪物首領耳際，低聲嘰咕了一句什麼，怪物首領忽然有點高興了。

蘭芷若一見，以爲是趁機脫身時候，正欲向司馬龍示意。

不料那白衣老婦似有未卜先知之能，蘭芷若欲逃之話尚未說出，

一聲尖音便鑽入她和司馬龍的耳際道：「乖乖站着別動！否則必死無疑，連我也無能爲力！」

白衣老婦以傳音入密傳話，眼不瞧司馬龍這面，卻對司馬龍等的動靜明察秋毫，這等功力，簡直已達出神入化的玄境了。司馬龍既已知老婦的武功比他猶高數倍，連她亦如此忌憚，不由便不敢妄動了。

此時只見那怪物首領也湊上白衣老婦的耳邊，嘰咕了一句，老婦搖頭不允，怪物首領目中登時兇光暴熾。

白衣老婦似已知其心意，忽地出手如電，向怪物首領懷中一探，又一具紅色木人已到了她的手中，又高高擧起，作勢欲摔。

那怪物首領一見，連忙俯伏地上，向白衣老婦叩拜，狀甚惶恐。

白衣老婦微微一笑，又向怪物首領一伸手，疾如電閃，一觸即回，那紅色木人已回到怪物首領的手中了。

怪物首領捏住紅色木人，放到嘴邊一陣親吻，狀甚欣慰，然後收入懷中，向四面圍着的怪物吼叫了幾聲，怪物便四散而去了。

不一會，村落中便又出現了炊煙，也有怪物臥於樹下歇息，有老人小孩婦人女子四處走動，一派忙碌生活的情景。

司馬龍、蘭芷若眼見剛才一派肅煞景象，眨眼便化作一片祥和，均不由暗暗敬佩白衣老婦的通天本事。

就在此時，白衣老婦已與那怪物首領一道走來。

司馬龍連忙向老婦致謝，老婦也不答理，只說了一句道：「你等都跟我來！」說着便向那最高大的茅屋走去。

司馬龍此時才來得及細看清楚白衣老婦的神情，但見她滿頭白髮，一身白衣，雙目深陷，神光灼灼，當眞猶如一塊十年寒冰，心中不由微微一動，暗道：此時此地，爲甚竟出現了如此一位隱世絕代高人？

走進茅屋，裏面居然有椅有桌，怪物首領不敢先坐，拱讓老婦，老婦也不客氣，居中坐下，又向怪物首領微一擺手，讓牠在身邊坐了下來。

白衣老婦也不招呼司馬龍和蘭芷若坐下，冷冷的道：「你等好大的膽兒，竟敢闖入天神谷！若非我偶然路經此地，你等還想活命麼？」

司馬龍一聽，連忙上前行禮，向老婦人道：「在下司馬龍，多謝老前輩出手相助，未知老前輩肯以大名賜示否？」

白衣老婦微微一笑道：「老身已遁世幾十年，久已忘其名，不說也罷。至於此地乃天神谷，旁邊山峯便是居所也。天神谷中住客，乃半人半獸之物，老身頗識其言語，又以大法令其震懾，方知彼等自稱爲天神之後，久已潛居此地，如有外人闖進，必被其捉去祭神，然後生呑活嚼，屍骨無存，因此外間以此爲『死亡谷』也！」

老婦說着，伸手一指旁邊的「天神谷首領」道：「這位首領，便叫天神子，意即天神之主意，谷中萬千半人半獸物皆聽其號令，莫敢不從。」

司馬龍至此，才知自己剛才的確是生死一線，因爲這等半人半獸之物，成千上萬，一湧而上，任何大羅神仙，只怕亦難逃劫數，而白衣老婦竟能令彼等臣服，由此足見她的本事已尤勝神仙了。

司馬龍這般思忖，便向白衣老婦道：「老前輩功力通玄，可否救一救李姑娘？」

白衣老婦道：「她受了什麼傷？乃誰弟子？」

司馬龍道：「李姑娘乃北斗山主之女，她不幸被毒蟒所傷。」

白衣老婦一聽，便微笑道：「原來是北斗山主李正剛之女，蛇毒連老身亦無能爲力，幸而有一人可救她。」

司馬龍一聽，尚未及發話，蘭芷若已大喜道：「這人是誰？老前輩快說出來啊！」

白衣老婦見蘭芷若欣慰之情溢於言表，不由目注她一眼，道：「你這女娃兒，爲甚如此高興？不怕把她救治了，便與你爭一日之短長麼？」

蘭芷若道：「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眼看她有難而不救啊！」

白衣老婦一聽，不由微微一點頭道：「很好，宅心仁厚，不驕不縱，正是練玄冰神功的上佳人選！」

司馬龍一聽，心中一動，正欲向白衣老婦探詢大雪山玄冰神姥的下落，白衣老婦已忽然微笑道：「地上這位女娃兒，蛇毒已深，再不救援，只怕便小命難保矣！這樣吧，剛好我打算前去造訪那善醫蛇毒的人，別人她必不肯施救，但若是李正剛之女，她便不能不救了。」

司馬龍奇道：「爲什麼？」

白衣老婦道：「那善醫蛇毒之人，姓李，外號女媧劍，天地亦能補，何況區區蛇毒？她乃北斗山主的師父，亦即這女娃兒的師祖，你說她會不救麼？不過女媧劍的居所天下絕無人敢擅闖，你等未上山，只怕便被其女媧劍斬去手脚了。」

蘭芷若大驚道：「這卻如何是好？」

白衣老婦道：「幸好老身與女媧劍有交情，助人助到底，老身勉爲其難，代你等送這女娃兒上女媧劍峯便了。」

白衣老婦話音甫落，向那高大「天神谷首領」嘰咕幾句，那半人半獸的怪物，竟唯唯諾諾，連連點頭，隨即伸手抱起地上的李清，隨白衣老婦一道飛掠而去。

司馬龍此時也不知如何是好，未知李清此行是吉是兇，但又阻止不了白衣老婦的行動，無奈只好亦已傳音入密的功夫，在後面問道：「請問老前輩，大雪山玄冰峯位於何處？萬望不吝賜告！」

耳際傳出那白衣老婦的聲音道：「你問大雪山玄冰峯幹嘛？」

司馬龍道：「在下欲領蘭姑娘上玄冰峯拜師，未知可否？務請老前輩賜示。」

白衣老婦的聲音忽地嘿嘿一笑道：「那玄冰峯的主人脾氣古怪之極，豈會輕易收徒？一切且看你等是否有緣吧了！」

白衣老婦話音漸遠，身形早已消逝不見，司馬龍知道，此刻她已遠在十里之外了。三句話的工夫，便已掠行十里之外，這等輕功，簡直如神如仙的騰雲駕霧！

一切均非司馬龍所可能抗拒，他不由歎了口氣，對蘭芷若道：「遇上這等世外高人，清妹之安危，只好寄之於天命了，刻下先送你上玄冰峯拜師要緊。」

兩人於是展開輕功，全速離開可怕的天神谷，認準西面的大雪山方向，不再猶豫，全速向前飛掠。

這一路前行，居然誤打誤撞，走對了入大雪山的方向。不到大半日，皚皚白雪的大雪山，便已現在兩人眼前了。

兩人在山下略事休歇，吃了一頓乾糧，便決然掠上大雪山去。

司馬龍道：「此地潛伏不少絕世高人，連靈隱神僧前輩亦刮目相看，可知絕非等閒之輩。蘭妹但能拜玄冰神姥爲師，須用心學藝，日後齊心合力，殲滅爲禍武林的蛇仙門！」

蘭芷若知道假如拜了師，便須留在大雪山上，再不能與司馬龍朝夕相對了，心中便一陣難過和依戀，她輕聲道：「龍哥哥，我雖奉父命，上山拜師，卻不得不與你分開，你一切小心，可不要有了其他姐姐，便把蘭妹忘懷啊！」

司馬龍心神一蕩，欲訴綿綿情話，但想起自己重任在身，若不殲滅蛇仙門，整個武林將永無寧日，甚至會被蛇仙門逐一吞噬，事關重大，又豈能迷戀於兒女私情？他定了定神，決然向蘭芷若道：「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咫尺也難逢，目下我等肩負武林安危，大局爲重，蘭妹且安心學藝，他日大功告成，司馬龍決不辜負蘭妹一番心意便是。」

蘭芷若一聽，芳心竊喜，深知司馬龍雖有「風流奇俠」之名，其實絕非下三流的登徒子，而且極重言諾，一經允諾，便生死不渝，想到日後的好處，她的俏臉泛紅，不由痴痴的不再說話了。

兩人上了大雪山，向其中一座最高的冰峯掠去，料想那必定是玄冰峯了。

轉眼已近峯巔，遠遠便見幾間房子，半隱半現於一片竹林之中。

兩人心情越發輕鬆，料想那玄冰神姥必在屋子裏面居住，便加快兩步，向前走去。

不料就在此時，突聽身後一聲大吼，接而便有一陣勁風向二人身後撲到。

兩人疾速轉身，只見一頭身披長毛、火眼、金睛的猿猴，長伸兩臂，向兩人腰間抓到，竟欲奪兩人腰中之武器。

兩人不及細思，雙雙縱躍向後，避過大猿猴的一擊。不料這大猿猴武功甚高，輕功更絕頂，一撲不中，二撲又起，如風一般掠到蘭芷若身邊，伸手便從蘭芷若腰間，把她佩着的寶劍攫去了。

蘭芷若尖叫一聲，向側面一縱，正自驚慌，空手怎與這大猿猴對敵？不料大猿猴奪下寶劍，並未再向蘭芷若進擊，反轉身來，又向司馬龍閃電般撲去。

司馬龍眼見大猿猴已奪去蘭芷若的寶劍，大吃一驚，怕牠傷她，便不再閃避，回身向大猿猴撲來。

一猿一人，皆快如閃電，幾乎撞到一處了。大猿猴在接近的一霎，又故技重施，伸爪欲奪司馬龍腰間的「紫龍劍」。

司馬龍豈容大猿猴輕易得手？他用掌力一拂，把大猿猴的爪蕩開，然後猛一反手，「紫龍劍」已「錚」的一聲出鞘了。

一道寒芒直向大猿猴射去，大猿猴卻毫不畏懼，一聲大吼，又向司馬龍撲去。與此同時，林中又跳出三頭大猿猴，一齊向司馬龍撲擊，形成一個合圍之勢。

四頭大猿猴，力能生裂虎豹，輕功絕高，又似經高人訓練，每一頭均不下於一位武林高手，四頭大猿猴合擊之下，司馬龍亦不由一陣手忙脚亂。

司馬龍深知若不反擊，給點厲害大猿猴瞧瞧，自己必定難以自保，便猛一咬牙，展開「紫龍劍」，以「黃山松濤劍法」，向四頭大猿猴捲去。

黃山松濤劍勢如怒海松濤，聲勢威烈之極，再加上紫龍劍的威力，劍氣如怒海巨浪，向四頭大猿猴罩去！

眼看四頭大猿猴非死即傷了，因爲在黃山松濤劍法下，絕頂武林高手亦被鬧得手忙脚亂，四頭大猿猴雖然精通武功，但畢竟仍屬獸類，如何能破解如此威猛精妙的劍法？

就在此時，司馬龍耳邊突聽一聲清嘯，道：「何方野小子，膽敢傷我守山靈猿！」

司馬龍尚未及收攝劍勢，一團白影已凌空罩向司馬龍頭上，司馬龍但覺眼前一花，隨即手上一鬆，紫龍劍已被人劈手奪去，奪劍人身法之妙快，簡直匪夷所思。

與此同時，四頭大猿疾伸如鋼鐵爪，向司馬龍疾擊而下。司馬龍心中一涼，暗道：「完了！不料今日竟命喪猿猴爪下。」

＊　＊　＊

司馬龍驟失紫龍劍，而且在失劍的一霎，但感手腕一痲，腕部的合谷穴竟然被對方順手一按，便被封住。認穴之準，出手之快，亦駭人之極。

腕部合谷穴乃上肢要穴，此穴被封，半肢立痲，再而全身僵凝，再也動彈不得。

司馬龍根本來不及以自身的「風流神功」衝開被封的穴道，雙手雙足便被四頭大猿猴抓住，如鋼似鐵，再也休想掙脫分毫了。

四頭猿猴力可撕裂虎豹，只須一齊發力，司馬龍四肢非立刻斷裂不可，何況他的穴道被封，根本無法運功相抗。

蘭芷若在一旁見到，嚇得失聲尖叫，拚命縱來，大有與司馬龍同生共死之意。

眼看司馬龍、蘭芷若兩人均難逃劫數，就在此時，半空中忽地响起一聲沉嘯，恍如龍吟，顯然發聲之人內力深厚之極，道：「阿彌陀佛！玄冰施主素不殺生，今日爲甚竟大開殺戒了？」

這一聲龍吟，似在詢問，但聲挾渾厚內力，一音數分，分射四頭猿猴及奪劍之人。四頭猿猴立感心弦劇震，手爪發軟，空有神力，再也發揮不出。

司馬龍耳際傳入龍吟，一股强大的熱氣透耳而進，沿耳門穴直衝肩井穴、巨骨穴、臂臑穴，再於少海、曲澤、曲池三大要穴，一個迴旋積聚，猛地直擊司馬龍被封的合谷穴，他但感合谷穴猛地一跳，被封的穴道竟被衝開，他便可以凝運內力相抗，此時就算四肢被大猿猴扯住，他也可以抵擋了。

那奪劍之人，功力雖然精湛無比，但龍吟之音入耳，氣息竟亦一窒，雖無大礙，但一時間竟難發話。

因此那四頭大猿猴，更不知如何是好，爪扯司馬龍四肢，呆呆的站着，其狀甚爲可笑。

龍吟之人，一音數射，聲挾內力，遙空解穴，震懾數大高手，這等無尙神功，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可算是空前絕後了。

此時在一旁的蘭芷若，眼見突生變故，卻不知是怎麼回事？因爲那龍吟之音並未射入她的耳際，她自然難明究竟了。

蘭芷若驚疑之際，場中已忽然躍下兩人，一男一女，均是一代高人。男的是銀髯銀鬢銀袍的老和尙，他佇立林地，周身竟隱隱圍繞一團銀光。蘭芷若一見，不由大喜道：「原來是靈隱老前輩駕臨，這下好了，龍哥哥有救了！」

來人果然是功力通玄的靈隱神僧，他一聽蘭芷若的欣然尖叫，卻微歎口氣，苦笑道：「蘭施主言重了，今日之事，只怕連老衲亦作不了主啦！」

蘭芷若一聽，大驚道：「爲什麼？憑靈隱前輩的一句話，江湖有甚紛爭不可排解？」

靈隱神僧伸手向剛躍下的老婦一指，道：「你知這位施主是誰麼？」

蘭芷若一聽，連忙仔細向老婦瞧去，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只見老婦目中神光灼灼，身穿白衣白袍，正是曾出現在天神谷救助的白衣老婦，只是此時她臉若冰霜，連些微笑意也沒有，因此也極難猜透她的心意如何。

蘭芷若連忙向白衣老婦施禮萬福道：「原來是老前輩駕臨，先行謝過救命之恩，晚輩與龍哥哥誤闖貴地，不知如何竟遭猿猴襲擊，萬望老前輩再次開恩，解救一二。」

白衣老婦目灼灼的盯住靈隱神僧，根本不理會蘭芷若的懇求，臉上冰霜更寒，渾身似被冰凍之氣封罩了。

靈隱神僧微歎口氣，道：「玄冰施主，你我之間固有萬般恩怨，卻也不必發洩在後輩身上啊！」

蘭芷若一聽，這才知白衣老婦原來便是絕世高人玄冰神姥，又見她手握司馬龍的紫龍劍，臉若冰霜，不由呆了，心道：出手奪劍之人原來是玄冰神姥，不知如何竟把她開罪了？而且靈隱前輩與她有極深怨恨，自己夾於他兩者之間，卻如何能拜她爲師？

蘭芷若思忖間，白衣老婦——玄冰神姥已冷哼一聲道：「這野小子來此，是你老和尙的主意麼？」

靈隱神僧眼見玄冰神姥終於肯開口說話了，他深知她的脾氣，但凡肯開口說話，事情便有轉機了，於是連忙陪笑道：「不錯，果然是老衲的主意，情非得已，還望玄冰施主見諒。」

玄冰神姥卻依然一臉寒霜，冷

哼道：「連你老和尙也不知玄冰峯的規矩麼？」

靈隱神僧一聽，見玄冰神姥手握司馬龍的紫龍劍，連蘭芷若佩劍也不知所踪，登時醒悟，忙向玄冰神姥陪笑道：「是，是，老衲一時疏忽，忘了吩咐彼等，上玄冰峯萬不可身携武器，犯了玄冰施主的大忌，錯在老衲，不知者不罪，萬望饒恕彼等冒犯之過。」

玄冰神姥冷冷的道：「你老和尙着其上玄冰峯幹麼？」

靈隱神僧陪笑道：「欲着姓蘭的姑娘拜玄冰施主爲師。」

玄冰神姥冷冷道：「爲甚千里遙遙，來拜我爲師？」

靈隱神僧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玄冰施主難道忘了數十年前玉仙之事麼？」

未等靈隱神僧說完，剛聽到「玉仙」二字，玄冰神姥的臉上便雪上加霜，隱隱然已露出凜凜殺氣，顯然這「玉仙」二字，與她及靈隱神僧均有極深淵源。玄冰神姥目露殺機，厲聲道：「你……老和尙乃爲玉仙……這小妖精而來麼，哼哼！」眼見靈隱神僧的回話稍有差池，立刻便有一番慘酷厮殺了。

靈隱神僧苦笑點頭道：「不錯，也可以說是如此吧！」

玄冰神姥不料靈隱神僧如此坦承，她手中的紫龍劍突然錚錚鳴响，顯然玄冰神姥的怒火化作眞氣內力，已把這柄通靈之劍的劍氣激蕩了。玄冰神姥冷笑道：「你欲爲這賤女人向我興師問罪麼？數十年仍不忘舊情，爲她而出頭麼？嘿嘿！」

蘭芷若在一旁一聽，不由傻了眼，暗道：這是怎的了？怎地忽然又扯上一位「玉仙」的高人了？玄冰神姥似對這「玉仙」有莫大怨恨，靈隱前輩不幸扯上了她，豈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麼？今日之事卻如何善了？

蘭芷若心中又驚又急，她深知玄冰神姥的功力絕不在靈隱神僧之下，而且更有大猿猴的相助，每一頭大猿猴均可當一名武林高手使用，除了現場的四頭外，尙不知暗地裏隱有多少，玄冰神姥連天神谷半人半獸怪物亦可降服，她馴服一千幾百大猿猴簡直易如反掌，若一齊殺了出來，不但龍哥哥與自己難逃分屍之危，連靈隱前輩只怕也難逃劫數了。

蘭芷若慌急之下，心中恨不得靈隱神僧快點婉言解釋清楚，以消去玄冰神姥的怒火，不然今日必定凶多吉少，大限難逃了。

不料蘭芷若滿懷期待之際，靈隱神僧卻坦然點頭道：「不錯，老衲的確是因玉仙之事而來，不過內情複雜，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容老衲稍後細述。且請先把司馬施主放了，再作商議，好麼？」

靈隱神僧這一坦然承認，蘭芷若心料糟了，這必定更惹玄冰神姥怒火爆發了。

卻不料玄冰神姥一聽，居然沒有發作，反而沉默不語，目光灼灼的盯住靈隱神僧，似在審度他所說的眞僞，終於神色略爲一寬，微一點頭道：「哼！既然是老和尙你的主意，携劍闖山之罪可恕，但玄冰峯豈容等閒之輩上來？這野小子若不露一手給老身瞧瞧，以判斷他是否有資格上我玄冰峯，傳將出去，玄冰峯的名頭豈非被他挫低了！」

蘭芷若忙求道：「玄冰前輩已把龍哥哥的劍沒收了，他赤手空拳，如何露一手啊？」

玄冰神姥冷笑道：「你這女娃兒，心牽這野小子，是不是？」

蘭芷若俏臉一紅，卻毫不畏縮，斷然點頭道：「是又怎樣？玄冰老前輩難道連男女相悅也算有罪麼？」

玄冰神姥一聽，似笑非笑道：「很好，你這女娃兒性眞情切，心地良善，看來這野小子也絕非奸惡之徒，老身瞧你女娃兒的面上，便破例准他以自身武功，自行脫困便了！」

玄冰神姥說罷，伸指稍屈，然後向司馬龍這面一彈，一股奇寒眞氣已向司馬龍的腕部合谷穴射至。

其實司馬龍腕部的合谷穴，已被靈隱神僧的龍吟嘯聲相助衝開了，此時他正凝運「風流神功」，以便震開四頭大猿猴的抓扯，玄冰神姥彈指射至的奇寒眞氣，本意乃替他解穴，但穴道已解，便直衝而入，與司馬龍體內的「風流眞氣」相遇，一冷一熱，登時激發「風流眞氣」激射而出，司馬龍但感胸腹漲悶，不洩不快，不由大吼一聲，奮臂一振，竟把四頭力可撕裂虎豹的大猿猴震開一丈有餘。

四頭大猿猴似被輪番而來的絕頂神功震懾了，哇哇的怪叫，縮到一旁去了。

玄冰神姥目睹之下，她自然亦不知司馬龍剛才穴道已解，還以爲是自己的彈指眞氣把他的穴道解了，甫解穴道，他便可神功爆發，一下震開四頭大猿猴，就連玄冰神姥也並非易事。因此她寒如冰霜的臉上，不禁也閃過一絲暖意，道：「唔，這還像點樣子，勉强合格上玄冰峯了，至於這女娃兒麼……」

蘭芷若見玄冰神姥目光轉向她射來，不由大驚叫道：「玄冰前輩，我蘭芷若自問絕無龍哥哥如此功力，你欲考究我，只好另選其他試題了！」

玄冰神姥似乎甚喜蘭芷若的率

直良善，她一聽，居然並不生氣，反而微一點頭道：「你既然坦承與這野小子關係非比尋常，也不必再考究於你，一切便着落在這野小子身上便了。」

玄冰神姥說罷，也不打話，轉身便向林間的屋子走去，那四頭大猿猴一見，也呼地一下四散而去了。

司馬龍、蘭芷若此時才來得及向靈隱神僧拜見，然後道：「玄冰前輩似拒人千里，蘭妹拜師之事，只怕難之極了！」

靈隱神僧卻微微一笑道：「玄冰神姥的怒氣，乃衝我老和尚而發，於你等並無相干，她既沒下逐客令，顯見此事仍有轉機，事不宜遲，快隨她進屋拜見去吧！」

司馬龍、蘭芷若一聽，不敢怠慢，連忙隨後走進屋內。

屋內陳設簡單卻極爲整潔，一切均天然而成，例如冰床、冰椅、冰枱等，屋子的四壁也覆滿一層厚厚的冰雪，簡直是一個冰的世界。

司馬龍、蘭芷若走進來時，玄冰神姥正端坐在當中的一張冰椅上，紋絲不動，凝坐如冰，單是這等抗寒的無尚功力，便令人歎爲觀止了。

司馬龍、蘭芷若一見，心中對玄冰神姥的芥蒂不由盡被敬佩取代了，兩人走到她面前，跪下便拜，一個口稱：「玄冰前輩」，一個口稱「徒兒拜見師傅」！

不料玄冰神姥伸手一抬，一團奇寒眞氣，便猛地令司馬龍和蘭芷若打了個寒噤，隨即身不由己，被托了起來，再也拜不下去。

司馬龍、蘭芷若正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此時靈隱神僧已大步而進了。

靈隱神僧見狀，便知玄冰神姥餘恨未消，不由歎了口氣道：「把一口怨氣，發洩到後輩身上，這又何苦哉？有甚怨氣，一切由老衲承受便了。」

玄冰神姥一聽，冷哼一聲，忽然向司馬龍和蘭芷若招一招手道：「你二人且坐下，聽聽一段武林逸事，然後再下個結論，看我玄冰神姥該如何處置這老和尚！」

司馬龍、蘭芷若一聽，不由神色極爲尷尬，坐又不是，不坐又不是，夾在這當世兩大高人之間，這滋味難受極了。

靈隱神僧歎了口氣，向司馬龍、蘭芷若苦笑道：「玄冰施主一口惡氣久積，你兩人便坐下，任由她發洩一下吧。」

司馬龍、蘭芷若無奈，只好各自在一張冰椅上坐下了，立刻便有一股凜烈的寒氣襲上身來，非拚命運功相抗不可，竟連說話的餘暇也沒有了，因爲稍一分神，寒氣便透心而入，渾身血液似被凍凝，豈敢有絲毫分心？

玄冰神姥也不理會司馬龍、蘭芷若正運功苦苦與奇寒相抗，瞥一眼靈隱神僧，忽然竟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你……你今日到此，竟連坐一坐我親手所製的枱椅也不肯麼？」此時她的神色幽怨，其狀有如一位懷春少女，正面對久別的戀人似的，這等神情呈現於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婆婆臉上，當眞怪異之極。

司馬龍、蘭芷若見狀欲笑，但絕不敢笑，亦不能笑，因爲只要一笑，眞氣驟洩，渾身的血脈非凍凝不可了。

不料平素凜然如神的靈隱神僧，此時卻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陪笑道：「你……你要我坐，我……我便坐吧了！」說着，靈隱神僧果然在玄冰神姥對面的冰床上坐下了。

冰床的寒氣比冰椅自然更强烈數倍，不過靈隱神僧却依然神色自若，渾不以爲意。顯然他的內力之高，抗寒能力之强，並不在玄冰神姥之下。

玄冰神姥一見，寒若冰霜的臉上，竟然又浮出一絲慰意，她微點頭，道：「哼，算你尚能把持，數十年了，仍能保住童子之身……」

靈隱神僧亦連忙陪笑道：「你也好極了！鶴髮童顏，此乃眞身未破之象也。」

玄冰神姥和靈隱神僧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司馬龍和蘭芷若雖難明究竟，但亦知兩人昔日必有極深淵源，否則絕不會說出這等男女私秘之話題。

此時但見玄冰神姥不再理會靈隱神僧，卻霍地轉過臉來，向司馬龍、蘭芷若道：「你兩人可小心聽着了，待會判斷有差，不但所求難達，便欲活着離開玄冰峯，只怕也千難萬難，知道麼？」

司馬龍、蘭芷若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玄冰神姥的脾氣當眞古怪之極，普天下哪有這等「聽故事而定生死」的道理？但亦知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了，無奈只好拚命點頭，以示答應，因爲兩人正苦苦運功抗寒，那敢開口洩氣？

玄冰神姥毫不理會，自管滔滔不絕的說出一段曲折離奇的武林恩怨逸事。

* * *

數十年前，江湖中有一對好姐妹，年齡稍大爲姐的叫玉仙，年小的叫玉冰，兩人不但是胞生姐妹，而且同拜於同一位師傅雲中子門下，分獲授一冷一熱兩門神功。

玉仙獲授的是熱功，叫「赤玉神功」，玉冰獲授的是冷功，叫「玄冰神功」。兩人資質均極佳，入門

十年，獲授的神功便即大成。師傅雲中子仙逝後，姐妹二人便聯袂闖蕩江湖了。

玉仙、玉冰姐妹兩人，在江湖闖蕩經年，均打响了名頭，玉仙被江湖中人尊爲「赤玉仙子」，玉冰則被稱爲「玄冰神女」。

不知不覺，兩女均年達廿六七了，但均雲英未嫁，猶爲處女之身，因爲兩女均眼高於頂，江湖中等閒男子豈能入得彼等眼中？

兩女卻也不急，若非天降奇緣，兩女大有終生不嫁，相依爲命之意了。

這一日，兩女偶然路經一座奇峯，名叫桃源峯，霎時兩女均被桃源峯的美景迷住了。

但見疾流奪谷而出，沿澗入谷里許，突見亂石塞谷斷流，有巨石相倚成洞，曲轉而上，上有石門刻字：樵子觀弈，漁郎問津。

赤玉仙子玉仙、玄冰神女玉冰，目睹石門上刻字，均不由芳心一跳，原來刻字筆力雄健，意味深長，均以大力金剛指力刻上，顯見刻字之人，不但武功絕頂，且文才驚世，必定是武林中一位隱世高人。

兩女此時但感心中一陣渴盼，均盼與刻字奇人相見一聚。但女孩兒家心事，碰上這等微妙的男女私隱，那是決不會透露的，雖親如同胞姐妹亦不例外。

兩女相視一笑，不約而同走過石門，但見前面豁然開朗，四山環繞中有田園十數畝，更有廬舍、桃園、竹林、石池、小澗，乍一回頭，並無來處，好一座洞天福地桃源峯！

兩女正暗自神往，忽地破空聲嘯鳴，响聲未絕，一團白色人影，便如天外飛鴻，在半空中迴旋一周，然後疾降而下，穩站於兩女面前。兩女心中均暗道：單憑這一手絕世輕功，便足以傲視武林了。

兩女再向白衣人一看，芳心更不由突突一跳，女兒家的春心不由被强烈的撩動了。

但見白衣人竟是一位年方五十許的男士，只見他面如朗月，雙目神光炯炯似天外飛來的英俊豪傑！

白衣男子定睛向兩位姑娘一瞧，便拱手道：「請問兩位姑娘，爲何擅闖在下所築之桃源居？」

赤玉仙子美目一閃，便凝注於白衣男子身上，眼神熾烈如火，喃喃的道：「好輕功！好英俊！好文才！好眼力！好仙居！當今世上所有優點，爲何全集於你一人身上了？」

玄冰神女卻含羞脈脈的一笑，向白衣男子瞟一眼，這才道：「我姐妹不知這是大俠的仙居啊，請大俠原諒誤闖之罪，但這小桃源居果然是人間仙境，委實人見人愛啊！」

白衣男子但覺這兩位女子，一位熱烈如火，一個溫雅冷柔，各有所長，但均令普天下男子心弦震蕩。

自這一天相遇，日後便常來常往，後來，白衣男子發覺，兩位姑娘均對他暗生愛意，但魚與熊掌，均同樣珍美，他也不知如何去取捨了。

但就因白衣男子這一念之差，猶豫不決，便惹出武林一場瀰天浩劫了。

不久赤玉仙子和玄冰神女，爲了爭奪白衣男子，以及能夠獨自留在桃源峯陪伴他，竟私下決鬥定奪，勝者留下，敗者遠走他方。

玄冰神女與赤玉仙子功力相若，且猶勝之，但她心性溫雅冷柔，不似赤玉仙子火烈狠辣。因此在一百招上，玄冰神女本可一劍刺瞎赤玉仙子的雙眼，但念在姐妹之情，不忍傷她，疾速收劍。

不料赤玉仙子趁機一劍狠刺，刺穿了玄冰神女的肩胛！當下玄冰神女劇痛之下，手中劍脫飛而去。

玄冰神女既痛姐妹之情竟難抵男女之愛，又恨赤玉仙子出手狠辣，不念骨肉之情，幾乎把她一條手臂廢了，羞辱痛恨之下，便不辭而別，遠走他方去了。

白衣男子雲遊而回，這才知桃源峯情海翻波，他此時才發覺自己眞正喜歡的是玄冰神女，不禁怒斥赤玉仙子，發誓永不與她相見。然後四出尋訪玄冰神女的下落，可惜遍尋不獲，白衣男子痛苦萬分，但又無可奈何，後來乾脆連桃源峯也不回去了，撇下赤玉仙子，獨自雲遊四方去了。

玄冰神姥說到此處，幽幽的歎了口氣，忽地戛然而止。

靈隱神僧此時神色黯然，也不知是喜是樂是悲是悔？

司馬龍和蘭芷若聽了這一段武林逸事，心中已明白了一半，心中不由一熱，座下的冰椅不覺也寒氣頓減了，也因此兩人居然可以開口說話了。

蘭芷若心中很替那「玄冰神女」難過，她心思一陣翻湧，不由發聲問道：「請問玄冰前輩，那玄冰神女後來怎樣了？那白衣男子後來找到她麼？」

玄冰神姥目注蘭芷若一眼，道：「那玄冰神女心灰意冷，發誓從此永不與男子相見，便選了一處與她所練的冷功相配的地方，隱居下來，她恨極有人以劍傷她，便發下毒誓，但凡有携武器之男女，擅闖她居住的禁地，便非死不可了……至於那白衣男子的下落，事後我也

懶得去追究了，你這娃兒，欲知究竟，便向這老和尙發問吧！」

蘭芷若一聽，眼向靈隱神僧瞟去，她冰雪聰明，眼見靈隱神僧的神色，不由又多明白二分了。

靈隱神僧眼瞼低垂，但不視而知，蘭芷若疑問的眼線正向他瞟來，不待她發問，便已微歎口氣，道：「那白衣男子經此打擊，亦心灰意冷，頓悟前非，深感情之害人，至深至極，於是轉投空門，在崑崙山遇上一位佛門高僧，獲授佛門禪功，並獲賜名爲『靈隱』……」

靈隱神僧話音未落，蘭芷若已忍不住低呼一聲道：「那白衣男子，原來是靈隱前輩你老人家也！」她一頓，又恍然悟道：「那玄冰神女，便必定是玄冰神姥前輩啦！只是那赤玉仙子後來不知如何了？」

靈隱神僧喟然歎道：「老衲當日不知情之害人，至深至烈，一念之差，便惹出江湖一場彌天浩劫了……那赤玉仙子見老衲當年捨她而去，一怒之下，便於桃源峯創立赤焰蛇仙門，發誓殺盡天下年輕男子，她手下有五大弟子，七煞蛇女和陰陽怪不過是其中二名而已，尙有更厲害的大弟子桃花姬，二弟子梅花姬，三弟子李花姬，桃、李、梅三妖姬，武功妖術均在七煞蛇女和陰陽怪之上，再加上赤焰蛇仙子的驚世武功，當今武林各門各派，皆非其敵，手下年輕子弟，已被赤焰蛇仙門以妖法害死近千百人之多了……哎，這一場浩劫，窮根究底，老衲亦難辭其咎，因此目下唯有設法補救，以期消解這一場武林浩劫了！」

靈隱神僧說罷，唏噓不已。

玄冰神姥的臉上，此時又罩上寒霜了，她瞧也不瞧靈隱神僧，冷冷的道：「你去化解武林浩劫罷了，卻闖上玄冰峯來幹麼？」

靈隱神僧歎了口氣，苦笑道：「天緣註定，此時也屆彼此會面，作了斷之時矣！」

玄冰神姥冷哼道：「彼此爲甚尙要會面？」

靈隱神僧歎氣道：「赤焰蛇仙門固然厲害，赤焰蛇仙門的赤焰神仙功更無人可抗拒，但普天下尙有玄冰施主的玄冰冷功可尅制她。」

玄冰神姥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因此你便着這女娃兒上玄冰峯，拜我爲師，欲把玄冰冷功偷偷學了去對付赤焰蛇仙門麼？哼！」

靈隱神僧不敢回話，因爲他深知玄冰神姥餘恨未消，一口惡氣待機發洩，若把她惹翻了，那便天皇老子亦難令她改變主意了！

不料此時蘭芷若卻笑着接口道：「玄冰神姥前輩此言差矣！」

蘭芷若此言甫出，不但司馬龍暗叫不好，連靈隱神僧亦臉色一變，暗道：這女娃兒不知好歹，竟敢直道玄冰神姥之非，若把她激怒了，不但拜師不成，只怕連生離此地亦大成疑問了！這卻如何善了？

卻不料玄冰神姥並沒被激怒，反而目注蘭芷若，她似笑非笑的輕聲道：「噢？你這女娃兒，果然膽大包天啊！我問你，我所說如何差了？」

蘭芷若格格一笑道：「其一，靈隱前輩乃着晚輩上山拜師學藝，光明正大，並非偷偷摸摸也。其二，靈隱前輩此來玄冰峯，欲借玄冰前輩之力，化解武林浩劫，不過是其中一個來意吧了！」

玄冰神姥似怒非怒，似笑非笑的盯着蘭芷若道：「你這女娃兒，牙尖嘴利，你且說說，他尙有甚麼其他來意？」

蘭芷若微帶羞怯又略帶驚喜，道：「靈隱前輩既然在晚輩等面前，坦承自己便是當年那白衣男子，亦即認同玄冰前輩剛才所言，當年他喜歡的是玄冰神女，因她不辭而別，才心灰意冷，轉投禪門，也因此才激怒赤玉仙子，終惹出現今一場武林浩劫啊，因此靈隱前輩此行尙有向玄冰前輩懺悔之意也。」

玄冰神姥一聽，目中閃過一絲喜悅，盯着靈隱大師，道：「你……你眞的是有此來意麼？」玄冰神姥此時熱切之情，溢於言表，顯然這話已隱於心中數十年，今日才有機會求證。

靈隱神僧一聽，目睹玄冰神姥熱切之情，心中亦不由一蕩，這種心境在他數十年的禪功修爲中，已極爲罕見了，嚇得他連忙低首垂目，喃喃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往事如煙，早化作一場空夢矣，尙提它作甚？一切只怪老僧當年一念之差，至鑄成今日之大錯，若能補贖於一二，則老僧死而無憾矣！」

玄冰神姥一聽，便知靈隱神僧乃由衷而發，並非有求於她，才故意如此，心中不由又一熱，這一股勢力非同小可，緩緩便把久積她心中數十年的寒冰鬱結化解了，她目中又閃過一絲眞情畢露的喜悅。她似幽似怨的瞟了靈隱神僧一眼，忽然轉向蘭芷若，微帶笑意道：「很好！你這女娃兒，今日助我解開了數十年的鬱結，我曾經發誓，誰助我解開此鬱結，便可由彼提一個要求，你可以說了，但記住，僅可提一個要求而已！」

靈隱神僧一聽，便知玄冰神姥已有收蘭芷若爲徒之意了，心中不由一喜，忙向蘭芷若示意，着她趕緊提出拜師學藝的要求。

不料蘭芷若卻含笑道：「晚輩先謝過玄冰前輩成全之意，但晚輩只要求前輩解開一個難題而已。」

玄冰神姥一聽，微感不悅，她原來果有收蘭芷若爲徒之意，只要她趁機提出拜師的要求，玄冰神姥也就一口答應了，因爲她發覺，蘭芷若的性兒，竟與她當年有相同之處，也是承受她玄冰門衣砵的最佳人選，玄冰神姥不由微歎口氣，道：「你欲解難題，這要求一旦解決，你便不可再提第二個要求了，你可知道嗎？」

蘭芷若微笑道：「晚輩知道。」

玄冰神姥無奈道：「那好吧！你便把你的難題說出來吧！」

蘭芷若並不理會靈隱神僧的暗示，也對司馬龍因她不提拜師要求而大急的神色並不加理會，她坦然的迎着玄冰神姥逼視的目光，道：「晚輩請教玄冰前輩，目下這場武林浩劫，到底其禍根在於何處呢？」

玄冰神姥一聽，目中精光一現，道：「這一場浩劫，乃由赤焰蛇仙門挑起的，罪魁禍首自然是赤焰蛇仙子了！」

蘭芷若一聽卻微一搖頭道：「赤焰蛇仙子固難辭其咎，但爲甚赤焰蛇仙子會挑起這場武林浩劫？這其根源何在呢？」

玄冰神姥半晌不語，她似乎又在憶想當年的恩怨糾纏事了，好一會，她才向蘭芷若沉聲道：「你這娃兒，繞來繞去，仍然跳不出這個圈子，我早就有言在先，是非恩怨由你等旁觀者判斷嘛，哼哼，你且說說，說中了，我或許破例再滿足你一個要求，若說不中，你便休想生離玄冰峯了！」

蘭芷若一聽，卻毫不畏懼，依然由着她的心性去作判斷，朗聲道：「依晚輩之見，赤焰蛇仙子之所以挑起這場武林浩劫，玄冰前輩也有其責難脫啊！」

蘭芷若此言一出，不但司馬龍神色大變，心中一陣驚急，料想此言必定惹怒玄冰神姥了，靈隱神僧亦不由歎了口氣，暗道：今日之事只怕難於善了！

果然玄冰神姥臉色一沉道：「嘿嘿！赤焰蛇仙子自作孽罷了，我玄冰神姥有甚其責難逃了？」

蘭芷若從容道：「那麼請問玄冰前輩，當年前輩未與赤焰蛇仙子決鬥之前，是否已察覺，那白衣男子眞正喜歡的是玄冰前輩你呢？」

玄冰神姥一聽，神色一陣忸怩，終於仍忍不住得意的道：「哼！當然啦！不然我爲甚會容讓她三分了？」

蘭芷若微微一笑道：「這便是了，既然玄冰前輩已知白衣男子眞正喜歡的是你，又爲甚不理白衣男子的感受及打擊，忽然不辭而別？玄冰前輩這一走啊，必然對白衣男子打擊慘酷，他一悔一怒一氣之下，自然把惡氣發洩於赤焰蛇仙子身上，甚至也一去不返，這對赤焰蛇仙子的打擊何等慘烈？這便難怪她一怒之下，立誓要殺盡天下所有年輕男子了！」

玄冰神姥臉色忽紅忽青，幻變不已，好一會，忽然接口喃喃道：「如此說來，當日乃因我一時負氣，終鑄成今日之大錯了……嘿嘿！」

蘭芷若毫不畏懼，又坦然道：「當日之失，的確是造成今日大錯原因之一，但並非主要原因，一切皆由赤焰蛇仙子其性太偏激暴烈所致。」

玄冰神姥一聽，眼神不由一亮，目注蘭芷若，就如瞧着一塊珍寶似的熱切，好一會，她才喃喃的道：「你這娃兒，居然敢在玄冰神姥面前直論恩怨是非！好，很好！依你之見，玄冰神姥今時今日當如何自處？」

蘭芷若一聽，欣然一笑道：「這很容易啊，玄冰前輩，只須想辦法化解這一場武林浩劫，昔日的一點過失，也就可以補贖有餘啦！」

玄冰神姥喃喃道：「如此一來，我便非要與當年那白衣男子……再度携手合作，重出江湖，以化解這一段積年恩怨了？」

蘭芷若格格一笑道：「若然如此，天下武林便有福矣！而且必可在昔日那段武林逸事上，再添寫一筆千秋美妙佳話哩！」

玄冰神姥一聽，由衷的笑了，她目注蘭芷若，眼光已變得異樣親切，就有如娘親瞧見討其歡心的女兒。好一會，她忽然把手中的紫龍劍以指力一彈而出。

紫龍劍呼嘯而出，一沉而下，繞蘭芷若坐着的冰椅旋了一匝，蘭芷若但感身下一空，身不由己便跪在地上了。那紫龍劍錚然作响，竟迴旋到司馬龍面前，司馬龍伸手接住了。

蘭芷若和司馬龍微感驚訝之際，靈隱神僧便已呵呵一笑而起，道：「善哉，善哉，玄冰神姥已露收徒之意，蘭姑娘尙不快點拜師麼！」

蘭芷若一聽，登時醒悟，連忙向玄冰神姥行了拜師大禮，口稱「師傅，徒兒蘭芷若拜見」不迭。

玄冰神姥坦然而受，末了才欣然道：「蘭兒起來，我今日既收妳爲徒，玄冰門的衣砵便靠妳發揚光大，妳須勤學苦練，莫折辱了玄冰神姥的名頭！知道麼？」

蘭芷若連忙唯唯答應了。

靈隱神僧此時呵呵一笑道：「善哉，善哉，今日終能化干戈爲玉

帛，彼此同爲一家人，當眞可喜可賀！」

不料玄冰神姥狠狠的瞪了靈隱神僧一眼，似嗔似怒似怨的啐道：「你……誰跟你一家子了？」

靈隱神僧含笑不語，他不必再細思，便可斷定玄冰神姥心中的冰霜已然融解，因爲他從玄冰神姥此時的神態，忽然發現了當年那位絕代佳人玉冰的影子了。

苦練神功　抗衡魔劫

靈隱神僧、司馬龍兩人在玄冰峯盤桓了數日，眼見玄冰神姥待蘭芷若親如生女，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本事，向蘭芷若傾囊傳授，以承接玄冰門的衣砵。

雖然蘭芷若資質甚佳，悟性亦高，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僅七日七夜的工夫，便領悟了「玄冰神功」的入門要旨，幾乎等於常人苦練十年的進境了。但玄冰神姥仍不滿意，不惜大耗功力，運神功替蘭芷若打通奇經八脈。如此一來，蘭芷若功力大增，短短半月光陰，便等於常人苦練二十載功力了。

靈隱神僧見了，又欣慰又好笑，暗地裏對司馬龍道：「玄冰神姥視蘭姑娘如女兒，你大可放心了，不但放心，更須小心，因爲你日後若敢欺負蘭姑娘，玄冰神姥不找你拚老命才怪呢！」

司馬龍見靈隱神僧居然也幽默風趣起來，不由訕訕一笑道：「晚輩豈敢有負蘭姑娘？怕只怕她他日神功有成，根本瞧不起我司馬龍的微末功夫了！」

靈隱神僧一聽，心中一動，暗道：不錯啊！如今蘭芷若已獲授「玄冰神功」，梅凌霜獲授白雲龍女的「龍雲功」，雲璣兒得自其祖的「龍虎功」，李清獲傳女媧劍的「補天功」，四女武功內力不日勢必大成，已超越司馬龍的「風流神功」功力了，如此一來，又豈可達致陰陽交融，相輔相承的奇效？又豈能尅制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又豈可化解一場慘酷的武林浩劫？

靈隱神僧沉吟不語，暗思決助司馬龍加强功力的主意，這才向司馬龍道：「司馬施主身負殲滅蛇仙門、化解武林浩劫的重負，老衲又豈會袖手旁觀？如今輔力已屆大成，司馬施主自身的功力，也應該增進一重了！」

司馬龍一聽，知靈隱神僧有傳功之意，不由喜出望外，他深知靈隱神僧學究天人，當世高手無出其右，連老一輩的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甚至赤焰蛇仙子等一代高人，與靈隱神僧相較，均略遜一籌，只是靈隱神僧生性恬淡，不喜與人爭鋒，一切皆以禪門空靈爲本，因此世上才未知其神通罷了，如今眼見他有指點傳功之意，豈有不大喜過望？

司馬龍忙道：「晚輩請靈隱大師指點！」

靈隱神僧果然有向司馬龍相助傳功之意，他略一沉吟，便向司馬龍微一點頭，道：「司馬施主且隨老衲來。」

靈隱神僧說罷，身形一晃，已向玄冰峯之巔掠去，司馬龍一見，連忙展開輕功，飛縱而上，緊隨靈隱神僧掠上玄冰峯山巔。

玄冰峯山巔是另一個冰雪世界，但見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銀裝雪裹，四周冰雪叢中，露出數點寒梅艷影，但覺格外妖嬈。

靈隱神僧於山巔冰雪地中，盤膝坐下，示意司馬龍在他對面三尺處亦坐下了。靈隱神僧垂首低眉，凝然不語，任由雪花飄落，沾上他的銀髮銀鬚，披滿他的銀袍，他渾身上下，似與漫天冰雪合了。

一個時辰過去了，靈隱神僧的神色更覺安詳；二個時辰、三個時辰，整整半天的光陰過去，冰雪也越來越凜烈，靈隱神僧反而紅光滿面，臉含微笑，就如凜烈的冰天雪地，反而化作明媚春光似的。

司馬龍在凜烈的寒氣中靜坐，起初二個時辰，他凝運「風流神功」，以渾厚的熱力抵禦刺骨的寒氣，尚可支撑得住，但如此以熱抗寒，內力消耗極大，漸漸他便感有點力不從心了，畢竟大自然的威力，是決非凡人所能抗拒的。司馬龍的內力消耗越大，所發出的熱力便越小，抗寒的能量也越小，刺骨奇寒之下，又不得不催發內力，施放熱力以抗奇寒，如此無奈循環下去，他便必定心脈被凝固而亡！

司馬龍已開始抖顫了，此時他發覺靈隱神僧的神態反而越發安詳，他才知道，靈隱神僧的功力，幾乎已達仙體通玄的境界了！但靈隱神僧不開口說話，司馬龍又決不肯示弱求退，因爲他知道，這是靈隱神僧在考驗他的耐性和功力了。

再半個時辰過去，原來被司馬龍運功發出熱力消融的冰雪，開始在他身上積聚了，而且越積越多，顯然他的熱力已在消退，雖仍在拚命支撑，但不消多久，他便必定因寒凝血脈而亡！

就在此時，司馬龍的耳際忽然鑽入一陣龍吟聲道：「收攝心神，返璞歸眞，抱元守一，他寒由他寒，我自作春光，寒由心發，熱由身生；寒極則熱，熱極則寒，寒熱互化，化寒爲熱，化熱爲寒……」

司馬龍一聽，猛然醒悟此乃靈隱神僧在傳授神功了，於是連忙依言收攝心神，抱元守一，依法演行，心意合一，漸而竟達寒熱互

化，化寒爲熱，又化熱爲寒；如此一來，司馬龍的境況便舒服多了，但感身周身內，熱極則寒，寒極則熱，循環往復，不但再不畏體外奇寒，體內更可化奇寒爲熱，消耗的內力竟可漸漸恢復，再而更覺比前充沛。

司馬龍甚至已可收放自如，開口發話了，他不由驚歎道：「靈隱大師所授心法，果然空前絕後，驚人之極！但不知此乃何種神功心法呢？」

靈隱神僧微微一笑道：「當年老衲曾與玄冰神女，共研她的師門絕學玄冰神功，後來老衲再以禪功融滙互化，因此便成了玄冰佛禪功心法了。而因此老衲頓悟，玄冰神功原來與佛禪功有極深淵源，兩者更可互化，相輔相承，倍添無窮威力，雖面對大自然威力，亦無足畏懼矣。」

司馬龍一聽，驚喜道：「因此靈隱大師才特意引介蘭妹拜玄冰神佬爲師，研學玄冰神功，日後再與晚輩携手併肩，以抗衡赤焰蛇仙門的魔功麼？」

靈隱神僧微笑道：「此乃其中之一用意，單憑玄冰神功，以及你的風流神功，甚至加上靈璣姑娘的龍虎功，梅凌霜姑娘的龍雲神功，李清姑娘的女媧補天功，皆尚不足尅制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

司馬龍一聽，忙道：「再加上晚輩剛蒙大師傳授的玄冰佛禪功，又如何了？」

靈隱神僧微歎口氣道：「赤焰蛇仙子原來所學乃玄門奇學赤玉神功，乃以熱稱著，這數十年來，她以赤玉神功爲根基，一轉而化爲銷魂蕩魄魔功，分授她手下五大弟子，功力稍弱的七煞蛇女、陰陽怪尚且如此厲害，何況功力大勝一籌的桃、李、梅三大弟子？而且江湖中傳聞，赤焰蛇仙子雖然悟創銷魂蕩魄魔功，分授門下五大弟子，但自己卻絕不親自施展，若她親自施展，哎……」靈隱神僧忽然長歎口氣。

司馬龍忙道：「如何？」

靈隱神僧道：「便只怕普天下無人可以抵禦了！」

司馬龍駭然道：「連大師你也不可以麼？」

靈隱神僧苦笑道：「若換了別的人施展，老衲思忖尚可勉强尅制，但若是赤焰蛇仙子親自施展，便連老衲亦感無能爲力矣……哎，天數如此，夫復何言？」

司馬龍一聽，猛然省起靈隱神僧、赤焰蛇仙子、玄冰神姥當年的恩怨糾纏，心中不禁頓然醒悟，靈隱神僧對赤焰蛇仙子今日的暴戾，到底有自咎之心，試問在這心境之下，他又如何面對赤焰蛇仙子的銷魂蕩魄魔功呢？而當世中除了靈隱神僧外，尚有誰可與赤焰蛇仙門抗衡？

司馬龍心念電轉，不由又驚又急道：「若然如此，那如何方可尅制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

靈隱神僧一聽，不由暗地歎了口氣，因爲他雖有尅制赤焰蛇仙門的辦法，也早有所安排，但此法牽連到司馬龍與四位少女的關係，一旦施行，一男四女的命運便永遠纏於一起了，否則便難達致陰陽交滙、相輔相承，足以尅制魔功的威力。但如此一來，司馬龍與四位少女，便勢必陷於無休無止的男女恩怨糾纏中了，想到當年因自己的偶爾風流，終惹出今日的武林浩劫，而爲了化解這一場武林浩劫，又勢必把司馬龍陷入「風流劫」中，數十年一個輪迴，說不定數十年後，司馬龍又陷進自己今日進退兩難的境地了！

靈隱神僧心念百轉，一時之間，竟亦難下決斷，不知如何解答司馬龍的疑念。好一會，靈隱神僧才歎了口氣，道：「當世唯一可以抗衡赤焰蛇仙門魔功的，僅司馬施主和梅、雲、蘭、李四女而已！」

司馬龍一聽，又驚又奇，因爲這是靈隱神僧第二次隱隱揭示他與四女的命運了，他連忙道：「此事到底如何？請大師詳釋。」

靈隱神僧無奈道：「司馬施主身負風流神功，此乃尅制銷魂蕩魄魔功的唯一功夫，風流神功風流而不下流，唯此方可應付銷魂蕩魄魔功的威力，取其「風流」制「銷魂」，以「不下流」尅「蕩魄」之奇效也，因此殲滅赤焰蛇仙門，司馬施主乃最重要的主角人選，但尚不足夠……」

司馬龍急道：「尚欠什麼？」

靈隱神僧道：「司馬施主的風流神功，雖有『風流而不下流』的奇效，但假如功力不逮，定力不足，碰上『銷魂蕩魄』的强大威力，極易走火入魔，受其所惑，一轉而化爲魔功，屆時不但不能化解武林浩劫，反令魔道威力倍長，那天下的年輕男女，只怕便無一倖免了！因此所需的功力及定力非同小可，連老衲傳你之玄冰佛禪功亦有不足也！」

司馬龍越聽，心中越感駭然，不由大急道：「然則如何可令功力、定力大增，而至足可尅制魔功？」

靈隱神僧見司馬龍苦苦追問，無奈道：「這便須司馬施主的風流神功，與梅、雪、蘭、李四女的神功滙合了！」

司馬龍一聽，心下不由一寬，道：「如此也不太難，晚輩待四位

妹妹學成神功後，再與彼等交流切磋，便可達滙合之效了。」

靈隱神僧一聽，卻緩緩的搖頭道：「不然，此種滙合，並非體外的武功交流，而需體內的潛移默化，方可收陰陽互化、相輔相承，五大神功滙合之奇效！」

司馬龍迷惑道：「如何才可於體內潛移默化？」

靈隱神僧一聽，不由苦笑，他也不知如何解釋了，好一會，他才繞了一個圈，道：「司馬施主聽說過道家有吞吃丹丸入腹，以助增進功力之說麼？這體內潛移默化，便即與此法相同也。不過並非丹丸，而是男女的血脈於體內交滙罷了……」靈隱神僧忽然說不下去了，因為再說下去，連他這位一代高僧亦感內疚而臉紅了，而且這到底是不便宣之於口的男女私秘啊！

司馬龍悟性甚高，卻忽然明白了，他不由大吃一驚道：「靈隱大師之意，乃指司馬龍須與四女均作夫妻交合之事嗎？」

靈隱神僧無奈一笑道：「不錯，這便即體內潛移默化，令五大神功滙合之唯一方法也！」

司馬龍不待靈隱神僧說下去，便決然的猛一搖頭道：「這決難辦也！一來晚輩不想陷進這等男女恩怨糾纏禍根中，二來四位妹妹也決計不肯以身試此法也！靈隱大師還是另想他法吧！」

靈隱神僧見司馬龍斷然拒絕，意態甚堅，心中不由無奈苦笑，暗道：你命中註定有此一男配四女之風流劫，又豈能迴避得了？不過靈隱神僧因此事皆由自己當年的偶爾風流而起，心中不免內疚，便不忍令司馬龍太過難堪。他沉吟片刻，這才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也不必為此事耿耿於懷，且收攝心神，練好玄冰佛禪神功，待功力大進，再思慮其他。總之一切隨緣吧！」

司馬龍一聽，也沒了主意，心道：靈隱大師乃一代高僧，他既如此推斷，便必有其因果，自己只要把穩主意，決不做這等有損四位妹妹名節之事，也便是了。目下的確宜先練好武功再說，否則便連唯一可以化解武林浩劫的能力也失去了。

司馬龍這般思忖，便安下心來，領悟靈隱神僧傳授的玄冰佛禪神功，他的悟性奇佳，武功與內力均已具甚深根基，因此研習玄冰佛禪神功，竟得心應手，進境神速。

半個月後，司馬龍的玄冰佛禪神功，便達「寒熱互化」，寒極則熱，熱極則寒」的大成境界。而一旦達此境界，身處玄冰峯，面對冰天雪地，凜然無比的奇寒世界，竟化作功力的來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功力大增之下，人的軀體，便幾可與威力無窮的大自然同化了，這便是武學中所謂「天人合一」的無尚境界。

* * *

春夏秋冬，寒去暖來，不覺大半年過去了，又屆百花明媚的春光世界。

梅家村中，百花幻劍梅天賜的莊園中，猶如百花盛放的春天，忽然熱鬧起來了。

此時不但司馬龍早已從玄冰峯返回梅家莊，連出外拜師學藝，神功初成的梅凌霜、雲璣兒、蘭芷若、李清等四女，亦已各奉師命，返梅家莊與司馬龍會合來了。梅家莊中，驟添四位絕代佳人，而且各懷絕世神功，人人躍躍欲試，這熱鬧便足夠使人瞧得眼花撩亂了。

梅家莊莊主梅天賜，向天下武林發出英雄帖，邀赴梅家莊，共商殲滅桃源峯赤焰蛇仙門的大事。

不久，李清之父北斗山主李正剛，蘭芷若父蘭正純，雲璣兒祖父雲中虎，司馬龍的授藝師友黃山劍客等老一輩大俠，先後駕臨梅家莊。梅天賜以主人身份，均一一熱情接待。

第二天一早，梅天賜正打點莊丁準備迎接各路英雄，客廳外面忽然呼地捲進一位少年郎，人未到已嘻哈大笑，連聲呼叫：「梅伯伯！快出來迎接貴客也……」

梅天賜不必看，僅聽聲便知是誰回來了，他含笑罵道：「小呆！你沒大沒小，成何體統？到底是誰來了？快說！」

少年郎果然是梅天賜的侄兒，蘭正純的兒子蘭小呆，自蒙靈隱神僧收其為徒，蘭小呆的功力顯然已躋身高手之列了。祇聽蘭小呆嘻哈大笑道：「梅伯伯、靈隱神僧、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等一干人等，算不算貴客駕臨了？」

梅天賜一聽，亦不由聳然動容，暗道：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均當世絕頂高人，與靈隱神僧齊名，不料竟肯齊齊駕臨梅家莊了！他連忙疾速轉身道：「各位老前輩現在何處？快帶我去迎迓進莊！」

梅天賜說罷，也不待蘭小呆回話，身形已疾掠而出，其身形之妙，竟與靈隱神僧不遑多讓。蘭小呆一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但在梅天賜面前，也不敢太過放肆，因為蘭小呆知道，梅天賜雖以晚輩自居，其實他的功力，已足可與靈隱神僧等老前輩併駕齊驅了，蘭小呆微一怔，便亦隨後掠出莊外來。

梅家莊東面小路，果然聯袂走來一羣男女，說是走，其實並不妥當，因為領先的一男三女，雙脚根本未移動，身形已如行雲流水般飄移而來了，猶如仙家的踏足雲生，

後面尚跟有一男三女，身法極快，但比之前面一男三女顯然稍有不如。

此時不但梅天賜連忙迎上去，連雲中虎、蘭正純、李正剛、黃山劍客等老一輩大俠，聞訊亦迎出莊外。司馬龍和梅、蘭、雲、李四女，本在莊外西郊練功，眼見莊東面人聲喧鬧，也連忙向這面掠過來。

此時便幾乎與一少年撞上了，少年一見司馬龍等，嘻哈大笑道：「龍哥哥！各位姐姐！大熱鬧來了，快到東面去，各人跟着師傅……」

司馬龍及衆人一聽，大喜道：「是師傅駕臨嗎？」說着，已急不及待，向東面掠了過來。

遠遠果然便是靈隱神僧一路領前而來，他的後面緊隨白雲龍女，白雲龍女後面則是玄冰神姥和女媧劍氏，再後的竟是赤焰老魔神偷老兒，以及曾一度與梅家莊人結怨的荷塘三女荷花、荷葉、荷梗。

司馬龍心中不由呆了一呆，暗道：這等魔道人物，怎的與靈隱神僧等絕世高人走到一起來了？

此時梅天賜已大步走上前去，以晚輩之禮迎迓靈隱神僧，靈隱神僧神色欣然，淡然的禮讓他後面的三大女隱俠上前。梅天賜等連忙又上前迎迓，獨雲中虎以平輩之禮與靈隱神僧等相見，因為他在江湖中的所作所為，介乎於正邪之間，武功與靈隱神僧等亦不遑多讓，而且三大女隱俠之中，均非他的心肝寶貝孫女雲璣兒的師傅，雲璣兒的武功皆他親自傳授，因此與彼等便不似梅天賜、蘭正純、李正剛等人熱情了。

雲中虎向四大高人後面的一男三女瞥了一眼，便冷哼一聲，道：「哼哼！梅家莊已成名門正道神聖之地，也容得你等邪魔外道踏足的嗎？」雲中虎指的自然是魔神偷老兒和荷塘三女。

靈隱神僧一見，便知雲中虎因孫女雲璣兒被冷落，心中有氣了，連忙趨前一步，向雲中虎含笑道：「阿彌陀佛！雲施主別來無恙？」

雲中虎在靈隱神僧面前也並不太賣賬，他不冷不熱的刺了一句道：「雲某尚可，但靈隱大師好功夫、好涵養，竟降格與魔神偷老兒等一道而來！」

靈隱神僧微笑道：「阿彌陀佛！普渡衆生乃佛門要旨，老衲於半路順便令彼等降服，加入反赤焰蛇仙門同盟軍，共襄化解武林浩劫之壯擧，亦是彼等一個將功抵過的機會，雲施主以為然否？」

雲中虎不置可否，餘氣未消，冷冷的道：「大師好計算！好安排！別的女徒兒均拜了好師傅，偏吾之雲璣兒無此資質！」

靈隱大師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雲施主此言差矣！梅、蘭、李三女各拜其師，乃其自身之緣份也，並非老衲偏私安排。況且雲施主的龍虎神功，與玄冰、龍雲、女媧補天三大神功齊名，功力相當，已足傲視武林，雲璣兒身負龍虎神功，足以行走江湖了，既然如此，還去貪求什麼？」

雲中虎一聽，受靈隱神僧這由衷一讚，心中大樂，登時把受冷落的不滿拋到九霄雲外，他心性豪爽，說話坦率，不由亦大笑道：「是，是，大師所言不錯，倒是雲某人錯怪大師一番心意了！」

此時雲璣兒因無師可迎，便向靈隱大師走來，也不理會她的祖父雲中虎，先向靈隱神僧謝了救命之恩。

雲中虎奇道：「璣兒，靈隱大師曾救妳一命嗎？」

雲璣兒格格一笑道：「當日孫女兒若非蒙大師以佛門禪吼功，動口不動手，嚇走七煞蛇女和陰陽怪，龍哥哥早已命喪七煞蛇女劍下了！這還不是救命之恩嗎？」

雲中虎迷惑道：「大師救的是司馬龍這小子吧了，要謝救命之恩的是他而不是妳，妳那龍虎功還怕了七煞蛇女和陰陽怪不成？」

雲璣兒俏臉一紅道：「大師救了龍哥哥，便即救了孫女兒啊！」

雲中虎奇道：「他是他，妳是妳，豈可扯為一起？」

雲璣兒見祖父不解女兒家心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爺爺苦苦追問什麼？不跟您說啦！啊，爺爺，龍哥哥來了！」

果然司馬龍也走來迎迓靈隱大師。雲中虎此時向司馬龍定睛一瞧，這才發覺他目中的精光比往日盛，此乃內力突飛猛進之象，不由暗奇道：這小子又有甚奇遇了？

司馬龍走過來，向靈隱大師請安，執以弟子之禮，又謝過他傳功之恩，然後又向雲中虎拜見了。

雲中虎此時才有點明白，驚喜道：「喂！龍小子！你獲靈隱大師傳授什麼武功了？內力竟精湛如此？」

司馬龍道：「靈隱大師無私授予晚輩他玄冰佛禪神功，可化天地威力為己用，晚輩的內力果然日漸精進了！」

雲中虎一聽，眼珠一轉，忽地臉色一沉，厲聲道：「司馬龍！你這小子竟敢自誇內力精進……哼，先吃我一記龍虎掌再說！」

雲中虎話音未落，右手一揚，一股無影無形的强大掌力，已向司馬龍壓到。

換了半年前的司馬龍，驟遇此厲害掌力，就算勉强可運功抵擋，

亦必手忙脚亂了，但此時他竟然渾然不覺，強大掌力壓到，他僅眉毛一揚，體內的「玄冰佛禪神功」立刻被激動，運「寒熱互化、寒極則熱、熱極則寒」的心法，竟把雲中虎的龍虎掌力融化，再納為己用，不但把龍虎掌力化解於無形，反令自己大為受益。這等精妙的內功心法，簡直匪夷所思。而後世據此心法而演化，便有「吸功大法」等魔功衍生了。

雲中虎此時亦難明究竟，眼見自己的一記龍虎掌，僅僅令司馬龍眉毛一揚，還以為他的內力果然登峯造極，足與自己旗鼓相當，不由樂得大笑道：「好！很好！老夫的龍虎掌力，僅可令你眉毛一揚！」

雲璣兒見爺爺見面便向司馬龍出手，芳心先是大急，隨後見爺爺掌力一發即收，司馬龍安然無恙，爺爺反而樂得呵呵大笑，更添驚奇，忙道：「爺爺！幹麼向龍哥哥出手？又有什麼好、很好啊！」

雲中虎大笑道：「雲某人選的孫女婿自然非同小可，否則怎配得上乖孫女？這小子的內力竟精進如此，老夫的龍虎掌力，僅可令其眉毛一揚！好！好說了！老夫的孫女婿非他莫屬了！」

雲璣兒一聽，羞得俏臉通紅，不敢再去招惹她這位瘋爺爺，趕緊躲到靈隱大師身後去了。靈隱大師亦不禁莞爾一笑，暗道：普天下那有這等選孫女婿的爺爺啊！

那一面，梅天賜已引領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等走過來了。三人的身邊，各有梅凌霜、蘭芷若、李清等三位徒兒慇懃侍候，三位女隱俠數十年後重出江湖，便遇上這等人間熱鬧，不由俱感欣然。

另一面赤焰魔神偷和荷塘三女也走過來，神色不免有點尷尬。

雲中虎心中高興，便忘了對彼等的反感，大聲道：「魔神偷老兒！你雖有送劍失職，被七煞蛇女奪去青鳳劍之罪，祇要知錯能改，也便是了，老夫也不為難於你。」

赤焰魔神偷原來極怕雲中虎，亦正為失劍之事惴惴不安，此時一聽，不由如聞大赦，連忙走過來，向雲中虎打拱作揖道：「多謝雲前輩不責之恩！我神偷老兒必趁桃源峯之行，把青鳳劍再偷盜回來！」

雲中虎大笑道：「老夫說不怪便不怪，其實區區一柄青鳳劍又算什麼？誤打誤撞，你神偷老兒如此一鬧，倒替老夫找來一位上佳的孫女婿，這便足可將功抵過了！」

赤焰魔神偷一聽，偷瞧司馬龍一眼，見他對自己並無恨意，便連忙湊趣的道：「恭喜雲前輩喜獲一位上佳孫女婿兒！」

雲中虎樂得呵呵大笑。

梅凌霜、蘭芷若兩女，與雲璣兒甚覺投契，眼見雲璣兒被她爺爺弄得羞不可抑，均在心中樂得格格而笑。

當中唯李清秀眉一皺，暗道：人人都替自己的女兒、孫女出頭，爭龍哥哥這位夫婿，獨自己的爹爹背了一個「山賊」之名，凡事不便出頭，哼！稀罕嗎？自己爭回的東西才最珍貴，且看鹿死誰手吧！李清心中妬意大熾，暗暗打定主意，如何着實的令梅、蘭、雲三女羞辱一番。但女兒家的心事最為微妙，此時誰也不知李清到底打的是甚麼主意。

梅天賜以主人身份，把一眾江湖隱俠、高手，迎進莊內，慇懃相待。

梅天賜急與眾高手商議進擊桃源峯之事，羣豪均躍躍欲試，恨不得早日攻上桃源峯去，全殲蛇仙門，以報門下弟子被害之血海深仇。甚至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等三大女隱俠，因痛恨蛇仙門作孽太重，對羣豪之議亦不表反對。

當中獨靈隱神僧沉默不語，羣豪之中，數靈隱神僧地位最尊崇，這不單是他的武功蓋世無雙，而且他乃佛門高僧，在武林中無求無慾，無求則正，無慾則剛，因此他的話自然能令人信服。

梅天賜雖為羣豪召集人，隱隱然已成一代盟主的身份，但在靈隱神僧面前，也不敢托大，見他沉吟不語，便忙向他徵詢其意了。

梅天賜道：「靈隱大師對進軍桃源峯之事，有何高見？」

靈隱大師先不答，目注司馬龍、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等男女一會，微一沉吟，便斷然道：「時刻尚未到也！」

梅天賜忙道：「為什麼？靈隱大師以為，憑在座羣豪隱俠之力，尚不足以瓦解赤焰蛇仙門嗎？」

靈隱神僧嘆了口氣，苦笑道：「赤焰蛇仙門所擅長的銷魂蕩魄魔功，實不相瞞，連老衲亦無把握可以抗衡，更遑論把之制服了！因為銷魂蕩魄魔功絕非尋常的內功心法，也並非武林各門各派所能化解的心魔之功，定力、耐力稍差之士，面對銷魂蕩魄魔功時，立會走火入魔，身不由己，化為魔道，彼長我消，武林羣豪，祇怕無一倖免矣！」

靈隱神僧此言一出，在座羣豪皆大感驚駭，暗道：靈隱神僧乃一代佛門高人，論武功、論定力、耐力，當世無出其右，連他亦無抗衡銷魂蕩魄魔功的把握，那還有誰敢於托大？

羣豪不禁面面相覷，作聲不得，梅家莊的大廳，登時一片沉寂

了。

梅天賜不由皺眉道：「若然如此，我等難道便束手無策，坐視赤焰蛇仙門為禍武林？」

靈隱神僧微微一笑道：「這又不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功雖然厲害，却也有尅制之法，一切但看一個緣字而已……」

靈隱大師忽然不再說下去，也因此他所判斷的「緣」到底何指？這便誰也難於猜透了。

* * *

七日後是重陽佳節，梅家莊羣豪聚集，一時也並無要事，羣豪便樂得各自遊玩。

司馬龍、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蘭小呆等幾個年輕人，自然聚到一起來了。尊輩們不在眼前，年輕人頓感輕鬆起來，畢竟年輕人有年輕人的世界。

二男四女嘻哈玩鬧了一會，李清忽然提議道：「趁今日重陽佳節，上暖香閣喝酒好嗎？」

蘭小呆對李清素有芥蒂，認為她和姐姐蘭芷若爭龍哥哥，此時一聽便不管三七廿一道：「不好！」事實上他連想也沒想過，便衝口而出了。

李清一聽，却居然不愠不怒，柔聲細氣道：「小呆弟，有甚不好？」

蘭小呆原料必惹起李清的小性子，鬥嘴之下，姐姐蘭芷若的形象，在司馬龍的心中，便必定溫柔多了，不料却碰上李清的軟功，令蘭小呆難以施展，無奈胡亂說一句理由道：「大熱天時，上暖香閣，熱上加熱，自然不好了！」

李清微笑道：「若嫌太熱，可以用冰驅熱啊！在宴席四面，放上幾盤冰塊，豈不妙之極了？」

三女及蘭小呆一聽，尚未及表示意見，司馬龍不知怎的，變得特別喜歡這個「冰」字，因此他一聽李清的主意，便讚道：「好！果然是好主意！待我先去暖香閣準備，再請四位妹妹和小呆弟去赴會！」

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見司馬龍讚好，自然再無異議，就含笑說好。蘭小呆不料李清的主意，大討司馬龍的喜歡，不覺呆了呆，連喝酒的興趣也失去了，哼了一聲道：「小呆嫌熱，這酒我不喝了，不如去摘野菓子……」話音未落，他已閃電般掠走了。

四女也不留他，司馬龍便先去暖香閣，準備酒菜冰塊等物去了。

李清見司馬龍欣然而去，心中一喜，趁機道：「師傅曾贈我一瓶千年佳釀，說是她在山中秘洞中偶然所得，喝了可增十年功力，我喝過一口，果然功力大進，今日趁彼此高興，這便拿出來與各位姐妹共享吧！」

雲璣兒對李清素有戒心，聞言便眼珠一轉道：「清姐姐，妳這千年佳釀了不得啊！喝一口可增十年功力，若整瓶喝了，豈非功力蓋世嗎？世上那有如此珍品？這酒叫甚名堂啊？」

李清一聽，不由暗吃一驚，她心中的確有所算計，但這算計決說不出口的，她眨了眨眼，便故意嗔道：「我一番好意，璣妹妹既然心疑，那就獻醜不如藏拙，留待自家獨飲獨酌罷了！」

梅凌霜生性不拘小節，聽說有此美酒，食指已大動了，見李清欲打退堂鼓，連忙道：「璣妹妹太多心了！反正有美酒該共嚐，這才是好姐妹嘛！清妹別理她，快把酒拿出來吧！」

李清這才轉怒為喜道：「看梅姐份上，我也不與她計較，彼此是好姐妹，師傅說日後尚需同心協力，共同對付蛇仙門嘛！你們先上暖香閣，我隨後拿酒來吧！」

李清說罷，轉身拿酒去了。

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三人先行去暖香閣，雲璣兒眼珠一轉，居然不再推却，欣然而去。

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三人走入暖香閣，頓感眼前一陣涼快，原來司馬龍果然在暖香閣的四周，擺了數盤冰塊，涼氣四溢，大熱天時，令人心神一陣欣快。

蘭芷若苦笑道：「龍哥哥好快的手脚啊！不消片刻，便依清姐姐的主意，把暖香閣佈置好啦！」

雲璣兒嘴兒一撇道：「這叫投其所好，人家必有所報嘛！」

梅凌霜見雲璣兒心中對李清乃有芥蒂，唯恐把一嚐女媧劍氏的千年佳釀砸了，連忙安慰雲璣兒道：「雲妹妹莫鬥氣了，清妹獻出美酒，也是她一番心意，彼此是好姐妹，妳也有口福一嚐的嘛！」

雲璣兒似笑非笑的道：「清姐姐也不知是向誰獻酒？又為甚獻酒呢？」

說話時，李清已捧着一瓶酒走出來了，這酒瓶古色古香，外形甚為古樸，一望而知果然是千年佳釀。

李清把酒放到桌上，擺了五隻酒杯，這才忽地把酒瓶蓋揭開，司馬龍和三女但感一陣平生未聞的酒味噴射而出，入鼻之際，已覺心神一振，就如吞服了一劑醒神藥，心跳也加快了，血脈頓起湧動，口乾舌燥，猶如久旱之人，乍睹甘露。

此時若有人阻止梅凌霜喝酒，她必定立刻跟人拚命了，蘭芷若心神亦一陣痴迷，但覺此酒非飲不可，若喝不成，那是終生的一大憾事了。

雲璣兒身負「龍虎神功」，龍虎神功有惑人心智的威力，因此亦會

對任何外來的誘惑立生反擊，因此表面上已受其惑，其實心中仍保存八分清醒，她暗暗盯着李清，留意她的一舉一動。

祇見李清格格一笑，把五隻酒杯均斟滿了，酒的香氣更濃更烈，連雲璣兒亦幾乎把持不住欲飲了，雖然她的龍虎神功抵住了美酒的大半誘惑力，到底也受了四分引誘，也就是說，雲璣兒此時亦僅得六分清醒了。

梅凌霜先就按捺不住，一手捧起酒杯，痴笑道：「清妹，這酒却叫甚名堂？」

李清笑道：「師傅說，這酒名叫女媧補天酒，據說是當年的女媧神，於煉石補天前大飲一番的補氣補血補力奇酒。」

蘭芷若一聽，接口連笑道：「好一個女媧補酒……果然是女媧補天奇酒，還未飲人便先醉了！」

李清笑道：「既然是如此好酒，我這便敬大家一杯吧！飲啦！」

梅凌霜、蘭芷若兩人一聽，毫不猶豫，捧起酒來，一飲而盡。

司馬龍見梅凌霜、蘭芷若喝了，不由亦哈哈一笑，捧酒喝乾了。

李清一見，臉上閃過一絲幸災樂禍的笑意，但一閃即逝，並沒留任何痕跡。

但尚有六分清醒的雲璣兒，却立刻捕捉住李清古怪的笑容，她心中一動，頓生疑惑，她心生疑惑，可就非同小可，立刻又激發龍虎神功的强大迷惑力，而且其威力所向，自然而然的便是誘發雲璣兒疑惑的對象了。

雲璣兒美目流盼，向李清瞟去，眼神中充滿誘惑，龍虎神功的惑性已發揮得淋漓盡緻了。雲璣兒嘻嘻的笑道：「清姐姐，妳說敬大家，為甚妳自己不喝？美酒當前，喝呀！」

雲璣兒容貌本就美如天仙，此時美目流轉，笑靨如花，眼神中充滿不可抗拒的誘惑，李清雖然是女兒身，但亦禁受不起這等强烈的惑力，心中不禁一蕩。

原來李清捧出來的美酒，果然是天下極品「女媧補天酒」，功能補氣旺血增功力，本就妙不可言，再加李清暗中在酒中加了一點她做山寨小姐時偶爾得來的「媚藥」，一經與酒混和，其媚惑性可知如何厲害了。

李清有心令梅、蘭、雲、三女受辱，以報被彼等冷落之恨，因此事先已服了一粒解藥，足可抗拒酒中的惑力一個時辰，祇要她不喝酒，她便可以獨善其身了。

她做夢也估料不着，酒的惑力，引發了雲璣兒的龍虎神功，向她施放之下，她竟也自己着了道兒了。

祇見李清猶豫了片刻，終於仍痴痴的笑了。「雲妹妹說喝，我便喝了吧……」話音未落，她已伸手捧起酒杯，急不及待，一飲而乾。

雲璣兒一見，疑心頓消，疑心一去，她的龍虎神功威力便大減，此消彼長，她亦不由陷入女媧補天酒的迷惑中了，祇見她痴迷迷的一笑，道：「龍哥哥和大家都喝了，雲璣兒又豈不相信……喝，喝，雲璣兒也喝了！」她說着，果然也把自己的一杯酒飲了大半。

此時已突生異變，梅凌霜、蘭芷若兩女，兩眼秋波蕩漾，臉紅如脂，盯着司馬龍痴痴的笑。

司馬龍亦陡然覺得一股熱氣，下衝丹田，登時一陣强烈的衝動，但覺非立刻與女人發洩不可了。

暖香閣地處梅花莊一角，平日很少有人踏足，因此猶如一間頗大的閨房，根本無人察覺裏面的動靜。

梅凌霜與蘭芷若兩女，平日守身如玉，根本未悉男女間的閨房秘事。因此此時慾念雖已陡熾，但尚未知是怎麼回事，祇感心頭蕩漾，混身發軟，却舒暢難熬，極欲與人分享，於是竟情不自禁，雙雙向司馬龍這面挪移過來，一左一右，毫無顧忌，偎住了司馬龍，一邊一個抱住了司馬龍的手臂，低聲的歡叫道：「龍哥哥……我……我……」到底欲說什麼，兩女根本不知道。

司馬龍心神本就動蕩不已，被梅凌霜、蘭芷若兩女如此一抱一叫，睜眼處，入目的是兩張如花似玉、嬌艷動人的臉兒，兩雙妙目，猶如春水流波，挪轉生光，口中吐氣如蘭，那還按捺得住？心中的慾念登時如山洪爆發了。

司馬龍一反手，左擁右抱，便把梅凌霜、蘭芷若抱入懷中，雙手在兩女的身上活動起來，這一下兩女不由把他抱得更緊了，嬌聲嘻笑着道：「龍哥哥，用力抱緊啊！我……我很舒服啊！」

司馬龍猛一低頭，便在兩女身上亂嗅亂摸起來，一面喃喃道：「好妹妹，是這樣嗎？這樣好嗎？」

梅凌霜、蘭芷若此時但覺連說話的力氣也失去了，祇是迷迷糊糊的漫聲一應，臉帶微笑，俏目也緩緩的閉上了。

司馬龍和梅凌霜、蘭芷若兩女肆無忌憚的親熱愛撫，也根本不理近在咫尺的雲璣兒和李清兩人如何了。

雲璣兒心中最初尚有三分抗拒，正拚命的强逼自己的尅制綺念。不料此時李清却忽然嚶嚀一聲，自動走了過去，摟着司馬龍便狂吻起來，司馬龍騰出一隻手，也

司馬龍和四女拜別神僧，展開身形而去。

在李清身上微妙的活動起來。

雲璣兒一見，平素對李清的忌意不由大熾，醋火燃燒之下，便把她僅有的三分靈性也燒掉了，祇見她恨恨的嬌哼一聲，一掠上前，竟也狠狠的把司馬龍從後面抱住了。

司馬龍被四女如此瘋狂挑逗，慾火早已熊熊烈熖，他心中已全無顧忌，祇有「肉慾與發洩」四字，這四字配上四女，恰恰如乾柴烈火，把什麼男女禮節强大堤壩也冲決了！

司馬龍神力大發，他左手抱着梅凌霜、蘭芷若，右手抱着李清、雲璣兒，走去暖香閣的一張大桌上，把四女放在上面，便閃電般把四女的衣飾全部解除了。圓圓的大木桌上，四具玉人胴體橫陳，司馬龍就算是神仙降世，也難抵受這等强烈的誘惑了。

立刻，司馬龍也把自己的衣服脫光，一躍而上大圓桌，與四女瘋狂的快活起來。

短短半個時辰，梅凌霜、蘭芷若、李清、雲璣兒等四位冰清玉潔的少女，與一代風流奇俠司馬龍均有了合體之緣，五人的結合，已經是無可抗拒的了。

司馬龍與四女瘋狂了整整一個時辰，無休無歇，暖香閣中恰巧又擺了數大盤冰塊，司馬龍身負「玄冰佛禪神功」，可以「寒熱互化、熱極則寒、寒極則熱」，數大盤冰塊的寒氣，均被司馬龍的「玄冰佛禪神功」轉化為熱力，令他愈瘋狂，體力便愈發充盈。

四女為了抵禦司馬龍威力强大的進攻，不自禁的施展出各自的護體神功，於是梅凌霜的「龍雲神功」，蘭芷若的「玄冰神功」，李清的「女媧神功」，雲璣兒的「龍虎神功」，於合體之時，皆與司馬龍的「玄冰佛禪風流神功」滙合變化，陰陽交滙，陰極則陽，陽極則陰，不自覺的，一男四女五人的功力，均於片刻之間被催激到至高境界。

這種神功交滙激進的道理，就如揑五個泥人合成一個，再分成五個，你的身上有我，我的身上有你，你的身上有她，她的身上有他，彼此已密不可分，進而達至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無尚境界……

這僅是在重陽佳節短短半日間發生的異變，而且根本無人知悉其中的奧秘，若非蘭芷若的弟弟蘭小呆偶然闖進暖香閣，則此中的奧秘便永遠是難以勘破的謎了。

* * *

蘭小呆在外面林間摘了一會野菓，其中居然被他摘到幾個鮮紅欲滴的大仙桃。蘭小呆極欲拉攏姐姐和龍哥哥的事，心生一計，暗道：何不把仙桃帶去給姐姐，讓她悄悄送給司馬龍，在司馬龍的心中，姐

姐必定大勝於其他爭奪的三位姐妹了。

蘭小呆蒙靈隱神僧收爲關門弟子，武功極高，但心性仍帶點野性憨呆，他打定主意做的事，便皇帝老子也難阻攔他，他的輕功又極高，身形如電，眨眼便掠近相距足五里外的暖香閣了。

蘭小呆內力精湛，耳力極佳，距暖香閣百丈，便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那是一種極奇妙的聲響，乍聞之下，令人立刻便聯想起深夜於屋簷下的貓叫呻吟。

蘭小呆少年心性，尚不知這種人倫奧秘，一聽之下便奇怪暖香閣何來一羣野貓兒的叫聲了？

他疾掠上前，向裏面悄悄的探頭一望，因爲他打算捉一對野貓兒玩玩，所以他非常小心翼翼。

他一望之下，却立刻呆如木雞，因爲他的目力極佳，在裏面朦朧的光線下，人間奇寒奇熱的奇景立刻躍入他的眼眸。

奇寒的是數大盤冰塊，正騰騰的散發着寒氣；奇熱的却是一幅令人血脈沸騰的男女歡樂圖，而且圖上的男女，在朦朧中可辨，均是肉體光裸，雪白脂紅，交相滙聚。

蘭小呆一瞥之下，立刻倒縱而出，根本不敢再看第二眼，因爲他發覺，四位少女中，便有他的胞姐蘭芷若，假如被她知道他偷窺，他的眼珠必定被她剜了！

更令蘭小呆難過、氣惱的是，平素與姐姐爭奪龍哥哥的李清，竟亦在歡樂圖中，且正在嘻玩喘笑，似乎快活極了。

蘭小呆幾乎被氣瘋了，他一溜旋風似的掠出暖香閣，他也不知自己該怎樣做，他想一掌把李清殺了，但在如此情形下，他又如何下手？他想大叫洩恨，但又無人聽他蘭小呆說話，而且這等事，他也絕不會對人說，因爲其中包括她的胞姐，以及他最敬重的司馬龍哥哥。

蘭小呆旋風似的繞梅花莊亂闖亂撞，忽地頭皮一痲，立刻又被一股渾厚的柔力吸住了，蘭小呆根本掙不脫，他想大罵也不可以，因爲他竟然開不得口說話，雖然他已知道碰上什麼人了，但這人竟和陌生人似的，根本不理睬他，祇以無尚神功把他牢牢困住！

蘭小呆但感自己就如置身於一個熾熱的熔爐，他渾身發脹，頭脹欲裂，漸而冒出一額熱汗，他腦中的記憶亦隨汗水一點一滴的被擠出腦殼外了。最後蘭小呆但感一片空白，亦即陡然進入佛禪道中的空靈境界。

他霍然而悟，原來他撞上的竟是他的師傅靈隱神僧，但爲什麼會忽然撞到師傅身上，他就不知道了。

「師傅……我……小呆爲甚在您面前呆立不動？」蘭小呆喃喃的道。

靈隱神僧似已洞悉一切，他也根本不必向蘭小呆詢問，他會遇見甚麼怪事，便意味深長的微微一笑道：「呆兒何太痴哉？知如不知，不知如知，你所思所惑，不過是人之本命及天數如此罷了！就如你忽然在師傅面前出現，亦有其因果，所謂有果必有因，有因才有果，至於其因是甚，既然已忘却了，也就不必再去深究了！」

蘭小呆迷惑不定的道：「但小呆好像曾遇見一種極奇特的圖景，但眞眞幻幻，忽現忽化，莫辨眞假，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到底哪是什麼？」

靈隱神僧呵呵一笑道：「一切莫非幻象罷了！呆兒不必再去苦思，師傅告訴你，一切皆由武林中一段風流劫而起，亦須以『風流』去化解此武林浩劫，因此亦可說是因『風流』而起，而以『風流』而告終的一段奇事罷了！」

蘭小呆奇惑交雜，眼珠溜轉道：「師傅，何謂風流劫？爲甚會引發武林浩劫？又爲甚須以風流去化解？乖乖，這一切爲甚如此怪異？」

靈隱神僧一聽，觸發往事，不由嘆了口氣，道：「所謂風流劫，亦即世間之男女恩怨糾纏也，此種恩怨糾纏，厲害之極，因此而生諸種變故，甚至足以把牽連其中的人毁滅，且更會累及無辜，是爲風流劫也，亦即足以引發武林浩劫的導火線也……例如目下赤焰蛇仙門爲禍武林，各派人人自危，武林浩劫已奪去千百武林弟子生命矣！而赤焰蛇仙門之所以橫行無忌，乃因其銷魂蕩魄魔功的無比威力，當今武林尚無人可以化解尅制……」

蘭小呆吃驚道：「憑師傅之能，加上龍雲、玄冰、女媧等神姥、神女，如此强大陣容，亦不可以尅制蛇仙門的魔功？」

靈隱神僧微嘆口氣道：「赤焰蛇仙門的主人赤焰仙子，並非等閑人物，其功力之高，當世絕無僅有，連師傅因某種前因後果，亦不便向其出手；更何況銷魂蕩魄魔功絕非普通的武功，以惑心爲主，輔以極深厚的內力，因此武功極高之士，亦未必可以抵禦其惑，一旦受惑，便立成魔道中人，向正道反戈相向，此消彼長之下，魔道愈加猖獗，正道中人則無一可以倖免矣！」

蘭小呆第一次聽靈隱神僧似無能爲力的口氣，不由大驚，忙道：「銷魂蕩魄魔功如此厲害，普天下當眞無人可以破解嗎？」

靈隱神僧微一沉吟，即面露微

笑道：「在呆兒未到之前，尚無人可以化解，但此時破解銷魂蕩魄魔功的人選已然大成矣！」

蘭小呆聞言喜道：「他們是誰？師傅快告訴小呆，待小呆立刻把彼等請來梅花莊會盟！」

靈隱神僧微笑道：「呆兒不必焦躁，也不必去請了！」

蘭小呆見師傅說得半吞半吐，不由又大急道：「爲什麼？師傅！若不快對小呆說清楚，小呆祇怕便悶得眞的呆了！」

靈隱神僧呵呵一笑道：「不爲什麼，因爲破解魔功之人，因緣而誤合，已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了！你剛才從何處而來，彼等便在何處也。」

蘭小呆這時才朦朧記起，自己似乎是從暖香閣中出來，而且他隱約記得，司馬龍哥哥、姐姐蘭芷若，以及梅凌霜、雲璣兒、李清等三位姐姐，似乎亦在暖香閣中。他不由有點醒悟道：「師傅莫非是指龍哥哥和姐姐她們嗎？」

靈隱神僧微笑道：「你尚記得什麼？」

蘭小呆發呆道：「我只隱約記得，我從暖香閣中走出來，裏面有龍哥哥和姐姐她們……其餘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了！師傅啊師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靈隱神僧一聽，暗嘆口氣，心道：司馬龍與四女因緣而滙聚，經此奇緣，五人破解銷魂蕩魄魔功雖已大成，但司馬龍的「風流奇俠」，祇怕從此便雷打不脫了，現下雖可因此而化解一場武林浩劫，但焉知日後又否會惹出另一段風流劫數？哎，世事輪廻，當眞無可奈何……

靈隱神僧想到此處，不由又嘆了口氣。

隔了一會，靈隱神僧才立定主意，無論如何先化解眼前的浩劫再說，他向蘭小呆微一點頭，道：「此事涉及一男四女五種神功滙聚化合，由此而產生的威力，才足以抗衡銷魂蕩魄魔功，你記住這一點就足矣，別的不必再去苦苦追索。」

江湖殺手　宮廷政變

靈隱神僧說罷，突地仰頭發出一陣清越龍吟，其聲如金鼓齊鳴，直向百丈外的暖香閣射去。

說也奇怪，靈隱神僧這一聲龍吟發出後，暖香閣中，司馬龍和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等五人，便如甘露貫頂，緩緩的清醒過來了。

這一清醒，司馬龍及四女均羞得面紅耳熱，因爲五人均赤身露體，一絲不掛，交纏於一處，這等情景，怎不教五人心弦震駭？但五人彼此互視一下，却不由均心生慰意，因爲五人均以爲是喝酒亂性，奇緣巧合，終發生了五人合體的千古奇緣，如此一來，四女均暗道從此不必再爲司馬龍而明爭暗奪。

五人稍一怔呆，隨即慌亂的各自穿回衣服，然後四女一齊目注司馬龍，不約而同齊聲道：「龍哥哥……你……你打算如何安置我等的終生大事？」

司馬龍此時已知自己大錯已鑄成，再不容他推却「風流奇俠」、一男四女合體」奇緣了，他無奈的苦笑一下，向四女誠懇的一揖道：「今日之事，錯在司馬龍，但既已成定局，司馬龍決不敢有負四位妹妹便了！待殲滅赤焰蛇仙門之事了結，司馬龍再向四位妹妹的至親求婚，日後同爲一家人，無分彼此，一視同仁便是，未知四位妹妹之意如何？」

四女互視一眼，均暗道：此乃唯一的圓滿辦法，便不約而同，含羞帶笑道：「事已至此，我等還有什麼好說？一切依你的主意吧！祇是……祇是太便宜龍哥哥你了！」

司馬龍見四女同心，不由寬慰了點，但却絕無喜意，心中暗自嘆氣道：如此奇緣，也不知是禍是福了！

幸而此事誰也不知道，否則，便羞也把四女羞死了。不過司馬龍却猛地憶起靈隱神僧當日的預言，他司馬龍與四女有合體之緣，然後便可破解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他不由暗地試運眞氣，但覺自己的「風流神功」已陡增數倍，竟已達收放自如的大成境界了。

司馬龍這才醒悟，自己的「風流神功」，一旦與四女的四大神功滙聚化合，竟可產生如此强大的威力，他但覺得，赤焰蛇仙門的七煞蛇女及陰陽怪的魔功，已不在他的眼內了，也因此他自己已有足夠的信心，去破解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

司馬龍豁然而悟，私下間又提醒四女，問她們可有神功大進的感覺？

不料四女均含羞帶笑的悄聲道：「自那一天後……我等便覺體內眞氣比前充沛多了！龍哥哥……那事竟如此奇妙！」

司馬龍一聽，才知當日靈隱神僧的推斷，果然半點不虛。

幾天後，靈隱神僧便向梅天賜密議道：「破解赤焰蛇仙門的魔功，消彌武林浩劫的時機已成熟了！」

梅天賜一聽，驚喜道：「好極了！但大師爲甚如此推斷？莫非已有破解銷魂蕩魄魔功的妙法和人選了？」

靈隱神僧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妙法和人選雖已潛在，但尚須

臨機引發，才可發揮最大威力，因此請恕老衲暫不說破了，梅施主可以以主人身份，邀請羣豪滙集，商議安排開赴桃源峯。」

梅天賜不便再追問，當即派人邀梅家莊中羣豪，齊赴大廳議事。

在梅天賜的安排下，很快便作出進軍桃源峯的決定。與赤焰蛇仙門決戰的大隊，由梅天賜帶領蘭正純、李正剛、黃山劍客以及赤焰魔神偷、荷塘三女等爲前鋒，靈隱神僧、白雲龍女、玄冰神姥、女媧劍氏、雲中虎等老一輩爲中路，而司馬龍則率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蘭小呆等爲殿後，一路向桃源峯進發。

玄冰神姥不解梅天賜如此安排之意，便問靈隱神僧道：「梅大俠如此安排，是否瞧不起吾等之實力了？」

靈隱神僧微微一笑道：「不然，梅施主此舉，乃隱隱有護老存少之意，而由自已等一班中年俠客，先打頭陣，以便萬一有甚不測，也可爲武林保存一點實力也。」

玄冰神姥道：「司馬龍這小子，以及蘭兒等人，均可與赤焰蛇仙門一戰，難道梅大俠竟不許彼等出手嗎？」

靈隱神僧微笑道：「梅施主確有此意，但依老衲推算，司馬施主及四女方爲破解赤焰蛇仙門之主力，屆時祇怕由不得梅施主的主意了！」

羣衆一路向西行，梅家莊到隱於深山中的桃源峯，不過是數百里的路程，這對於梅天賜等一衆羣豪來說，根本不在眼內，因此不到三日三夜，便已秘密潛抵桃源峯五里的山谷。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是舊地重臨，憶起往事，兩人心中均不由一陣嘆息唏噓。

不過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的心事，羣豪中祇有司馬龍和蘭芷若知道，他兩人連父親師傅也不肯洩露，因此誰也不知這段令人感慨的武林逸事。

當下梅天賜安排羣豪在山谷中先行隱蔽下來，他自已帶蘭正純、李正剛及赤焰魔神偷等，潛上桃源峯查探赤焰蛇仙門的動靜。

不料司馬龍和四女却堅持由自己前去查探，說是此等艱辛工夫，該由後輩去做。梅天賜爲難之際，靈隱神僧忽然接口道：「梅施主由司馬施主及四位姑娘去吧！老衲願意隨行相護，保彼等安全！」

玄冰神姥也忽然插口道：「老身也願意先行一闖！」

梅天賜見當世兩大高人均決意先闖，便不敢違逆，無奈祇好點頭道：「如此請兩位前輩小心在意，此行並非斷殺，乃查探彼等虛實，一切待回來商議安排妥當再作打算。」

靈隱神僧微笑道：「梅施主指揮若定，老衲一切遵命便是。」

靈隱神僧說罷，即與玄冰神姥、司馬龍以及四女，展開身形向桃源峯射去。

靈隱神僧等潛上桃源峯時，已是夜月臨空時分了。靈隱神僧與玄冰神姥目力奇佳，藉着月色，向四下一瞧，但感桃源峯一切已面目全非，兩人心中均不由嘆了口氣。

司馬龍見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兩人神色唏噓，知他們必定是觸景生情，憶起當年的恩怨糾纏來了，便不敢驚動。

他與梅、蘭、雲、李四女，轉到西面，下面原來是桃源峯下的山谷，地方頗大，足供千百人活動。

山谷中燈火輝煌，設了三座品字形的祭壇，插滿幡旗，均是鮮紅色，當中的一座祭壇中央，是一張寶座，上蒙虎皮，頭尾皆全，空蕩蕩的放在那兒，兩邊的祭壇上擺一列一列的椅子，此時却並無人坐。

壇前地上，豎了七七四十九根木樁，當中的十根樁上，捆着十對童男童女，左面十根是十個壯男，右面十根是十個大肚孕婦，後面十根則是十個少女。再有五根木樁分插四面，以鮮血塗紅，上佈龍、虎、獅、豹等物繪飾，四十五根木樁圍着正中四根木樁，分繪藍、白、紫、赤，白色却是空木樁。

山谷中遍佈千百男女，衣飾古怪，均以蛇纏身，散處谷中，各司其事，有些則互相追逐嬉玩，男追女，女亦追男，追到了，便隨即摟到一處，當衆渲淫，也毫不避忌其他人等。

司馬龍一見，眉頭不由一皺，斜眼向四女一瞥，果然四女已氣得俏臉通紅，銀牙咬響，似恨不得立刻投下谷去，把一衆赤焰蛇仙門之徒斃於掌劍之下。

＊　＊　＊

就在此時，已傳來靈隱神僧的示警聲道：「阿彌陀佛！四位姑娘若連這等些微妖行亦沉不住氣，待會如何面對赤焰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務須緊記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司馬龍亦以傳音入密功夫，向四女傳話道：「靈隱大師所言甚是，赤焰蛇仙門的魔功比眼前微妙技倆厲害百倍，我等若貿然出手，便自亂陣脚，徒耗精力，決戰之時，赤焰蛇仙門的主力便更難對付了！」

梅凌霜等四女一聽，霍然而悟，暗道：眼下所見，僅是赤焰蛇仙門的皮毛罷了，若便沉不住氣，妄動眞氣，遇上厲害百倍的魔功，却如何應付？因而各自收攝心神，

祇把眼前所見所聞，盡當幻象，終於緩緩鎭靜下來了。

當四女勉强按捺心神，山谷下面却又突生變化，而且看來更令人驚心動魄。

祇見山谷中突然一陣鼓角齊鳴，百千蛇仙門徒衆即迅速雲集，於正中的祭壇之下，齊齊發聲大喊道：「恭迎蛇仙門五大使者駕臨！」

吶喊聲中，山谷中的火把燈火更明更亮了，直把天上月的光華也映弱了。

接而便有五條人影，於黑暗中疾飄而出，一個更比一個飄幻迅捷，如雲如煙，如霧如氣，飄落左右正中三個祭壇，每飄落一個，百千徒衆便發聲大喊，聲振如雷，山谷廻鳴，極有氣勢。

但聽徒衆大喊道：「恭迎情慾使者七煞蛇女駕臨……」

話音未落，便有一條婀娜如蛇的女子身影，降落在左面的祭壇上了。

再聽衆徒大喊道：「恭迎痴迷使者陰陽客駕臨！」

又見一條不男不女的身影，落在左面的祭壇。

又聽衆徒大喊道：「恭迎銷魂使者李花姬駕臨！」

再有一條比七煞蛇女更婀娜多姿的女子身影，降落在右面的祭壇。

僅一會，又聽衆徒大喊：「恭迎蕩魄使者梅花姬駕臨！」

比「李花姬」更覺妖媚的女子身影，又飄落在右面的祭壇上了。

最後百千衆徒更起勁的大喊道：「恭迎魔幻使者桃花姬降臨！主持祭壇！」

百千衆徒吶喊聲中，一團如魔似幻的紅影，已向正中的祭壇疾飄而下。百千蛇仙門徒衆，此時竟把頭兒低垂，不敢向正中祭壇上的「桃花姬」望上一眼，似乎那「桃花姬」身上的魔力太强烈了，功力稍差之人，視線觸及，便會神魄飄蕩而昏倒了。

山谷上面崖邊，靈隱神僧目睹之下，似亦感受到蛇仙門五大使者的魔力，他不禁眉頭一皺，暗道：隔了百丈之遙，竟連老衲亦受其感應，可知其魔力如何强烈矣！功力稍弱之士，若就近觸之，祇怕立刻就會被惑心失智了，看來今日一戰，成敗尚未可預料！

靈隱神僧瞥一眼玄冰神姥，祇見她正凝神屏息，目注山谷下面，神色亦一派肅然，顯然她亦被下面五大使者的魔力感應了，因此不敢絲毫大意。靈隱神僧目睹之下，心中不禁駭然，暗道：連老衲和玄冰神姥數十年功力，亦受其魔力所惑，司馬龍和四女雖已神功大成，但到底功力尚淺，未知是否足以尅制蛇仙門的魔功了？靈隱神僧心中微微吃驚，不由目注司馬龍和四女，却見他們仍舊神色不變，似乎根本未受其惑，心中又不禁一陣驚奇。

原來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雖然功力通玄，但數十年來，均獨處，一爲童子之身，一爲貞潔處女，因此對蛇仙門的「情慾、痴迷、銷魂、蕩魄、魔幻」五大使者的魔力，便特別容易受其感應了。反而司馬龍與四女，因緣巧合，五人一體，已有男女合體之實，陰陽交滙，神功大成，蛇仙門五大使者的魔力，對五人來說便威力大減了。這個道理，靈隱神僧直到事後才豁然明白。

就在靈隱神僧微感吃驚之際，山谷下面又突生異變。

祇見蛇仙門五大使者突地仰天長嘯，分發出「情慾、痴迷、銷魂、蕩魄、魔幻」之音，五大魔音滙合，於天地間廻鳴，其聲如泣如訴、如幽如怨、蕩人心魄、銷魂蝕骨，可怕之極。

蛇仙門百千衆徒，此時均俯伏地上，手掩雙耳，不敢仰視。

靈隱神僧一聽，突覺自己佛禪之心亦不由一蕩，不禁大吃一驚，忙向司馬龍及四女發聲示警。「小心！魔音已起，各自收攝心神，切勿隨魔音而胡思亂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靈隱神僧說罷，自己也連忙運起「靈隱神功」，抗拒魔音侵神，又擔心玄冰神姥是否足以抗衡，便向她背上疾按一掌，一股渾厚「純陽佛禪眞氣」，當即輸入玄冰神姥體內。

玄冰神姥乍聞魔音，不敢大意，亦已運起「玄冰神功」，以她的「至冷至寒玄冰眞氣」，抵禦魔音的侵擾，玄冰神姥催發玄冰神功之下，周身已進入一個冰封世界，猶如一塊堅冰，魔音對她已無甚作爲了。

不料靈隱神僧關懷心切，以「純陽眞氣」助她抵禦，純陽眞氣至剛至烈，恰與玄冰眞氣的至陰至寒各走極端，相互衝擊碰撞之下，立生强大的反彈排斥力，在當世兩大高手體內相交糾纏，因此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抵禦魔音的能力便不由消減幾分了。

也幸兩人的功力已達通玄之境界，威力雖稍減，且與魔音來源相距近百丈之遙，魔音傳上來已成强弩之末，因此尚可勉强保持靈智不滅，不然換了其他任何相同處境的高手，必會就此瘋痴，蛇仙門的魔功的確非同小可。

反而司馬龍和四女，因五人已陰陽相滙，五位一體，心靈互通，五人手牽手，收攝心神，摒除雜

念，魔音對五人的侵害便軟弱無力，不足爲患了。

在蛇仙門五大使者的「情慾、痴迷、銷魂、蕩魄、魔幻」五大魔音長嘯之中，山谷下面凌空劃過一道紅光，霎間如紅色電光，把整個山谷上下四周照亮了。

山谷崖邊的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但覺眼前一亮，凝目望去，紅色電光已射落山谷正中的祭壇上面，向那張虎皮交椅一沉而降，現出一個婦人的身形，婦人渾身赤紅，如火如焰，映得她雖年過半百，仍如風華正茂的婀娜少女，眼波如電，流盼之際，烱烱生光，令人觸之心膽皆顫！

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乍見美婦現身，均不由驚呼低聲叫道：「她果然是赤玉仙子……不料竟變成今日的赤焰蛇仙了！」

靈隱神僧與玄冰神姥，目睹美婦現身，心神皆不由一震，因爲一個是曾與之痴纏的「風流奇俠」，一個是嫡親的胞生姐妹，一別數十年，乍然目睹，豈不心弦抖顫？

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心弦抖顫之際，山谷下面正中祭壇虎皮交椅上的「赤焰蛇仙子」，忽地仰頭一陣無聲長嘯，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耳際便忽地鑽入一縷尖喝：「嘿嘿！吾已感觸山谷百丈外，有純陽、純陰陽之氣隱潛……若吾所料不差，必定是白大風流塵俠客與玄冰妹妹駕臨桃源峯了！爲何藏頭露尾，不敢現身相見？嘿嘿……」

靈隱神僧與玄冰神姥一聽，不禁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因爲隔了百丈之遙，「赤焰蛇仙子」竟可不感觸到兩人的氣息，而據此判斷來人的身份，這等功力，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就連靈隱神僧並自歎稍有不如！

兩人沉吟之際，那「赤焰蛇仙子」的尖音又嘯叫道：「嘿嘿！你兩人倒能沉得住氣！但是吾自有辦法恭迎兩位現身，嘿嘿，不然吾怎配稱一等一大魔頭赤焰蛇仙子了……」

耳際喝叫聲未落，靈隱神僧已見山谷下面的赤焰蛇仙子伸手向前一揚，人間悲慘之事便驟然而生了！

只見赤焰蛇仙子身邊的魔幻使者桃花姬，忽地向台下的徒衆微一伸手，即有四名徒衆，手執尖刀，撲向捆在木樁上的孕婦，四柄尖刀疾如電閃，在孕婦的肚子上下左右一劃，孕婦的大肚子立被開膛破肚，露出裡面尚在顫動的帶血嬰兒！孕婦連一聲慘叫也沒發出，便把頭一垂，當場斷氣。

靈隱神僧一見，心弦劇顫，玄冰神姥亦臉色發青，似快被氣瘋了！

此時耳際又聽到嘯叫聲道：「嘿嘿！剛才之奇景，你兩人該已目睹，吾以此奇景恭迎兩位現身，若不領情，便只好敎你等再看此人間奇景了！嘿嘿……」

靈隱神僧此時白鬚白眉皆張，劇烈震抖，玄冰神姥深知，他已動了眞氣了！正欲向他示警，卻又猛地頓住，因爲連她自己亦心弦劇顫了！

原來赤焰蛇仙子那「嘿嘿」聲是殺人之兆，她那「嘿嘿」聲未落，又有四名手執尖刀的徒衆，撲向另一名捆綁在木樁上的孕婦，照施酷刑，開膛破肚，又再現出一個在血泊中抖顫的嬰兒！

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目睹之下，兩人乃純陽純陰之身，對生命格外珍惜，等閑絕不傷生，特別是靈隱神僧，連一隻螞蟻並不忍心傷害，更何況是在鮮血之中抖顫的嬰兒？他的臉色驟地一變，忽地一聲長嘯，當年他的豪氣俠風，被這人間奇慘一幕激發了，在長嘯聲中，身子如大鵬展翅，衝天而起，又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而降落山谷。

玄冰神姥一見，昔日的妒火立被勾起，以爲靈隱神僧終按捺不住「赤焰蛇仙子」的誘惑，趕去與她相會，這一口氣如何咽得下去？只見她身形如電光劃過夜空，亦緊隨靈隱神僧，向崖下的山谷射去。

靈隱神僧身形甫動，山谷正中祭壇上的「赤焰蛇仙子」便一聲「嘿嘿」，那「魔幻使者」桃花姬又伸手向前一揮，那各手執尖刀的徒衆，又向另一名木樁上的孕婦撲去！

此時靈隱神僧已如九天白雲一沉而降，目睹蛇仙門徒衆又欲施展酷刑殺生，心中怒極，白袍長袖猛地向執刀的四名徒衆一揮，半空中捲下一股渾厚無比的勁力，把四名執刀的徒衆凌空捲起，砰砰砰砰的摔到正中祭壇，虎皮交椅上的「赤焰蛇仙子」腳下。

四名執刀徒衆，與正中祭壇相距足三十丈，靈隱神僧於虛空中白袍長袖一揮，便把四名徒衆摔上祭壇，這等通玄功力，也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靈隱神僧隨即呼地落在祭壇上了，隨又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如此殺生之事，有乖天理，如何幹得？趁早放下屠刀，回頭是岸吧！」

不料那「赤焰蛇仙子」冷眼不瞧靈隱神僧，伸出四指連彈，四縷指風疾射而出，把四名摔到祭壇上的徒衆又射落台下，這才微哼一聲道：「哼！你便瞧不順眼，也不必拿此等徒衆，汚染吾之仙壇……」她忽地一頓，沒再說下去。

原來此時玄冰神姥也凌空而降了。

赤焰蛇仙子一見，忽又哈哈大

笑道：「好極啦！今日終於一家子團聚了！」

玄冰神姥怒道：「妳……誰跟你一家人了？」

赤焰蛇仙子哈哈大笑道：「一位是吾之昔日大情人白大俠，一位是吾之同胞親妹妹，豈非一家子嗎？哈哈！妙之極也！」原來赤焰蛇仙子果然是玄冰神姥的胞姐，亦即當年的赤玉仙子，與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有過一段恩怨情仇，固此她所說：「一家子團聚」，倒並非信口開河。

但玄冰神姥一聽，雖事隔數十年，依然妒火大熾，冷哼一聲道：「昔日的胞姐赤玉仙子已死，今日是武林公敵大魔頭！玄冰說不得也要大義滅親了！」

玄冰神姥話音未落，已向赤焰蛇仙子拍出一掌，這一掌乃玄冰神姥含怒而發，內含「玄冰神功」的無尚威力，但見一團冒煙寒氣，呼地一下，向赤焰蛇仙子罩下，掌力所經之處，虛空凍凝的一根冰柱，竟直向赤焰蛇仙子疾射而至！

赤焰蛇仙子嘿嘿一聲冷笑，座下虎皮交椅無風自動，向左疾移一丈，避過玄冰神姥威力無比的一記玄冰神掌。

然後赤焰蛇仙子與「魔幻使者」桃花姬疾掠而起，飄離祭壇，落在祭壇對面一座高台之上。赤焰蛇仙子伸手一揮，「魔幻使者」桃花姬又疾掠而起，一個迴旋，落在祭壇前面十丈遠處。並聽赤焰蛇仙子嘿嘿冷哼道：「今晚貴客光臨，有人更欲索還舊日風流賬，嘿嘿，好極，便教彼等先行領略銷魂蕩魄魔功的絕妙風光吧！」

赤焰蛇仙子那嘿嘿冷笑似乎便是令旨，只見「魔幻使者」桃花姬，向左右兩個祭壇猛一揮動手中五色令旗，左右祭壇上的「情慾、痴迷、銷魂、蕩魄」四大使者，即各由橙、白、藍、黑四色旗手簇擁而出，分立東、南、西、北四個方位，而以「魔幻使者」桃花姬居中指揮，恰恰把留在正中祭壇上的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圍在中心。

「魔幻使者」桃花姬，見四大使者已迅速就位，即手執橙旗，向東面的「情慾使者」七煞蛇女一揮，立刻，一陣充滿淫媚的嘯音便向正中祭壇上的靈隱神僧、玄冰神姥，疾射而至。

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功力通玄，區區「情慾使者」自然不在他兩人眼內，但見兩人微一屛息，便對「情慾使者」聽而不聞。

赤焰蛇仙子在高台上一見，即嘿嘿冷笑道：「桃花姬！在你面前乃當世兩大高人，豈可以此皮毛手法獻醜？也不必按陣法演進，乾脆把銷魂蕩魄蝕骨神功一併施展，以恭迎兩位貴客吧！」

「魔幻使者」一聽，不敢怠慢，隨即把白、藍、黑三旗連展，於是，南面的「痴迷使者」陰陽客，西面的「銷魂使者」李花姬，北面的「蕩魄使者」梅花姬，立即各施發魔音，向祭壇上的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射去。

此時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均感心頭一蕩，這才知銷魂蕩魄魔音的厲害，再不敢托大，連忙運起神功，凝神抵禦。

「魔幻使者」桃花姬眼見靈隱神僧、玄冰神姥，在四大使者的魔音擾心下，依然可以凝立不動，心中也不由暗讚兩人功力蓋世，因爲四大使者魔音合圍之下，已不知有多少高手立刻痴迷若狂了！

桃花姬不敢大意，隨即默運眞氣，忽地仰天長嘯，一陣如魔似幻的嘯音，驀地滙入四大魔音，隨即化成一種感應力無比的「銷魂蕩魄魔幻神音」，如洶湧狂潮，直向祭壇上的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揮去！

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受此强大魔幻惑音侵擾，兩人雖然功力通玄，可惜卻是純陽、純陰之身，特別易受此等「情慾魔幻、銷魂蕩魄」魔功所撼，兩人此時但感心頭一熱，隨即眼前發生幻象，猶如回返昔日的情愛痴纏歲月，心中充滿綺念遐思，玄冰神姥目光突轉熾熱如火，猶如妙齡少女動了春心，她竟向靈隱神僧張開雙臂，欲撲前摟抱，這一摟抱，兩人便難免在祭壇上面，衆目睽睽之下，做出淫蕩的動作，兩人的一世英名，也就此化作泥塵，日後也就生不如死，甚至本性迷失，捨正逐邪，歸入魔道中去了！

這正是當年的「赤玉仙子」如今的「赤焰蛇仙子」江湖肆虐多年的最大目的，狠狠發洩當年被靈隱神僧棄之不理的怨恨，情之所至，愛亦至極，恨亦至極，當眞可怕之極。

眼看靈隱神僧這一代佛門高僧，便要當衆受此慘酷凌辱了。

就在此時，山谷的四面八方，已疾如電閃的射落一男四女，五人迅即掠上正中祭壇，一男居中，四女分列四大方位，把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護於中央，男的是「風流奇俠」司馬龍，女的分別是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淸。

原來司馬龍在山谷崖上，見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突然向山谷下面射去，接而又被蛇仙門五大使者圍困於祭壇上，當怪嘯聲而起，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身形竟躍躍欲動，司馬龍曾領敎過魔功的厲害，知此乃着魔的先兆，眼看當世兩大高人即將英名喪盡，心中不由大駭。

司馬龍也來不及向崖上隱於山

谷中的梅天賜等羣豪報訊了，立刻施展「玄冰佛禪眞氣」，向崖下山谷嘯叫三聲，向梅天賜等羣豪示警，然後即與四女一道，疾射落蛇仙門的巢穴山谷，拯救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至於憑五人之力，是否可以抵禦千百蛇仙門徒衆，司馬龍和四女此時也顧不得去理會了。

當司馬龍和四女佈成方陣，把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護於中央時，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便立感心神一鬆，所受强大壓逼消減了幾分，兩人均悚然自驚，深知剛才其實已身處生死兩難的絕境了！於是也不及向司馬龍等示意，連忙盤膝坐下，以各自的神功抵禦魔音的侵襲，這樣應付起來，便輕鬆一點了。

原來司馬龍和四女這一佈成方陣，五股眞氣滙聚之下，彼此又已達心靈相通，相輔相承的境界，因此五人合璧佈陣，無形之中形成一團眞氣屏幛，足以抵禦部份魔音侵擾，也因此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所受的壓逼才稍爲消減，於危急關頭，保住了兩人的名節，也即保住了兩人的生命。否則假如兩人一旦亂性，反正爲邪，走火入魔，與赤焰蛇仙子聯手之下，只怕立刻便天翻地覆了！

靈隱神僧畢竟功力通玄，他稍一回神，便深明剛才的險境，又明白是司馬龍和四女驟然而至，救了他和玄冰神姥，心中不由感慨萬端，暗道當年的一筆「風流債」惹起武林浩劫，最終竟亦得依靠「風流神功」來破解，天命演行，當眞玄妙之極。

靈隱神僧稍一沉吟，便已明白司馬龍和四女陰陽合璧，五大神功滙聚的强大感應力了，他也再不敢猶豫，隨即仰天發出一聲嘯叫龍吟。

靈隱神僧這一發聲嘯叫，雖然未能衝破魔音的侵擾，卻立刻激發司馬龍和四女的鬥志，五人的功力已達「五位一體」的境界，因此心有靈犀一點通，均感此行不但要救人，亦要自救，更要破解蛇仙門如此怕人的魔功大法，因此已在萌生反擊的意念了。

就在此時，山谷的低處兩面入口，梅天賜、雲中虎等，已率領羣豪衝殺進來，原來司馬龍在崖上緊急示警嘯音，已驚動了梅天賜、雲中虎、蘭正純、李正剛等人，親女有難，自然格外留神。其餘功力極高者如白雲龍女、女媧劍氏等老一輩名宿，亦已知愛徒遇險，豈有不援救之理？當下梅天賜與羣豪略一商議，決定改變計劃，立刻攻入蛇仙門的巢穴山谷，一面救人，一面伺機瓦解蛇仙門。於是近百羣豪，捨生忘死的衝殺進來。

此時羣豪中就連赤焰魔神偷，荷塘三女，因吃過蛇仙門的大虧，亦奮不顧身，衝鋒陷陣。

蛇仙門守谷口徒衆，豈能擋住梅天賜、雲中虎等出山猛虎？因此不消片刻，便大隊人馬殺入山谷中央來了。

山谷高台上的赤焰蛇仙子，目睹羣豪湧進，竟毫不理會，依然一派從容，似乎一切均已在她的算計安排中。

羣豪又殲滅了一批攔截的蛇仙門徒衆，羣豪中亦已不少死傷，山谷地上，已血肉橫飛，屍體遍地了，眼見羣豪中，梅天賜、雲中虎等一馬當先，已衝到距正中祭壇不到百丈距離了，赤焰蛇仙子向羣豪中凝視一眼，她的神色才不由一凛，原來她已發現，衝殺進來的羣豪中，竟隱有白雲龍女、女媧劍氏等名宿，心中不由一陣忌恨，暗道：白郞這老和尚，竟連白雲龍女、女媧劍氏兩大武林名宿也扯進來了！他那風流脾性竟至今仍不改！

赤焰蛇仙子忌恨之下，忽發大笑，其笑聲尖如芒針，刺人心肺，令人聞之心疼難忍。

蛇仙門五大使者所發的「銷魂蕩魄情慾魔音」，一經赤焰蛇仙子的「刺心尖嘯」滙合，威力登時倍增，山谷上下四周，充斥着一片綺媚、銷魂、蕩魄、情慾、魔幻、刺心之音，人皆血肉之軀，心既被刺，劇痛之下，眞氣便不能凝聚，功力大減，魔音便即趁機侵入。

在恐怖的魔音聲中，殺進山谷的數十羣雄，竟被魔音所制，個個變得情慾泛濫，銷魂兮兮，蕩魄痴迷，魔心大熾，如痴如醉，狂性大發，不向蛇仙門徒衆出手，反而自相殘殺，瘋狂爭奪碰上的任何女人！

正中祭壇上的靈隱神僧一見，不由大吃一驚，他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羣豪被魔音侵入，立刻反正爲邪，走火入魔，投入魔道，此消彼長之下，武林正道，只怕就此瓦解了！

靈隱神僧驚怒之下，不敢再存任何仁慈之念了，他身形疾移，與玄冰神姥背靠背，以自身的純陽眞氣與玄冰神姥的純陰眞氣滙合，登時聯成一股威力無匹的陰陽交滙佛禪玄冰眞氣，兩人雙手疾拍，把如此强大的眞氣分送司馬龍和四女，一面沉聲道：「五人聽令！滙聚五大神功，逐點擊破魔音！」

司馬龍、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淸等五人，此際已被罩於「佛禪玄冰眞氣」網中，身不由己，各人的神功被激發了。

司馬龍的「風流神功」、梅凌霜的「龍雲神功」、蘭芷若的「玄冰神功」、雲璣兒的「龍虎神功」、李淸的「女媧補天神功」，均被猛烈激

發，滙成一股如驚濤駭浪般的氣勁，在五人上空猛烈迴旋，其狀猶如一股無可抗拒的「龍捲風」，直把世間一切吸扯進去！

山谷中一切均在搖晃，東擺西倒，這隔百丈的蛇仙門徒衆，以及如痴如醉已入魔道的羣雄，均被吸扯而倒，伏地不起，無分正邪、黑道白道！

就連梅天賜、雲中虎、蘭正純、李正剛等大俠，因距離「龍捲風」不遠，亦被吸扯得立脚不住，不得不盤膝坐下，各自運功相抗。

白雲龍女、女媧劍氏兩大江湖名宿，因「龍捲風」氣旋中包含自家的神功根基，尚可挺立不動，但亦不敢妄移脚步。山谷高台上的赤焰蛇仙子，亦感受到正中祭壇上「龍捲風」的威力，她雖然尚感從容，但亦不敢托大，凝立不動，她身上的鮮紅衣裙，亦被吸扯得啪啪飛捲。

司馬龍和四女心靈互通，又「五位一體、陰陽交滙」，四女的神功倍增了司馬龍「風流神功」的威力，「風流神功」威力大增之下，反過來又極大的堅穩了四女對司馬龍的忠心不移，如此相輔相承之下，五人合聚反擊魔功的威力，簡直無可抗拒。

司馬龍心中剛轉先擊破「情慾使者」七煞蛇女的意念，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淸四女便立刻呼應，五人伸掌向東面一拍，「龍捲風」便向東面的「情慾使者」七煞蛇女捲去，勢如奔雷，無可抗禦。

七煞蛇女乃蛇仙門五大使者中，功力最弱的一個，只見「龍捲風」驟捲之下，她連一聲驚叫也不及喝出，便被凌空捲起，一股强烈的抛力，又把她摔到崖邊石上，立刻一位絕世尤物，便化作一團模糊血肉了。

「龍捲風」又向南面的「痴迷使者」陰陽怪捲去，陰陽怪亦難逃四肢分裂而亡的厄運。

當「龍捲風」捲向西面的「銷魂使者」李花姬，再飛旋而回，只見西面的祭壇上，李花姬已寂然不動，原來她拚命運功相抗，竟被强大的氣旋窒息而死。

此時蛇仙門五大使者已去其三，剩下的「蕩魄使者」梅花姬，「魔幻使者」桃花姬，兩女絕少離開桃源峯，因此武林中人多不識其廬山眞面目，兩人亦是胞生姐妹，眼見大勢已去，連主人赤焰蛇仙子也忽然停發刺心之笑，顯然見死不救，兩女頓時心灰意冷，不再頑抗，已先行疾掠而起，快如電奔，山谷中眨眼已失去兩女踪影。

此時山谷之中，遍佈倒臥伏地之人，唯一尚能凝立不動，僅有高台上的赤焰蛇仙子，以及台下的白雲龍女、女媧劍氏三人而已。

正中的祭壇上面，靈隱神僧見蛇仙門大勢已去，便忽地向高台上的赤焰蛇仙子發聲道：「阿彌陀佛，赤玉施主到此地步，尚不放下屠刀麼？」

赤焰蛇仙子尖笑道：「當年的赤玉已死，今日是赤焰蛇仙子，放下屠刀也決不可立地成佛，老和尚，你勿白費唇舌了！今日不能把你和玄冰拖入魔道，吾數十年之苦心經營全數落空，這人世已非吾所留戀了！」

赤焰蛇仙子雖仍在發出「刺心之笑」進攻正中祭壇上的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但五大魔音使者已非死即逃，獨剩赤焰蛇仙子的「刺心之笑」顯然已威力大減，已成强弩之末了。赤焰蛇仙子亦已明白這一點，不過她依然不絕的發出「刺心之笑」。

赤焰蛇仙子的「刺心之笑」，極耗功力，靈隱神僧聽音便知她正不惜以最後的生命力，作明知不可勝的掙扎，他心中一動，不由歎了口氣，道：「赤玉施主！這又何苦……數十年的恩怨，尚如此耿耿於懷麼？」

赤焰蛇仙子尖笑道：「老和尚！吾既已非昔日的赤玉仙子，你亦非昔的白郞，她亦非吾之胞妹玄冰了！既然如此，你還管吾苦與不苦幹麼？莫非你老和尚仍凡心未斷，忘不了昔日的風流快活麼？嘿嘿！」

靈隱神僧忙道：「佛道慈悲，就算十惡不赦，只要放下屠刀，亦可回頭是岸，往事已化泥塵，一切已化雲煙，老衲不過是奉勸赤玉施主一句而已！」

玄冰神姥此時也忍不住發聲道：「赤玉姐姐！大勢去矣，何必再以死相抗？且抛開是非恩怨，隨天地浮沉去吧！」

玄冰神姥話音未落，赤焰蛇仙子的尖笑聲忽然變得更加凌厲，刺心蕩魄，令人不克自持。連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也不敢托大，連忙屏息運功以抗。

在尖厲刺心蕩魄的笑聲中，赤焰蛇仙子忽地衝天而起，猶如一道染血紅光，直向祭壇上空的「龍捲風」射來！

靈隱神僧一見，猛吃一驚，厲聲喝道：「赤玉施主不可妄動！五人陰陽合體的神功威力，決非你所能抗拒！」

凌空疾射而來的赤焰蛇仙子尖笑道：「嘿！一男四女，陰陽合體，竟能把蛇仙門的銷魂蕩魄魔功破了！白郞，假如當日你有場中這臭小子的勇氣和膽量，不怕做這風流奇俠，便沒有今日之浩劫了！嘿嘿，我倒要看看，這五人合體的風流神功，到底能把我赤焰蛇仙子如

何？」

赤焰蛇仙子話音未落，人已如紅光閃電向「龍捲風」一射而進！只見她的身形在龍捲風中迅速膨脹，猶如一個紅色的大氣球，最後忽然爆裂，紅光飛濺，挾着「龍捲風」，急速向上飄升！

靈隱神僧一見，不由歎了口氣，忙道：「司馬施主等五人立刻收攝神功，遲些恐有不測了！」

司馬龍與四女心意相通，聞聲各自收攝神功。五人上空的「龍捲風」漸而消散，最後不見，龍捲風中的赤焰蛇仙子卻已失去任何踪跡了，留下的是山谷中一片屍體遍地。

這慘酷的一役，雖然把赤焰蛇仙門瓦解了，但羣豪中也死傷慘重，包括走火入魔而自相殘殺的武林羣雄，竟亦死傷過半，元氣大傷，非有三年五載歲月，決不可復原了。

在回返梅家莊的路上，司馬龍終於按捺不住，向靈隱神僧悄聲詢道：「請教大師，爲甚赤焰女魔頭身入我等五人的氣漩中，最後竟踪跡全無？」

靈隱神僧一聽，感慨的長歎一聲，道：「司馬施主不見氣漩中有紅光爆射飛濺麼？此乃赤焰蛇仙子以血解大法，作最後的自我毀滅啊！哎，當年的一段風流孽債，竟惹來今日的慘烈浩劫，情之所致，愛亦至極，恨亦至極，可怕之極！世人能不自警？」

司馬龍一聽，不禁悚然而驚，暗道：靈隱神僧當年的風流孽債，僅涉及兩女，尚且惹出今日慘烈浩劫，何況我一人情牽四女，日後又不知惹出什麼彌天大禍？哎，世人但羨這「風流奇俠」，卻不知其中隱憂的禍患可怕之極！但司馬龍今日已騎虎難下，唯有龍上虎背，見一步走一步吧！

司馬龍心中忖念，猶如十五吊桶——七上八落，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與梅凌霜、蘭芷若、雲璣兒、李清等四女，雖未明媒正娶，但已有夫妻之實，他與四女的相連，那是飛流千尺也冲不脫了。

司馬龍與四女返回梅家莊，在梅天賜、蘭正純、李正剛、雲中虎等泰山、泰祖大人主持下，又由靈隱神僧、玄冰神姥、白雲龍女、女媧劍氏等江湖名宿作見證替各自的寶貝徒弟擇定良辰吉日，一齊下嫁司馬龍。於是，司馬龍這位當世的一代風流奇俠，便不做也決不成了。

自瓦解赤焰蛇仙門一役後，蛇仙門僅逃出「蕩魄使者」、「魔幻使者」梅花姬姐妹二人，但兩人自此便失去任何踪跡，江湖也着實平靜了好一段日子。

靈隱神僧、玄冰神姥、白雲龍女、女媧劍氏等江湖名宿，眼見江湖已趨平靜，一股武林浩劫已然化解，也無心再留戀紅塵，不久便先後離開梅家莊，遁跡江湖，從此不知所踪。

不久，梅家莊暖香閣中那一幕旖旎風光，司馬龍的四位妻子竟一齊有孕，不久又一齊誕下四位男嬰，分別按出生的時辰排列命名，大兒叫司馬靈，二兒叫司馬隱，三兒叫司馬神，四兒叫司馬玄。司馬龍以「靈隱神玄」來命名四位兒子，用意乃在於以靈隱神僧惹出的一段風流劫，來警惕四位兒子，以使四位兒子日後莫重蹈自己的「風流劫」，司馬龍的用心可謂良苦極了，但不知他是否可以如願呢？

* * *

天際間每年均有一顆特別耀眼的流星劃過，眨眼之間，天際已掠過廿三顆特別耀眼的流星了。

這時是湟水河畔的某一天夜晚。

寒風料峭，驟雨如烟。夜風中，一條輕捷的白色人影，在一條泥濘的小道上閃電般掠過了。

寒風更猛，雨下如注，四野黑寂悽幽，咯咯一聲强烈的電光，把湟水照亮，一位身穿漢家龍袍的男子，被人捆了手脚，背壓石塊，活生生推入溪水河裏。

忽地呼的一聲，身穿龍袍的男子，又直漂浮上，嘩啦冲破河面，直挺挺的立在水面，而他的雙手卻依然被反綁着。

推他下水的人，不由如見鬼魅似的呆了，有人又大叫道：「推他過來！」

穿龍袍的男子被推到一位手執鬼頭大刀的匈奴人面前，匈奴人手起刀落，向穿龍袍的男子脖子上砍去。

穿龍袍的男子長歎一聲，閉目受死。突地，噹的一聲，鬼頭大刀忽然斷了！

半空中恰於此時響了一個驚雷，這一班人嚇得失魂落魄，把穿龍袍的男子推上馬背，亡命的逃跑了。後面留下一串驚呼：「刀砍不入，水淹不死！鬼！鬼！活見鬼了！」

寒月臨空，銀光慘波，雄偉的京師城牆，矗立於飛雪初霽的夜空中。

城垣上，漢軍旌旗在猛烈的朔風中抖動。幾名身背笳角，手抱長槍的哨兵巡迴在城堞之間，驚慌不安的目光注視着雪光朦朧的原野，不住的縮着脖子，呵着凍僵的雙手。

一縷笛音在城外的一座簡陋的軍營中升起，不知是誰和着笛音，幽怨悲愴的唱着：「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上月如霜，不知何處吹

斫笛，一夜征人盡望鄉……」又是一聲沉重的歎息，間中伴着壓抑的啜泣聲。

忽然，尖厲的笑聲响徹了蒼茫的夜空，歌聲、笛聲戛然而止，軍營外傳來一聲女子的尖叫聲。

「劉啟帝！悲哀歎息，能洗脫你心頭的恥辱麼？」

話音甫落，軍營中便飄進一位白衣女子，輕靈如燕，嘴角掛着一絲冷冷的微笑。

劉啟即漢景帝，七年前率軍抗擊匈奴，不幸作了匈奴俘虜，匈奴曾欲置他於死地，但「刀砍不入、水淹不死」，最後終被劉啟拚死逃返漢都長安城外。但此時的朝政，已落入代皇劉宏的手上了，劉宏是劉啟的異母弟，爭太子位時兩人已結下仇怨。不過劉宏爲爭奪帝位，趁劉啟出征匈奴，卻派人向匈奴密報漢軍軍情，致令劉啟中伏，落入匈奴之手，劉宏也就趁機以代皇的身份登位了。

七年後劉啟逃返長安，但朝廷已面目全非了。

劉宏知劉啟已逃回，卻虛以委蛇，出城簡單幾句客氣話，留下一些金銀布帛，便回駕城中，堅閉城門，拒劉啟入城，劉啟回憶昔日五十萬大軍征匈奴，卻落得如此地步，不由辛酸淚下。

劉啟乍見白衣少女，心中不由一凜，隨又苦笑道：「姑娘想必有備而來，卻不知何以教朕？」

白衣少女嘴角冷笑不改，尖刻的道：「待客之道，豈可讓客人呆立乎？」

劉啟一愕，苦笑一聲，深深一揖道：「朕方寸已亂，尚請姑娘恕禮慢之罪。」

白衣少女向側一閃，萬福微拜，隨又臉色一凝，道：「民女有三大疑問，請陛下見告。」

劉啟道：「姑娘何以教朕？但言無妨。」

白衣少女尖聲道：「第一，請問陛下，七年奇恥大辱，是否仍牢記心頭？」

劉啟心頭一熱，道：「銘記於心！」

白衣少女道：「第二，劉宏寵任奸佞小人，殘害百姓民生，升斗市民，衣不蔽體，朝不保夕，陛下對此，可有聽聞？」

劉啟熱血上升，凜然笑道：「耳濡目染！」

白衣少女道：「第三，忠貞之士，赤膽忠臣，爲迎陛下回朝處政，慘死劉宏鞭杖之下者，不知凡幾，但卻矢志不移……」白衣少女一頓，忽地大喝一聲道：「陛下對此難道無動於衷麼？」

劉啟熱血沸騰，汗流浹背，仰天長歎一聲，隨又向白衣少女深深一揖道：「姑娘警喻，如甘露貫頂，他日朕重見天日，上慰民心，下雪奇恥，斷不忘姑娘此義。」

白衣少女這才斬釘截鐵的柳眉一揚道：「好！陛下既立此志，民女粉身碎骨，必助成事，陛下一切好自爲之！」白衣少女說罷，雙腿一旋，滴溜溜的飛旋而去。

劉啟忙叫道：「姑娘請賜名……」

「民女深山野人，藉藉無名，陛下只記住『冰燕子』三字即可！」白衣少女人已不見，嬌滴滴的聲音卻清晰的傳入劉啟耳中。

劉啟不由一怔，喃喃的道：「冰燕子！冰燕子到底是何方神聖？」

* * *

劉宏自劉啟被匈奴俘擄，自己當了皇帝，七年來，天天惶恐不安。他企求劉啟被匈奴殺了，自己的龍座才可以穩如泰山，他天天盼着匈奴方面有所動作，不日會有喜訊傳來，但一直到今日，希望仍然渺茫，不但如此，劉啟竟然逃返長安京城來了！這怎教劉宏不心急如焚，寢食難安？

劉啟逃返後的第二天，劉宏便在偏殿召見大學士王文，懷着一腔憤懣的斥道：「朕命汝所幹之事，竟然一事無成！如今劉啟竟安然返抵長安城郊，汝還有何話說？」

王文嚇得連忙跪下，惶恐的道：「臣罪該萬死，有負聖意。但臣確有隱衷，萬望陛下諒察。」

劉宏餘怒未息，恨恨道：「有何隱衷！從實奏來！」

王文忙道：「是！臣該死！臣亦數次派人往匈奴行刺劉啟，但每次均被一白衣少女所救！甚至刀砍不入，水淹不死，可怕得很！」

劉宏驚怒道：「這白衣女子是誰？膽敢與朕作對？」

王文道：「臣亦不知，但其人曾留下三個字……」

劉宏喝道：「那三個字？」

王文道：「冰燕子！」

劉宏聞之心頭不由一震，他亦略聞民間出了一個女魔頭，叫什麼「冰燕子」，專是愛管民間一切不平事，他雖曾嚴令地方文武百官，嚴加追剿，但至今一無所獲，想不到這女魔頭竟把手伸到太歲頭上來了！

劉宏哼了一聲道：「一個黃毛丫頭，成得什麼氣候？你身爲朝廷大臣，竟束手無策！」

王文陰森的一笑，道：「臣已有對付之策了！」

劉宏心中一喜，忙道：「快！對朕說出對策來吧！」

王文道：「第一，速斬迎劉啟入京城的大臣，第二，重金招聘殺手，務斬劉啟於京郊，此爲萬全之

策。」

劉宏略沉吟，便斷然道：「好！依卿之計行事，事成之日，自有重賞！」

王文謝恩出來，他的嘴角有一絲陰森的笑意。

劉宏目送王文退出，心思仍然是忐忑不安，他把手一揮，喝令宮監道：「起駕玄武殿！」

玄武殿乃供奉「玄武眞人」的宮殿，專供帝皇求籤問卦之用。

劉宏來到玄武殿，由一位白髮老方丈指引，跪在黃緞墊上，叩了頭，默禱一番，然後輕聲說道：「籤來！」

籤筒中果然掉下一支籤來。劉宏拾起，交給老方丈。老方丈把籤放回原處，照籤號取了一張用黃麻紙寫的籤文，捧呈劉宏。劉宏一看，心中不由一震，卻沒有任何表示。

劉宏起駕回奉先殿，取出那張籤文，只見上面寫道：「春回大地草萋萋，又見笙歌入畫船。關塞天寒勞戍卒，江山日暖尙烽煙。玉樓空負七年夢，寶鏡空分孤影妍。莫怨深宮音問少，一聲清淚雁飛回。」豈非暗示我七年夢將醒，猶如鏡中花，水中月麼？況且「莫怨深宮音問少，一聲清淚雁飛回」，就更明白隱示劉啟這頭龍之雁飛回了！

劉宏越想越心寒，臉色也變了，他把眼一閉，不欲再睹籤文的警兆了。

就在此時，奉先殿的上面天際，傳來一陣尖厲的女子叫聲：「冰燕子……奪命冰燕子！劉宏……還我命來！」

劉宏爲了保住他的帝位，已不知把多少忠於劉啟的大臣滿門抄斬了，其中也不知有多少慘死的少女。

劉宏一聽，心神俱裂，慘叫道：「來人！有刺客！」

就在此時，五條青、藍、紫、黑、黃的人影，察地竄上奉先殿瓦脊。

王文一步衝進奉先殿，向劉宏奏道：「陛下勿驚，臣已佈下天羅地網，諒這女魔頭插翅難逃了！」

劉宏餘驚未消，喃喃道：「冰燕子！這女魔頭……嚇煞朕了！」

王文道：「陛下，臣已料冰燕子這女魔頭有此一着，因此已派五猿殺手隱伏四周，伺機擒拿！」

劉宏一聽，這才稍安，咬牙恨道：「冰燕子這女魔頭……她意欲何爲？」

王文道：「臣已探知，冰燕子曾夜訪劉啟軍營，此舉乃故弄玄虛，擾亂陛下心智，好等劉啟有機可乘！」

劉宏恨道：「冰燕子這女魔頭，竟敢與劉啟合謀反朕，不殺此人，難消朕心頭之恨！」

此時，一條白衣人影，如靈燕似的飛出奉先殿，五條五色人影亦隨後飛掠而追。

白衣人影身手如電，五色人影也不弱，距十丈左右緊追不捨。

王文隱身於角樓，遙盯着五色人影飛掠而去，他冷笑一聲，道：「冰燕子！你上老夫的大當了！」他一揮手，距他近丈的一條灰色人影無聲掠近，王文陰惻惻的道：「速帶十八武士，到京郊北面取劉啟人頭來見！」

灰衣人臉上肌肉一震，道：「老朽遵命！不過……」

王文道：「不過什麼？」

灰衣人道：「如若冰燕子折向北門救駕，老朽怕會費一番手腳，萬一驚動滿朝文武，後果便大爲不妙了！」

王文微微冷笑，道：「道長放心！吾故留破綻，算準冰燕子女魔頭必入宮窺探，因此預佈猿山五怪，伺機擒殺。在五猿手下，任何高手均難以倖存，冰燕子魔頭自身不保，豈能分身救駕？道長身爲武當護法長老，還裝對付不了劉啟區區八名侍衛？速去莫遲，事成之日護衛大將軍之職，老夫自當向皇上保奏！」

灰衣人笑道：「王大人神機妙算，老朽佩服，事成之日，請勿忘今日之諾……」話音未落，灰衣人已斜飄出十丈外了，顯然他的輕功亦甚具火候。

隱俠救駕　漢帝回廟

寒月斜照，長安城後崇山聳嶺，其中有一座山峯，名叫靈隱峯，峯雪千尺，山體上寬下窄，猶如華蓋巍然聳立。環山懸崖陡立，一條小徑，倚在山壁，盤亘屈曲直上頂峯。

孤峯的絕頂，有一座古寺，依着山勢，分爲前中後三殿，山門通道盡頭，便是前殿，上有一塊金漆牌匾，上書「靈隱殿」三個漆金大字。

此時，一位年約廿三的青年男子，正屹立於前殿一塊石上，望着月光，凝神不動，忽地，殿內又掠出三位年紀相仿的男子，向石上的那男子微一點頭，道：「靈隱師祖有令，速去救人！」

石上那男子一聽，即與其餘的三位男子一道，向左面的猿峯掠去，四人的輕功均高如隼鷹。

幾乎在同一時間，那一白、五色的人影，也先後掠上猿峯。

四位男子聞風辨器，知有異常，疾速斜飄向左面一塊巨石，那一白、五色人影，也急如星火的擦

着巨石飛掠而過。

前面的白衣人影似乎知道，不可能擺脫五色人影的追踪了，她把心一横，挺身横劍，向隨後掠近的五色人影嬌叱一聲道：「本姑娘怕了你等不成？」

「女娃兒！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夜闖皇宮，驚擾聖上！」五色人影立定身形，爲首一條青衣人，陰森森的道，其聲猶如怪猿於寒夜中尖嘯，恐怖之極。

白衣女子一凜，尖聲叫道：「原來是猿山五怪……」

青猿陰惻惻的一笑道：「不錯，猿山青、藍、黃、紫、黑五猿，奉了皇上聖旨，取你人頭！」

白衣女子道：「猿山五怪素不與朝廷爲伍，怎的竟作了僞朝鷹犬？」

青猿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重金之下，便鐵石人也會動心啦！別廢話了，姑娘的人頭值黃金萬兩，便送了給我等，作個見面禮吧！」

白衣女子冷笑道：「本姑娘的人頭長在脖子上，你等有本事便上來取吧！可惜堂堂猿山五怪，竟成了不恥武林的僞朝鷹犬！」

白衣女子嬌叱一聲，再不打話，飛電般一揮手中青鋒劍，疾削青猿的脖子。

五猿正欲一齊撲上，青猿怪笑道：「你等且退，等老大試試這女魔頭到底有多少斤兩，竟如此膽大妄爲！」

青猿說着，手臂暴長，一伸一吐，逕向劍鋒攫去。

白衣少女微哼一聲，劍鋒突迴，疾削青猿的腰部。

青猿斜身避過，心頭微生寒意，暗道：這女魔頭好快的劍法！他邪笑漸斂，目露兇光，身子一挫，連環十八跳猴拳驀地施展出來，如一股猛烈的旋風，向白衣少女捲去。

連環十八跳猴拳乃青猿成名的絕藝，果然不同凡响，白衣少女的劍勢突受阻滯，她心中又驚又恐，微一分神，上身的白衣被青猿撕去一塊，露出雪白的玉肩。

青猿淫邪目光灼灼，拳脚更猛，忽掌、忽拳、忽鈎，招招竟襲向白衣少女高挺的玉胸。

白衣少女又怒又羞，目中殺機漸露，一聲長嘯，手中劍突收腰前，猛一轉腰，劍鋒突變一環狀寒光，向青猿的脖子扣去！其狀就有如雪花飛旋，既美麗之極，又凌厲可怕之極。

青猿一見，疾速退後，因爲他自知憑自己的技藝，根本連一招也接不下！他不由叫道：「雪花飛旋劍……老天，雪峯玄冰神姥是你甚麼人？」

白衣少女嬌叱一聲道：「你管不着……納命來！」

白衣少女被青猿羞辱，如雪花的劍光，毫不留情向青猿捲去。

青猿左支右絀，嚇得大叫道：「上！兄弟們上！殺死這女魔頭！」

藍、紫、黑、黃四猿一聽，暴喝連聲，拔出同樣是藍、紫、黑、黃的玄鐵棍，向白衣少女撲來，青猿得此生機，亦反手拔出青玄鐵棍，大喝一聲道：「佈五色猿陣！」

快如電閃，青、藍、紫、黑、黃五圈煙雲，突向白衣少女罩來，五猿身上的衣服、玄鐵棍，混然一體，快如閃電，彼此合作天衣無縫，成了一個五色的光環，在少女四週盤旋飛轉，令人眼花撩亂。

少女嬌喝聲越來越急，她的秀髮也凌亂了，不過她的「雪花飛旋劍法」，卻當眞非同小可，五色猿陣雖然厲害，卻無人敢直攖雪花似的劍光。

但隱於巨石後面的那男子，卻知道白衣少女中計了。因爲他知道「五色猿陣」並非以力取勝，而是消耗對手的內力，不出三個時辰，任何高手也會被如此旋轉弄得心弦震蕩，漸失方向。而且五色猿陣的威力，又隨其旋轉的速度而增强，到最後，五人凝聚的旋力，會把困於中央的人弄得窒息而亡！

這就如颶風，風眼是無風的，但卻處於眞空狀態，人在其中，那能不窒息而亡？

果然白衣少女此時已漸呈敗象，手中的劍只能連連點出劍光，但已顯得力不從心，劍勢也緩了下來，雪花飛旋劍法的威力只剩不到二成了。

嘶！白衣少女的前胸，又被一隻突伸而至的猿爪撕去一塊，「撕她！把她剝光！」青猿一揚手中的一塊白衣，淫邪的獰笑道。

白衣少女咬牙苦撐，但不久，下身的白裙又被一隻猿爪撕去一塊，露出如雪的玉腿！

白衣少女自知難逃當衆受辱，她驚羞交集，忽地一咬櫻唇，竟反手一劍，刺向自己的小腹……她是欲以一死保自己清白之軀了，她的性子當眞烈得可以。

就在此時，有人疾閃而入，一手奪去白衣少女的劍，另一手輕輕一提，身形滴溜溜的一轉，平地施飛而起，凌空飄出五猿大陣。

來人救人、躍出，快如閃電，五猿大陣也未能把他困住，五猿驚醒時，那人已托着白衣少女，落在五丈外的地面了。

「小子！你是誰？膽敢在猿陣上，向五猿撒野！」青猿又驚又怒，但又捨不得那黃金萬兩，眼看已到手，豈肯就此失去？他咬一咬

牙，率五猿撲上前來，厲聲喝道。

這人，竟是隱於巨石後面，四位男子中的領先一位。他連頭也沒轉，不屑的冷笑道：「武林敗類，不配問我！」隨又正容的向那白衣少女道：「姑娘！請記住，意氣用事，只會白白送了自家性命，卻無濟於事！」

白衣少女冷冷的一撇嘴，似乎很不服氣，卻也沒作聲。

青年男子微歎口氣，知道在此情形下，一時也難令少女信服，便驀地轉身，冷酷的面向五猿，不屑的哼了一聲。

青猿氣壞了，他厲聲叫了一聲，五猿又一齊撲來，企圖再以五猿大陣來困住這男子，這男子微微冷笑，左手把白衣少女輕輕一送，白衣少女便身不由己，離地一尺，斜斜的飄落左面的巨石上了，同時青鋒劍也已回到白衣少女手上。

青年男子露了這一手驚世掌力，意在令五猿知難而退，不料五猿已被那萬兩黃金全迷了心竅，豈肯罷休？稍一頓，又兇狠的向白衣少女撲去。

巨石後面，又接連躍出三位男子，向那先躍出的男子笑道：「大哥！你英雄救美，手下留情，但人家可並不領你情啊，不如待我等三人，替你把這五隻怪猿了結吧！」

原來這四位男子，是同父異母的四兄弟，大哥叫司馬靈，二弟叫司馬隱，三弟叫司馬神，四弟叫司馬玄，一聽便知是當年的一代風流大俠司馬龍的四位兒子了。

司馬龍以「靈、隱、神、玄」四字來替兒子命名，顯然極有深意，後來，四人果然被靈隱神僧帶來靈隱峯靈隱寺，傳授當世的絕頂武功，多年來四兄弟除了偶爾返梅家莊探視父母，便一直留在靈隱峯上了，而且誰也知道此峯名副其實，隱居了一位絕世高人——靈隱神僧，以及他的四位徒孫兒，靈隱神僧因心中的內疚，給司馬龍惹下一段風流劫，視司馬龍如子侄，因此司馬龍這四位兒子，自然是他的徒孫兒了。

今晚四兄弟第一次奉師祖之命出山救人，不料四兄弟救的，卻是一位俏如天仙、性子剛烈的白衣少女冰燕子，如果四兄弟知道冰燕子是誰的徒弟，四兄弟只怕便更驚奇了。

當下司馬靈微微一笑，輕聲道：「也不必殺人，把五猿趕走，也便是了！」

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一聽，哈哈一笑道：「謹遵大哥令旨！」

三人說罷，輕鬆自如的舉步向五猿走去，就如閑庭信步似的。

五猿不知這四兄弟的來歷，但均知對方武功絕不在自己之下，但又被四兄弟的傲慢激怒，厲嘯一聲，便把三兄弟困在五猿陣中。

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三兄弟，似欲在白衣少女面前表現自己的能耐，因此在五猿陣中嘻哈應付，卻從容之極。

白衣少女一見，卻氣得俏臉漲紅，雖然四兄弟的大哥哥司馬靈出手救了她，但此時把她撇在一邊，她便老大不服氣了。

白衣少女猛一咬牙，緊一緊手握的青鋒劍，便欲賭氣衝入陣中，與五猿決一死戰。她一握劍柄之下，卻忽覺有異，她順着劍柄的凹凸痕跡用手指摸測，原來上面新刻了幾個字——「速去救駕！」

白衣少女心中不由一凜，心知必是救她的那位大哥，在霎間以指力刻下，他的內力之高，顯然猶勝於己。

白衣少女驚怒交集的望向那大哥司馬靈，不料司馬靈亦正焦灼的盯着她，目光滿含焦慮，顯然他在向白衣少女通風報訊了。

白衣少女心中不由暗吃一驚，心想自己奉師之命，下山保護劉啟，若劉啟有甚不測，那便是有違師命了！白衣少女別的可以不理，唯獨師命卻絕不敢違，她也不及細思司馬靈爲甚會獲悉這驚人訊息，便忽地長嘯一聲，身形已起，向長安城郊飛掠而去。

五猿中青猿一見，猛吃一驚，顧不得圍困那三兄弟了，飛快躍出五猿陣中，便向白衣少女飛撲追截。

不料司馬靈斜身一飄，已把青猿的去路堵住了。

青猿眼見到手的萬兩黃金要落空，氣得大叫道：「小子！壞吾財路！已不跟你計較，你仍死纏不放怎的！」

司馬靈微笑道：「你五人欺負一位少女，傳將出去，連目睹之人，亦被人恥笑，因此在下不得不出面把此事擺平了。」

青猿怒道：「你將如何擺平？」

司馬靈笑道：「也沒甚麼，只須任白衣少女先走一個時辰，過了一個時辰，你等去追去殺，我等一概不理。」

青猿又驚又急道：「這女魔頭豈是省油的燈？若非五猿大陣，當世誰也休想把她困住！任她先走一個時辰，她便鳥入天空自由飛了！」

司馬靈笑道：「這我又管不了，總之你只怪自己的行徑不慎落入我的眼中，這便不得不由我出面擺平！」

青猿微一沉吟，醒悟道：「小子！你這是在拖延時間，好等女魔頭去完成使命！」

司馬靈笑道：「這個你怎麼想也可以，反正我連這女魔頭的名姓也不知，決非她的同黨便是了！」

青猿一聽，大喜道：「既然並非女魔頭同黨，這便好說話了！你可知這女魔頭的身價值多少？」

司馬靈笑道：「我連她的身份姓氏也不知道，卻如何知道她的價值？」

此時，正在圍困四猿的三兄弟，神態從容，聞司馬靈與青猿的對答，便大笑道：「是啊！我等怎知她的價值？」

青猿心知今晚遇上罕見對手了，他只好放軟口氣，道：「這女魔頭價值黃金萬兩哩！你聽清楚了，黃金萬兩，這足夠一家子過上三世大富日子的了！」

司馬靈笑道：「我雖然與女魔頭並非同黨，但也並非與你一家子，你過你的大富日子吧，與我有何相干？」

三兄弟亦接口笑道：「是啊！大哥說的是極！我等並非與你一家子也！」

青猿無奈歎了口氣，道：「你知道甚麼？這女魔頭是當今皇上的欽犯，皇上以萬兩黃金，取她的人頭，若事成了，五猿情願分一半出來給你四兄弟，如此一來，你我豈非便是一家子，可以同享富貴榮華了，這可是發大財的良機呀，千萬莫放過了！」

司馬靈一聽，向三兄弟笑道：「你三人意下如何？如何選擇？」

三兄弟嘻哈大笑道：「自古道美人如玉，碧玉翡翠的價值比黃金貴重，因此啊，我等兄弟四人以爲，要美人比黃金好多了。」

司馬靈大笑道：「青猿，你聽清了麼？人比黃金重要，因此，恕在下不與你等分贓黃金，這人便交給在下四兄弟吧！」

司馬靈說時，滿臉含笑，神態悠然自得，一派風流浪子的神氣。

青猿可就被氣得頂上冒煙了！他沉吼一聲道：「小子！你這是故意與猿山五怪作對了！」

司馬靈神色不變笑道：「不敢，但還是那句話，五位且留步一個時辰，一個時辰後，是追是殺，任由尊便！」

青猿一聽，不由哭笑不得，明知對方有意拖延時間，好讓女魔頭逃掉，但對方武功顯然比自己高出近倍，五猿連對付一人的把握也沒有，何況對方有兄弟四人？五猿一時間進又不成，退又不得，不知如何是好，五猿與司馬靈四兄弟，在猿峯上僵持住了。

* * *

不過，司馬靈等四兄弟，欲脫出五猿大陣也不易，因爲一來師祖靈隱神僧有令，非萬不得已，絕不許傷生；二來五猿大陣也的確非同小可，若不殺掉一兩個，要破解其陣卻也十分困難。

因此一時間雙方均僵持對峙，誰也奈何不了誰。

「阿彌陀佛！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你等尚不明白麼？」

忽地一陣龍吟聲傳了過來，其音不大，卻極清晰，入耳之際，在人的耳內迴旋不已，顯然發聲之人，以極深厚的內力發出。

隨着龍吟聲一位白衣白袍、銀髮銀鬚的絕世高僧，恍從九天飛降，突然飄落在五猿大陣之前，隨手發出一股袖風，強如龍捲之風，生生的把五猿逼退三丈，司馬靈等四兄弟，便脫出五猿大陣外了。

五猿一時驚駭得呆住了。

來人竟是廿多年前曾神龍一現江湖，化解一場武林浩劫的靈隱神僧，靈隱神僧此時年已過百，但目中依然神光炯炯，顯然他的功力已達金剛不壞境界了。

靈隱神僧以一股神風，震開五猿後，便不再瞧五猿一眼，轉而向司馬靈等四兄弟道：「你等兄弟四人，速去城郊一行。」

司馬靈奇道：「師祖，爲甚非要去城郊？」

靈隱神僧微歎口氣，道：「你四兄弟近日臉現桃紅之兆，此乃男女相遇相悅之運命也，且一現便是四人齊現，你兄弟四人，只怕同時同地經歷一番桃花之劫了！當此兆現於命宮之際，但凡遇上任何女子，此女子便即你四兄弟運命中的劫星矣。因此靈兒等可自思，是否須向城郊一行了。」

司馬靈等四人一聽，心中均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我等甫一出山，果然便碰上一位被人追殺的女魔頭，莫非這價值黃金萬兩的女魔頭，便是我兄弟四人命中的劫星？

司馬靈是四人中的大哥，自忖責任重大，聞言不由忙道：「師祖此言，於我四兄弟而言，未知是禍是福呢？務請師祖明示！」

靈隱神僧微一沉吟，便道：「你等四人運命中的桃花劫，尚涉及朝廷的一宗驚人變故，一切只能於應劫中好自爲之，師祖也不能預作判斷，且放心去吧，莫再遲疑！」

司馬靈、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四兄弟一聽，無可奈何，只好一齊飛掠而起，向山下長安城郊掠去。

五猿一見，氣得哇哇大叫道：「你等斷人財路，便想一走了之麼？」

五猿說罷，便欲飛身上前追截，靈隱神僧斜飄一步，這一步便達十幾丈了，後發先至，恰恰堵住了五猿的去路。

五猿氣昏了頭，沒留意靈隱神

僧已露了一手「御氣而行」的絕頂神功，反而破口大罵道：「老和尚！你教出的好徒孫！壞了我猿山五怪的財路，這筆賬便算在你老和尚身上了！」

靈隱神僧微笑道：「是甚財路啊？如此重要？」

青猿咬牙切齒道：「剛才我等正追捕一位女魔頭，當今皇上出黃金萬兩買她的人頭，卻被你的四名徒孫破壞了！斷人財路猶如殺人親爹親娘，這口惡氣如何可消？」

靈隱神僧合什道：「阿彌陀佛，當今皇上之位乃非法而得，登位之後，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你等尚甘心爲其效勞？」

青猿怒道：「只要大富大貴，管他誰做皇帝，老和尚，你只怕活得不耐煩，敢在猿山五怪面前念佛！」

靈隱神僧微笑道：「五位若有氣難消，有賬未清，便衝向老僧身上施展吧！老僧答應，絕不出手還擊便了！」

青猿一聽，怒極反笑，暗道：當世還沒有人敢在五猿面前，如此托大！這是你老和尚自取其辱，可怪不得猿山五怪心狠手辣！青猿這般轉念，便突地厲嘯一聲，五猿大陣已然發動，呼地一下把靈隱神僧困於中間，其勢果然迅烈兇猛！

不料靈隱神僧卻盤膝坐下，不但不出手還擊，反而雙手合什，打起坐來了。

五猿大陣的威力在於消耗對方的體力，若對手不動，威力便大減了，五猿一見靈隱神僧在陣中枯坐不動，便呼地一下捲了上來，五猿十爪齊向靈隱神僧身上十大要穴抓來。

十大要穴分佈人之頭、胸、腹，被抓之下，均非死即傷，靈隱神僧卻似渾然不覺，五猿大喜，以爲老和尚不堪一擊，不過裝模作樣而已，十爪便疾抓而下，距靈隱神僧身周已不足三寸了。

但就這麼三寸之地，五猿爪前，卻忽如攔了一塊鐵板，任五猿如何催激功力，亦難前進一分一毫，五猿知道，這是一種名叫「護體眞氣」的作用，五猿也不怎的驚駭，因爲「護體眞氣」雖然厲害，卻絕不可能持久，只要眞氣稍弱，護體的作用便失去了，而只要五猿的功力與對手相當，彼此相持下去，死傷的必定是老和尚。

不料正當五猿不以爲意時，那碰上的無形鐵板卻忽然會移動，一寸一寸的向外擴展開來，五猿的手爪不但不能向前移動，反而不可抗拒的被壓向後縮，漸而連五猿的身軀亦被逼退後了，速度也漸快，到最後砰地一下，五猿竟被彈開一丈！

五猿心中這才大駭，因爲深知自己碰上的絕非普通的「護體眞氣」了，但到底這是甚麼古怪功夫，五猿卻無論如何也猜想不到。

青猿又驚又奇，叫道：「老和尚！你……你玩弄甚麼戲法兒？」

靈隱神僧忽然不想再逗留了，他微笑道：「佛法無邊，回頭是岸，你等明白嗎？」

青猿怒道：「老和尚雖然會變戲法，但卻無法脫出五猿大陣的困鎖，甚麼回頭是岸？你想辦法自救吧！」

青猿的用意，乃激靈隱神僧出手反擊，令他消耗內力，如此一來，五猿大陣便可以發揮驚人之威力了。

五猿心意相通，青猿話音未落，五猿便繞着靈隱神僧，風車般的旋轉起來，轉速越來越快，到最後，簡直成了一團五彩的煙雲，在靈隱神僧四週瘋狂的翻捲。

在五猿的拚命催發功力下，五猿大陣的威力，已達頂峯了，任何高手碰上這等威猛的陣勢，內力必定激發出來，絕無可能再以靜制動，不加理會。

不料靈隱神僧仍然視若無睹，臉含微笑，就如瞧着猴子變戲法似的。

忽然，靈隱神僧的僧袍鼓漲起來，猶如一個大篷帳，竟凌空的升了起來，在五猿大陣上空飄然旋轉一周，然後一聲龍吟傳了下來道：「老僧有事在身，不跟你等枯坐了，你五人尚無殺生之過，老僧也不便大開殺戒，就此別過，望好自爲之了。」

話音未落，靈隱神僧已如神仙般騰雲駕霧而遠去了。

五猿直瞧得目瞪口呆，連驚呼也叫不出了，因爲他們出道以來，靈隱神僧這等神功，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更休說去破解了。

司馬靈兄弟四人，趕到長安城郊，劉啟的行營已遭了慘酷的洗劫，營中空無一人，寂然無聲，地上淌着尚在冒熱氣的鮮血！

司馬靈心中大急，不由歎了口氣道：「我等來遲了……」

不料就在此時，四人背後忽地響起白衣少女的一聲嬌叱道：「男兒心事不輕歎，男子漢大丈夫，背後歎氣怎麼啦！」

司馬靈等四人聞言，疾速轉身，這才發覺身後竟然立着那位白衣少女！這等無聲無息，便來到四人的身後，輕功之高，連司馬靈亦暗感驚奇了。

司馬靈不由失聲道：「姑娘，原來是你！好俊的輕功啊！救人之事來遲了嗎？」

白衣少女微哼一聲，卻不答話，反而冷冷的道：「哼！你奉了

誰之命，着我前來這此地救落難皇帝？你等四人，自己又爲甚不來，卻把我差來遣去？」

司馬靈不知怎的，在這位少女面前，便有天大的火氣也發不出來，他陪笑道：「在下司馬靈，乃奉師祖之命，下山救人，一切不外是師祖的神算而已，姑娘幸勿見怪。」

司馬靈、司馬神、司馬玄三人接口道：「是啊！姑娘，我大哥說一是一，從不會在姑娘家面前說謊話，姑娘一定要相信啊！」

白衣少女笑道：「他不會說謊，你三人會麼？」

司馬隱忙道：「在下司馬隱，他是我三弟司馬神，四弟司馬玄，跟大哥一樣，也從不會在女孩子面前說謊啊！」

白衣少女一聽，不由噗嗤一笑道：「我並沒有問你，你等猛報名姓怎的，欲與人家攀交情，也不必匆匆在女孩子面前自報姓名啊！」

司馬靈兄弟四人，被白衣少女一番搶白，卻丁點兒沒生氣，司馬靈尷尬的一笑道：「是，是，倒是在下兄弟四人唐突了，但未知姑娘高姓大名？怎知我等隨後趕來此地？」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甚麼高不高的？乾脆一句姓甚名誰不就完了麼？老實說吧，我便是那假皇帝欲以黃金萬兩買人頭的女魔頭冰燕子！至於我的高姓大名麼，我也不知道，反正師傅說我叫冰燕子，便是冰燕子啦！」

白衣少女一頓，不待司馬靈詢問，又道：「至於我爲甚知你等會趕來此地，乃是我師傅說的，我趕到此地時，師傅她已把行刺落難皇帝的臭道士殺手擊退了，我向師傅說起你兄弟四人救我，又着我前來救人之事，師傅一聽，便意味深長的一笑，說冰燕子，你的救命恩人必會光臨此地，快去迎接吧！於是我便來啦！」

白衣少女——冰燕子一口氣的說罷，俏目盯着四兄弟，有點迷惑道：「我也不明白，爲甚師傅她老人家，一聽說你等四兄弟的名姓和功夫，便斷定你四人必定會駕臨此地！」

司馬靈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姑娘的師傅必定是一位絕世高人，說不定與師傅一般，是一代武林名宿呢！他這般思忖，便忙問白衣少女冰燕子道：「冰燕子姑娘，請問你的師傅是誰？」

冰燕子一聽，卻猛地連連搖頭道：「說不得！不可說也！」

司馬靈奇道：「爲甚說不得？更不可說？」

冰燕子道：「也沒甚麼，只是師傅說，她老人家的名號，當世只有一個人知道，因此絕不可對人宣洩，否則誰知道了，她就會把誰殺了！你兄弟四人並無惡處，因此不能說，說了這等於便沒命了！」

司馬隱等三人一聽，不由大笑道：「誰知道名姓，便把誰殺了，你師傅好厲害啊！但似乎太不講道理了。」

冰燕子一聽，聳然動容道：「小心了！你這話若被師傅知道了，你還有命麼？在師傅眼中，連皇帝老子也不屑一顧，她的話就是道理，還有甚麼理不理的。」

司馬靈心中半信半疑，不敢相信冰燕子的師傅當眞如此蠻不講理、目空一切，但亦知冰燕子決不會洩露師門名號了，只好作罷，換了一個問題，道：「那姑娘的師傅，把落難皇帝劉啟，藏到甚麼地方去了？怎的把他救走？」

冰燕子道：「師傅自然把落難皇帝藏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啦！至於爲甚救他，師傅說，既然當今皇帝令百姓受罪，那就是新不如舊啦，既然新不如舊，那當今的皇帝便不必做了，要讓舊皇帝重新登上龍位，爲甚麼？師傅說，不管誰個做皇帝，只要百姓的柴米不貴，也就是好皇帝了！」

冰燕子對她的師傅似乎極爲尊重，就算是她蠻不講理，她也必定視爲金科玉律，司馬靈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幸虧她的師傅甚有百姓之心，不然她與她的師傅，必定把天下搞得天翻地覆了！

冰燕子忽然格格一笑道：「喂！你等是否奉師祖之命，扶持那落難皇帝重登龍位？」

司馬靈無奈點點頭道：「師祖的確有此吩咐，命我兄弟四人見機而行，冰姑娘問這怎的？」

冰燕子大笑道：「你若師祖之命難違，那便隨我來吧！反正我也是師命難違，彼此同一處境吧了！」

冰燕子說罷，也不等司馬靈等四兄弟任何表示，身形已如飛燕般衝天而起，眨眼便飄出行營外了。

司馬靈等四兄弟，似捨不得與冰燕子分手，雖然她太嬌野了，終於還是齊掠而出，緊隨冰燕子而去。

＊　＊　＊

天已微明，東面天際透出幾縷金紅色的光輝，京郊小道，寂無人煙。

冰燕子聽風辨器，知司馬靈四兄弟已在後面，她心中暗笑，有心試試司馬靈等的功力，便猛吸一口眞氣，突地施展她的師門絕學「雪花飄飄」，她身穿白衣，身形閃動不定，飄飄忽忽，眞有如一朶雪花在原野上飄移。

司馬靈等見冰燕子忽地拉遠了

距離，便相視一笑，心知冰燕子在出難題考究了，但輕功一道，又豈難得倒靈隱神僧的徒孫兒？

四人微一吸氣，師門絕學「靈隱追雲步」，便驀地施展出來，身法之快，可以追雲趕月，更何況是人的行踪。

冰燕子不服氣，拚命催發「雪花飄飄」的速度，她的身形已快如閃電，幻如無影無形了，但司馬靈四人，卻就像她身後的影子，不徐不疾，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

冰燕子賭氣放慢身形，後面司馬靈等亦一樣慢了，冰燕子不由噗嗤一笑，嗔道：「喂！你四兄弟爲甚老盯着女孩子的背影？」

司馬靈笑道：「我叫司馬靈，沒有名讓人你叫麼？怎的喂喂喂喂的？」

冰燕子格格一笑，忽然問道：「喂！你兄弟四人爲甚叫靈、隱、神、玄啊？」

司馬靈笑道：「也沒甚麼，因爲爹爹的師傅算得上是靈隱神僧之後人，爲了紀念他老人家，因此我四兄弟便叫『靈、隱、神、玄』了。」

冰燕子卻揪住了破綻，道：「靈隱神也罷了，爲甚又有一個『玄』字呢？」

司馬靈想了想，這才道：「聽爹爹說，當年靈隱師祖與一位高人曾有一段孽緣，這位高人的名號中有一個『玄』字，因此四弟便以此玄字命名了。」

冰燕子一聽，俏眼眨了眨，忙道：「那位高人的名號到底玄甚麼？」

司馬靈道：「那位高人的名號，在師祖面前是決不敢說的，但告訴姑娘也無妨，這位高人的名號叫『玄冰神姥』……」

司馬靈話音未落，冰燕子的身子便忽然微微一抖，似甚感驚奇，但稍縱便逝，故作不解的道：「這玄冰神姥很厲害麼？連你的師祖亦不敢提她？」

司馬靈道：「論武功，大概與師祖不相伯仲，但師祖據說欠了她一份情，因此在她面前便有內疚，甚至不敢提起她的名號了。」

冰燕子一聽，俏眼又連轉三轉，似已證實了甚麼，但決不肯說出來，她忽地把話鋒一轉道：「前面五里山背茅屋，便是落難皇帝棲身之所了，師傅說她不想與你等見面，着我與你等把落難皇帝先行護送入長安皇城，潛伏下來，再作打算。」

司馬靈無奈道：「彼此皆奉師命而爲，一切聽從姑娘吩咐便了。」

＊　＊　＊

長安城南門外，一輛獨木小車，吱吱嘎嘎的駛了過來。

獨輪車上坐着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男子，他平裝素服，雙目緊閉，痛苦呻吟，似乎患了甚麼急病。

推車人是一位青年男子，他滿頭大汗，吃力的推着車子走着，獨輪車的兩旁，卻有四名男女，左邊是一男一女，右邊是兩名青年男子，看樣子，是一家人送老爹入城治病來了。

城門禁衞森嚴，任何人進去均要嚴密盤查，絕不放鬆。

推車的男子與左面的少女互視一眼，少女微一點頭，推車男子猛一咬牙，便推着車子走近城門了。

「站住！」

一名粗眉凸眼的執刀大漢，似乎是守城的頭領，喝停木車，用刀挑起圍住車上老人的被角，盯着老人，沉聲道：「入城幹甚麼？」

推車的男子愁眉苦臉道：「老爹病了，入城找大夫醫治。」

凸眼大漢一瞪眼，厲喝道：「小子，你幹甚麼？」話音未落，手中的大刀寒光一閃，迎頭便向推車男子劈落，但眼睛卻盯着車左的少女。

少女低首垂目，身子微顫，顯然害怕極了，推車男子更嚇得呆住了，動也不動。

凸眼大漢的刀鋒貼近推車男子頭皮之際，卻猛地一搖，大笑一聲道：「滾吧！」

獨輪小車又向前推動了，車子左右搖晃，顯然車上那老年男子，嚇得更痛苦了。

離開城門五里，街上行人漸多，車左面的那少女忽地一笑，低聲道：「喂！剛才你就任由那大刀劈你的腦袋？」

推車男子微微一笑道：「他若眞的劈下來，姑娘難道會坐視不救？」

少女微一撇嘴道：「哼，你死便死了！我幹嘛救你？」

車右的男子接口笑道：「大哥曾救你一命，姑娘便不救他一次？」

少女故作生氣的微嗔道：「你大哥還要我救？誰不知他乃當世高人的徒子徒孫？」

這緊隨獨輪小車的男女，自然便是冰燕子和司馬靈四兄弟，車上的老年男子，便是落難皇帝劉啟了。

冰燕子、司馬靈等人，在城中找了一處隱蔽的地方，安置好劉啟，然後又於城中，以劉啟的親筆密函，聯絡朝中的文武舊臣。

半月後，劉啟的一班文武舊臣，包括手執長安禁衞軍兵權的李將軍，秘密聚集在劉啟的居停密室，商議復位的大計。

冰燕子、司馬靈四兄弟等人，

在四週嚴密戒備護衞。

劉啟與一班文武舊臣，一直密議到深夜，終於商妥議定迎劉啟復位的安排。

就在此時，外面倏地陰惻惻傳來一聲怪聲道：「原來是一班舊君臣密聚，也省卻老夫許多手脚！」

話聲未落，密室中已落入一位身穿道袍的精瘦老人。

冰燕子、司馬靈等一見，心中均不由一凜，暗道：這老道人好高深的功力，悄然而至，竟連自己亦毫不覺察！

司馬靈初出江湖，根本不知此人是誰，他忙向老道人沉聲道：「道長！皇上劉啟在此，不得無禮！」

老道人嘿嘿道：「你知道老夫是誰？在老夫眼中，只有當今皇上劉宏，其餘的皆爲叛逆，老夫已奉皇上密旨，立斬不赦！」

冰燕子卻認識老道人，她微哼一聲道：「哼！堂堂武當護法長老，竟亦甘爲僞朝鷹犬，就憑你亦想施淫威麼？」

「還有我……」

隨聲又飄入一位渾身灰衣，臉相如猿猴的老人！

冰燕子亦不識此人，不由微一怔道：「你是誰？」

猿猴臉老人乾笑一聲，笑聲猶如老猿厲嘯，令人心弦震撼，顯然他的功力深不可測，他盯着冰燕子，似笑非笑道：「你便是冰燕子？」

冰燕子頭一昂道：「是又如何？」

猿猴臉老人怪笑道：「是就足夠老夫出手了！」

冰燕子奇道：「我與你素不相識，爲甚值得你出手？」

猿猴臉老人道：「因爲你的人頭，價值黃金萬兩！」他一頓，目光如電，射向司馬靈，桀桀而笑道：「還有你這不知死活的小子，壞了我徒弟的生意，老夫自然只好出山討回賠償費了！」

司馬靈一聽，便知此人必是猿山五怪的師傅通天猴老怪物了，他不由傲然一笑道：「你欲賠償甚麼？」

通天猴老怪道：「其一是黃金萬兩，又或者是這女娃兒的人頭！」

司馬靈怒道：「爲了這萬兩黃金，你便要殺人麼？」

通天猴老怪道：「小子，你知道甚麼，世人爲這黃金萬兩，只怕連親爹娘也敢殺了！何況是區區一位女娃兒，別廢話了，快乖乖獻上女娃兒的人頭來吧！老子幹成這宗買賣，也不來爲難你等，抬腿便走路也！」

司馬靈尚未及作聲，他後面的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等三兄弟已怒道：「老怪物好大的口氣，這位姑娘豈能容你殺她！」

通天猴老怪笑道：「這女娃兒是你等誰人？你四個小子竟一齊維護於她，莫非四人一同瞧上這女魔頭？哈哈，好不好笑，男子漢大丈夫何患無妻，竟四人來爭奪一位女娃娃！」

司馬靈等四兄弟又羞又氣，大怒道：「老怪物胡說八道，先拿你來祭拳！」四兄弟心意相通，話音未落，已一齊向通天猴老怪出手了，快如閃電，尋常高手根本避不開四兄弟這致命一擊。

不料通天猴老怪身形暴縮，向下不到一尺，呼地一下，便從司馬靈等人的拳、掌中脫了出去，他的動作之快，根本不在司馬靈等人之下，功力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通天猴老怪似乎不屑自己出手，向外面厲嘯一聲，隨即閃電般撲進五條人影，分爲五色，正是猿山五怪，原來猿山五怪被靈隱神僧挫辱一番後，回去向通天猴老怪哭訴，通天猴老怪便替徒弟出氣來了。

猿山五怪截住司馬靈等四兄弟，廝殺起來，有通天猴老怪押陣，猿山五怪膽氣大壯，出手時的功力大增，司馬靈等四兄弟，初初出道，臨戰經驗尚淺，碰上猿山五怪的拚命招式，一時間也不知是否要下殺手，因此便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了。

冰燕子見狀不由暗暗咬牙，心道：這四兄弟當眞如大娃娃，臨陣之際，竟仍先想是否可開殺戒，礙手礙脚，碰上猿山五怪這等拚命的貨色，豈有不敗之理？

但冰燕子心中雖然氣惱，卻不敢出手助陣，因爲她面前尚有兩大强敵，一是武當護法長老臭道士玄貞子，二是這可怕的通天猴老怪，玄貞子尚好應付，但這通天猴老怪神功詭異，一心要自己的人頭，這便極可怕了！

冰燕子深知假如自己被殺，那在座的落難皇帝劉啟，以及他的一班文武舊臣，勢必無一倖免，那師傅之命便全數落空了。

冰燕子爲難之際，那老道士玄貞子已向通天猴老怪一笑道：「猴兒，這女娃兒的人頭便交給你了，黃金萬兩也足夠你安享三世啦！老夫另有所求，只要把這班人殺了，高官厚祿便不難到手啦！」

通天猴老怪桀桀笑道：「老道！你好算計啊！你這算是甚麼買賣？」

玄貞子微微冷笑道：「這叫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玄貞子說罷，便緩緩的向劉啟逼近，劉啟身邊的冰燕子一見，立

刻挺劍上前護衛，不料眼前一花，通天猴老怪的手爪，已向她的青鋒劍攫來。

冰燕子吃了一驚，不得不自救，便被通天猴老怪纏住了。

玄貞子自恃功力蓋世，根本不把劉啟身邊的李將軍放在眼內，手起一掌，便欲先把李將軍震開。

李將軍乃武將，武藝不凡，但那是大軍馬上征戰，如這等憑內力單打獨鬥，他如何是玄貞子的對手？

眼看李將軍不知厲害，伸手欲擒拿玄貞子，玄貞子手掌一翻，化掌爲指，已向李將軍的胸前要穴點下，李將軍穴道被封，登時動彈不得，劉啟便連唯一可以護身的人也沒有了。

此時冰燕子已立陷險境了，在這斗室之中，她的「雪花劍法」根本發揮不出威力，而通天猴老怪身手如電，極善騰挪，因此三招不到，冰燕子的衣袖便被通天猴老怪撕落了一塊。

冰燕子臨危不懼，她猛一咬牙，拚着同歸於盡，身劍合一，化爲「雪花」，向通天猴老怪灑射而下。

這一下拚命招式，居然把通天猴老怪逼退了一步，但卻把他的戾氣激發了，只見他猛收手於胸，右掌變成血紅，一躍而起，凌空便向冰燕子的天靈蓋拍下。

「砰」一聲悶響，倒下的卻是司馬靈！原來他眼見冰燕子已生死一線，驚急之下，不及細思，閃電般斜穿而上，伸掌迎住了通天猴老怪拍下的掌力。

司馬靈與通天猴老怪的掌力相觸，但感心胸一陣氣血翻騰，不由自主連退三步，支撐不住，一跤坐下。

通天猴老怪掌勢不收，依然向冰燕子的天靈蓋拍下，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三人一見，竟不顧一切，脫出五猿的糾纏，竟各自向通天猴老怪的掌力迎去，但均不支倒地！

通天猴老怪嘿嘿一笑道：「你兄弟四人，果然不愧是風流奇俠的徒子徒孫！爲了一位女娃兒，竟連生命也不顧了！嘿嘿，在老子面前，誰可做得成這護花使者！」

通天猴老怪被司馬靈四兄弟輪番迎擊，掌勢雖然一窒，但他稍一運氣，左掌又呈血紅，桀桀而笑道：「好吧！老子今日便成全你等，好教你等四男一女，到地府快活去吧！」

通天猴老怪聲起掌落，又向冰燕子的天靈蓋拍而下！

＊　＊　＊

此時，另一面的玄貞子，也向落難皇帝劉啟的腦袋手起一掌。

就在此時，接連飄進一灰一白兩條身影，灰者凌空一掌，把玄貞子震退，他拍向落難皇帝的一掌自然便落空了！

另一條白色人影，距通天猴老怪三尺之遙，長袖一揚，以袖風接了通天猴老怪一掌，袖風只是隔空之力，卻把通天猴老怪極凌厲的掌力震開了！

這一起一落，只是閃電間的事。

玄貞子不由驚叫道：「玄冰峯玄冰神姥！」

通天猴老怪驚呼道：「你是當年的靈隱神僧……前輩麼？」

原來當年桃源峯殲滅蛇仙門一役，靈隱神僧、玄冰神姥雖然神龍一現，兩人的威名卻已傳遍江湖了。

靈隱神僧向通天猴老怪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爲了區區萬兩黃金，便居然以血魄掌向一位後輩下毒手麼？」

玄冰神姥連眼也不瞧玄貞子，冷哼一聲道：「你好好當你的武當護法罷了，卻偏拿老命淌這渾水！」

玄貞子臉上掛不住了，他自恃這是長安城內，自已又有當今皇帝撐腰，並不怎麼把玄冰神姥放在眼內，他怒道：「你好大膽！竟敢私入京城，圖阻本欽使捉拿叛逆！」

玄冰神姥也不屑與他對答，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你有甚玩意，只管獻出來吧！」

玄貞子深知今日已退無可退，他若怕死逃走，劉宏和王文如何會放過他，左右是死路一條，唯有把心一橫，欲以生命來搏一搏高官厚祿，只聽嘿嘿一聲道：「世人視你玄冰神姥如神，只怕徒負虛名吧！」

玄貞子話音未落，竟搶先發難，以絕學「太極玄陰掌」欲取玄冰神姥的生命。

玄冰神姥在玄貞子威震天下的「太極玄陰掌」之下，竟不閃不避，任由掌力拍到身前三寸，這才突伸左掌，化掌爲指，一下鉗住玄貞子的右掌。

這一鉗之下，玄貞子便立感一股極烈的寒氣透掌而入，心胸一窒，真力竟再難發出。

玄冰神姥伸指鉗住玄貞子，卻凝然不動，斜目瞟向靈隱神僧，看他如何施爲。

通天猴老怪眼見玄貞子一招不到，便被玄冰神姥制住了，心中不由大駭，暗道：這玄冰神姥果然極不好鬥，出手狠辣，幸虧自已碰上的不是她！

他這般轉念，便欲以詐取勝，他深知靈隱神僧乃一代高僧，絕不會妄開殺戒，便設法要把他套住。

通天猴老怪道：「原來是靈隱神僧駕臨，既然前輩駕臨，老猴自當立刻告退才是，不過素聞神僧威名，若不露兩手給老猴瞧瞧，卻又心癢難熬，因此大感爲難。」

靈隱神僧微笑道：「那你欲見識甚麼？」

通天猴老怪道：「聽說神僧的一門枯禪神功，可坐着不動，迎接最厲害的招數，因此神僧若以枯禪神功接老猴一記血魄掌，老猴便退得心服口服了！」

靈隱神僧一聽，居然點點頭道：「好吧！老僧便坐着不動，接你一記血魄掌吧！」靈隱神僧說罷，果然盤膝坐下，低首垂目，向通天猴老怪發聲道：「施主只管放手施爲吧！」

通天猴老怪一聽，心中大喜，暗道：這老和尚果然老而不化，竟敢答允下來，這一記血魄掌擊下，他便不死亦重傷了，屆時再取冰燕子的人頭，這萬兩黃金豈非便可到手了。

通天猴老怪也不作聲，暗運真氣，把血魄掌的功力提到九成，企圖一擊而成。

司馬靈等四兄弟，剛才接了一掌，雖然運氣調息一會，便可一躍而起，重行接住五猿廝殺，但對血魄掌的厲害，卻心有餘悸，眼見靈隱神僧竟答允以枯禪功接這一掌，不由大驚叫道：「師祖不可！血魄掌厲害！」

通天猴老怪笑道：「是啊！老神僧若自忖沒此能耐，可反悔便了！」

靈隱神僧微笑道：「施主只管放手施爲，但老僧奉勸一句，你出手之時，須緊記打擊力越大，反彈力便越厲害這道理，莫白送了生命吧！」

通天猴老怪一聽，心中不由惴惴然，他懾於靈隱神僧的名頭，到底不敢大意，便把提聚的九成功力減退一成，心道：憑這八成功力，亦足以令他心臟震碎了。

此時連玄冰神姥亦微哼一聲道：「喂！老和尚，可別托大，致令千年道行一朝喪！」

靈隱神僧呵呵一笑道：「放心吧！神姥，老僧自知本命，尚有一大截陽壽未盡呢！」

通天猴老怪也不猶豫，趁靈隱神僧說話之際，一記「血魄掌」便向他狠狠的拍了下去。

只聽砰的一聲，通天猴老怪這一記「血魄掌」，結結實實的拍中了靈隱神僧的胸口，靈隱神僧卻渾然不覺，就連白眉毛也沒稍動一動。

通天猴老怪心中大駭，正欲抽掌再拍一掌，但忽然靈隱神僧的胸口突生一股強大無比的吸力，把通天猴老怪的手掌吸住，雖他拚命掙扎，卻難以抽出分毫。

通天猴老怪如見鬼魅，大駭之下，連再拍一掌的念頭也失去了，他欲拚老命抽掌而退，可惜碰上的那股吸力如此之強，他漸而連身子也動彈不得了。

通天猴老怪大駭道：「神僧不是說枯坐不動接招麼？」

冰燕子吃過通天猴老怪的虧，此時恨不得衝上去一劍把他斃了，但礙於他與靈隱神僧貼在一起，這一劍刺下，只怕把靈隱神僧也誤傷了，這才不便下手，聞言卻忍不住狠狠的尖叫道：「老怪物！你幾曾看見神僧動過一動了！」

通天猴老怪一聽，心道：是啊，這老和尚就連白眉毛也沒跳一跳，他的身子又怎會動了？他心中駭然，連冰燕子的人頭也不敢要了，歎了口氣，道：「神僧果然功力如神，老猴今日總算心服口服了！」

靈隱神僧這時微笑道：「老猴施主難道連萬兩黃金也不要了？」

通天猴老怪苦笑道：「冰燕子姑娘原來是神僧門人，若老猴早知道，豈敢動她的主意？希冀那萬兩黃金！」

冰燕子嘿嘿道：「爲甚麼？」

通天猴老怪陪笑道：「神僧不動，便可把老猴變僵猴，若動起手來，老猴豈有命在？人的吃飯傢伙也保不住了，還要那阿堵物幹嘛？」

靈隱神僧一聽，微笑道：「善哉！善哉，老猴施主既不敢逞強，妄動貪念，老僧便容你保住這吃飯傢伙吧！」

靈隱神僧話音未落，通天猴老怪便突感他的胸口有一股極猛之極的勁力一湧而出，威力之強，猶如洪水決堤，根本無法抗拒！通天猴老怪呼地一下，便如人球似的被彈飛了，餘勢不止，又砰、砰、砰，接連五聲悶響，把五猿挾帶撞出門外！這等神功內力，當世簡直已無可比擬了。

只見通天猴老怪和猿山五怪，被彈出門外後，猶如見鬼似的尖嘯一聲，便逃命去了。

玄貞子此時已動彈不得，他的額上已現出白色的冰粒，渾身僵硬，一動不動了。

靈隱神僧一見，不由微歎口氣，他知道玄冰神姥，已用她的「玄冰神功」，把玄貞子的渾身血脈凍凝了，就算神仙降世，亦難令他復生了！

＊　＊　＊

時近五更，漢宮皇城五鳳樓傳出第一通鼓聲。

今日是常朝，比每日的「御門議事」隆重多了。

早在五更之前，六隻大象已由

錦衣官，押着穿彩衣的象奴，從宣武門內西城垣的象房牽到，在午門前的御道兩側悠閑地走動着。

午門上三通鼓响過之後，六隻大象自動地走到午門的前面，站好自己的位置，每一對左右相向，與錦衣衞一道肅立不動。

三通鼓响過後，午門的左右偏門一齊打開，一隊錦衣衞將軍、校尉和旗手走進午門，在內金水橋南邊，夾着御道中分兩行整齊排列，肅立不動，校尉手執儀仗，旗手專執旗幟。

此時，擔任儀仗的一羣太監，從宮中出來，在丹墀下面排班站定，夾着丹墀左右，肅立兩行待朝的錦衣將軍，分穿鐵甲、佩弓、矢、刀、劍，戴紅纓鐵盔帽。

又過片刻，午門上的鐘聲响了，文武百官匆匆的從朝房中走出，從左右偏門入內，當最後一名官員進去以後，一對一對的大象，便把鼻子相互搭交起來，任何人也不能隨意進去了。

文武百官到了皇極門外，按文東武西，再按品級區別，排成兩班，恭立於丹墀之上，四名御史官分班面北而立，負責禮儀。

百官全部進入奉先殿後，一名太監便走出皇極門，手執一條黃絲軟鞭，鞭長一丈三尺，梢長三尺，闊有三寸，用蠟浸過，裝在一尺長的朱漆木柄上，上刻龍頭，塗以金漆。

太監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揮起軟鞭空中盤旋幾下，用力一抽，發生啪的一聲脆响，把百官的耳鼓震得嗡嗡作响。

這名執鞭太監容貌清秀之極，年紀不大，羣臣從未見過，但力度奇大，連抽响三次，才收起軟鞭，走出丹墀站定，雙目神光灼灼，俊秀中透出逼人的英氣。

這名太監的後面，便是金台御座。四名太監分擎黃緞軟傘，緩步而出，這四名太監，一反往常，步態沉穩有力，面容神威凜凜，令人望而生畏！

文武百官，已有人臉現驚訝神色，暗道：爲甚今日的太監，個個如此陌生，而且個個英武之極，決非等閑可比。

王文官居二品大學士，站於文臣班之首，他偷眼向前望去，心中不由一凜，暗道：爲甚劉宏往日的臨朝護衞太監，一個都不見了，換了這五名神威凜凜的陌生太監？但於此時王文亦無奈之何，因爲朝廷之上，絕不容他亂來！

正當王文心神不定之際，內官已高聲傳呼道：「駕到！」

文武百官，立刻肅立無聲。

一位頭戴羽冠，身穿圓領繡龍黃羅袍，且神采飛揚的皇帝，在一班服飾華美的太監擁簇下乘輦出來。

由翰林、中書、科、道各四人組成的導駕官員，從皇極門導駕而出，步步後退，將龍輦導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頭，不敢仰視。

司儀太監高唱道：「入班行禮！」

文武百官面向「金台」，依司儀太監的喝贊，有節奏的行了一拜三叩頭的常朝拜聖大禮，人人不敢有絲毫怠忽。

金台御座上的皇帝忽然發聲道：「衆位卿家平身，朕一別多年，今日終於重見卿等！」

王文原來俯伏在地，一聽竟非當今皇帝劉宏，心知有異，冒死抬頭一望，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嚇得他暗叫一聲，幾乎當場昏了！

原來高台之上，並非劉宏，而是落難皇帝，一別七年的劉啟！他後面的一班太監，竟隱有武功極高的老者，雖然未知男女，但功力高絕，足以威懾天下，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原來先前手執軟鞭的小太監，便是令人聞之變色的女魔頭冰燕子，她後面四名英武不凡的太監，便是司馬靈、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四兄弟了。

而劉啟身後的一班太監，其中竟有靈隱神僧和玄冰神姥，他兩人携手護衞一位落難皇帝，那只怕連一隻飛蠅也休想接近了。

文武百官中，有小部份正震驚的渾身發抖，但亦有部份被劉宏冷落的舊臣，紛紛重新跪下叩頭，有的甚至老淚縱橫，痛哭失聲，一齊高聲喊道：「我主洪福齊天，今日重登帝位，實朝廷之幸，萬民之福！願我皇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此時，劉啟亦激動得目中含淚，他情不自禁走下金台御座，親手扶起一位年近六十的前朝老臣，撫慰道：「衆卿家請起，朕今日重掌朝政，尚望各位卿家共修職責，助朕中興國運，上應天心，下慰萬民！」

就在此時，王文忽地一躍而起，高聲大喝道：「十大死士何在？速來誅殺叛逆，救當今皇上！」

隨聲於文武百官後面的錦衣衞中，閃電般撲向劉啟，十般武器，一齊向劉啟砸落。

此事大出意外，連距劉啟不及一丈的武將班中的李將軍，亦無法救援。

原來王文爲防不測，奉劉宏之命，早已在錦衣衞中伏下死士，十大死士皆誓死效忠劉宏，聽王文令下，便向劉啟出手，毫不容情！

文武百官突遭此驚人變故，早已驚得發呆了，眼見劉啟生命難保了！

就在此時，老太監羣中的靈隱神僧，忽地長嘯一聲道：「阿彌陀佛！」

聲如龍吟，直射十大死士，十大死士但感心頭一震，血脈沸騰，眞氣難聚，手中的兵器亦於半空一窒，難向劉啟身上砸落！

就這般緩了一緩，站在丹墀上的冰燕子、司馬靈等少年俠士，便已有足夠時間出手救人了。

只見冰燕子身如靈燕，一躍三丈，手中軟鞭向下一捲，十大死士的十件兵器，便被她捲飛了。

司馬靈、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四兄弟，出手如電，插入十大死士羣中，八指連點，立地把十大死士的穴道封閉了，十大死士穴道被封，便呆如木鷄，僵立不動。

劉啟的身子，又被司馬靈凌空托起，呼地躍回金台御座上面。

劉啟伸手擦了一把冷汗，正欲向司馬靈等人致謝，司馬靈已含笑道：「皇上不必客氣，且幹正經大事要緊！」

劉啟一聽，心知這是自己重新立威的關鍵時刻，便顧不得向司馬靈致謝，神態一肅，向台下文武百官宣道：「吾弟劉宏，篡朝奪位，行弒朕躬，罪行昭彰；更自執政以來，殘暴不仁，濫施暴政，殘殺百官，塗毒萬民，天怒人怨，神人共憤，本該從嚴懲處，但念在兄弟情份，手足不欲相殘，傳旨廢爲庶人，永不入朝！」

當下文武百官一聽，皆跪下叩拜，道：「皇上聖明，裁處得當，臣等敢不遵旨！」

劉啟又道：「大學士王文，身爲前朝舊臣，不思報國，反助紂爲虐，爲虎作倀，本應處斬，但念其年已高邁，在日無多，傳旨收入天牢，永遠監禁直至身亡！」

當下有錦衣衞把王文拖出去，收押天牢去了。

此時，文武百官心中皆忐忑不安，不知自己將受何種處分。

只聽劉啟長歎一聲，道：「卿等身不由己，受劉宏、王文等叛逆愚弄，淫威之下，不由自主，朕豈忍怪責？但望日後改過自新，朕概不追究！」

文武百官一聽，這才如釋重負，叩拜道：「皇上寬仁爲懷，恕臣等罪孽，臣等自當盡忠皇上，以圖振興國運！」

劉啟一聽，心中大爲欣慰，他回頭向近身的一班太監望去，但冰燕子、司馬靈、靈隱神僧、玄冰神姥等一班俠義之士，皆已不見踪影，連致謝也不可能了。

長安城郊路上，靈隱神僧、玄冰神姥、司馬靈等一班男女老少俠客，極少有的在路上悠閑而走。

冰燕子忽然搶前兩步，向師傅玄冰神姥道：「師傅啊！原來師姐蘭芷若是司馬靈的娘親，那他該稱呼徒兒甚麼？」

玄冰神姥瞥一眼靈隱神僧，意味深長的莞爾一笑道：「冰兒，你以爲該叫甚麼好呢？」

冰燕子若有所思的道：「論年紀冰兒該稱他作師哥，他稱我作師妹，但若按他娘親是我師姐，那我便是他的師姑了，我該稱他一聲師侄了！但……到底該如何稱呼司馬靈大哥呢？」

玄冰神姥微笑道：「你剛才稱呼他作甚麼？師傅聽不清楚！」

冰燕子衝口而出道：「司馬靈大哥啊！咦，師傅問這怎的？」

玄冰神姥問非所答道：「唔，那你以爲，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三兄弟，又該如何稱呼？」

冰燕子心直口快的道：「他們兄弟四人，均捨身救我，一般俠義心腸，自然均是我的大哥了！」

玄冰神姥微笑道：「你一下子多了四位大哥，是高興還是煩惱？」

冰燕子想了想，「這……既高興又煩惱啊！」

玄冰神姥道：「爲甚麼既高興又煩惱？」

冰燕子回頭瞥了司馬靈、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四兄弟一眼，俏臉忽然一紅，在玄冰神姥耳邊悄聲道：「冰兒是孤兒，全靠師傅於冰天雪地中拾回，又養育成人，賜名爲冰燕子，更教授絕頂武功，師傅便如冰兒親娘一般，因此冰兒不敢瞞師傅，司馬大哥兄弟四人，皆於冰兒有恩，冰兒有他們四位大哥，自然是高興的，但又不能判斷，他們四兄弟哪個更好一些？因此啊！心中又煩惱不已了！師傅啊，這教冰兒如何是好？」

玄冰神姥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抬眼向前面的靈隱神僧和司馬靈、司馬隱、司馬神、司馬玄望去，眼前又似有四兄弟的四位娘親，以及一代風流奇俠司馬龍的影子。她歎了口氣，暗道：自靈隱神僧始，惹下一筆風流孽債，司馬龍一男求四女，但如今卻又風水輪流轉，來個四男求一女了！天……這「風流」二字的恩怨，到底何時是始，何處是終？情爲何物？剪不斷、理還亂，冰兒啊冰兒，這教師傅如何回答你這「如何是好」！

（全文完）





民間歷史俠情故事／凌霄·文　可飛·圖

鐵血男兒

丹心一片　忠肝義膽

這是一支勤王大軍，軍令森嚴，行動勁疾，爲了解救社稷之危，他們是萬衆一心，視死如歸！

雖然，執國當政者昏庸、糊塗、驕傲，因此而引起了如此之大亂，不過，是中原的好男兒，就永不會允許外寇入侵，來蹂躪國土、殘殺子民，因此是：金人入侵，而令大宋軍民，同仇敵愾。

軍旗迎風，獵獵作響，斗大個「種」，標明了這一支大軍，乃負天下重望，延緩經略使，老相公種世道的大軍。老相公今年已七十開外，但是，依然精神旺盛，統率雄師，千里赴難。也因此，沿途得到了百姓的歡呼，有多少有血氣的人，請求投入軍營，以求效命，老相公手下的中軍先行。

周通達每天必須費盡口舌來勸說，送走不少鄉民、壯男……事實俱在，種家軍是子弟兵，屢經訓練，久歷沙場，新軍的入補，是必須在後方，在整編時開始。現在雖開赴救國難，也就是說是去拚命的，半途入伍，這可是不教而戰，是驅民入死地，老相公他那肯做這種事？即使是血性男兒，或來者身具武功，打仗可不是依靠一人之力，有軍令約束，有行伍之規範，豈能自作主張的！萬一犯令而死，或不奉約束而死，死一人事小，貽誤戎機事大，所以新入伍者，一概拒絕！

是夜，有些雨，但不算大，不過，顯得氣象瑟然，令人萬分的不痛快。在中軍帳中，一燈瑩然，祇見個長大的黑影在抖動……不是人，是風吹燭光，形成了身影的抖動，看看清楚，一個白髮蕭然的老人注視桌上的地圖……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馬嘶聲，聲震長空。

老人側身半晌，然後，緩緩的吁了一口氣，低聲吐出兩個字「完了！」慢慢的，看到老人眼中，流下了兩滴清淚。

「老公爺……」聲隨人進，老人面前多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全身甲冑，發出錚錚聲響，向老人拱手彎身。

「通達，你來得正好……」

「公爺，徐兄弟的馬毀了。」

「我已聽到那馬臨去的嘶聲……」

「末將相信避不過公爺的耳神。」

「老了，也該歇歇了……」

「公爺……」

「唉！我在想念我那三弟，依我之見，他是該出面了，目下是世亂兵荒，我已老了，多年來，我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也因此，我愈來愈希望老三出現……讓我死得安心，可是，愈近東京愈令我失望，難道他……比我走快了一步……唉……」

「老公爺……您可得小心自己！」

「我，老了！」

「公爺，您是負天下重望，您可不能用個老字來推卸一切，中原子民全將這挽救重任，往你身上寄托的，您看，這是什麼？」周通達一邊說一邊取出一支黝黑的箭頭，另有一封書信，放在老人面前。這位身負人望的老人——種世道，見了這黑箭頭，臉色微變，一手將書信拆開，半晌，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三弟，你在哪裡？」

「公爺……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幹的？」

「不！」

「不是三爺幹的？那可是誰？末將以爲……」

「通達，我那三弟，他不會做這樣的事！這是一位有心人，他怕我老了……疏忽了，這才解了我一次圍，再來提醒我，唉！此人武功如何，我不能推測，不過，如此出手，卻令我擔心……」

「公爺，您擔心此人有什麼失着？」

「我怕他會遭遇不測啊……」

＊　＊　＊

在崤山口的小楊集上，來了三人三騎，一入鎮上，三人已下馬，看得出三人全具好身手！三人的相貌雖是粗獷，但眼神極惡，突然，看到一個小飯舖外，有幾枱客在用飯。

三人冷冷一笑，將馬匹縛在店門前的木架上，一轉身，三人齊步走入了飯舖。

小二招呼，三人搖了搖頭，祇是走到了靠左窗邊一桌前，其中一個看來是一行之首的，沉聲對正在吃飯的壯漢發話。

「朋友，借一步談談！」

那個壯漢神色不變，依然扒飯，連眼角也不會向那三人望去。

「朋友，裝佯、扮假，拖不了多少時間，是英雄，是好漢，就得爽爽快快……」

不理不睬，壯漢全神貫注在吃飯，看來，「吃飯大過作皇帝」的那句話，壯漢是萬分服膺，所以他祇顧吃飯，而僵住了三個好漢……不過，也眞應了那句話，拖不了多少時間，至少無法拖延十天八日，飯！總是會吃完的，壯漢是慢條斯理的付賬，然後他起身，抓起了小包裹，看也不看那三個人，自顧自的走出飯店，當這三個人是透明的……看來，有好戲可看了。

這三個人可是眞能忍氣，忍受冷落，待其飯畢，在如此冰冷傲骨之相待下，一無表示，本來是氣衝衝的，愈來愈沉着，現在，是沉默地跟隨了壯漢出門口……可是，在飯舖中，不論是夥計，或者是食客，全都代壯漢捏一把汗。

壯漢在前面走，三個人牽了三匹馬在後面跟，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心中在想什麼！

漸漸走出了鎮集，漸漸步入了馬道……漸漸，再不見有其他人跟踪……祇剩下四個人三匹馬。

突然，一聲長笑……形勢突變，壯漢是一挫步，一頓身，右手一長，一串碧光，向後面三人打到，而那三人三騎的爲首一人，聲息不動的，左手抖起一片形如煙霧的網形物體，祇一個旋轉，壯漢打出的碧光爲對頭手中的網吸去了。

「還有多少？」

「沒有了。」

「好，留下你的人頭來！」

「那麼方便？」

「哈……余君徹，你可以對付宇文用，嘿嘿，可不能對付我祁伯青！你的青殃珠爲我所收，就該明白，我還有兩個同伴，是你的要命尅星，嘿嘿，你還想走？哈哈，你走得到哪裡去？」

最後一句話，尚未說完，這個自稱祁伯青的，已聲到人到，向壯漢迎面一掌，看看清楚，此人之掌心青中帶紅，分明是江湖上的毒掌無疑。天下第一的歛魂冷燄掌，並且，練到掌心青中帶紅，顯然已是練到第七層……距離至高無上，爐火純青也祇差一分的境地。

余君徹那想到來的是個如此陰狠厲害的魔頭凶星，依祁伯青的出手，分明已到了縱橫江湖無敵手的境地，也可說是在江湖上，想與其作對，當得上一句，寥寥無幾的了，如此人物，想不到也是金人的走狗。

余君徹一個左旋身，希望避過這一招，不想，祁伯青的出手，講究的是快而密。除非你能尅敵先機，處處封死，阻止他的出招，否則，他的天孫環，巧手十六式，就如春蠶吐絲般，綿綿不絕，而將對手圍在冷燄圈中！

余君徹是爲求保存一代人傑種老相公，那想到，毀了個殺手刺客，黑令箭宇文用，而自己卻會陷身於祁伯青的敵手裡。

余君徹雖然是小輩中傑出人物，武功極高，而出手行事，小心謹慎，那想到在這江湖上，強中更有強中手，還有強人在後頭，宇文用的黑勒令七煞箭爲其所破，可是，這個殺手宇文用，竟然在死前做了手腳，一顆看來無用處的黑彈丸，令其沾上了宇文用獨門的追踪散，而祁伯青等人，就是憑仗這股怪味，找到了余君傲。

余君徹不知就裏，祇能拚全力，仗師門武功，大天九、風雷六變身法，與祁伯青纏鬥，後來余君

徹發覺，自己已陷入了個死胡同中，祁伯青的冷燄掌，掌中蘊毒已漸漸地，結成了一張網，將個對手活生生的困住在中心。

余君徹根本不清楚這冷燄掌的陰狠、殘忍，如果無武林中的少陽神功，三連宮中的天乾神罩，還有，佛門中的純陽眞力，或者本身功力可以尅制這一股玄陰，秘魔之力，那麼將會死得極慘。

現在，事實已可以證明，余君徹根本已無法能抵抗這股陰損之勁，非但在武功，出手上亦已遜一籌，就算是功力修爲，內功之强弱，也是大有不如，又何況，自己單身一人，而對頭却有三個之多。

鬥勢，不如鬥力，更不如……這一個中原遊俠，看來是脫身不得，並且，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老大，別多浪費時間，追殺那個老相公要緊啦！」

當站立在一邊觀戰的兩個人，其中有個顯然是不耐煩了，他出了口，要祁伯青馬上解決了余君徹，他們另有要緊事要辦。

就聽得祁伯青在一陣怪笑中，祇見人影如飛，而掌聲如潮，快，快得清脆玲瓏，密，密得一不透風，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的向余君徹週身大穴拍到。

余君徹是拚盡全力，用重招，撥、卸、阻、截，希望能架過，躲避那陰狠的毒掌，可是，祁伯青的出手發招是愈來愈快，也愈來愈沉，明明以爲在左，想不到的會在右邊重擊。饒是變招快，用極上乘的移位法，將左變右，而祁伯青却又在身後出現，總而言之，令人眼花撩亂，左支右絀……尚未到三十個照面，余君徹已連中了五下，這五下被擊，雖伏自己的身法、柔勁卸去不少勁力，以爲可以無事，那想到漸漸地，余君徹發覺上了大當。

五下被擊之處已是漸漸地有股冷冰徹骨的寒氣，似一支細針那樣，在鑽在游。余君徹每經一番跳動，全身之眞氣運行，就覺得爲這股寒氣滲透一分，慢慢的，眞氣有被撕裂之象，而這五股寒氣，也有愈來愈漲大之感，漸漸的，不好了，簡直在吞噬本身眞氣了。

余君徹雖然心中明白，可惜，愈來愈感到，全身僵硬、痲木，愈來愈痛苦，心跳、氣喘，而冷汗就如流水般，在全身毛孔中滲出，不，簡直是被這五股寒氣擠迫而出。余君徹算是明白了，自己已爲這個祁伯青毀了功。

每一滴冷汗的擠出，表示了本身積纍的功力在消耗。他苦笑了一聲，盤膝而坐，明知已無法挽回敗局，不過，他心中一無渣滓，他慢慢地，張開眼睛，看了那個趾高氣揚的祁伯青一眼，沉聲說道：「祁……伯……青……我眞代……你……祖宗十八……代……羞！」

實在冷得可憐，因此，余君徹的語音也在抖戰中吐出。

「哈哈，余君徹，你看如何……」

「我代你羞！」依然打着冷戰在回答。

「我有何可羞？陰謀對付你？偷襲你？」

「不！你祖宗十八代，會羞愧他們有你這樣個畜牲，你爲虎作倀，你去行刺種老相公，你們作金人狗奴……你們自己做了狗奴還不算數，竟然還要迫令大宋子民，全爲金狗的奴隸……你……你是人不是……」

「你老子早就是大金國人！」

「賣了祖墳……」

「哈……由得你如何講，余君徹，你已爲老子毀了功，哈哈，然後，你會慢慢的死，那怕一陣較大的風，也會吹得遍體如被針刺，痛個昏天黑地，然後，你會全身經脈折斷，再而，你會一口一口的吐出黑血，到了黑血轉白，那時，你算是脫離苦海了！哈哈，再見了！」

蹄聲中，夾雜着一聲陰笑聲，漸漸的，這三人三騎走了，祇留下個余君徹在受苦受難。

祁伯青的話是一些也不錯，可憐的他，祇能睜開大眼，忍受着這陰狠、殘忍的煎熬，他希望早些死，可惜又辦不到，在這個時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些以前無法解釋的事，殺人、放火、除暴安良，哈……算得了什麼？你說你是行俠仗義，但是，行俠仗義又怎樣了，活着是苦，還是樂？

余君徹苦笑道：「死得苦，也不過一次，你是對是錯，算得了什麼？我心之所安，死！哈哈，就死了吧……」

一陣昏迷，好，眞希望自己能昏迷，昏迷了可以少受好些活罪……突然他想到了，種老相公，他不可死，余君徹想狂叫……天……突然，他竟然想到天神，求天神解救，別讓種老相公這個可以解救萬民的一代名將死……自己死，沒什麼！他祇是一個人，既不能行俠仗義——自己本領還沒有對方高，又不能掌權執政，即使救得了一個或者十個、百個人，天下之大，單憑一個人，能救得了幾個……

而種老相公是可以爲天下蒼生請命，因此他得求天，即使他命在旦夕，即使他將死得千辛萬苦，不過，祇要有一口氣在，他得祈求老天……降福於種老公爺。

* * *

醒來了，奇怪，再看了看四

週，一片黑暗，啊！哈哈，到了陰曹地府了，也好，總算還好，沒受太多的苦難，啊！自己是鬼？哈哈，聽說鬼魂可以無遠弗屆，好，走！去保護種老相公，起身走吧！突然，一陣錐心裂肺的劇痛，直刺激得他幾乎哭出聲來，什麼？如此陰毒的掌法，這痛苦能叫人帶到了地府……糾纏着死者？

「醒來了！」有個女子的叫聲。

不好，九成沒死，余君徹心頭大震，想不到自己吃了這大的苦，結果死不成，還得受第二遍的苦難，他簡直想痛哭一場。

有刺目的光，愈來愈近，看清了，前面站着一個極醜的少女，這張臉是又腫、又爛，還有蓬頭……一口大黃板牙嘻出唇間，看了令人萬分的不自在，可能還衝着他在笑，愈笑這板牙愈是令人觸目驚心。

又來了個婦人……比較好，不過這臉色白得令人吃驚，不過奇怪的是，這一雙眼睛，黑白分明，看了余君徹一眼道：「肚子餓嗎？」

「我死了沒有？」

「廢話，死了能開口？」

「做鬼不見得不說話……」

「那可是說鬼話了？」

「瑛兒！別廢話。」是那婦人止住了少女的說話，然後一轉頭，面對余君徹道：「你即使未死，也祇得半條命！」

「是妳們救了我……」

「可以這樣說……」

突然，余君徹一個翻身，拜倒在地，叩了三個響頭，可是他再也支持不住這種錐心刺骨的苦痛折磨，他昏死了過去，這一對看來是母女，却給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手足無措，少女力大，將余君徹提起，重新平放在床上。

然後對婦人道：「娘！他是爲什麼？」

「我也想不出……」不過，這婦人的心中，却有一份欽佩之意，她是十分明白，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此人不是生具極大的至情至性，決難辦到，又絕難支持，而他能强忍如此折磨、苦難，可見此人之個性倔强。

「他想我們救他？」少女在問。

如果是爲了這個，唉！也是難能可貴啊！分明此人不甘心死，他還想報仇，有如此之堅忍不拔的心志，何事不可成？想到自己的兒子，她不禁黯然一聲長嘆。

「求求妳們！」斷斷續續的呼聲，是余君徹在叫：「救……救……不……保護……種老相公……保護種老相公……」

好個少婦，她是玉手中指連點了三點，余君徹宛如被神雷所擊般，全身平躍，然後一長身，好，坐了起來。

「前輩……妳……救了我！」

「嗯……我救了你……」

「好本領，好武功，前輩……在下請求妳一件事……」

「保護種老相公！」

「對……前輩……我此生已成殘廢，我是不能說什麼空話，道什麼報德……不過，前輩，我……死不足惜，但是種老相公率師勤王……天下……百姓，期望不作金狗的奴隸。這期望，全在種老一人身上……而那金帮狗奴，也明知種老的厲害，因此他們連派七支人馬，不論是明是暗、是殺、是阻，一定不讓種老成功……前輩……我代天下百姓求妳……」

「你叫什麼名字？」

「前輩，在此時候，區區賤名，問與不問，有什麼相干？我希望前輩……保護種老，立即啟程……」

「你命在旦夕！」

「我死不足惜！」

「死得慘酷無比！」

「我還在乎這些？」

「我可以救你，然後，讓你去……」

「我如果可以保護種老，我本領强過他們……我也不會落到如此之田地了啊！」突然他看了婦人一眼，滿臉慚愧地道：「唉！前輩，我錯了……」

「你錯了些什麼？」

「險難重重……我怎可叫妳……陷入重圍。」

「你以爲我非他們對手……」

「實不相瞞，我已殺了四個金帮走狗，而一個比一個强，最後……我却無法走出祁伯青的毒手，前輩即使能毀了祁伯青，焉知沒有比祁伯青更厲害的殺手在其身後……」

「原來，你在代我擔心……」

唉！一聲長嘆聲中，余君徹是臥在床，兩行清淚流下，他突然發現，有一隻小手在代其抹淚，是那個醜少女，突然余君徹看到那少女的眼神，是如此的關心，又如此的清澈，他不禁心神激動，吞聲飲泣。

「別哭嘛！別哭嘛！」少女却在柔聲的勸慰，聲音是充滿眞誠之意，雖然是短短幾個字，但是，余君徹是可以感受到，她會不顧一切，來分擔他的苦難，他的不幸……可惜，他是個垂死之人，否則，他眞想對她說，在這一生中，她是他最珍貴的朋友。

突然，婦人對少女說道：「有人來！快將他護住……」

話聲未畢，外面傳來一聲長笑，「容夫人！想不到妳竟然會走到了這兒來……哈哈，老朋友來

了！什麼？一定要客人自己登堂入室？」

余君徹一聽來人語聲，心中有說不出的恐懼之感，奇怪，自己浪跡江湖多年，也不知見過多少凶神惡煞，即使自己幾乎死在祁伯青手下，但是見面、交手，自己是絕無半點恐懼之感，就算他將自己困在死地，自己也安然處之，而今此人人面尚未見，聞聲而心凜，此是何人？有些什麼古怪的技倆？

「是翻天獅羅彰吧，哼！愈來愈長進了，一進門就用怪叫聲來嚇人……」

「哈哈，羅某深知容夫人的能耐，不過，我又不喜歡有太多人來與我打交道，所以略施玄功，希望趕走幾個不相干的小輩，與你單獨談談……」語聲中，一個身材高大，身穿黃衫的中年人，來到了房中。

「咦！他是誰？」

「一個受了傷的小輩。」

「嗯！」半晌，這中年人算是看清了余君徹。「傷得不輕，幾乎一命嗚呼，哈哈……是容夫人看了不忍，救了他？」

「不，是我兄弟帶來的。」

「啊！令弟也在？」

「你怕了？」

「略有顧忌而已！」

「好了，現在你既已來了，如果想在我們身上打主意，就請說個清楚明白，反正，我們也無法有個罷休，天南的基業，已讓給了你們，由得你們去欺壓良民，勾結官府，既然要趕盡殺絕，立刻有個交代，當然可以，劃下個道兒，又未嘗是不錯，你看着辦吧！」

「好！痛快，妳說得不錯，妳我之間得有個人傾家蕩產、絕子絕孫的，不來個總結賬，這個結是永遠解不開，哈……三日後，咱家的老大，在七里堡召開英雄會，容夫人妳，還有令弟、令嬡，務請光臨，至於他……」這中年人說到這個字時，右手已指向余君徹，就在此時，余君徹祇覺得醜少女在其身前一阻，而一口鮮血直噴在余君徹的身上。

「惡徒，你好狠的心……」容夫人的罵聲才起，右手已揮，一聲長笑中，一條黃影直竄窗外，而大笑未歇，宛如龍吟，直向余君徹耳鼓中灌來，余君徹心神本來大亂，就如一隻被打昏的老鼠，暈頭轉向，這一陣笑，就此將余君徹刺激得閉過氣去。

當余君徹再次醒來時，眼前却見到個面清目秀的文士，此人長眉入鬢，目如朗星，唇紅齒白，俊秀萬分，却又英氣勃勃的，余君徹正想有所詢問，而文士對其微微一笑道：「天幸這個翻天獅，不明就裡，他以為用金獅功，將你乘機震死，不料反而幫了我個大忙，現在你的傷勢雖說嚴重，却已無性命之憂，祇要我們事完之後，我相信可以令你再復武功！」

「前輩……您……」

「你叫余君徹？我姓丘。」

「您是十年前，威震天南的玉面神君，八手韋護丘老前輩……」

「你怎麼會猜到是我？」

「我聽那老賊稱呼那位大娘為容夫人，又聽容夫人說有兄弟，什麼天南基業……我就猜到是您老人家……師叔……師傅他老人家找得您好苦……」

「唉！我知道，余賢侄，你也不必難過，此地事完了，我是會找他去的。」

「師叔，師傅已……坐化了！」

「什麼？」

余君徹從懷中取出一個小錦囊，抖戰着說：「師叔！天幸我尚留得性命，我還能見你一面，師叔，這是師傅命我轉交的物件，請你收回！」

玉面神君可就怔在當地，心中波濤起伏。

突然，他看了余君徹一眼道：「想不到我一時多事，却想不到你是我師侄，本來我不想洩露行踪，助你解一厄，然後一走了之，現在，唉！我欠師兄太多，我……祇能救人救到底，至於以後，再看事行事吧！」

「傻弟！瑛兒受傷極重……」是容夫人進來了。

「這孩子如果是個男的，該多好！」

「傻弟，瑛兒其實比男孩子更好。」

「我明白……」

半晌，余君徹在詢問：「師叔，那瑛……小姐，可是阻在我身前的……」

「對啊！」

「我百思不得其解，師叔，她為什麼阻在我身前。」

「她代你受了翻天獅羅彰的太玄指力襲擊。」

「為什麼？」

「她不想你死……唉！當然，羅彰的本意，他祇不過是聲東擊西，而實實在在的是逼我姊姊，或者甥女出手，殺你這樣個九死不生的人，他是不會用這大的力，可惜，瑛兒是明知而故犯……」

「我就不明白，這位姑娘為什麼對我如此關切？」

「瑛兒對任何人都關切，可惜，她是個女孩子……」

余君徹怔怔呆在床上，而容夫人與她兄弟已走出房間，看來，他們要去搶救瑛小姐！

依然是蓬頭醜臉，雙目緊閉，

瑛小姐已昏迷不醒，至於她的母親丘霜華，與她胞弟丘俊華，正在詳細研究如何搶救，挽轉傷勢，事實已說明，羅彰是心狠手辣，這一個看來輕飄飄的一擊，竟然用上了畢生積聚的功力。太玄指本是陰柔至極的指力，誰想得到，老賊還在掌中藏有伏弩，而由伏弩擊傷瑛姑娘之背，而指力順傷口而入，瑛姑娘的傷是比想像中更增了千分的凶險！

現在，瑛姑娘的背部經脈經已紛紛斷裂，而太玄陰勁將這傷勢，增加了三分陰柔之力，而要接續這斷經裂脈，勢必要用純陽壯男的血，作為輔導……這該從哪裡去找？再說，救了瑛姑娘，可能會毀了這壯男的一生。救一人命，殺一人，唉！這可說不上俠義道的所作所為，除此之外，祇有一條路，求奪命天王出手！

誰陪瑛姑娘去？還有，是否能求得此公之出手救治，說不定人在半路已斷了氣。又何況，容家與濮家的天南之爭，尚未告一段落。丘氏姐弟在斟酌，在盤算，可是，門外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容夫人搶步護住女兒，丘俊華已飛身而出，看清楚了四週，地下有個人，原來是九死一生的余君徹。

「你來幹什麼？」

「師叔！用我的血……」

「你說什麼？」

「不過……師叔，請您依我一件事……別再爭什麼天南基業，師叔，現在有什麼是你的、他的……不，師叔，朝政不修，引使金狗入侵，大河以北，再沒有一片乾淨土，師叔您大概沒有看見過戰場上的遺跡，您也沒經歷過金狗大兵的殺戮，師叔……」他可是激憤過度，一口氣回不過來，暈死了過去。

半晌，他在丘俊華的推拏下，又醒了，他祇是求師叔別再爭什麼私人、江湖的意氣，他希望他們能看清金狗的凶殘，要求他們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下，作一些有益於國家之事。

當務之急，保護種世道。

＊　＊　＊

丘俊華、丘霜華姊弟二人全已聽清了這個小輩至誠言語，他倆全感到有股內疚之意，看來人老了，變得昏了、疲了，並且一些也不像個頂天立地的丈夫，而是個終日營役的飯桶、廢物。

好吧！去保護種世道，不過，得先救容文瑛！

余君徹昂然步入內房，可是，映入眼簾的是容文瑛的眼神、聲音，已是十分微弱，但語氣却是十分的決絕，她決不會接受余君徹的好意，任令余君徹如何解說，更不理母親的懇辭，舅舅的話，姑娘祇一句話，決不可毀了余君徹，因為在她眼中，他才是個真正的英雄俠士！

余君徹臉紅到了頸項，最後決定，由丘俊華去向濮家認輸，然後，趲程趕上種家大軍，暗中保護這個一代人傑，當時的柱石。而余君徹與容夫人，帶同文瑛，遠赴蘭州，求奪命天王解救容文瑛。

事情就此決定，而余君徹對容文瑛，是愈來愈心折！

第二日，當容夫人將容文瑛安放車中，携同余君徹準備離開小林谷時，在谷口却看到了三人三騎，余君徹首先看清楚了為首一人，正是那個祁伯青。

「奇怪，那小子那會不死的……」

「老大，莫非你的冷燄掌失了效？」

「不至於變成老憊的……啊……」祁伯青是緩緩的走在前面，雙手一舉一擺，道：「請留步！」

容夫人臉色已變，對祁伯青道：「姓容的從不留步……」聲未畢，玉手微揚，一股柔勁已向祁伯青當面捲到，而祁伯青微微一笑道：「什麼？講打……」邊說邊卸勢、走步，好身法，看來是輕描淡寫，已讓過容夫人的一招迎風透骨袖。

「容夫人！怎麼？想走了？哈哈，這可太小家子氣了吧！」

「此事與閣下有何關連……」

「沒關連我會來？哈哈，容夫人，妳可知天南濮家，與在下有什麼關連？」

「有些見不得人的勾結而已……」

這是個突如其來的插話，衆人從語聲發出處，看到了個六旬的青衣文士，神態飄逸地踏着方步，緩緩的走入這殺氣騰騰的場地中，在場人沒有一個認得來人，也沒一個真正懂得這老人言中真意。

不過，當老人來到了祁伯青三人面前時，他微微一笑，笑得實在令祁伯青頓生親切之感，令他根本不想再有所懷疑剛才老人接口時的語中之意，直覺以為這老人是友非敵。

但是，老人還在走，走到了余君徹身前時，老人臉色大變，語氣極惡的斥責。

「哼！簡直是荒乎其唐，唐乎其荒，小子！唉！你又不是七老八十，你也不是個少不更事，無知頑童，可是行事任性，囂張狂妄，雖然你乏家教，少管導，但是那有你這樣的人，將條命當作玩兒戲？唉！當然也難怪你，你是個孤兒，也算是個浪子，不過，記住了，逞英雄、充好漢，不夠火候，就不能

自以爲是，還有，性命要緊，憑一時之意氣，仗一時的慷慨，滿以爲是殺身成仁，相反却是愚不可及。老實說，死了一個傻蛋，對賊子少了一重障礙，他們是樂，而你，哼！白死了！非但於事無補，反而令奸人得逞，何苦？何苦呢？」

老人在痛斥余君徹，漸漸的，余君徹已愈來愈明白，老人在幫助他，因爲老人右手戟指點揚，而左手却平平穩穩的按住了余君徹之太乙門，本來，余君徹仗容夫人丘霜華的內功，驅出體內所受的冷燄玄炁，但是餘毒未消，非得丘氏姊弟兩人交相用功，助余君徹再通奇經八脈，才有復功希望，今日，這老人的左手所按，乃是人體中的小穴，誰又想得到，這一個小小的太乙門，竟然可以接續余君徹之眞氣，代其徹底的解除陰毒，余君徹那會不驚喜交集。

還有，老人的訓辭，聽來有些刺耳，不過，當仔細辨一辨其中滋味，嗨……可以聽得出，老人之言，其辭有蓄憾焉，其實內心有關切的深情在。

余君徹再細看老人，雖說老人的臉色是依然嚴厲，並且看來有些凶惡之色，余君徹却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老人簡直如師傅生前一樣。再一凝神，倏然想起了師傅亦說過，自己還有個大師伯，也可說是門中唯一的長老。自己師傅有一半的本領是這位大師伯所傳授。莫非他是自己的老師伯……他想叫，但是，老人正代其接駁眞氣。

那邊廂，祁伯青等到底不是飯桶，久走江湖的光棍，那一個不是心靈眼明，鑒貌辨色，時間愈長，就愈看出其中端倪，形勢對他們不利，他們可也不會束手待斃的啊！

祁伯青首先一陣哈哈大笑道：「老兒……你好狂……」可以說得上快如閃電，語聲中，祇見一條人影，直向老人撲到，這一手邪門心法第一的斂魂冷燄掌法，帶起一陣寒炁，向老人週身拍到，分明，祁伯青是不敢托大，因此第一招，就是冷燄掌中，截手七式中的主式——「玄霜凝」。

老人似早有預防，右手反指，不料，斜刺裡飛來一條青虹，老人心中明白，他是喝一聲采，不再理會祁伯青的出手，右手順勢一攏，抓住了余君徹之左肩，口中喝聲起，將余君徹提上了大車車轅之上。

再看清楚，祇見一條青虹，轉得又緩又慢，可是，這樣慢的虹索，却已將祁伯青狠狠的圍住在中心。

「容夫人，好一套天羅絕滅圈……」

「這賊子的冷燄掌却也不弱……」

「差得遠……放心，這賊子是喪心病狂，謀奪師門絕技之人，可惜，他却忘了龐老翁是出了名的陰狠、多疑，雖然有其師，必有其徒，不過，祁伯青他却少了另一套相輔相成的手法譜，哈哈哈，陰毒霸氣是齊了，却少了天磁訣，冷燄掌的威力，祇有三成半，哈哈哈……容夫人，妳放心，十招之內，妳就可以看出苗頭……」

老人這一番話，可將祁伯青幾乎嚇死，自己處心積慮，連設十三重毒計，並且，還得到金帮第一高手完顏金童的助力，才算毀了師傅龐老翁，取得古本冷燄掌譜。一直以爲，斂魂冷燄掌法中的天磁勁，爲其中主幹，附在篇內，自己得到的譜法，也的確看到附錄，不過，附錄中祇有仗冷燄、聚玄炁，導入天磁。自己練氣，聚玄炁，發現冷燄炁中，如果用力攝勁，的確有攝之力，以爲天磁勁已在功力之相輔下，漸漸形成，從此而挾技走天下，他的確擊敗了不少武林人士。而今日，什麼？另有天磁訣，而自己吸攝之力是假的？

祁伯青因老人的說話而心中有鬼，好！這就吃了大虧，上了大當，大凡武林人士交手之時，講究的是心平氣和，勿躁勿煩，那樣才能穩步求進，尋隙覓縫，而狙擊敵人，絕不可心神不寧，神不守一，自相矛盾，再要是心有內怯，這可算是自暴其短，而陷於極危之地。

祁伯青是個老江湖，也是個工於心計的江湖大豪，可惜，他吃虧在心有暗鬼，而弒師之罪，永遠在其內心深處潛伏，饒是狠殘陰毒，大奸大惡，但良心不安是永不會放過自己。今日，祁伯青却算是讓深埋心底的罪孽，抬了頭……這犯罪感一抬頭，也就無法能壓抑下去了！

丘霜華的天羅索是愈來愈順手，分明，祁伯青已走了下風，本來丘霜華的武功，與祁伯青不相伯仲，憑仗天羅索想困死祁伯青，不太容易，憑祁伯青之冷燄掌，想尅制天羅索，更難成功，即使互拚內力，豁出去一決生死，至多來個兩敗俱傷，誰也不能佔誰的上風，不過，祁伯青多了兩個幫手，看情形，丘霜華依然是難求全身而退，因爲，她手上還有兩個半死不活的人牽制着她，即使兄弟趕來，也是顧了此，難免失了彼，丘霜華是一直擔心這個結果，現在，哼……形勢大變！

至少，這老人是個有力的助手，又何況，現在祁伯青心怯神乏，自己是神定氣穩，此消彼長，自己是有足夠之力，可以尅制祁伯青，最重要的是，老人已代其保護兩個傷者，令自己無後顧之憂，這

就更好，自己就用全力先制住了這個祁伯青再說。

不可忘了，還有兩個黨羽。

形勢變，兩個大漢眼中也是不揉砂子的人，漸漸的，這兩個人在有意無意中，移向戰圈，而祁伯青分明在配合兩人的出手，他是仗冷燄掌護住了自己全身，而脚步則慢慢的向後退。

丘霜華全神貫注在祁伯青身上，倏然，左右突有勁風襲來，不由大吃一驚，天羅索的圈子本來不大，發覺身外有警，一運勁，就見青虹暴漲，一個天靈馭風，天羅索抖起七重幻影，而勁風如狂飆捲到，一阻左右兩股勁力，可是，天羅索這樣一來，等於在大開中門，祁伯青本來爲天羅索束了個緊緊的，這裡才一抖開，他立即一個「寒雪鎖虹」，身形如飛雪下降的連轉幾轉，提一口眞氣，雙掌再一攏一彈，人已疾如風火的掙出重圍，三人三聲巨吼，各自向自己的坐騎撲到，幾聲馬嘶，而疾如雨點的馬蹄聲中，三人三騎，已搶出谷口，溜之大吉了。

「讓他們走吧！妳還有其他的事要辦……」這是老人的語音，丘霜華心中一凜，分明，老人語有深意。

「余君徹，算你命大，湊巧我與龐老翁有些交情，也因此而懂得如何解救這冷燄掌玄陰之炁，否則，就算丘俊華的六陽手可以助你復功，不過，却也會因拖延時久，令這寒毒入侵肺臟，以後的隱患無窮，現在你算是平安無事，或者，你又可以發狂了，任性而爲。」

「不……前輩……我不是狂，我是恨……」

「哈哈哈，我算是有些明白，可惜，這又有些什麼好處，我明白你恨極了金奴韃狗……也因此而牽累到了那些朝中文武官員……」

「我恨的是禍國殃民的賊狗官……」

「好了，好了！別再發牢騷了，走吧！」

「上哪裡去？」

「去解決天南濮家！」

「不……」余君徹是一面搖手，一面已跪拜在地上，連連的向老人叩頭。「前輩，現在是什麼時候，您我將自己一身功夫，浪擲在這爭江湖，奪地盤上？」

「混小子！」老人在發怒了，這三個字，可以說是聲色俱厲。「你是什麼東西？你以爲你自己是武林至尊，你可以號令天下，你可以爲所欲爲？你幾乎敗在祁伯青的手下，你糊塗到不探清對方的來龍去脈……你幾乎死，嘿！當然，你自以爲是爲天下請命，試問你又救得了那一個？憑你這些道行，你配做些什麼？」

余君徹這可給問住了，老人的話可眞不錯啊！自己眞的是算那門子的英雄好漢？

「告訴你，你以爲我們對付天南濮家是爲了什麼私人地盤、名譽之爭，昏了你的頭，老實告訴你，是爲了抗金！」

啊！余君徹幾乎跳了起來！

「你可知道，在大河以北，有多少沒廉恥的武林敗類，業已成了完顏王朝的走狗？又有多少門戶之長，已成了不出面的金狗密探、奸細？」

轟的一震，余君徹突然有所醒悟！

看來，這位老人是比自己更是個有心人。

「前輩，您罵，您打，祇要求您能指點迷津！」

「好小子，憑你這一句話，好，老夫帶你走！」

「去毀天南濮家？」

「對，容夫人，妳我後會有期……」

「且慢，敢問老爺子尊姓大名？」

「老夫已卅年不露姓名，妳，可以破例，老夫姓棘，這是個極冷門的姓。」

「您是卅年前，威震西夏的棘山人嗎？」

「哈哈哈！容夫人，你去吧！」

「不！」容夫人已飛步上前，對老人盈盈下拜。

「容夫人，妳這是爲什麼？」

「奪命天王與您有交情，可憐我的女兒……」

「對！前輩！這位姑娘爲了救我這個沒出息的飯桶，她……受了翻天獅羅彰的太玄勁。前輩，如果您眞的與奪命天王前輩有交情，請你出力相助……」

「哼！看來是個美人……」

「對！前輩，在我眼中，世上再沒有半個及得上她一半的美！」

「你……哈哈哈，小子，你看上了這位小姐了！」

「就怕我不配！」

哈哈哈，一陣長笑中，余君徹祇覺得左手已爲老人一把抓住，一股極大的牽引力，將他拖了就走，他想叫，可是兩耳風生，這老人步法之快，簡直不可思議，他根本沒清楚，容夫人母女是否已得到老人的允諾，而自己則已莫名其妙的爲其拖了就走。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余君徹算是緩了一口氣，不過，他突然發覺自己的眞氣流轉，一無阻隔，而老人的步法也漸漸的慢了下來，再走了大概百餘步，老人已停了下來，對余君徹全身看了一遍，又再

在「泥丸」、「命門」、「百會」等大穴按摩，然後微微一笑道：「總算你體內積聚的一點餘毒也淸了！」

「你對她倒是情深一片！」

「前輩，如何解救容文瑛？」

「前輩，她救了我的命，我祇恨自己習藝不精，更恨不能以身相代……」

「武藝不精，可以學的呀！」

「現在，學……也來不及了，我祇求前輩……」

「找奪命天王？」

「請他老人家大發慈悲，救救這位好心的姑娘！」

「奪命天王已死了半年啦！」

「啊！」

「好在，我已送了容夫人一粒碧玉珠，這位姑娘在一年之內，決不會死，如果你眞的想救她，那麼……我是不能出手救人，却可以傳授你這一門打穴療疾之法……到那時，你去救她吧！」

「前輩……」余君徹萬分莊重的對棘老人道：「我欠文瑛姑娘太多，我可又怕……」

「怕什麼？怕學不會我的打穴療疾之功？」

「我怕……一年之內，人事變化太大，說不定，一年未到，我已消失在江湖之中了……」

「哼！跟我習技，又有那個敢來傷害你？」

「晚輩是個不能安逸下來的人，前輩，世事如此，試問，我又怎能由得金狗猖狂，又何況，前輩您又說明了，將會有多少門戶之主，不是甘心爲倀，就是暗中爲奸，前輩，他們會殺了更多有志之士，他們要殺了我中原大好的男兒！前輩，我得與他們拚個死活……不錯，文瑛姑娘對我有天高地厚之恩，不過，我相信，她之所以捨身救護我，絕不是爲了自己，而是希望我能有所作爲，前輩，我怕我會中途殞命，我……」

棘山人是當代有數的名宿，他眞想不到，在當今之世，竟然有這樣個血性男兒一心爲民，而又慷慨激昂的人，並且，這個人却是個看來是貌不出衆，行不驚人的普通漢子。

不過，他才是眞漢子、眞英雄，棘山人對余君徹愈來愈欣賞，也愈來愈愛惜。

「如果你不死，你又如何？」

「祇要有三寸氣在，晚輩定當爲她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要你加倍時間鍛練氣功？」

「三倍也成！」

「好啦！一言爲定，現在，你跟我走吧！」

「是！」余君徹應了一聲之後，他再也不說話了，老人走，他祇是跟……跟……跟……此地已是偃師地界了，這裡有着比較像樣的街道、市鎮，可是，余君徹却突然發現了三騎馬，看來眼熟，再一想，心中不由一怔，那不是祁伯青一行三人的坐騎，再看淸楚，三騎馬是繫在飯舖門口。

棘山人毫不在乎的走進這三騎馬的飯莊中，余君徹本想阻攔，不過，突有所悟的跟了進去，在他的心意是：反正是走江湖，走到那裡撞不到對頭？

兩人步入店堂，當下有店小二前來招呼，棘山人微微一笑，點了點左角落，剛好有張小桌，並且，極容易爲人忽略，不過，他可以一眼觀四方，除了後門，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走得出這老人的眼底。

余君徹坐下後，已看了個淸楚明白，大堂中根本未見祁伯青等三人。可是，老人却用左手指了指面對的一道屏風，屏風後分明是一列雅座小間，余君徹已明白，祁伯青等人在內座。

老人早已點下了酒菜，可是，當酒菜開始上桌時，一陣脚步聲由雅座中傳來，當先一人，是個豹頭虎目的老人，在老人左手側，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婦人，打扮得有些過火，並且，這週身珠光寶氣，愈顯得此人之俗，不過，看得出，這兩人的臉色是極難看，分明，有些不大好過的事，梗在心中。

在後面是一個臉白如紙，又高又瘦的漢子，滿臉諂笑，而口中祇有一疊聲在說：「眞是對不起，眞是對不起！恕兄弟不能相助……不能相助……」

豹頭虎目的老人一出飯莊門口，那婦人左手一按腰際，不想，那老人如背後長了眼睛一樣，一個反手扣，右手突的奇妙穿出，祇一搭，已搭住了少婦的左手，微聞得老人道：「忙什麼？」語音中，老人已抓了少婦步出門口，而飯莊外的街巷中，突然出現了人羣。

老人祇微微的點了點頭，與少婦已跳上了一輛人叢中的大車，「篤篤」聲中，雜聲響處，大車已向前直駛而去，剎那間，車子一個轉彎，就失了蹤跡，而四處的人羣，又再隱入了左右小巷中，四處又歸沉寂……

余君徹本想追出，棘山人冷冷一笑道：「忙什麼？」

「這老人極有氣派。」

「他就是天南濮家的掌櫃，飛天豹濮艮！」

「這……我們……還不走？」

「傻小子，還有許多好戲還未出台就走……哼！太不懂得欣賞了……哼！哼！」

余君徹的意思是跟天南濮家的人走，然後，如果有可能，了結一樁公案，再不濟也得探聽一些機密

之事，以作將來之用，不想棘山人還賴在這兒看好戲，但余君徹根本看不出好戲之端倪來，不過，老人別具慧眼，自己祇有奉命唯謹。

飯莊中，有出去的人，也有進來的人，突然，余君徹發覺了在東角落，有一個單身客，獨坐一桌，祇見背影，身穿一領青衫，在桌角放着一個包袱，余君徹也依稀感到，此君的坐姿，好似並未改過，甚至，此君眞可能是個泥塑木雕的。

突然，由外走來一人，生得氣度不凡，更明顯的是身背長劍，毫不掩飾自己的江湖人物身份，此人進得門來，直向此君座位走去……並且，神色莊重地，走到此君身邊，彎身近耳，有所嘀咕，說了好長一段時候，而此君的坐姿還是如此，一無改變……

「哈哈哈……」一陣狂笑，由屏風後傳來。「中條雙煞，別在此地裝模作樣，本來，來到此地，誰也不會安着什麼好心，再說，笑面易牙開設的飯莊，就是不怕好朋友來打架，我說林老四，把些不相干的客人請出去，免得此地打個落花流水去，刀槍無眼，哼！不怕罣誤的，喜歡看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請留下來！」

那小二聽了這一番的解說，嗨嗨，一團和氣的臉蛋兒馬上變得殺氣騰騰，將那些看來不像江湖人物，連拖帶扯的趕出了店門，可是，來到了一張八仙桌前，有四個看來似鄉愚的客人時，其中一個齜牙對小二笑了笑，小二臉色大變，乖乖的垂手不語，本來趕走了這四個人，就可見棘山人與余君徹，爲了這一個阻攔，留下了棘山人與余君徹兩人。

棘山人用筷子蘸酒寫了幾個字……

「天佑你我，有好戲可看。」

余君徹心中大爲激動，江湖上臥虎藏龍這句話，到今日，他算是眞正的領略個透了！

最後進來的壯士，到此地步，反而面帶笑容，轉身獨立，掃向四週一眼，然後，一言不發。

「龐老二，該出劍了吧！」

「不忙！」

「好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劍出見紅』！」

「不，『劍出而死』！」

「喔！變了？」

「對！變了，也就是說，長劍出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敵我雙方，必有一方去見閻王。」

「愈來愈霸道！」

「愈來愈淸楚瞭解這江湖中的宵小面目，狂徒的心腸！」

「你不是奉命而來？」

「中條雙煞，幾時有人敢下命令！」

「天南濮家！」

「呸！那怕是武林至尊，也難調度我兄弟兩人。」

「好……」語聲中，這一道屏風突的如被重擊，不，簡直如受了火藥爆炸似的，一聲巨響，斷木裂屑，各挾勁風，向那被稱中條雙煞的座位襲到！

嗨嗨，這就可見到中條雙煞的厲害，依然是一立一坐，既不拉架子，也不脚步動，祇不過姓龐的雙掌使一個大圈子，引起一股勁風，將襲來的物件阻於身前，至於坐的那一個，更是驚人，頭也不抬，右手一指一曲一彈，襲來的木屑、碎片，就爲其這一彈之力，那裡來，往那裡去。這一來，非但阻格了來襲，更且是反客爲主，以作還敬，此君功力之詭異與强勁，余君徹不禁瞪目結舌。

「好不好看？」棘山人陰陰的問了一聲，才算令他神色還原，而屏風被一擊之後，眼前已多了四個人，爲首一個是高瘦的漢子，滿臉詭笑，正是送走飛天豹濮艮的那個，後面是個神態威狂的禿頭老者，還有一個羽星冠的道者，一個臉有劍痕的中年道姑。

「龐朋友！」是那個高瘦漢子，依然面帶詭笑而發言。「請教兩位，你倆到小店有何貴幹？」

「交出祁伯青！」

「祁伯青？喔……哈哈，依然是爲是天南濮家……」

「天南濮家與我兄弟，根本無一瓜葛。」

「老二，何必與他們講道理？」

「是，老大。」然後一轉身，對那個瘦漢子道：「常彬，你說一聲，交抑或不交？」

「你好狂！」那個看來斯文的道者，想不到是最忍不住氣，首先長身出來叫陣！不過看得出，老道的功力不弱，並且出手發招，又穩又狠，常言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就算是一招，也可以掂出斤兩來。

哼！嗨嗨聲中，余君徹已看淸楚了道者與那個姓龐的已交上了手。其實，那裡是交一手，其中竟然連續七手對拆，攻的是：勢如疾風，凌厲無比，而還的是：如行雲流水，飄逸萬分。如果不是有棘山人的阻止，余君徹幾乎情不自禁的喝聲好。

「原來是玉陽門下的棄徒寇三忌！」

「好眼光！」

「今日是你死期到了！」

「好大的口氣！」

道士的語音未畢，耳聞嗆的一聲響，姓龐的已長劍出鞘，然後冷冷的對寇三忌道：「你奸淫不法，

更且，爲了配迷藥，盜紫河車，練斷魂爪，毀了無數童男童女，我早就想追踪殺你，祇恨我有事留在中原，才容你苟延殘喘，今日，嘿嘿，劍下受死……」

龐純修，這個是中條雙煞之一，乃是極有名的殺手，可是，稍有江湖閱歷的人，誰也明白，他手下從不濫殺，如無確實證據，他是永遠不會出重招，可是在近年，風聞他心情大變，稍有不順眼，稍有不如意，或者，稍有風聲爲其所聞，他就會找上門來，他更會殺個無止無休。

以前，他是劍出見血，現在，他自命劍出而死，已可看見其改變之一斑。

不過，這個寇三忌，卻是個惡跡遍天下的魔頭，爲了自身，他倒叛師門，殺害同門，偷盜玉陽門中練法秘笈，然後借獻寶，投入別門派，此外他賣友、挑撥，而坐享其成，總之在這二十年來，寇三忌的大名，震動天下，人人敬而遠之，而正派中人，四處搜捕，令他不得已，埋名遁世，爲了練斷魂爪，用童男童女餵功，希望自成一門，而與中原門戶對抗，幾乎爲川湘大俠王挺所殺，但他鬼計多端，賣友脫禍。

寇三忌爲人不端，可是，武功實在不錯，否則也不至於在這多人的搜捕圍擊下，依然故我，依然自豪，可是今日，他卻想不到，撞着了照命煞星了。

龐純修是個萬分沉穩之人，而且言不虛發，對品行不端的武林人士，更是不會放過。現在，他的長劍已出鞘，衆人眼前祇見一泓秋水，耀目生光，在場人個個心中一凜，可是寇三忌依然神色不變，鐵拂塵一抖，舞起一團勁影，冷笑聲中，喝一聲着，一招雲龍三現，好功夫，鐵拂塵竟然抖起三層光影，向龐純修胸前捲到。

龐純修冷冷一笑，緩緩起劍，劍訣一引，衆人鬨然叫聲不好，但是龐純修之劍尖，已直透拂塵之三重光影，而鋒芒畢露的向寇三忌之心門點到！

* * *

「老二！小心有毒……」嘿，這個老大可眞忍得住氣，依然不變坐姿，不過，卻在這個時候說了話。

好個龐純修，長劍已向寇三忌之中心點去，老大一個提醒，這就可看出了好手的功力……說停就停，話變就變。本來他是長劍直刺，跟着脚步移動，中宮游走，七劍招中的絕滅圈就可組成，可是，一聲有毒，龐純修立即止劍、凝步、提氣、沉視……果然，幾聲啞嘯聲中，寇三忌的鐵拂塵，莫名其妙的斷成多截，而一股股淡黃色的粉霧出現，衆人心中明白，寇三忌的迷魂香霧出了手！

在場的全是老江湖，兼具好身手，當然不會睜開眼睛上了當，各自屏息斂氣，閃身稍避，而寇三忌卻乘此時機，一個幻影百變身法，人如一條飄帶那樣，隨風而舞，道人的輕功實在是高人一等。

就在這個幻影百變身法催動下，十二支迷魂蜈蚣鏢，疾如飛星般，向四週擲去，看來他是無的放矢，亂打亂舞，其實這道士別具用心。

每一支蜈蚣鏢，其中有機簧，不架不擋，自己也會爆裂，而發出更陰毒的七聖毒煙，如果想接，嗨嗨，蜈蚣鏢的去勢奇特，鏢身有毒，稍有失當，勢必上當，有眼光，有經驗的人士，誰也不會去接，再說，他發的是無準頭，無目的的鏢，他祇是仗此脫身而已啊！

由於飛鏢亂打，店堂中也亂成一片，誰也不能不避不架……

但是，寇三忌第三次暗器又出，流星火彈擲出，他再不怠慢，人，本來如鬼影般，東游西走，現在一個黃鶴冲天，身影斜飛出門，希望闖出是非地。飯堂中，火星亂飛，劈啪聲中，火燄飛起，寇三忌心中大爲高興，反正一出門，自己就算逃出生天，其他事，再作打算，何況，既爲自己撞上了，不撈些好處，可眞犯不着。

他還在打損人利己的主意，但是前面好似有阻力，一看清楚，映入眼中的，竟然是張極冷極冷的怪臉，老實說，祇要看上一眼，就永不會忘記這張臉，而且，祇要看過一眼，就永遠不會想看第二眼，這張臉，有說不出的陰、狠、詭、怪，令人心震，令你滿懷不舒服，不！簡直是一種重壓，壓在心頭！

「回去！」簡簡單單的兩個字，唉！要命，這兩個字，就如兩下千斤重錘，打得他頭沉心跳。寇三忌是個傑出的惡徒，在他心目中，永沒有報應兩個字，但是，不知什麼道理，讓這個怪人弄了個神昏顛倒，他現在明白，絕不能退一步，一回飯莊，自己條命就難保，但是，他在這個怪人的威懾下，他還是慢慢的向後退。

突然，寇三忌有所震醒，左手一抖一彈，一股極細的光影向怪漢正面彈到，怪漢竟如未見，白影一晃不見，寇三忌幾乎心也跳了出來，爲什麼，他成功了，這最後一着，萬靈蠱毒全照顧了怪漢，哈哈，這一來，自己可就不怕了，這怪漢就快武功全失，神智昏，然後得求我這解藥，誰也不敢再殺我，誰也得聽我號令……對！要龐純修殺了陰陽無常常琦、七星掌熊均，還有百絕師太慧開，再要龐純修逼

祁伯青交出三件寶物，自己遠走高飛，苦練十年，天下無敵，對！哈哈哈！

「朋友，你中了我的萬靈散了，你與我乖乖的，哈哈，龐老二，你滾出來，如果你不想你老大死在我的萬靈散下，你快先替我殺了常琦！」

「回去！」寇三忌突然的一凜，鼻中微微有股甜香，再一看，他永不想再看第二眼的臉，怪漢依然神色凜然，這一對眼，他得看眼色，憑眼色可以斷定中毒之深淺，可是，當他對準了怪漢的眼神時，他由心底冒起了一陣寒意，他倒抽了一口冷氣。

好，胸中突然的有陣火熱的感覺，心一熱，心靈大抖……然後全身發熱，全身宛如脫了力，一聲極淒慘的叫聲中，「我中毒了……」

「不錯，你中毒了……回去……」怪漢祇一抓、一擲，好手法，立着的人，擲進了飯堂，依然立着，寇三忌一回飯莊大廳，可憐三個同伴已圍着了他，常琦首先戟指痛罵寇三忌的卑鄙。

「你們吵什麼？快放出祁伯青！」

「龐老二，本來，我們是受了你倆的恩惠，就不該再與你作對……」

「作對也不怕！」

「不！龐老二，關於祁伯青，我們可不能這樣交出來，眞……我們是受人之託，再說，我們已得罪了天南濮家，早已豁出命來，我們可不能有負此人之託，因此絕不能將祁伯青交出來！」

「你們死了，我就可以帶走了祁伯青！」

「或者如此！」

「那麼，出手吧！」

「追！」

「追！」

外面突然一陣哄聲，就見飯莊門外，左右小巷中，竄出了一大批人，而一輛大車已竄出了大街，大車前分明有三騎馬，而馬背上祇有兩個人，正是祁伯青同行的兩個，在店堂中的中條雙煞臉色微變，好快身法，幾個挫翻，兩人已追上大車，不料，大車中突的激射出一片金虹，遠處傳來雙煞的怒吼，又聞得幾聲極猛烈的炸聲，再是幾聲哄叫聲，半晌，無聲又無息了。

飯莊中有不少人在，至少，還有那四個鄉愚的人，棘山人與余君徹，加上了幾個主人。中條雙煞分明爲人引出了門，其他的人又該如何？又何況在場人，可以說個個是別具鬼胎，祁伯青這個正主兒又如何？走了！死了！還是依然在飯莊中。當然更需要研究，更值得研究的是，祁伯青幾時變得如此值錢，有人搶，有人藏，有人拚命，有人送命！

還有，那個一招落敗，而自作自受的寇三忌的後果又如何？

「常……大哥……」嗨嗨，一提起，就聽得老道的叫聲道：「救命……救命！」

「雜毛，你好狠的心腸，哼哼！你還想我們救你？怪不得江湖上，稱你爲武林煞星，你還有面目來求我？」

「我自知不是，但是，常大哥，我也是被逼無奈，我被人……稱之爲武林煞星、敗類，我祇有卑鄙、無恥的求生……我希望……有朝一日吐氣揚眉，我更……唉！常大哥……你救救我吧！求你……代我取出解藥……」

什麼？這雜毛有解藥，爲什麼不自取，在場的人全是久走江湖，頗具心計，一聽寇三忌如此之說，個個暗中打了寒戰，這雜毛的毒藥，簡直駭人聽聞，中上之後，分明全身功力，不！可說是令其眞氣全散，變成了比廢人更可怕的活死人了！這種殘酷，降臨於一個武林人士身上，請問這人的感受如何，其後果又如何呢？

再看看寇三忌的臉色神態，人們心目中更全已明白，此人身受之酷，簡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突然，一柄金刀其疾如飛，直釘寇三忌之心頭，寇三忌已看清楚，發刀之人是慧開師太，他是臉現苦笑，說一聲。「多謝成全！」可憐，刀入心口，祇吐出了一句多謝，就此一個氣窒，嗚呼哀哉。

熊均與常琦是十分明白，這一句多謝，是出自肺腑之言，也可以說，慧開師太這柄金刀，的確解除了寇三忌無窮的折磨。

常琦看看四週，依然面帶詭笑對四位鄉愚打扮的人道：「列位，戲已散了！」

「嗯！散了？老四，你說如何？」

「假的？」

「哈哈，我也知道是假的啦！好了，常當家，別再假裝了，我看，你既有本領引來這樁公案，就得來一個乾脆俐落，祁伯青不出面，這件事就難下台！」

「嗨嗨！朋友，你該看出來，中條雙煞已追出去了！」

「難道他們不會回來嗎？」

語聲未畢，衆人眼前一花，祇見兩個圓球形的東西，向常琦迎面打到。

常琦可發覺這勁風凌厲，不敢接收，一個偏身，希望避過來勢，不想，眼前光虹如星雨爆散，向自己三路射來，好個常琦，一聲厲嘯，身法一轉，人如個極大的螺陀般，一旋一轉，轉出老遠，堪堪避

過第一着迎面一招，可是，一聲輕嘯中，常琦已知對手得寸進尺，正想反手格擊，耳聞跟蹌兩聲，又聞得慧開師太喝一聲好，而大力神熊均也已揮巨斧，阻截來客，常琦看清出手襲擊自己的，正是中條雙煞的龐純修，他不禁叫了聲道：「冥怪雙煞，威震江湖，追魂子果然不凡……」

「你們再不交出祁伯青，哼！」

「又該如何？」

「劍出而死，看來！你們也得應此盟誓了。」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對！」語聲中，一陣陣劍嘯聲，這飯莊的店堂，立即佈滿了肅殺之氣，慧開師太與熊均一仗鐵如意、一仗開山斧，兩件兵刃，各具神通，滿以為兩人久走江湖，罕逢敵手，為了對頭名氣太大，不敢輕視，因此以二對一，照理也是坍了大台，可是為了擊退强敵，也就說不得撕下這份老臉了，誰想到這個龐純修的劍法如此厲害，每一招、每一式，全是用內家罡氣作輔，劍法如天神變化，又如鬼影纏身，輕靈時，似彈五弦，珠走玉盤；凝重時，直如巨靈劈山，威靈顯赫，有時身形如風，有時步履蹣跚，撲拙反彈。不過，不論快抑或慢，總之，兩個武林中有名之士，一方的霸主，却給個龐純修鬧了個左支右絀，狠狽不堪。

有幾下，如果不是雙方之呼應相輔，不死也得重傷。可是再看清楚，龐純修用劍法之時，任誰也叫一聲慚愧，龐純修所施的劍法，乃是一套平平無奇的七星劍法而已，可以說一聲，七星門已煙消雲散，都已有七十年了，七星劍已變成了微不足道，並且，因為七星劍譜無人作主，流入了市儈書販手上，北宋末年，簡直是滿處皆是，隨處可買得到的入門劍法，那想到，今日却在偃師城中，困煞兩個江湖大豪的，竟是這隨處可買得到的七星劍法。

陰陽無常常琦是個極工於心計的武林名宿，一看形勢，就知道不能善於罷休，自己加入戰圈，也不過是多一份牽制之力，於事無補，並且，根本無法可以挽回敗局，因為老二已經如此厲害，還有個老大未出手，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借刀殺人。由此可見，常琦為人的陰狠厲害，並且善於揣度形勢，而當機立斷。

衆人眼睛，可以看到常琦手中多了一疊晶光澄亮的長形暗器，耳聞得常琦一聲詭笑，手指一彈，這一疊暗器上，立即錚的一聲，一道白虹，其疾如箭的向龐純修打到，如此激烈的激戰中，常琦的飛刀——原來是一疊其薄如紙的飛刀暗器——一絲不錯的照顧了龐純修。

現在龐純修全身已為罡氣所佈，再說，他的七星劍法，更具無比威力，劍尖就如生了眼睛的，飛刀才現，就見他長劍一引，錚的一聲響，嘿！這就令龐純修也暗叫一聲好。原來，劍刀相交時，龐純修微感一股極大的撞力傳來，飛刀雖說為其格開，不過，自己也幾乎眞氣一阻，可是，還有更可怕的事將發現……

常琦是得理不饒人，他的飛刀是憑仗其奇門玄指之力，一柄又一柄，連續不斷的向龐純修射來，十七柄飛刀，就如織成了一片刀網，連番飛舞，圍繞而上，這一來，龐純修非但得阻擊，熊、慧兩人，更且得點，挑、彈、帶動這個飛刀陣，這就令龐純修心得兩用，運氣難免有所不純，突聞遠處傳來一聲驚叫，又是幾聲暗叱，龐純修已經明白了，自己破飛刀時，將飛刀交付了閑人……

中條雙煞素不善言辭，也不善解釋，其實是無法解釋，也不必解釋。現在，他一心一意的，想倒翻這個飯莊，然後，找出祁伯青，了結這件公案。那想到飛刀陣會代他帶來了些小麻煩。

「老三，看來中條雙煞，也眞惡得可以。」

「老二，別這麼說！」

「為什麼？你怕事！怕得罪了中條雙煞？」

「不是怕事，而是不想生事……老二！算了吧！」

「這飛刀幾乎要了我的左手！」

「是你自己不小心！」

「對！老大說得對！你看戲就得小心在意，這是全武行，一個不小心，看戲的可眞會被割了耳朵！」

「老三，你也幫……」

「不是幫……我……」

「我偏要幫！」

「你幫什麼？」

「幫他們打這個煞鬼！」

啊！這四個鄉愚中的老二可發了火，其他三個可拚命的阻止他，可不料，三個人為塊桌子阻在中央，又不想起身離座，好，就讓老二一掙，掙脫了三人的糾纏，身法奇快的插進了戰圈中。

「你這個煞鬼，敢得罪我！」

「我幾時得罪你？」可怖！才說一句，回人一句話，兩人已連續對了七招。龐純修出了名的閃電手，可是這個鄉愚看來木頭木腦，這出手却是又快又怪，守七招，攻七招，簡直是一氣呵成，萬分逍遙洒脫，兩人一交上手，照理，龐純修就該大為狠狽了，因為，他本來與慧開師太及熊均在交手，加上個常

琦的飛刀，雖不至於手忙脚亂，可已是鬧着個膠着之狀態。

現在，竟然又加上一個强敵，而這個鄉巴佬看來武功高出了在場三人，龐純修以一敵四，就能抵擋解決了？

應該這個老大要出手了吧！事情可又奇怪，這戰場上，龐純修並未顯示出有什閃失之處，依然涇渭分明的與鄉巴佬戰在一起，出手發招卻比較愼密、凌厲，至於慧開師太及熊均，都不插手，又退不了戰圈外，甚至連個陰陽無常常琦也三不知的，給牽進了戰圈……

為什麼？原來，鄉巴佬不知用什麼手法，將三人引了進來，可又不准他們對付龐純修，三人雖說希求拚命，更希望速戰速決，可惜，不是龐純修劍尖輕靈，就是鄉巴佬的掌風阻格，被阻得密不通風，如果想乘機退出戰圈外，却隨時隨地有劍鋒或掌風的困截阻攔。

* * *

至於龐純修與鄉巴佬的交手，眞可當得一句，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嘆為觀止。

一個是劍術名家，劍光輕靈處，宛如凌波仙子，幽靈縱橫，至輕至靈，轉為凝重規矩時，大巧若拙，一路看來毫不出奇的七星劍法，到了他的手中，每一招、每一式，看來平平無奇，可是劍法中的威稜、神妙，發揮了個淋漓盡緻。

至於鄉巴佬又如何？守，如銅牆鐵壁，儼絲合縫，無分毫之隙可供敵人之入侵，攻，如霹靂陡起，又如狂風暴雨，每一招，挾神威驚人之勢而臨，每一式具驚天動地，乾坤一擊之力。

雖說劍招狠厲，他防守得無懈可擊，雖說龐純修神乎其技，他依然尋隙覓縫，希望能取得上風，兩人這一場打鬥，可眞是燦爛萬分。

突然一聲驚叫，在場人祇感到一個眼花，而常琦這個看來是主人家的，已為一人所扣。

熊均與慧開師太發覺同伴被扣，還想掙扎出圈搶救常琦時，慧開師太祇覺得背後脊骨中穴一陣刺痛，而全身勁力，眞氣全散，知道已為人點中重穴，還想盡力一擊，可惜勁力難繼，一聲悶哼，仆翻在地，而眼前又是人影盪出，果然，熊均不知怎麼一來，讓個鄉巴佬一指點中大穴，一彈掌，將他彈出了戰圈。

「雜毛，好劍法！」

「你的掌法也不錯。」

「老二，如此混打，值得嗎？」

是中條雙煞中老大開了口。

「是他找上了我？」

「住手罷鬥。」

「他不肯住手。」

「這位朋友，你我何必結仇？」

「那也說得是……」鄉巴佬可眞不含糊，他說停就停，龐純修祇覺眼前人影一晃，好，已回到了這一桌上，與其他三人會合了。

「在下王若冰，」原來中條雙煞叫王若冰。「我與龐二弟合稱為中條雙煞，事實俱在，也說不上有什麼大名望，不過，咱們兄弟可不算得鮮廉無恥，喪心昧良的糊塗蛋，當然，身在江湖上，難免會殺人，可是，王某大膽說一句，王某絕不殺無辜。而死在我兄弟手上的，全是十惡不赦的禽獸之徒，而今日，我兄弟却非毀了這個飯莊，更得殺盡所有的惡徒，至於龍山四位朋友，還有棘山人……」

此言一出，令余君徹大吃一驚，可是棘山人又如何？依然神色不動，靜坐以觀其變。

「王某斗膽請你們，呃，棘山人更得帶那位朋友走，不必再淌這一次的混水。」

「那你兄弟算是包辦了這一件事？」

「或者如此！」

「祇怕辦得不妥。」

「唉！那也無可奈何！」

「王世兄！」棘山人突然越坐而出，四個鄉巴佬對棘山人微微一笑，其中有個看來頗滑稽相的老人，更是對老人做了個鬼臉。

「棘前輩！」

「嗨，這一來，令我這糟老頭，不認老也不成了，不過，既承抬愛，我就來個倚老賣老。王世兄，小老素聞兩位，遊俠江湖，好打不平，可是，從來未聽見過對拳譜珍寶動心發念過，這次，你們那會對這三件東西也生了心？」

「小可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勞什子東西……」

「祁伯青與兩位有仇？」

「不！祁伯青與我兄弟有些關連！」

「有何關連？」

「前輩，請恕在下，素不願多言多語，再說……」

「不喜歡別人家如盤問口供般，絮絮不休？」

「大概如此！」

「我已說過了，我可以倚老賣老，而今，我可對你倆直斥一句，你們錯了！」

「啊！此言何意？」

「你倆以為是了結一段公案，你以為憑此一件事，可以令你們報了恩，哼哼，恰恰相反，你們是中了計，中了個奸小暗笑的計。」

「不可如此數說我的弟兄！」

「錯了就是錯了！你們帶祁伯青去見你們的恩人？哼哼！依我看，你們是將祁伯青當禮物送給了金狗！」

啊！此言一出，四座變色，這

些江湖俠隱，雖說行爲怪僻，而且殺人不眨眼，但是，可沒有半個肯同金帮有聯系，他們可以爲一件珠寶，或者什麼秘笈、神訣，鬧了個天翻地覆，可絕不會貪圖富貴，而爲漢奸、走狗，殘殺同類。

中條雙煞絕不是壞人，更不是別具心腸的惡徒狂奴，他們扣拿祁伯青，有其他的過節，或者，希望撈一把油水，這還解釋得通，將他獻與金帮這……就令人難有解釋。

「老前輩，此言怎講？」王若冰顯然有些惱怒了。

「你的恩人姓雷，名玉儀。」

「啊！」

「是個女的，很美，你們在三年前遇見她，你倆爲人下了毒，幾乎毀了，全仗她出現，費盡心力，將你倆救入了一個破堡中，代你倆護法，兩日兩夜，她與來人激鬥，受了卅多處傷，然後，仗你倆的功力恢復，驚退這些惡徒，對不對？」

「你……那能如此清楚？」

「當時，我也在這個破堡中，不必再岔開去，我且問你們，以後，你們有沒有看見過那些追擊你們的賊黨？還有，你們沒有見過雷玉儀，也沒有見過碧瑚釵來到此地，對不對！好，我再問問你們一個問題，雷玉儀是何門何派，她的出身，你們可知道？」

怔住了，中條雙煞久走江湖，更是多歷事故，並且，近三年來，更是形跡隱秘，出則必擊，擊則必中，中則必遠颺，可惜，却讓棘山人問住了，其實，兩人心中也隱隱有些明白，自己兄弟眞可能讓人的沽恩市惠，入了小人之牢籠之中。

「天南濮家、山西雷家，你難道連這八個字也沒聽說過，雷玉儀乃是濮家的第二代主婦，還有，如果你眞的逼得常琦交出了半死不活的祁伯青，祇怕你們兄弟，非但送上禮物，更可能連你倆也得毀了。」

「殺我兄弟？」

「腹中藏寶……」

這可令王若冰兄弟難明所以，雖然江湖風浪險，道貌岸然而心懷鬼胎的，大不乏人，不過殺了人，再腹中藏寶，這又何從說起？

可是，當棘山人說明了詳情之後，中條雙煞不禁面面相覷，不知所措，而四個鄉巴佬却是在哈哈大笑聲中離座想走了。

中條雙煞與龐純修心有不忿，正想動問，那個與他大打出手的老者哈哈一笑道：「龐老二劍法不賴，如果，眞的將玉版訣中坎離大法參悟，看來，大可成爲一代宗師，希望你小心在意，別大船沉在陰溝中，你我後會有期！」話聲中，他還打了個扯天恭的大揖，走了……

「還未請教大名。」

「你老大不是稱我們龍山四老嗎？」

龐純修可眞是有些打昏了頭似的，龍山四老在江湖成名已是有數十年，今日，自己却與其中一人，打了個旗鼓相當，他可有些不相信自己。

「爲什麼走了？」

「有棘老頭出場，並且，他又抖出了內中玄秘，哈哈，後事看來得由你倆來了，我們四個老頭子，夾在中間幹什麼？討人厭？犯不着，哈哈！」一陣狂笑聲中，這個老人就此踏出飯莊門，這個祁伯青，還有什麼天南濮家、山西雷家的事，就算是交託給中條雙煞，還有棘山人去處理了。

祇剩下棘山人與余君徹在看好戲。

龐純修仗劍而立，王若冰則在詢問常琦。「常琦，如果我用七煞修羅手法來對付你，你將會受到如何的折磨？」

「也不過筋斷脈折，寸骨寸傷，嘔吐黑血，受盡七日大難一命嗚呼而已！」

「這樣清楚，你不怕？」

「走江湖的怕死，那還配走江湖？王若冰，說實在話，常某在廿年前，就該受到比你七煞羅修更慘烈的待遇，天幸爲我老恩主所救，我算是活多了廿年，今日，你就放手折磨吧！不過，我要講一句話，這四個字，就是『登天還難』！」

「你不肯講出祁伯青的藏身之所？」

「祁伯青早已走了，坐大車走的！」

「放屁，你太爺已毀了這一批狗爪子，還有這兩顆首級，不就是護車之人？」

「嗯！不錯！」

「可是，我沒有找到祁伯青，我深知你善於佈置機關消息，你好好與我講！」

「講什麼！講出個名堂來？」

「你不講就要燒了你這龜殼子！」

「你大可放火！」

聽言辨意，常琦是鐵了心，不會講出個所以然來，王若冰何嘗不明白，放火一燒，這何嘗不是個好辦法？但是，就怕連祁伯青，還有他挾帶三件寶物中，十三張地圖也給毀了。

中條雙煞明知其中有極大的關連，絕不能魯莽行事，祁伯青莫名其妙的得到了三件寶物，不出三日，消息不脛而走，一個江湖敗類，立刻變成了各方注目的要人，而現在，除了天南、山西有人必需得之而甘心外，並且，還有不少人

物在暗中較上了勁，而自己兄弟，就是讓雷玉儀的碧瑚釵請出了山，本以爲智珠在握，更以爲可以了斷一段公案。不想事情愈變愈奇，形勢也愈來愈險，甚至於難題愈來愈多，常琦這個武林中凶星，他究竟受了何人指使，而竟敢不惜以身相殉，並且，甘願忍受自己的酷刑手法？

這又該怎辦？殺人？放火？一走了之，這當然是最乾脆，突然，王若冰的眼神起了變化，他在一聲長笑中，對棘山人道：「前輩，即使是錯，我也祇得如此做……」

「你想毀了此地……」

「正是。」

「一了百了？」

「前輩意下如何？」

棘山人一陣狂笑，沉聲對中條雙煞道：「這何嘗不是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

「如此，晚輩出手了！」

「請便吧！」棘山人帶了余君徹走了。

「前輩……」余君徹道：「這就走了？不找天南濮家，不保種相公……」

「孩子，我且問你，你死了沒有？」

「這……」

「哈哈，你我祇求三寸氣仍在，就得管理天下事，非但得對付天南濮家，還得助你練功，還得救容文瑛，還得保護種相公，還有，還得找出武林煞星出來呢！」

喔！還有不少事，是啊！處於亂世，除非你沒心肝，否則，天下事豈有如此容易完結？

棘山人走了，後面跟着個余君徹。

大火開始燒了起來，中條雙煞走得沒影沒踪，可是，左右兩處依然有不少人出現，他們在搶救……

火熄了，裏面却發現了四具燒焦的屍體，正是那常琦、熊均、慧開師太，還有那個寇三忌！

遠處傳來一聲蒼老的語聲。「你等退到七里坪。」

「此事算完了？」

「不！才開頭呢！」

看來是才開頭吧……

（完）

上文提要： 女俠黑牡丹等五人來到草嶺，歇在一間馬回子的店裡，夫婦兩人見他們携刀帶劍，誤會是閻半仙的人，因此馬回子與周通比武摔角……誤會消除後，剛好馬回子的兒子帶着西口鎭封團練來到，原來是閻半仙限西口鎭十天內交出十萬兩白銀，否則要血洗西口鎭，因此封團練前來搬請馬回子夫婦助陣殺敵，女俠等人知道後結伴同往西口鎭……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雙英戰梟雄

詐降被捉　劍仙殲敵

封團練笑道：「誤會，誤會，汪掌櫃也來了，快一齊坐。」

女俠望去，只覺這姓汪的一雙鼠目紫芒外露，小鼻頭下面一張好大的嘴巴，山羊鬍子已是黑中滲白，一副極端精明模樣。

這時只見這姓汪的走到曾春生面前，道：「曾掌櫃也在這兒，那太好了。」

曾春生道：「怎麼個好法子？」

汪掌櫃一窒，道：「你爲家人跑斷腿，我爲全城找團練，你已準備十萬贖銀，城裡再攤派，你們曾家就不必再出了，我一家認捐一萬兩，餘下的全城各戶分捐。」

突聽曾春生哈哈一笑，道：「曾家十萬兩銀子已花，那還在乎多出一萬兩。」

一面對封團練道：「北城汪家出多少，南城曾家一個不少。」

說着起身一抱掌又道：「我回去準備，希望團練大人早作準備，打發這閻半仙放人，曾家就算感謝不盡了。」

曾春生一走，汪掌櫃面露尷尬，道：「這算甚麼？」

然而黑牡丹却在暗想，事情只怕不簡單吧！

＊　＊　＊

從西口鎭往淅川，一路上翻山越嶺走兩天，這條路上最險峻的地方，就是距離西口鎭五十里地的二郎廟溝，大山裡有一座二郎廟，證明這一帶多野狼，因爲二郎神就是專管山中野狼的。

微弱的日光打從東南面羣巒疊嶂的羣山冒出個輪廓的時候，大地却仍然灰濛濛的，顯然這一天仍然是個似要降雪的陰天。就在這時候，西口鎭南城門走出五個人來，細看就像五個逃難的災民，一個個全都是一身破黑棉襖褲破氈帽，一個女的黑布包頭，兩個年輕的背包袱，另一個挑擔子，一個大鬍子駝背的，却拄着一根長手杖。

只見這五人登上城西河岸的渡船過河，順着山嶺前面的山道往南行，那條山道也正是往淅川去的路。最近二郎廟溝來了强人，已經半個月沒有人走這條路了。

進入山區十幾里路，路上碰見幾個挑柴往城裡來賣的，路邊上，一個挑柴的驚奇道：「各位，回頭吧，你們沒有聽說前面二郎廟溝有土匪？」

只聽拄杖大鬍子粗聲的道：「土匪也是人，有甚麼好怕的，再說我們也是逃荒的，要銀子沒有，他們再狠，總不能窮人富人一齊殺吧！」

挑柴的沒話說，搖搖頭望着這幾個逃難的走去，其中一個挑柴的自言自語道：「看到了吧，這幾個男的長得可眞是高大，那兩個大鬍

子活像咱們山裡碰到的大公猴。」

另一個也道：「要我看，那個女的也不弱……」

五個人走遠了，因爲繞過山坳，就是一座不算低的山嶺，山嶺上全是花林葉樹，這種樹只有一種用途，就是當柴燒，滿山嶺上全是這種樹，高不過兩丈，就算寒霜把樹葉煞的焦黃，西北風還是吹不落滿樹的枯葉，但是西北風却吹得樹葉嘩嘩响，而使得山道上的行人頓感寂寥與恐怖！

這時走在後面的大鬍子，高聲對前面背包袱的大個子叫道：「小伙子，你準備怎麼稱呼我呀！」

大個子回頭笑道：「叫你爹呀！」

後面的大鬍子呵呵一陣笑，就在笑聲裡，他又拿棍子頂頂跟前走的大毛臉漢子，道：「你叫我甚麼呢？」

有些靦覥的樣子，大毛臉一歪，道：「我不就是你大兒子嘛！」

說着，嘴巴咕噥着又道：「娘的，昨兒咱們還在你家後院裡摟腰一摔三跤呢，今天却變成了你兒子，唉！」

最後面跟的老太婆早笑道：「可不要忘了我是你們的媽呀！」

於是所有的五個人全笑了。

原來這五個人正是馬回子一家三口，加上周通與牛大壯，全扮成一家逃難的，準備過二郎廟溝呢。

五個人這麼裝扮，可全是女俠同封團練商議的結果，一方面設法去盜窩裡探着人質，但主要的還是在打聽閻半仙的行踪，女俠黑牡丹總想把握住任何有利機會，一舉搏殺閻半仙於途中！

就在距離二郎廟溝尚有六七里時候，山道邊一座斷崖上，盤根的一棵老松樹，橫七豎八的似要掉下來，馬回子五人才剛剛走到樹下面，不料斷崖上突然擲下一粒石子，正打在前面走的牛大壯包袱上面，就差一寸沒有打到頭頂。

牛大壯還以爲山上落石呢，不料他剛仰頭看，發現老松枝上坐了兩個持刀漢子，山崖上也有七八個，正咧着大嘴巴衝他笑呢。

牛大壯一驚，忙叫道：「山上有人！」

五個人全停下腳來，早聽山崖上有人喝問道：「那兒來的呀？」

馬回子高聲應道：「老鄉，俺們是逃荒的呀！」

只聽上面有人道：「他們這是往淅川那邊逃？」

馬回子却接腔道：「這也不規定，人餓極了，那兒有吃的就往那兒逃！」

就在馬回子話聲落，巨石後面，早衝出十二個持刀壯漢，其中就是那個問話的，提着明晃晃的鋼刀往路中間一站，不由讚道：「他娘的，全是好樣的。」

牛大壯在最前面，聞言不解的道：「好漢，你說甚麼！」

齜牙咧嘴一笑，那人稍仰起頭，道：「傻大個兒，老子是說你們幾個若是幹俺們這一行，那一定是一等一的好手。」

牛大壯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幹沒本買賣呀，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强盜！」

牛大壯一聽，回頭就閃躲到馬回子身後，滿目驚悸的道：「爹，强盜哇！」

牛大壯這麼一做作，早引得十二個土匪哈哈笑，只聽那土匪指着牛大壯，道：「大個子，原來你是個驢屎疙瘩外面光啊，眞是虛有其表，看你嚇得臉焦黃。」

突然，他手一擺，道：「扒開來看看，值錢的全留下，那個哼聲不字，砍下他的腦袋當尿壺！」

就在他的話聲裡，早衝上五六人，連拉帶扯的把所有的包袱抓過來，當場三把兩把的散了一地，却全是幾件舊棉衣，外帶一包窩窩頭。

馬回子心想，如果不是顧全大局，單就你們這十二個小雜種，還不夠馬回子一個人收拾的。

心念間，馬回子早伸手在懷裡一摸，走向那個指揮的前面笑道：「好漢，我這兒就是這麼幾十個制錢，還是一路討來的，別的甚麼也沒有了。」

那人一把抓在手上，掂了掂冷哼道：「逃荒的怎麼不多帶些銀子呢，難道一定要把銀子埋在地下生霉生銹不成！」

馬回子哭喪臉道：「逃災荒的時候是帶了幾十兩銀子，可惜一路上碰到幾處佔山爲王的，全被搜去了。」

只聽那人又喝道：「搜身子！」

這些土匪也眞狠，連馬回子老婆也被他們全身摸一遍，只把個馬回子氣得牙齒格格响。

這時周通却有意無意的問道：「俺們一路上聽說閻半仙就要撲向西口鎭了，各位可是那閻半仙的人馬？」

那人雙目一瞪，道：「你問這幹甚麼？」

周通道：「各位好漢你們看，我們一家五口離家背井跑到幾百里的大山裡，眼看着有一頓沒一頓的快一年了，如今天寒地凍，前面還不知道是甚麼古景，既然生不逢時，挨餓受凍過日子，乾脆找機會投奔閻大王那兒，先吃飽飯再說。」

那人一笑道：「這麼說來，你們也想混吃這碗血腥飯了？」

周通道:「老天逼咱們上梁山，那也是沒法子的事。」

仰天哈哈大笑，那人對一衆土匪道:「你們聽聽，這不是當初咱們說的話嗎?沒得說，咱們把他們領去二郎廟溝見頭目去，看看他們的造化再說。」

其實周通幹過幾天强盜，這幾句話他聽得可多了，這時也只是隨口胡謅出來，想不到却博得對方好感。

只聽馬大娘以袖拭淚，道:「想不到出來逃荒，全家被逼得當强盜，馬家祖先，可要睜大眼睛啊，兒孫們這是不得已呀!」

於是，五個人收拾好包袱，那頭目指派四個人，領着馬回子五人朝着二郎廟溝走去。

周通心中明白，這地方是那幫土匪的一個關卡，不知女俠三人有沒有辦法順利的通過這處關卡。

六七里地，雖說是山道，也不過半個時辰就到了，二郎廟溝形勢是狹長的一道彎山溝，這兒最引人入勝的，是山泉最多，有些地方只要掀起一塊石頭，泉水就會冒出來，而且泉水清涼可口，十分好喝。

沿着溝底一條山溪邊，五個人跟着四個土匪沿着山溪往上流走，低望潺潺溪流，眞像是萬頃琉璃，仰望近處高峯，更覺壁立千仞，幾隻寒鴉自密林中呱呱叫着飛向峯巔，顯出窮山惡水一面，令人有走向絕望境地感覺!

不旋踵間，早望見一處距離溪水高約十丈的山凹地方，有一座四合莊院，幾個人還未跨溪往對面走去呢，突然前面四人中有一人伸手往空一陣擺動，衆人望去，有一行人自莊院裡急步走出來，馬回子看得仔細，七八個握刀壯漢，一列的站在溪對岸對着幾人直招呼。

於是，有個土匪當即道:「咱們過溪去，有一件事我得先告訴你們，等見了我們許頭目，問一句回答一句，只能回答，不能問，如果惹惱了他，可是要掉腦袋的。」

說罷，當先踩踏溪上一溜大石頭走過去。

馬回子五人進了莊院裡那個茅草頂大門，迎面一個大院子，四合院四週的屋子全離院子高出一丈五六，正對面的大堂屋裡，好厚的一個棉布簾子，就在馬回子五人才站到院子中央時候，厚布簾子一掀，只見走出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大漢，羊皮襖裡面是一件緞袍子，火車頭帽子頂在大腦袋上，白淨面皮連一根鬍子也沒有，倒是兩邊太陽穴上青筋暴露，一雙豹目盡在冒冷芒，嘴巴閉得緊，雙手朝後托着緞袍後襬，那光景絕不像個土匪頭子，倒有些像個大富翁。

只見他走到幾個人面前，先是雙眉一皺，既寬又厚的雙肩一聳，這才問一邊的嘍兵道:「幹甚麼的?」

一個嘍兵忙對馬回子等人喝道:「這就是咱們頭兒許大當家的，頭一次見面，你們得跪行個見面禮!」

這時從四面早走過來幾十個土匪，對着幾人看個仔細，不料只聽姓許的道:「免了，我只問他們是來幹甚麼的?」

「頭兒，餓極了，離家幾百里地，一時間回不去，這是來投順咱們的!」

姓許的看着馬回子，且在馬回子身邊繞了一陣，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馬回子覺得十分不是味道，他望着姓許的回身走到正面大屋子前面，突然一回身，大喝一聲，道:「綑起來!」

就在這聲厲喝中，幾十個人一窩蜂般的把五個人圍住，抱腿的抱腿，扭臂的扭臂，馬回子五人誰也沒有防備姓許的有此一着，等到想反抗，已是好粗的蔴繩上了身!

馬回子早叫道:「大王呀，我們來投靠，要不要我們，全憑你大王一句話，怎麼不問情由就上了綁，這算甚麼嘛!」

馬回子這裡正呱呱叫呢，突然姓許的快步走到馬回子面前來，二話不說，伸手就是一個大嘴巴子，破口罵道:「娘的，你們是幾百里外逃荒的?」

馬回子口角已見血流出來，聞言狂叫道:「不錯，老子是由幾百地逃過來的!」

不料姓許的一把揪住馬回子的鬍子，惡狠狠的道:「騷回子，你明明是草嶺賣牛肉的，你以爲我認不出你來嗎?老子只要打你老小子身邊一站，你那身上的騷味就叫老子知道你是誰了。」

說着，又是一個大嘴巴，打得馬回子七孔生煙，口鼻出血。

馬大娘一見，狂叫道:「不要打了，你們這羣殺胚!」

姓許的一笑，嘴唇不闔，但牙齒咬得緊緊的，來到馬大娘面前，一指頭點在馬大娘額上，冷冷的道:「你們好像是姓馬吧?」

「不錯。」

馬大娘毫不畏懼。

突然間，姓許的一把揪住馬大娘的一頭灰髮，冷然道:「那就告訴我，爲甚麼牛肉店不開，却裝成逃難的來這二郎廟溝詐降，可是西口鎭上姓封的在弄鬼?」

「王八蛋，你放手，既然你已看出我們來意，又認出我馬回子，要殺要砍隨你的便吧。」

姓許的冷冷看了幾人一眼，淡

淡的道:「拖到山溝去砍了!」

他連再多看一眼也沒有，竟然扭頭就走!

周通與牛大壯二人再也想不到，竟然一到這兒，人質還未看到，就糊裡糊塗被綁上，連個還手的機會也沒有，而且也只是三言兩語的就要被砍掉，心中直覺不是滋味，但却被二十幾個土匪擁着直往院門外面走!

看情形五個人眞是要斷魂二郎廟溝了。

這時姓許的已經登上正屋台階了，不料從屋內走出一個老者來，道:「姪兒，你怎麼把成堆銀子往水裡丟呢?」

姓許的一怔，道:「二爹的意思是……」

只見老者忙又道:「快叫他們把人押回來，我再對你詳細說明白。」

姓許的似乎對這老者十分敬重的樣子，聞言立刻高聲對剛擁擠出大門的人叫道:「拉回來，先押回西廂看牢!」

於是，五個人又從生死橋上走回頭，酆都城中逃出來，二十幾個土匪，就在一陣吆喝中，把馬回子五個人押入西邊一間廂房中，房中正有十幾個被吊在樑上僅只雙腳點地的一堆老老少少，光景可不正是姓曾的一家十三口人。

粗蔴繩搭在橫樑上，馬回子五人也全被綑着雙手吊在樑上，同樣的每個人也只是雙腳沾地，屋裡屋外，全有扛刀的嘍兵守着。

馬回子只見一個白髯老者已被吊得有氣無力，連腰桿全挺不直的盡在喘氣，不由問道:「可是曾老太爺?」

也只是頭一偏，老者有些難過的道:「你們是誰呀?」

這時馬回子似是豁上了，當即道:「我們是來救你們的，不料這裡的土匪頭兒竟然識得我馬回子，還來不及動手，就被這羣狗東西給綁來了。」

老者喘着氣，却聽一個小女孩問道:「你們來了多少人馬呀?」

馬大娘道:「就只我們五個人。」

曾老太爺一怔，用力扭過頭來道:「西口鎭上養了兩百多個鄉丁，我們曾家每年出了不少銀子養着，到了這節骨眼却找來你們五個不相干的人出力救人，姓封的在搞些甚麼名堂!」

馬回子道:「閻半仙要攻西口鎭，人馬不敢調出來，怕閻半仙乘虛攻城啊!」

曾老太爺一聽，兩眼一瞪，道:「狗屁的閻半仙，他們從桐柏山過來是不錯，但他們這羣土匪絕不是閻半仙的人馬。」

突聽一個土匪哈哈大笑，道:「是不是閻半仙的人，這時候對你們來說已不緊要了，只等十天期滿，贖銀一到，就送各位上路了。」

正說着呢，只見一個嘍兵提了一個籮筐走進屋來，喊道:「吃飯了!」

這一聲喊，連外面的嘍兵全進屋裡來，二十幾個嘍兵，七手八腳把吊的人全放坐地上，然後每人塞給一個黑麵窩窩頭。

曾老太爺道:「能不能弄些稀的來喝呀，好幾天我們全吃些這東西，都幾天沒拉尿了呢!」

不料送窩窩頭的嘍兵一腳踢來，邊罵道:「曾老爺，你已經享了一輩子福，就算在臨翹以前啃幾天窩窩頭，對你來說已是有賺了，你這時候還他娘的挑挑揀揀的。」

一旁偎坐的一位老太太，該是曾老太爺夫人，低聲道:「吃幾口吧，咱們這是在甚麼地方，應該心裡明白呀!」

馬回子雙手繩子沒解，兩手掌托着窩窩頭，邊啃邊道:「老子燒鍋裡的牛骨頭，也比這玩意兒好吃!」

* * *

距離西口鎭不到二十里的石板山下，有個行色匆匆的人朝着西口鎭走去，穿的一件短棉襖，扣子是在右脅上，舊氈帽拉到耳根却透着一雙精明的目芒，這個人正是土匪窩姓許的派往西口鎭送信的，至於信上寫的甚麼名堂，大概是有關馬回子五人吧!

這人走得急，沒看到對面山嶺上的小土地廟坐的三個人，等他翻上嶺脊，土地廟前一個青年早站在山道中央攔住他的去路。

「往西口鎭去的嗎?」

青年人問，聲音平和得很。

那人一怔，道:「只有這條路去西口鎭，你問這幹甚麼?」

青年人望望土地廟邊坐的二人，咧嘴一笑道:「既然只有一條路，他大約就是土匪窩出來的人了?」

這時只見那座不過一人高的小土地廟邊二人笑道:「應該不會錯的，你好生問問他吧!」

只聽那人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青年人一笑，道:「實對你說吧，我們是想投靠閻半仙找碗飯吃的。」

那人冷笑着心想:又是來詐降的，不用說這幾個必是來自西口鎭，既然要來送死，老子就成全你們。

心念間，滿面堆笑的道:「各位既然要吃大鍋飯，我願替各位帶路，沒得說，還請各位在此稍待，

只等我把信送上西口鎮，回頭領各位上山去。」

他說得十分得意，不料青年人又對小廟旁二人一笑，道：「眞輕鬆，兩句話就得到證明了。」

那嘍兵雙目一瞪，道：「你們證明些甚麼？」

他的話聲剛完而語聲未斷呢，突覺一股沁人心肺的冷芒電閃一般的疾快而劃過他的身前，連喊叫的機會也沒有，一顆人頭「咚」的一聲掉在地上。

於是，土地廟前的二人急步走來，其中黑衣女子可不正是女俠黑牡丹，南宮年就跑到她身邊。

邱太冲殺死嘍兵，急忙從嘍兵衣袋中摸出一封信來，遞給女俠黑牡丹。

急急拆開信，三個人湊着一齊看，這才知道馬回子周通五人全被識破行藏，已被綑起來，且又說，爲了懲罰西口鎮這種不良企圖，不該中途來人詐降，決定把西口鎮的十萬兩銀子，提高爲十五萬，期限不變，如果再有陰謀施出來，必先殺人質，再攻打西口鎮，絕不輕饒。

女俠三人一看，不由暗暗心驚，女俠這時才自怨自艾的嘆道：「事情必是出在馬回子身上的。」

南宮年道：「師妹何以見得？」

沉思有頃，女俠黑牡丹緩聲道：「馬回子在草嶺開了一家牛肉店，且只有他一家，來往行人必有不少人認識他，難保土匪中沒有識得他馬回子的，一旦被人認出來，他們五個豈能不被人拆穿身份？」

邱太冲道：「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於是三人立刻商議救人之事。

就在日偏西的時候，女俠三人開始離開石板坡朝着二郎廟溝走去，三個人是敞明了往那兒走，看看天色開始灰暗下來，迎面懸崖上垂下一棵老松樹，黑牡丹手指松樹，對南宮年與邱太冲二人道：「看到那棵松樹了吧，封團練說過了這棵老松樹再走幾里地就到了呢！」

三個人加快腳步，才剛剛走到樹前不遠，迎面一顆石頭擲來，石子來的突然且又勁疾，南宮年聽風聲抬頭看，那石子已在面前不到一尺，不及伸手去接，頭一偏，石子擦着他的右耳飛過，接着就聽「咚咚咚」一連落下八個持刀嘍兵，前後包挾，堵住三人去路，其中一人喝道：「三位身帶傢伙，準備幹甚麼？」

女俠黑牡丹道：「去投靠閻半仙哪。」

那人一聽，走至黑牡丹面前細看，口中「嘖嘖」的道：「原來是個漂亮女人。」

只聽他突然放低聲音對女俠道：「妳又何必找那個閻道士呢，乾脆做我們許頭領的壓寨夫人該多好，要知我們許頭領人可長得一表人才，見了他你一定會動心的。」

女俠黑牡丹面無表情，只等這人把話說完，冷哼一聲，暴抬右手，狠狠一個大嘴巴，就聽「叭」的一聲，緊接着一聲極凄厲的慘叫聲，漸漸消失在左面的深谷中。

原來女俠氣極，一掌把那人打飛出兩丈外的谷底。

這時七個嘍兵揮刀就砍，不料就在女俠發動中，邱太冲與南宮年二人已拔劍在手，一束束光華飛濺中，帶起血雨片片，只不過冷焰激流錯綜而不復雜的騰閃數次，七個嘍兵全都身首異處，死在地上，黑牡丹示意，把屍體全踢落懸崖下，免得被別的土匪發現，這才對南宮年邱太冲二人道：「打從現在起，也許已是土匪的警戒區，咱們各自分方向注意，由我注意前方，師兄注意右方，邱兄弟就看定左面，一有動靜立刻示警。」

南宮年道：「咱們明打明敞着攻去呢，還是採取暗襲手段？」

女俠黑牡丹道：「暗襲爲手段，明攻做後盾。」

邱太冲道：「這樣最好，先救出人再殺他們個落花流水。」

由於三人走得極端小心，快二更天才看到一條山溪對面一座莊院，這時莊院大門下面的兩盞燈籠照着山溪六個肩扛砍刀的嘍兵站在那兒。

女俠看得仔細，只見大門下面的兩盞燈籠照得山溪中的幾塊踏腳石相當亮，再加上兩岸白雪，雖在黑夜，也極容易被對面幾人看見。

於是女俠一打手勢，三個人繞向山溪下游，那山溪水雖不深，但這時十分寒冷，五丈餘寬，必須中間借力，只是找了一段，仍不見溪中山石突出水面的。

南宮年對邱太冲道：「兄弟，咱們合力搬塊大石頭拋到溪中，只要拋出個兩丈遠，咱們就可以借力過去了。」

邱太冲點頭稱善，於是就在溪邊選了一塊幾乎有六七百斤重的大石頭，合二人之力拋向溪中，那塊大石剛巧只露出一塊尖頭在水面上，兩丈外三人看得眞切。

女俠第一個踩石縱上對岸，緊接着南宮年與邱太冲二人也躍過溪對岸，女俠道：「溪岸上的莊院全是茅草屋，只等咱們摸近屋中，設法先找到周通五人，再決定如何對付這批土匪。」

南宮年道：「師妹與邱兄弟替我把風，我上草房上查看。」

女俠道：「這樣不好，草房上面有雪，且等到那莊院以後再

說。」

三個人如同狸猫一般快捷，順着溪流，早到了莊院右面的一排草屋後牆，有個用竹子隔的窗戶，裡面透出微弱的燈光，南宮年貼面望進去，可也眞是巧極了，正見兩個嘍兵倒提着鋼刀走進來，一面叫道：「換班了，胡老大，該你們接班了。」

只聽一個粗啞的聲音道：「這麼快呀，老子這才閉上眼呢。」

接着就聽這人叫道：「起來了，起來了，隔壁可是二十五萬兩銀子，跑一個，頭兒準砍掉誰的腦袋。」

立刻，躺着的五個人似是倏然精神一振，匆匆爬出熱被窩，穿衣提刀跟着那個叫胡老大的走出去。

南宮年看得仔細，只見這六人出門往大門方向彎，又說是隔壁，那必是人質被關的地方，只是隔壁房子雖是同一個屋頂，却是沒有窗戶，無法看到裡面，但人質關在裡面，應該是錯不了的。

於是南宮年低聲把所見告訴一旁的女俠，只見女俠一咬牙，道：「咱們越過房子，我看這兒的土匪不會超過百人，咱們只要救出周通他們，應該可以同這幫匪徒一拚的。」

邱太冲點頭道：「迅雷不及掩耳，一舉殺入，必能奏功。」

約莫着三人又等候半盞茶時光，覺得換下班的人也該睡下了，女俠黑牡丹一打手勢，三人擰身登上草屋，跨過屋脊望向莊院內，灰濛濛的一片靜寂，連守在大門那面的六個嘍兵，也全都雙手插在袖管裡閒聊天呢！

三人暗中一點頭，齊齊落下地面，只見這茅屋前台階也有一丈多高，最邊的一間大廂屋前，六個嘍兵三個站着三個坐，這時突然看到從天降下三個人，正在驚嚇中尚未開口喝問，空氣中已是「咻咻」之聲不絕，銀芒似銀河星瀉一般穿插着勁閃而來，六個人未及舉刀，早已被殺死在廂屋門口。

然而距離大門口只不過五六丈遠，即使沒有一個被殺的人叫出口，但那幾聲哼咳與倒地之聲，早把幾個人引過來看，其中一個似是頭領的小頭目，高聲問道：「誰在那裡呀？幹甚麼的？」

突聽其中一人叫道：「殺人了！」

叫聲中，門口六人舉刀向這廂房衝來，女俠舉劍迎上前去，雪影下，灰夜裡，只見黑牡丹身劍合一，衝入六把刀陣中，足踢劍劈，流光閃爍中已見三個嘍兵狂叫着倒在血泊中！

就這幾聲厲叫，早把正面大屋中姓許的驚叫起來，只見他雙手端着一管鋼槍，衝到台階下，口中高叫道：「好小子，竟敢半夜摸進二郎廟溝來，可是不要命了？」

早見一個重傷土匪在地上叫道：「快看牢人質啊！」

也就在這叫聲中，南宮年與邱太冲二人已自茅屋中衝殺出來，緊跟在他二人身後的，正是那「毛張飛」馬回子夫婦二人、兒子馬寶與周通四人，牛大壯却在地上拾起兩把鋼刀，活像個門神爺似的守在廂屋門口，他那顆大腦袋幾乎頂住門框，光景是守住這間廂屋，誰要想衝進來，就得先把他牛大壯扯橫。

馬回子幾人就地各抓起一把鋼刀，狂叫着衝殺過去，對面一排廂房中有如羣蟻搶窩似的一下子衝出三十多人，這左面的也有二十多。

馬回子等四人迎着對面的殺，邱太冲正迎着姓許的，黑牡丹與南宮年二人合力抵住左面這二十幾個土匪，一上來就叫黑牡丹與南宮年二人放倒六七個，女俠似是殺得性起，只見她不時的騰空飛身，有如穿雲飛燕般，神出鬼沒的連連刺殺，轉眼之間已被她殺死十幾人，南宮年心中也慄於這羣土匪的悍不畏死，雖然地上屍橫、血流幾已成渠，竟然沒有逃走之意，不由一咬牙，沉聲道：「師妹妳說對了，這幫人全都凶殘成性，一個也饒他們不得。」

就在他的話聲中，身若狂飈般暴旋連連，身影旋動下，帶動勁急窒人的銀芒成束，然後是鮮艷的斑點飄洒半空，快疾絕倫而無可言喻！

於是，狂叫呼號之聲此起彼落，有幾個精明的，趁黑夜轉頭就逃，口中狂叫道：「是劍仙來了！」

女俠黑牡丹與南宮年雙雙回身又殺入迎面一羣人中，只見馬回子幾個被一衆土匪圍着，馬回子似已身上中刀，只見他雙手握刀橫劈豎砍，只是把圍他的七八個土匪逼得不能近身，這種殺法時間一久，累也會累倒的。

周通也被幾個土匪圍住廝殺不停，馬大娘同兒子馬寶二人互爲支援，似是尚可應付一時。

也就在這時候，那句「劍仙來了」把這些土匪聽得扭頭看，早見兩團黑影，空中連翻空心觔斗，騰空如電光火石般夾着銀芒殺來，只一落地，當場就被劈倒四五個，再次騰空，已落入這羣人中間。馬回子高聲叫道：「女俠，我馬回子開眼界了。」

話聲中更見精神抖擻，劈砍有致，羣匪一見眞的來了能人，誰不心膽欲裂，機伶伶的二話不說，一頭杵進黑影裡，不旋踵間，院子裡也只有十幾個人在拚命，女俠看得出，這些必是小頭目之流，再回頭

看，只見邱太沖與一白面大盜正殺得難分難解。

白面大盜身法怪異，手中鋼槍「呼咻」掄刺，一圈圈迴旋光環，挾着連連尖嘯之聲，令人有如進到黑風洞之感！

一時間邱太沖的劍芒只能在光圈之外撩撥而難以穿透這白面大盜的渾厚光環中。

一旁的女俠沉聲道：「有此一身本事，竟然甘心為盜，邱兄弟何不先斷了他手中兵器！」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就聽邱太沖大喝一聲，掄起龍泉劍迎劈而上，白面大盜尚未回過意來呢，忙橫槍上架，只聽「卡」的一聲，鋼槍應聲而斷，白面大盜急急後躍三尺，雙手各握斷槍一截，反朝女俠衝去，黑牡丹一聲：「來得好！」

突然一個騰躍，只見她頭下脚上，劍芒自白面大盜後腦電掣一般閃過，空氣中似是吹氣之聲突起，只聽「忽叱」聲中，白面大盜的頭顱被白芒片去一大塊，當場死在一灘血泥裡。

於是黑牡丹落地擰身回頭，正看到餘下的十幾個土匪往大門口衝去，馬回子四人跟着殺上去，這時地上躺着幾個受傷的，一臉可憐兮兮的想逃又逃不了，盡在地上爬，就怕馬回子他們回頭殺來呢。

女俠與邱太沖南宮年，立刻走入牛大壯堅守的那個茅屋，他三人一走入裡面，灰暗中突然一陣「噗通」聲，細看之下，迎面跪了一地，只聽一個蒼老聲音道：「老天有眼，眞的派下你們幾位扶弱救危的俠客來了，且受我曾家老小一拜！」

黑牡丹忙扶起面前老人，牛大壯却在門口道：「這兒交由你們了，我得去追殺幾個土匪，消消一肚皮窩囊氣。」

不料他才走到大門口，馬回子四人已折回來。

女俠立刻叫周通捉個受傷的土匪來問話，因為她要確定閻半仙的人究竟在那裡，這幫土匪又是那裡來的。

不料廂屋中老者道：「何用找土匪來問話，他們根本不是閻半仙的人，衆俠士可曾看到一個年紀老的，那人我認識，快把他捉住，因為事情全是由他而起。」

女俠一聽，立刻叫馬回子、周通、牛大壯、馬寶四人各屋去搜，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全衝進正面堂屋裡，四個人好一陣搜查，才在一張大床底拉出一個打哆嗦的老者。

馬回子揪着那人羊皮褂領，破口罵道：「娘的皮，原來全是你這老狗在攪混水呀！」

只聽那人哭喪着臉道：「好漢爺，我可沒殺過人呀，你看我是一點本事也沒有，頂多只會寫寫字管管賬甚麼的。」

周通怒道：「武人殺人用手，文人殺人用口，你個老小子要不是會耍嘴皮子，土匪窩你敢躭？」

於是幾個人押着老者來到女俠面前，突見姓曾的老者衝前來，連着給抓來的老者幾個大嘴巴，邊狠聲道：「姓許的，我們曾家同你有何仇何恨，你竟要害我一家人死無葬身之地！」

事情似乎變得明朗了，因為大夥似已明白發生事情的原因，並非是甚麼閻半仙要來攻打西口鎮。

時辰已是四更將盡，幾人找了些吃的，稍為歇息，就在天色微明的時候，離開這二郎廟溝趕回西口鎮。

消息傳得可眞夠快的，就在一行人走入西口鎮南城門不久，南北城的人全都知道了，上千人圍到封團練的鎮所前面，大家要瞻仰俠客是個甚麼模樣呢。

封團練不料女俠的計謀那麼快便成功，等到他聽女俠細說一遍，立刻替馬回子五人捏一把冷汗。

原來大家商量定封團練準備人馬，只等消息傳來，他就領着鄉丁衝殺上二郎廟溝，所謂「消息」，當然指的這羣土匪與閻半仙的關係，如果不是閻半仙的人，駐守在西口鎮的人馬，就可以大膽的拉上山去。

也就在這時候，南城的萬象、更新兩家店主人，曾家老大老二全急急的走來，見了曾家老夫婦，忙衝前跪倒，雙雙抱住二老的腿泣不成聲，這時另外的六七個小孩與僕婦四人也哭着叫爹的叫爹，叫大爺二爺的也叫個不停，一時間掀起一片愁雲慘霧。

突聽曾老爺道：「你們別哭了，快替我二老向這幾位俠士多叩幾個頭，要不是他們搭救，只怕此生看不到你們了。」

女俠忙攔住道：「你們還是快回家吧，我還得同封大人商議事情呢！」

不料曾老太爺忙對封團練道：「封團練，你準備對姓許的老賊怎麼處置？」

封團練道：「我必給老爺子一個交代，老爺子還是領着兒孫們先回府中去歇着吧。」

曾老夫人却拉着黑牡丹的手久久不放，她老淚縱橫的道：「姑娘，老太婆吃齋唸佛，往後我每天為姑娘唸一段平安經，叫上天保佑你啊！」

拍拍老太婆起皺的手背，黑牡丹甜甜一笑，道：「老太太妳好走！」

曾家的人才走出團練所，北城的汪家老者，大嘴巴閉得緊緊的，

山羊鬍子翹起老高，邊叫道：「這是怎麼說呢？這是怎麼說呢？」

封團練一見，立刻怒目直視姓汪老者，叱道：「姓汪的，你來得正是時候！」邊喝聲道：「拉進來！」

只見偏門處，一人五花大綁的被三個鄉丁推進來。

那人一見汪掌櫃，「咚」的一聲跪下來，拉住汪掌櫃褲腿，泣叫道：「東家救我！」

一脚把姓許的踢翻在地，汪掌櫃罵道：「你在我汪家十幾年，我待你如同家人，自從你姪子許立在鄧縣當上土匪後，連你也變了樣，一心要我謀奪南城曾家財產，我姓汪的在這西口鎮上即算不是首富，也是第二，做人雖刻薄一些，但叫我去害人我絕不幹，幾個月前我辭退你，想不到你却把你姪兒拉到這兒來害人，今日被捉，也是你的報應。」說着，又對封團練道：「這人做事與我汪家無關，該怎麼辦就怎辦。」

說完回身就走，端的是一句好話也不替姓許的說。

事情已經全部明白，封團練立刻擺擺手，道：「拉出去砍了！」

就在淒厲的叫聲中，姓許的被拉到河邊柳樹下，一些圍在團練所的人，又跟着出南城，擁到了河岸柳樹中看殺人去了。

女俠黑牡丹却對馬回子道：「回去吧，你的牛肉鍋裡還放着那麼多牛肉呢！」

馬回子一家圍住女俠一定要五個人折回草嶺，却被女俠回拒道：「還有要事待辦，早晚會去吃你們的大鍋牛肉與燒酒。」

封團練堅留的道：「再大的事情，也得在西口鎮過了年再上路，就算我不留，西口鎮的人，尤其是曾大戶也絕不放各位走的。」

女俠與南宮年等那能在此稍待，就算這時候再晚，也得要趕回江南，因為宮雄那大盜，正在浙海沿岸肆虐呢！

（完）

宮幃歷史秘聞軼事

一飯之恩

雷雨・文
可飛・圖

這是一個極大的桑林，當然也有些田坡道路，太陽照在這桑樹上，這濃蔭婆娑，令人引起一陣清涼的感覺，那邊，走來一個壯士，祇是臉有飢色，雙眼無神，走路也是一步拖一步，還得歇一陣，太陽並不太熱，但是，對這個壯士來說，依然令他有不克負荷之狀，他看來是極疲乏，不！或者是太餓了吧！走路是萬分起不得勁，好不容易，他爬過了田坡，可是一個觔斗，跌得他身子更重，連腦袋也沒法抬起來，該爬到那較清涼的地方去，否則，餓、渴，再加上太陽再蒸晒，就是死了，還需再多受些煎熬。

此人眞是餓極了，唉！三天未進食，這份難受也就不用說，現在，他總算爬進了桑林之中，這已是正午之時，因這一大片野桑，離開村鎭較遠，所以沒有人在此留連，此人祇覺得肚中空空如也，全身沒些勁，他倚在一棵大樹，想得極遠極遠。照例，一個餓了三天的人，第一個念頭，就得是食物，但是，此人却低聲叫了一聲「娘……」然後，有些極淡的眼淚痕，因爲他連水份也缺少了，故而想哭，就連眼淚也沒有了，他叫了一聲娘後，似乎是有了些精神，他掙扎着想起身，口中喃喃自語道：「唉！就是死了，也得見娘一面……也得見娘一面……」可是，他實在沒有這份精力能夠支持他再度的行走，故而，祇見他身形一起，搖搖晃晃，步子還未挪開，人却一跌仆在地上，他不由一陣的難過，像已用盡了他所有的精神叫了一聲：「娘！」

壯士不能動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總之，在這位潦倒的壯士看來，每一刻，每一時辰，他就像十年、八年似的，在忍受着這些空洞，却又是實在的折磨，不論是精神上，或者是肉體上，他自己已在默禱，希望天神能賜給他一些精神與力量，希望能忍飢挨餓，既已來到了自己的鄉土，就能見到了他的娘，雖然，他並不能確切的知道，娘是不是還在人世間。總之，自己出門三年，遊學四方，他鄉不得志，這才沒辦法的趕回故鄉，自己是對不住母親的了！不過，他切切的哀求上天，能讓他與娘死在一起，別讓他死在野外，他痛苦的，他極誠心的禱告着。

一陣車輛軋地聲響，地面引起了震動，雖然是很遠，但是壯士已能感受到，他想呼救，可憐他連開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祇是有氣沒力的在自語，他掙扎着起身，祇是支持身軀片刻，頹然的又仆倒在地面上，他不由自主喃喃自語。「我……我就是這樣的結束了這一生？唉！」

突然，在那邊——其實也是在桑林之中，有了人聲的響動，聽這聲音，人數是不少，喧喧嚷嚷，突然一聲巨喝，「相國到……」刹那間，人聲肅靜，壯士心中一跳，相國來到此地幹什麼？他不由又蠕動一下疲乏的身子。遠處傳來一聲極嚴厲的呼斥，道：「有刺客！」

壯士不由一怔，心中兀自奇怪，第一，相國爲何來到這個曠野的桑林之中，第二，那會一到此地，就有刺客行刺？當他在思疑之時，耳邊已聞得一陣脚步聲音，向自己存身之處奔來，他更是一陣驚異，微一抬眼，這也是挺吃力的，看了看能看得見的地方，沒什人跡，可是，他發覺有兩股冰冷的東西，貼住了他的面部，他抬眼看清楚，青光隱隱的戈戟，已插在前面的土中，他頹然一聲長嘆，聲音是極低，低得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心中明白，看來自己被當作了刺客。

兩隻強而有力的手，已將他提起，他已無力支持身體的平衡，耳邊又聞到說話聲。「是餓了，這人不像是刺客！」其中一人已大聲叫喊，道：「稟相國，此人乃是餓倒在地上的，身無兵刃，不像是刺客！」

遠處有幾聲細語之音，又聞一聲極清脆的呼喝道：「相國有命，帶此飢餓之人來見……」

兩人應了一聲，將那壯士扶持了過去，目下，此君已餓得實在無法起身，也無法能拜跪叩禮的，聲音極微弱的道：「小人……餓……極無力，相國恕……罪！」

就聞一聲蒼勁的說話，道：「提彌明……」此是人名，姓提，名彌明，「你取些食物肉舖與他。」

當下有人應了一聲，就見一個彪形大漢，面目樸實的，一手扶起壯士，一手接過一盤食物，其中有飯、有肉等食品，壯士一見，心中大爲感動，匆匆吃了一半，這一來，他才算是有了精神體力，增益了不少元氣，於是對相國叩了一個頭，這才看清楚，此人乃是個極有氣度的老者，全身武裝，他又看了看四週的從人，就此知道，原來相國是在打獵。

他叩謝完畢，就由懷中取出一小筐，將尙餘一小半食物收藏起來了。

相國一見感到奇怪，問道：「你姓甚名誰？爲何餓倒在此？還有，收藏餘下食物，是何用意？」

此人見問，臉上一紅，眼中有淚，沉聲答道：「小人姓靈，名輒，本鄉人也，因遊學於衞，於今三年矣，今日才歸故里，囊空如洗，無所得食，小人又不屑爲偸盜之事，故而受餓已三日了，蒙相國恩顧，賜此食物，可憐小人別母三年，渴欲一見，想我出外日久，也不知母親生死存亡？或徼天幸，吾母還在，那麼，相國之賜，亦可聊作奉敬……」說到這裡，靈輒已泣不成聲。

相國聽了這一番話，不由臉色愀然，嘆了一口氣，對左右道：「此人乃是個孝子！」又一回頭，對靈輒道：「看你餓得如此模樣，這些食物，那夠你裹腹，我帶有食物不少，你就放心食吧！」邊說邊吩咐從人，又給了些酒肉飯菜等送與這個壯士，然後，他見其吃完另一半東西，才對其笑了笑道：「速速回家探視老母……」

靈輒伏拜地上，拜了八拜，道：「再造之德，今生不能投報，來世犬馬相效。」他心中記掛老母，取了食物，匆匆而去。

列位，你道這位相國是誰？乃是晉國大夫趙盾是也，今日他因偶然有興，打獵九原山而回，也因天時太熱，就借了這桑林一地，稍作休息，不想這一耽擱，爲其救了這個靈輒。靈輒臨走之時，曾說：「再造之恩，今生不能報答……」不想，就在五年後，晉國有亂，相國趙盾差些送命宮中，而就靠這個靈輒之相助，才得脫身，此乃後事，下文自有交代，按過不提。

且說趙盾，自從解了靈輒之飢，這件事在他心目之中，乃是一件微不足道之事。他也不會掛在心中。當時，他是看見日落黃昏，這才命令從人，向絳州城中進發，今日打了不少野獸，在府中自然有些酒宴等情形，如晉國有名的大夫如士會、韓厥等，還有趙盾之家族，趙同、趙括、趙嬰、趙穿和趙盾之子趙朔，全都到席，當下笙歌弦樂，酒歡言笑，却也算是一個盛會。

但是，晉國自文公稱霸，襄公繼承先志，倒也政清刑簡，襄公薨，古時，諸侯死稱之曰薨。

靈公繼位，接位之時，年紀尙輕，現在業已長大成人，却是荒淫暴政，不恤民艱，又加性好遊戲，宴樂無度，爲了好土木之功，當然就有那些奉承之士的竄攛。其中有一個屠岸賈，乃是與晉靈公最意氣相投的傢伙，這一對昏君奸臣，就此狼狽爲奸，弄得國政日非，民不聊生。趙盾乃是晉國勛爵之後，對晉靈公這樣荒淫無度，當然是看不過眼，因此，時加規勸，可是，這個晉靈公是左耳入，右耳出，當時，爲了趙盾乃是晉國世代國臣，並且又是托孤的元老，對之未免有了不少忌憚，但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又是「忠言逆耳」，還加上屠岸賈因趙盾對其是嫉恨非常，心中也有恨意，時常加些言詞，令得晉靈公對趙盾就有了因畏生恨之感，祇不過趙盾爲人方正，深得朝士及百姓之擁戴，雖有去之爲快之謀，却因「投鼠忌器」，遲遲不敢發動。

上文已說過，晉靈公性好土木之功，故而命屠岸賈在絳州城中，建造一間極大的花園，其中奇花異草，不是本地所產的，無不千方百計的搜求移植，不過，這園中却祇有桃花開得最盛，也最燦爛，因之將這花園取名爲「桃園」。爲了令晉靈公不時游幸駐駕，在園中起造一座三層之高台，這台名之爲台，實與宮殿並無分別，畫棟雕樑，丹楹飛簷，眞是美侖美奐，又因造得高敞，人登台上，絳州城中的街市巷道，全收眼底，這座樓就命名爲絳霄樓了。

晉靈公與屠岸賈，因臭味相投，因此過從甚密，晉靈公貪玩，屠岸賈善於逢迎，又能替這個糊塗諸侯出主意，故而晉靈公時常罷朝——不上朝理政，常與屠岸賈駕幸桃園，登台游樂。因爲台高，故而晉靈公時常彈雀爲樂，一日，晉靈公與屠岸賈帶了從人，來到絳霄樓，彈了一會雀，賭了一回輸贏，這賭輸贏是苦了那些飛雀，原來，晉靈公與屠岸賈在絳霄樓上，各執金弓銀彈，擊打那些在園林中的飛雀，誰多誰勝，勝者可罰負者飲

酒，他們是引爲樂事，可憐那些飛雀是作了他倆的賭注籌碼。然後，召來了唱戲的女樂，聽聽山西梆子，戈陽古腔，倒也其樂融融。

台上百戲雜陳，聲音飛揚，自然引動那些百姓的觀賞，這一來，桃園外就擁滿了人，晉靈公突然對屠岸賈道：「屠岸卿，寡人倒有個好主意在此！」

屠岸賈聽得晉靈公如此之說，就知又有了新花樣，他那能不奉承，恭聲請問，「主人有何新主意？」

晉靈公却道：「寡人以爲，彈雀不如彈人的有趣，現在桃園外人頭湧湧，一則討厭，二則這些蠢人不能助清興，何不將他們作爲目標，寡人與你來個彈人之賽，中人目者爲勝，中肩頭免罰，彈不中者，則罰以大斗，你看如何？」

照例，這個荒唐的混賬主意，是人就該勸阻，可是這個屠岸賈乃是個吹、拍、奉承爲事的小人，晉靈公說長，他不敢道短，無事不以晉靈公之意見爲意見，晉靈公現在有了這個不堪設想的主意，他是拍手稱好，大聲叫妙，立即由從人手上，取出金弓銀彈，晉靈公射右方，屠岸賈射左方，一聲號令，就聞得晉靈公與屠岸賈高叫一聲，道：「看彈……」

刹那間，銀彈飛出，有個倒霉鬼，看戲看得出神，做夢也想不到，看戲能看出禍來，一聲響，紅光迸現，這個傢伙捂住了左耳根，高叫一聲：「啊呀！」

原來這個傢伙半隻耳朵不翼而飛，他一吃痛，連忙伏身，那邊人叢中又傳來了一聲慘叫，這傢伙是給銀彈丸打中了肩膊，而台上的銀丸還在繼續的飛來，這就亂得可以，於是看戲的人紛紛雞飛狗走，豕奔狠突，弄得一團亂糟，好不可憐。

人們在亂叫亂嚷，不是叫兄喚弟，就是叫娘喚爹，就是叫大叔，再不你擠我擁，紛紛叫道：「當心……彈子又來了啦！」

晉靈公在高台一看如此情形，不由大怒，他的怒是這些百姓可惡，爲何不乖乖的站在當地，讓他們作個目標，如此模樣，雞飛狗叫的大爲掃了他倆的興緻，突然他一聲號令，要手下從人，能挽弓發彈的，一齊參加，這一下，彈丸就似雨點一般的飛出，人叢中遭殃的也就更多了，本來一、兩個人發彈丸，還可以有個閃避，現在却是人人顧住了自己的頭面，拚命的閃躲避縮。將他人當作擋箭牌，彈多人又亂，吃虧的還是那些老百姓，有些避不及的，不是給彈走了耳朵，就給打崩了額角，再不，連眼珠給打瞎的也不乏人，啼哭號叫之聲，慘不忍聞，喚爹叫娘的，比比皆是。

晉靈公在台上，見了百姓這樣的狼狽相，不由哈哈大笑，投弓於地，對屠岸賈道：「寡人來此遊玩已有多次，却無今日的賞心悅目……」將百姓當作了彈靶，人家在抱頭竄逃推擁慌亂，他却引以爲樂，昏君可惡，於此可見一斑。

從此，百姓望見桃園中有人，他們就不敢再在園外徘徊，百姓爲了心中不忿，作了一首歌，來諷刺晉靈公，其歌曰：

「莫看台，飛丸來，出門笑且忻，歸家哭且哀。」

這就是晉靈公，荒嬉無道之一節。

事情還不是這樣才算數，晉靈公性喜遊玩，這聲色犬馬，全有偏嗜，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投』之。」

那些逢迎主上之輩，就千方百計的搜求玩物，以邀晉靈公之寵，在周京——按：周乃是當時天子——有人獻了一隻犬，這犬大有來歷，名獒，牠乃是一種極兇惡的犬類，美其名曰靈獒。這東西生得色如紅炭，身高三尺，能善知人意，晉靈公自從得了此犬，大爲喜歡，命專人服侍，此人被稱爲獒奴，每日犬的食用，就需羊肉數斤，這獒奴指揮此犬——當然晉靈公也可以指揮，並訓練此犬各種技巧，這些技巧無非是咬人、噬人、撲人、抓人等等玩意。

晉靈公之左右侍從，對這惡犬，却是聞聲色變，衷心害怕，因爲有個倒霉鬼，因一些小不如意，拂了晉靈公之意，這個昏君，立即命這惡犬，撲咬此人，想這惡犬，身高力大，又且萬分靈活，一站起來，與人一般高大，生了四隻脚，走得飛快，這傢伙發覺惡犬撲來，他當然想逃、想避，一面高叫：「主公饒命！」但是，晉靈公毫不動容，可憐他爲這惡犬一撲撲住，張開狗口岩巉利齒，祇一口就咬住了宮役的咽喉，一陣劇痛，痛得他直發抖，口中還在嗚咽求告，晉靈公却哈哈大笑，惡犬見主人得意，牠是更逞凶威，死命的噬咬，毫不放鬆，這個侍從，就是這樣的爲這惡犬，折磨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算氣絕身亡，從此以後，祇要晉靈公喜歡，他就能縱此惡犬，咬噬他們，試想在此內宮之中，侍從之人，總不免有些小過錯，而所得的結果，乃是爲惡犬噬斃，這也莫怪那些宮人，見了這隻惡犬，要心懷恐懼的了。

晉靈公就是這樣的胡天胡帝，弄得朝野沸騰，那些正直元老，如趙盾、士會、韓厥、臾駢等，對如此情形，無不憂心忡忡，其中趙

盾，更是擔心，因爲一則是相國，二則是託孤之老臣，晉自文公稱霸，趙盾之父就輔助文公，乃是世代勛爵，一門富貴，趙盾忠心耿耿，兼有多方面的關係，他之特別注意晉靈公的動態，也就理所當然之事了。

晉靈公飛彈打人，縱獒犬咬人之事，趙盾全已得到消息，心中是萬分焦愁，一日，靈公罷朝，諸大夫都是無法可想，散的散了，跑的跑了，祇剩下趙盾與士會兩人，在寢門叙談國事，趙盾憂形於色對士會道：「主公如此不恤民情，不親君子，這國家大事竟然視同兒嬉，唉！不知如何是個了局？」

士會乃是個智謀深沉之人，却也爲晉靈公之莫名其妙的作爲，弄得一籌莫展，聽得趙盾怨嘆國事，他也祇是嘆息了幾句，突然，見兩個內侍抬了一隻竹籠踏出，趙盾一見，心中奇怪，深宮之中，爲何有竹籠攜出？其中定有原故，他立即呼喚內侍，二人聽見相國呼喚，却是低頭不應，趙盾更加奇怪，怒喝一聲，道：「你兩人抬這竹籠中藏有什麼東西？」

內侍無法，祇得回頭對趙盾道：「君乃相國也，要看就請自己來看，我倆不敢告訴。」

趙盾心中愈有疑心，就與士會兩人一同過去看視，不想一近竹籠，就見一隻人手微露在籠外。

趙盾不由大吃一驚，再細一看視，這籠中乃是一個剛支解的屍體，四分五裂，慘不忍睹，趙盾厲聲喝問其來歷，內侍却訥訥不肯言說，趙盾不由大爲光火，臉色一變，對兩侍道：「再不說出，老夫先斬了你兩個……」

內侍見相國發怒，這才無可奈何的說出內裡詳情。原來，這屍體是個廚子，晉靈公想吃熊掌，須知這熊掌乃是最難熟的食品，全靠火候十足，才可食用，不想晉靈公是個性急兒，再加上他又是個任性慣的人，心意一到，立即催促，第一二次，廚子還可以解釋未熟，三次、四次，晉靈公在內宮就此暴跳如雷，立命人送上，廚子無法，祇能將那隻未熟的熊掌奉上，晉靈公飲酒食熊掌，發覺熊掌未熟，他不怪自己心急，却恨廚子的可恨，故意令他吃這半生不熟的熊掌，怒吼一聲，用銅斗將這廚子擊斃，廚子倒霉做了銅斗下之鬼，但是晉靈公之怒猶未出盡，立命從人將廚子砍成數段，然後命人扛了出去拋於野外，餵狗分食。

這內侍還說道：「相國，速速放行，主公立限時刻回報，稍遲回去，我們又該遭殃了，輕得爲其責打，一個不巧，讓這隻惡犬咬死更是不值，相國原有……」說畢，兩人抬了屍體匆匆而去，趙盾與士會兩人面面相覷，半晌出聲不得，突然，趙盾對士會憤聲道：「不想主公如此無道，將人命視如兒嬉，常言道：『國以民爲本』，得民者昌，失民心者則亡，國事如此，危亡時日，祇在旦夕，我與君忝爲大臣，那能坐視國家危亡而不發一言？今日，我與君同往內宮，苦苦勸諫主公一番，即速改過，爲時尚爲不晚，你道如何？」

士會略一沉思，道：「看來祇是你我兩人能進言於主公之前，若你我兩人諫而不從，難有繼者，依我之見，我先入見主公，若不聽，君再入諫……」

趙盾拱拱手，士會立即大步直入，當士會入內宮之時，晉靈公尚在中堂，一見士會入來，這昏君也有些自知之明及小聰明，就知道這老兒入來，一定對自己有所規勸，他怕囉嗦，故而先行迎出，對士會滿臉堆笑道：「大夫不必言說，寡人已知錯啦……以後，一定改過，一定改過……」

士會大夫對晉靈公看了誠懇的一眼，再拜稽首而道：「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主公身負社稷之重，君能改過，此乃社稷之福也，臣等不勝欣慰……」士會不多言語，立即告辭而出。

趙盾尚在老地方等待消息，一見士會出來，連忙迎上，士會對趙盾叙說一切，趙盾沉吟半晌道：「主公如果眞能悔過，這一、兩日內，必有善行以施，吾等拭目以觀之。」

可是到了次日，晉靈公又是傳出免朝之旨，並又有消息傳來，晉靈公下令備車馬，往桃園遊玩，趙盾不由大爲懊惱，對士會道：「如此舉動，豈像是改過之人，吾不得不進正言啦！」因此，他是首先出朝門，立即下命駕車，先往桃園，當相國之車輛來到桃園門口，晉靈公尚未到——這因爲晉靈公尚要等人備車，幾方面的牽累，不如趙盾輕車快馬，而且心中有事的走得快，故而趙盾先到了桃園——趙盾端肅侍候。

不多時，車馬喧聲，旌旗如林，果見晉靈公與屠岸賈並肩而來，趙盾一見晉靈公，他是立即搶步上前參謁。

晉靈公一見趙盾，他却比看見士會還怕，晉靈公驚訝萬分道：「寡人未曾召卿，卿爲何而來到此地？」

趙盾是再拜稽首，口中沉聲道：「死罪！死罪！」

晉靈公臉色就是一變，而趙盾又是繼續發言道：「微臣有言啟奏，望主公寬容採納，臣聞：『有道之君，以樂而令天下人樂，無道

之君，所樂僅足以至一身』，目下，宮室嬖倖，團獵游樂，這種樂事對於一人來說，已可算是到了極點，還未聽說過，以殺人爲喜樂之事的，今主公縱犬噬人，飛彈打路人，又以小過支解厨子，此有君之君所不能爲，也不敢爲的，主公竟然作了出來，人命至重，主公濫殺如此，可能百姓內叛，諸侯外離，桀、紂滅亡之禍，將及君身，臣今日不言，更無人肯言對君道說，老臣不忍坐視君國之危亡，故敢冒死直言，伏望主公回輦入朝，改革前非，不再荒遊，不再濫殺，使晉國能危而復安，則老臣雖死，也無可恨的了。」

　這一番話，說得義正辭切，晉靈公何嘗不知自己的錯誤，當然也知道自己確實太過過份，因此，臉色羞慚，並且以袖掩面，柔聲說道：「趙卿且退，請寬容一日，讓我再遊玩一次，下次一定依從你之意思……」

　趙盾以爲有過則改，刻不容緩，再一次又一次的，這那裡像人君之風度，故而掩蔽園門，不許晉靈公進門，屠岸賈這傢伙却在旁，出言道：「相國進諫，實在好意，不過車駕已至此，豈可空回，而被人恥笑？請暫行方便，一切事，當候主公明日上朝，於朝堂相議，祇此一次……如何？」

　趙盾半路邀君，也知過份的緊迫，有了挾主之嫌，他是無奈何的放過了晉靈公，但是，老年人總有些老脾氣，他怒目對屠岸賈看了一眼道：「亡國敗家，全是由你這一羣小人引導……」然後，他是氣沖沖，拜辭晉靈公而去。

　晉靈公豁開了趙盾，與屠岸賈入園，還是盡興遊樂，可是喝酒正酣之際，屠岸賈突然一聲長嘆，對晉靈公看了一眼道：「可惜！可惜！」

　晉靈公是摸不着頭腦，對屠岸賈道：「屠岸賈卿，此言何意？」

　「今日之樂，以後看來是再沒有機會的了！」

　晉靈公又是一個兀突，屠岸賈却遲遲的說道：「明日，趙相國必然又來囉嗦，主公那能還有機會再臨遊此地！豈不可惜？」

　晉靈公聞言臉色大變，突然他忿然作色，道：「自古祇有臣制於君，君可領導下臣，豈有君受制於臣之理？祇是……」說到這裡，他彷彿又看見趙盾的端莊肅穆之容顏，心中也打了一個冷戰，沉聲說道：「這老兒在，對我也實在不大方便，不知卿可有什麼妙計可以除去呢？」

　屠岸賈老早已對趙盾不滿意，以前的做作，還有時時加油添醬的在晉靈公面前挑撥，無非也希望晉靈公能豁了出去，不顧趙盾是否深得民心，更不理公卿大夫對趙盾之敬仰，總之，他不肯做這個惡人，但是，早已深謀遠慮，要作個主要的幫兇人，以前，晉靈公祇是畏怕趙盾，却無誅除趙盾之意，現在由晉靈公口中說出，他可說是「正中下懷！」因此立即附耳，對晉靈公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屠岸賈爲了要除去趙盾，深知祇有暗殺一道，故而在這些時日之中，千方百計的搜求勇武之士，爲其爪牙，不過他也得知趙盾手下，有一勇士名提彌明，武功嫻熟，而且力大非凡，憑這些普通武士，就極難近得了提彌明之身。提彌明又是常隨趙盾左右，忠心耿耿，還加智計深沉，輕易極難能下得了手，要刺殺趙盾，除非有更機警，而且能不怕死之力士，才可一擊成功，也是他有志者事竟成，果然爲其收了一個有本領之俠士，此人姓鉏名麑，孔武有力，能手搏虎豹，更精飛刀之技，祇是此人空有一身本領，却是貧窮不能自給。

　屠岸賈訪得有此勇士，就立下個極壞的心腸，不惜卑躬屈膝，與鉏麑訂交，非但如此，時常借意獻殷勤，投其所好，金銀財帛不時奉送，這一來，所謂「幣甘言厚」，鉏麑就此爲屠岸賈所籠絡收買了。

　屠岸賈今日與晉靈公一談，他就自告奮勇，說出可以利用此人刺殺趙盾，晉靈公聽完了屠岸賈這一番話，不由大爲高興，拍手叫好，就命屠岸賈即速辦理，當下罷宴，各自回宮的回宮，回府的回府。

　屠岸賈一回到府中，立即命人將鉏麑請來，召入密室，當下擺下豐盛酒宴與鉏麑酌談，未終席時，屠岸賈悄悄的對鉏麑說道：「現在趙盾專權欺主，晉侯已不堪其煩擾，屠某奉晉侯之命，令你刺殺趙盾，你可有此膽量，辦成這件大事？」

　鉏麑聞得此言，略一沉吟道：「鉏某受君駕大德，且又奉晉侯之旨，鉏某敢不以效死勞……」

　屠岸賈聞言大喜，連忙斟了三大爵酒道：「四鼓起行，乘趙盾五鼓上朝之時，就覷個機會，將之刺死，這三爵酒，預祝你馬到功成……」鉏麑慨然飲了，立即起行。

　天色未明，鉏麑已是渾身裝紮停當，身懷匕首，展開身法直奔相府，當鉏麑來到相府趙盾門前，此時才交五更，趙盾因今日晉靈公答允早朝視事，他是早已起身預備上朝，但見相府大門洞開，門外已有乘車，且已備了馬。

　鉏麑向前一望，祇是大堂上燈燭輝煌，鉏麑展開身法，早已爲其騰身入了內門，借一個隱蔽之處，

定眼看視堂上，祇見一位元老，朝衣朝冠，垂伸正笏，端然而坐，從此人的打扮觀看，正是相國趙盾，因欲上朝見晉靈公，見天色尚早，他是坐而等候天明，鉏麑一見如此模樣，心中不由一震，心中暗道：「怪不得絳州城百姓，個個稱頌相國，果然是個有德望的大臣……想他閒居，不忘恭敬，即此已是有資格爲民之主宰，我來行刺，乃是一個小賊而已，賊殺民主，使百姓失一好主宰，乃是不忠！不過……」

　鉏麑想到這裡，又是一聲浩嘆道：「晉侯是挾嫌而命我行刺，我已答允而不能辦到，此乃不信，不忠不信，就由鉏麑一身受之，何以再生存於天地之間……」

　他翻身出門，大叫一聲道：「我，鉏麑也，寧違君侯之命，不忍刺殺忠臣，我會自殺，以存忠信，恐還有後來之人，相國請謹防之！」言罷，他是向着門前一棵大槐樹上，一頭撞去，腦漿迸裂而死，眞是壯烈之士也。

＊　＊　＊

　鉏麑這一聲呼叫，早已驚動了門房中人，就見一條高大的身影竄出，此人正是提彌明，而門房中人已聽清楚一切，也看見了鉏麑已撞槐而死，紛紛向內堂走來，提彌明帶了下人，直入中堂，將此事一一告稟，提彌明並對趙盾道：「相國今日不可入朝，恐有他變！」

　趙盾微嘆一聲道：「主公答允我，今日早朝，我若不往，是無禮了，生死有命，趙盾又有何慮？」於是吩咐家人，暫將鉏麑淺埋於槐樹之下，一面命人駕車，上朝隨班，拜見晉靈公。

　這一陣的騷擾，又有不少時間，當下就有人將此事首先報於屠岸賈知曉，當趙盾上朝入見晉靈公之時，晉靈公不由大爲尷尬，草草敷衍了數句。退朝後，立即將屠岸賈召入內宮，以問情由，屠岸賈祇得將鉏麑自殺之事奏上，可是他也不知，鉏麑因爲什麼原故而自殺了的，晉靈公對鉏麑自殺之事，並不在意，他却是在擔心，趙盾不死，對他始終有了個制肘，要任意享樂，大不方便，故而又向屠岸賈道：「此計不行，奈何奈何？」

　屠岸賈却道：「微臣尚有一計，這一計殺趙盾，可保萬無一失……」

　晉靈公現在祇要能殺得了趙盾，而不引起公憤，聞得屠岸賈還有妙計，他不覺動容，移席而問，屠岸賈道：「主公明日可召請趙盾入宮中，先埋伏些甲士於後壁，等到三爵之後，主公可向趙盾索劍觀看，趙盾一定不虞有計，他當必捧劍進視，我在旁一邊喝道：趙盾拔劍宮中，欲行弒逆之事，左右快來救駕，甲士齊出，將趙盾縛而殺之，外人得知，則知趙盾自有不是，主公也可以免誅戮大臣之名，此計如何？」

　晉靈公聽了屠岸賈獻了這一條計，心中大爲高興，不禁手舞足蹈道：「眞是妙計，眞是妙計，即刻依計行事！」

　當下，就由屠岸賈去安排，挑選了幾個身壯力大之武士，授下旨意，可是其中却有一個甲士，面有不忿之色，心中却是自在暗中盤算着。

　且不提宮中之事，且說晉靈公明日早朝特召趙盾，對其敬禮有加，並口中直說自己以前之錯誤及胡作非爲，是不對的，然後道：「寡人賴賢卿直言，以得親近羣臣，敬治薄享……即酒宴……以酬勞君子……」

　當下立命屠岸賈引入宮中，趙盾入宮，提彌明緊隨其後，屠岸賈深知提彌明勇武可畏，怕他隨入，屆時事發，有了阻難，他對提彌明道：「主公親宴相國，餘人不得登堂。」

　提彌明沒法，祇得立於堂下，護着趙盾。

　趙盾上堂，再拜而坐，坐於晉靈公之右席，屠岸賈則列席晉靈公之左。當下就有侍從進酒食，酒過三巡，晉靈公微笑對趙盾道：「寡人聞趙卿所佩之劍，鋒利無比，可否解下，讓寡人一看……」

　趙盾到底是個正人君子，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不知是計，以爲君有命，那敢違，就想解劍，不料一聲大喝，吼道：「臣侍君之宴，禮不過三巡，那裡可以在酒後拔劍於君侯之前耶！」

　趙盾聞言，突的一震，也就醒悟，遂起立，致禮於晉靈公之前，又見一人，氣勢洶洶，直奔上堂，想扶趙盾下堂，此人正是提彌明。

　原來提彌明隨立堂下，却一直在注意趙盾及堂上動態，當趙盾有解劍之意時，他乃是個冷靜而又有機警之人，看出有詐，故而大聲喝止，一面借勢上堂，將趙盾引下大堂。

　屠岸賈一見奸計已被揭破，老羞成怒，目視晉靈公，晉靈公立命獒奴，將這惡犬放出，命這畜牲追逐那紫袍人撲噬。

　這時，趙盾已將出宮門，這惡犬奔逐如飛，在宮門之內，就爲這惡犬追上，不想橫裡飛來一股勁風，將這惡犬擊倒，發掌者又是那個力舉千鈞的提彌明。

　這惡犬有生以來，就祇有咬人的，幾曾受過人的擊打，這一掌之力又大，打得牠連翻幾個觔斗，吃了極大的苦，這就不由兇性大發，

一聲厲嗥，身形如飛的又向提彌明撲到，好個提彌明，一個轉身，就此讓這畜牲撲了個空，就勢一揚手，祇一把，就將這惡犬之頸皮抓住，一聲大喝，將這惡犬揮了出去。「叭」的一聲響，惡犬被摔了個昏頭轉向，兇性更發，「嗚」的一聲，又向提彌明撲上，這一下，也將提彌明引起了狠心，他雙臂一格，就勢一揚手，一手托住那惡犬之利喙，一手握緊了牠的咽喉，雙臂運勁，一迸一扭，再來一拗，就聞一聲極淒厲慘叫，「嗚」的一聲，紅光迸現，這隻惡犬，就此爲提彌明折斷了犬頸，口噴鮮血而送了狗命。

這靈獒乃是晉靈公心愛之物，用來懲罰那些下人的，如今爲提彌明擊斃，他那能不難過，在老羞成怒之下，他也不顧一切的，喝令甲士出擊趙盾，刹那間，衆甲士喧喧嘩嘩的殺了出來，向趙盾與提彌明殺了過來。

但是，這些甲士爲一柄長戟所阻了一阻，提彌明看出形勢不對勁，以身擋住趙盾，喝叫相國先走。

而他自己就單身留住，以一人對付衆甲士，趙盾是拚命的向宮門走去，而裡面已是打得不可開交的，好在宮門內外隔絕，屠岸賈祇佈置了宮內，沒有佈置宮外，他又是與晉靈公被阻住在宮內，提彌明乃勇不可擋之人，在與衆甲士浴血苦鬥。

這裡一戟飛來，提彌明一個偏身，就手一抓，抓住了戟柄，一聲怒吼，反手一揮，這甲士就爲其一揮之力，撞出老遠，可是後邊又有一矛刺到，提彌明祇顧前面，這後來的一矛，他是不及提防，不想突來一戟，有意無意代其一擋，那邊又有慘叫之聲傳來。

原來，又是一人爲提彌明擊出，在這許多甲士之中，提彌明往來衝突，他却是萬分奇怪，有幾次的劍矛相交之下，看來自己勢難閃避的當兒，總是有意無意的，有那麼一下出手，像是來對付自己，不過，却是代自己擋了擋，而擋過了這一下，這傢伙就是一個翻身，宛如逃避什麼一般，衝亂了甲士陣脚，他不由莫名其妙的。

這傢伙是幹什麼？突然，甲士羣中也傳來一陣驚叫聲道：「靈輒，你幹什麼？不對，你在中間搗亂……揍他……」

提彌明心中一動，早見一個甲士，手執長戟利劍，與三五個甲士殺在一起，提彌明一個疏神，背後却中了一矛，血流如注，他一聲怒吼，身形騰起，祇一揚手，就將傷他的人一掌擊斃，回身又是一擊掌，近身一甲士，亦爲其一拳擊出，他殺得眼花，左腰下又是一陣劇痛，原來他又是中了一下狠的，提彌明身受重傷，可是還擔心趙盾之安危，因此，他身形移動，向那橫擋的甲士那邊移去，與此人會合，提彌明是聲嘶力歇的說道：「這位壯士，你還不乘此時機殺出重圍，這保護相國安危之事，在下就拜託你了！」

一邊說一邊還是强提一口眞氣，爲其一手抓住一個甲士，就聞他一聲怒吼，一股勁風盪起，衆甲士就見一條大人影在揮舞，原來，這提彌明是抓住了這個甲士，當作了兵刄，來個大掃蕩。

這橫擋的甲士，也已看出情形不妙，他是一手戟斃了一人，然後對提彌明說了一聲，「相國安危，請君放心，某去也。」

說畢，他是飛步而出，就剩下個帶傷的提彌明在那裡拚命的堵截宮中甲士，提彌明浴血苦戰，但是他舉手投足，還是有一聲聲的慘厲呼叫不時傳出，一條條人影摔出，可是，提彌明也已是遍體鱗傷，氣血兩虧，在寡不敵衆，遍體鱗傷之下，力盡而死。

現在不提宮中混亂之事，再說趙盾，幸得提彌明的拚命格鬥，將他庇護，而能安然脫身出宮，當他拚命奔跑之時，忽有一人怒奔而來，趙盾一見此人，乃是甲士打扮，心中不由大爲驚懼。可是此人一見趙盾，大聲叫道：「相國休驚，某是乃來相救，並非相害者。」一頓接道：「相國不記得五年前，桑林之餓人乎？此即是在下……」

語未畢，他已一手扶住趙盾，祇一馱，將趙盾背了，飛步出宮而去，後面已有衆甲士追殺出來，尚幸趙盾之子趙朔，已率家中壯丁駕車來迎，衆甲士一見趙府人衆，不敢追逐，趙朔立即扶趙盾上車，趙盾忙亂之中記起此人，還想請來同車而去時，不料此人早已乘亂逃走，不知去向的了。

趙盾那想到一飯之恩，却是救了自己一條性命，世人行善，誰個說是無回報的。

趙盾自後與其子趙朔飛奔出絳州城，預備覓地避禍，不想與族子趙穿相遇，原來趙穿正在西郊射獵方回，與趙盾父子一見面，問清情由，他却是饒有深計，立即與趙盾父子叙談數言，然後驅車入城，首先，在其運用陰謀之下，竟然嘩兵成變，將晉靈公弑於桃園，可是，從此以後，與屠岸賈就結了個更深的仇怨，差些爲屠岸賈之陰謀，將趙氏一門誅絕，不過，此是後話，而雙義報恩趙盾之故事，却就此結束了一段落。

（本篇完）

玉笛天戈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受惑派兵　殊死混戰

上文提要： 鐵湘菱與師兄諸葛麟在密林中被人狙擊，她脫出毒烟及箭陣，看到西北山林一條人影，以爲是師兄，急追而去，却原來是大藏殿少主陽無毀故佈疑陣……諸葛麟因關心師妹安危，行動上稍有遲疑，結果吸進幾口毒烟，又與人動武過招，引發毒力昏倒，被陽無毀之妹陽無情所救，陽無情愛上了諸葛麟，捨命與血手鬼醫搏鬥取得解藥……

陽無情道：「我想是的，因爲令師正在泰山神狐門。」

諸葛麟一怔道：「妳怎麼知道的？妳究竟是誰？」

陽無情櫻唇一噘道：「瞧你像審賊似的，我是你的妻子呀。」

諸葛麟冷冷道：「如果妳承認是我的妻子，就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題。」

陽無情略作遲疑，終於咳了一聲道：「其實你不問，我也會告訴你的，我來自西天大藏殿，是大藏殿主陽千鶴的女兒，因爲你師父竊佔了本殿鎭山之寶金采衣，所以家父才派遣我們支援四六兩位師兄的。」

諸葛麟道：「就只這樣？」

陽無情道：「相信我，大哥，人家什麼都給你了，爲什麼還要保留？」

諸葛麟哼了一聲道：「羌笛怨跟妳不是一夥的？還有，我師父與神狐門素無交往，怎麼會去泰山？妳說，那是不是一個陷阱？」

陽無情道：「大哥：你不能寃枉人，我雖然認識幾個羌笛怨的人，却連他們的姓名都不知道。」

諸葛麟道：「哦，妳在那裡認識的？」

陽無情道：「在表哥那裡，他們是表哥的朋友。」

諸葛麟心頭一動道：「妳表哥必然是一位高人了，有機會給我引薦一下。」

陽無情忽然神色一黯道：「這個……咳，只怕不行。」

諸葛麟道：「爲什麼？是你表哥身份太高，還是我不配跟他相識？」

陽無情道：「別這麼說，大哥，你是我的丈夫，難道他不認我這個表妹了？」

諸葛麟道：「那妳說，爲什麼不行？」

陽無情道：「這……此人面目可憎，我怕會引起你的反感，所以……」

諸葛麟冷哼一聲道：「妳似乎不會說謊，否則怎麼會編出如此笨拙的謊言？」

跟着面色一沉道：「妳還承不承認我是妳的丈夫？」

陽無情道：「大哥言重了，祇因爲表哥與令師有過節，小妹不說是避免因他造成咱們夫婦間的困擾。」

諸葛麟道：「妳就這麼對我沒有信心？說吧，他是誰？」

陽無情道：「溫顥光。」

諸葛麟一躍而起，他沒有說什麼，但雙目怒火如熾，臉色難看以極。

陽無情愕然道：「大哥，溫顥光與令師莫非有什麼深仇大恨？」

諸葛麟道：「他跟家師沒有任何私人恩怨，但咱們全國之人，都跟他仇深似海。」

陽無情一怔道：「為什麼會這樣？難道他作過禍國殃民的事？」

諸葛麟道：「不錯，他曾經勾結蒙王哲別古台，意圖挑起兩國的戰火，並在中原朝野廣佈心腹，招收亡命，成立羌笛怨，以期裡應外合，奪取中原，如果讓他陰謀得逞，豈不要民生塗炭，赤地千里？」

陽無情吃了一驚道：「當眞麼？大哥，溫表哥他怎會這樣？」

諸葛麟道：「此人是蒙王哲別古台的女婿，在本朝作過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他却包藏禍心，暗中設立暴亂武力，意圖不軌，並誘姦睿郡王妃，滲透中央權力中心，當家師揭穿他的陰謀之際，他却將王妃拐跑。」

一頓接道：「此人罪大惡極，是朝廷通緝的欽犯，時至今日，他仍然隱身暗處，指揮羌笛怨作殘民以逞的勾當，貴殿庇護他，不僅對不起千千萬萬無辜的百姓，一旦被當局知道，只怕要惹禍上身，落得玉石俱焚！」

陽無情面色一變道：「大哥：你別嚇我，其實咱們大藏殿的武功獨步武林，而且高手如雲，放眼天下，誰敢對咱們怎樣？」

諸葛麟哈哈一笑道：「妳這是坐井觀天，所見太少了，就算你們大藏殿的武功天下無敵，朝廷只要調派兩萬大軍，及幾門紅衣大炮，連一座大山也會轟平，何况血肉之軀！」

陽無情一震道：「大哥，朝廷眞會這樣？」

諸葛麟道：「那要看你們了，如果你們繼續包庇欽犯，甚至反抗朝廷，在保國安民的訴求之下，朝廷只得被迫用兵了。」

陽無情大為焦急的道：「那怎麼辦？他是我娘的親姪兒，甚得我娘的歡心，就算爹肯聽我的，也拗不過我娘。」

諸葛麟道：「這是怎麼說？莫非西天大藏殿是妳娘作主？」

陽無情道：「是的，我娘有三個第一，我爹怎能不聽她的？」

諸葛麟道：「哦……」

陽無情道：「你似乎有些不信，如果你到過西天，就會知道我並未騙你。」

諸葛麟道：「我知道妳沒有說謊，只是有點好奇，好啦，妳娘有幾個第一並不重要，我只要明白大藏殿要如何對付咱們。」

陽無情道：「大哥，要對付你們的是溫顯光，家母只是受了他的蠱惑。」

諸葛麟道：「這個我知道。」

陽無情道：「家母原是要派八大弟子，率領三十六巡使，七十二神鷹下山的，但我爹堅持不准，幾乎與我娘反目，最後只派了四、六兩位師兄，及四名巡使，八名神鷹……」

諸葛麟道：「後來呢？」

陽無情道：「這般人都歸溫表哥調派，聽說兵分兩路，一路赴京師，一路趕泰山，無論那一路，在完成任務之後，立即趕往太湖。」

諸葛麟一怔道：「趕往太湖作什麼？」

陽無情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諸葛麟道：「妳還知道什麼？」

陽無情道：「聽溫表哥的口氣，泰山神狐宮似乎已被他控制，那是一個陷阱，對令師頗為不利！」

諸葛麟呆了一呆道：「多謝相告，妹子，妳回大藏殿去吧。」

陽無情道：「不，我不回去。」

諸葛麟道：「妳聽我說，妹子……」

陽無情道：「你不必說了，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會離開你的。」

諸葛麟道：「妹子，我是為妳好，妳想想，如果我跟大藏殿的人搏殺，妳幫誰？」

陽無情道：「誰都不幫。」

諸葛麟道：「妳想得太簡單了，如果當時搏殺的雙方，一個是妳的丈夫，一個是妳的兄長，他們一方已陷入危機，即將面臨死亡，難道妳能無動於衷，袖手旁觀不成？」

陽無情實在沒有想到這些，因而神色一呆，吶吶半晌說不出話來。

諸葛麟吁了一聲道：「我不希望有這樣的結果，但誰也不能保証不會有此等情事發生，回去吧，妹子，待咱們撲滅了羌笛怨，我會到大藏殿找妳的。」

陽無情沉吟了一陣，道：「不，我還是要跟着你。」

諸葛麟道：「妳是怎麼啦？是沒有聽懂我說的？」

陽無情道：「我懂，是你沒有往深處去想，如果當眞與我的兄長對上了，有我在就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諸葛麟道：「要是妳的兄長不肯呢？」

陽無情道：「除非他斷絕手足之義，那麼我也就顧不了兄妹之情了。」

諸葛麟道：「妹子：我不希望會發生此等人倫悲劇，但是心理不能不有此一準備。」

一頓接道：「我擔心家師，我想立即趕往神狐宮。」

陽無情道：「不要急，大哥，此去泰山途程遙遠，待咱們趕到，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此時天色已晚，咱們還是明早動身吧。」

諸葛麟道：「好吧。」

翌晨他們帶着金玉雙婢由新樂出發，沿官道南下，直奔晋縣。

這天到達衡水縣東南的龍華鎮，再過去就是山東省的德縣了。

此時日正當中，應該是憩息進食的時間了，但他們還沒到達鎮口，就被人攔了下來。

「朋友：換條路走吧。」

說話的是一個滿臉橫肉，身着勁裝的大漢，他身後還有四名同一類型的漢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麼好東西。

諸葛麟已經聽到前面傳來的喊殺及兵刃撞擊之聲，必然有人在了斷過節，此等事兒避之則吉，但他却非瞧瞧不可。

因而哼了一聲道：「換條路走？為什麼？」

「大爺是為你好，免得你那嬌滴滴的妻子被別人抱走！」

此人語音未落，忽然響起劈啪兩聲，他竟然來了個滿臉花，被人賞了兩記耳摑子。

好快的身子，勁裝大漢只是覺得眼前一花，他的臉胖起來了。

他睜起一雙牛眼，射出兩縷兇光，一振手中的厚背長刀，瞪着諸葛麟喝道：「你敢偷襲？你知道大爺是誰？」

諸葛麟微微一笑道：「我那裡敢偷襲？是你大爺弄錯了，好啦，內人的丫頭有些失禮，在下替她向閣下賠個不是。」

勁裝大漢聞言一呆，因為他相信出手的不是諸葛麟。那麼對方的一個丫頭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他的氣焰那會不立即消失？

江湖之上是十分現實的，適者生存，弱肉強食，是不變的規律。

此人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一方霸主，他知道遇到了武林高人，再要不知進退，說不定會將老命留在這裡。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這只是一個誤會，少俠不必放在心上。不過搏鬥的雙方都不好惹，少俠最好不要淌這趟渾水。」

諸葛麟道：「多謝相告，但不知搏鬥雙方是何等人物？」

勁裝大漢道：「這個……請原諒，在下不便說。」

諸葛麟道：「我不勉強要你說，但咱們必須前去瞧瞧。」

勁裝大漢道：「好，少俠請。」

諸葛麟不再理會他們，展開身形，領先向前面的鎮集奔去。

鎮上關門閉戶，瞧不到一個人影，喊殺之聲是由街後傳來的。

諸葛麟躍上屋面，只見街後一片廣場，聚集近百名武林人物，他們分作兩起，一邊人多勢衆，不下七八十口子，另一邊人數甚少，男女老少加起來只有一十二個。

不幸的是，這十二個正是鐵山等一行。

這還是晚流香主婢五人，及鐵湘菱已經與鐵山會合，否則他們就更孤單了。

場中人數雖多，搏殺的却只有兩個，諸葛麟認出其中一個是豆蔻，她的對手是一名身着土黃天藍服色的中年大漢，不必猜，他必是大藏殿的弟子。

此時陽無情主婢已經來到他的身邊，諸葛麟冷冷道：「以近百人對付十二個人，難怪大藏殿能夠主宰武林了。」

陽無情面色一紅，道：「可是他們並沒有倚多為勝呀。」

諸葛麟哼了一聲道：「現在是沒有，妳能擔保他們以後？」

陽無情道：「我不能擔保，但我可以阻止。」

諸葛麟道：「那倒不必，鐵門弟子何在乎千軍萬馬。」

陽無情沒有再說什麼，因為她知道除了以行動證明，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而且她已被鬥場上的搏殺所吸引，正神專目注，無暇顧及其他了。

與豆蔻惡鬥的名叫暴峻，是七十二搏命神鷹中的佼佼者，此人武功極高，性如烈火，臨陣對敵，經常是狂呼酣戰，奮不顧身，他使用的兵刃是一柄沉重的鐵鐧，一經展開，風雷俱動，威力之強，很少人能在他的手下全身而退。

今天他已揮動鐵鐧數十次，却無法沾到豆蔻的一絲衣角。

她身材嬌小，似乎弱不禁風，鐵鐧還未砸到，鐧風已經將她吹得飄了起來。

幾經反覆，看來暴峻遇到尅星了，他縱然是再砸一百鐧，也不會改變現狀，但人的精力總不能無限量損耗，再這樣下去，豈不要將他累死！

「小賤婢，妳他娘的浪夠了沒有，有種的就不要躲，要浪就跟大爺到床上去。」

暴峻心中一急，就口不擇言的罵了開來，豆蔻本無殺他之意，他這一口吐穢言，立即引來她的殺機。

「惡賊找死！」

一聲嬌叱，寶刀挾着勁風，向暴峻迎面猛劈，這是威力絕倫的兇天一刀，這位大藏殿的高手，只怕難逃劫數了。

果然，嗆的一聲脆響，隨着一聲慘呼，暴峻的鐵鐧被劈作兩截，他也開腸破肚，臥倒在血泊中了。

「好凌厲的刀法，鐵門弟子果然不凡。只是，嘿嘿，太殘忍一點了。」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全身翠綠，一臉殺機的女人，她是名滿江湖的七大絕頂高人之一的綠夫人，估不到她竟跟西天大藏殿攪在一起。

這女人不只是武功驚人，一身毒技更是十分可怕，孫采蓉擔心豆蔻會吃虧，因而步入場中道：「豆蔻下去，這女人交給我了。」

豆蔻應了一聲，正待轉身退回，忽然一條人影其快如矢，一閃之間，已經到達身前。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聽口吻，來人必然是大藏殿的，豆蔻殺了一個暴峻，他們怎肯干休。

不錯，他的確是暴峻的同夥，名叫田昕，是三十六巡使之一。

此人身材修長，相貌斯文，很像一個讀書人，但說起話來冷如嚴冰，神態之間更是一副擇人而噬的模樣。

豆蔻撇撇嘴道：「你窮吼些什麼？要債麼？有本事就過來拿。」

田昕果然過來了，但先過來的是一股掌風。

出手一掌，就帶起一股強烈的破風之聲，大藏殿的門下，果然名不虛傳。

豆蔻哼了一聲，纖掌一吐，以八成兜天引的功力迎過去，這是硬碰硬，她存心掂掂對方的斤兩。

兩股掌力相觸，傳來一聲巨響，他們各被震退一步，兩人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其實豆蔻是見對方人多，實力有所保留，如果全力出掌，這位大藏殿的巡使，不可能夷然無損的站在那兒。

此後田昕招招進逼，豆蔻則以潛形身法逗弄他，看來一時半刻不會鬥出結果。

另一對孫采蓉與綠夫人就沒有他們這麼輕鬆了，這兩人都是名震當代的絕頂高人，而且舉手投足之間，都能使出奪命的奇毒。

在她們週圍三丈以內罡氣洶湧，沒有人能接近她們三丈以內。

綠夫人長於使毒，但對孫采蓉她却技遜一籌，因此她不敢施展毒技，只是想以精湛的武功搏取勝利。

她們先鬥拳脚，後鬥兵刃，纏鬥逾百招，綠夫人始終無法取得優勢。

最後她全力劈出一劍，然後縱身倒退八尺。

莫非她想放棄這場搏殺？

不，她雖是插回了長劍，却取出另一種兵器。

孫采蓉瞧不出她取出的是什麼，但面對名震江湖的邪道魔頭，也不敢掉以輕心。

此時綠夫人已經發動攻勢，右手一揮之際，一股尖銳的嘯聲應手而起。

發出嘯聲的是一條丈許長短的綠帶，它像靈蛇一般凌空飛舞，由於速度太快，很難瞧出它究竟是什麼東西。

它只是凌空盤旋，並未向孫采蓉展開攻擊，當它飛行一週之後，必然會回到綠夫人的身前。

綠夫人屈指輕彈，綠帶飛行突然加快，震耳欲聾的嘯聲，令人心悸神搖，頭皮發炸。

它再度飛臨孫采蓉上空之時，忽然吧的一聲炸開，綠帶分作十三截，由四面八方向孫采蓉全身襲去。

孫采蓉的兜天引已經練得爐火純青，全身堅如金鋼，護身罡炁可達八尺，縱使置身槍林彈雨之中，不見得就能將她怎樣。

不過她不想打糊塗仗，至少她要弄清楚綠夫人施放的是暗器還是毒物。

她的身形一晃，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一側飄了開去。鐵門潛形身法天下無雙，她要走沒有人能夠將她留下。

她瞧清楚了那些綠色的兵刃，它們是九柄鋒利無比的廻旋刀，綠色是淬煉在刀上的劇毒。

刀呈人字形，三處尖端均有一個尖銳的鳥嘴，凌空飛翔之際，鳥嘴就會發出擾人心神的嘯聲。

這是綠夫人的獨門武功，威力之大，無與倫比。但她從不輕易使用，只要她使出此項武功，世上必然會增加一名刀下亡魂。

就她往日搏殺的經驗，使出三柄廻旋刀，就足以奪取一流高手的生命，使用六刀，平生只有一次的記錄。

孫采蓉是一個超級强敵，所以九刀齊飛，她是志在必得。

可惜她這招「萬雷齊鳴」竟然失了手，九刀齊飛，沾不到孫采蓉的一絲衣角。

她不相信這是事實，她認爲放眼天下，沒有人能逃過九柄廻旋刀的攻出，因而禁不住神色一呆。

兩軍對決，生死只在頃刻之間，她這一呆，大好的生命就此送給別人了。

孫采蓉主婢五人在習得兜天刀法之前，所慣用的兵刃是五鈴懾魂帶，那五隻鋼鈴也可當作暗器使用，現在她的手中已握兩隻，當綠夫人神色一呆之際，雙鈴已電射而去。

廻旋刀的嘯聲掩蓋了鈴聲，又當綠夫人神思不屬之際，雙鈴噗噗兩聲，一起擊在她的左右期門二

穴。

以綠夫人一身驚人的功力，雖是雙穴被制，還是要不了她的性命的，只是無法動彈而已。

她不能動，有能動的，那是她的九柄廻旋刀。

廻旋刀是她極爲珍視，而保持高度隱秘的獨門兵刃。

她跟孫采蓉交過手，却沒有使用廻旋刀，今日再度相遇，估不到這位鐵夫人的武功一日千里，高得出乎她想像之外，除非使用廻旋刀，她非丟人現眼不可。

如今廻旋刀攻敵失敗，她反而穴道受制，只氣得她雙目暴睜，幾乎要噴出火來。

不過她的目光並不是射向孫采蓉，而是盯着她那幾柄廻旋刀，面頰之上一片死灰，冷汗汨汨而下，顯得恐懼以極。

她爲什麼會這樣？

原來廻旋刀在飛出一定距離之後，必然會回到原處，發射人可以將它收回，或是以內力讓它再飛出去。

現在廻旋刀飛回來了，綠夫人却因全身不能動彈，無法處置這九柄呼嘯而來的毒刀。

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顯然，她會被亂刀分屍，自食惡果。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片青光忽然以流星逐月之勢急馳而來，接着叮叮噹噹一陣脆響，九柄淬毒廻旋刀已全部跌落地面，變成了破銅爛鐵。

是誰有如此超絕的功力，能夠將綠夫人由死神的手中奪回？

他是野侯鐵山，正手握玉笛，神采飄逸的立在綠夫人的身前。

他震開了綠夫人的穴道，然後抱拳一禮道：「對不起，我毀了妳的寶刀。」

綠夫人向他深深的注視一眼，一語未發，轉身急馳而去。

這兩次搏殺，大藏殿可以說是丟盔棄甲，這般以武林主宰自居的高人，怎能嚥下這口窩囊氣，於是一場以衆凌寡的混戰展了開來。

西天大藏殿的人手，絕對不只四六兩大弟子，及四巡使，八神鷹。人數之多，幾乎增加了不只一倍。

羌笛怨也是精英盡集，七狂蚪，八魔虺九天神煞，十三毒蟻，也大部份來到現場。

鐵山一夥只有一十二個，他們面對如此强大的敵人，顯得十分孤單，但鐵山指揮若定，首先叫孫采蓉佈下雙重毒陣，他們在內圈擺下一座「陰陽倒轉」陣法，縱使有人通過毒陣，也很難得到一綫生機。

其實孫采蓉毒技之高，在當代無人可比，連綠夫人也甘拜下風，又有誰能闖過她的雙重毒陣？

鬥場的一切，諸葛麟瞧得十分明白，祇因爲他伏身之處是敵人的背後，一旦現身，勢必引來一場混亂，故而暫時未動。此時敵人發動以多爲勝的羣攻，他再也忍不住了，口中一聲怒叱，飛身就向敵人陣後撲去。

他剛剛撲進鬥場，已有四人返身攔阻，爲首的穿着黑衣，身材微胖，他竟然是奪得京師十大名人之一的剃頭刀何莽。

諸葛麟一呆，道：「怎麼啦？閣下，京師十大名人不過癮，還想落草當强盜？」

何莽道：「咱們今天只想殺人，不是來跟你說廢話的，上！」

語音一落，寒芒急閃，指顧之間剃頭刀已揮出一十三刀，諸葛麟的全身要害，幾乎都在他的刀光威力籠罩之下。

此人不愧列名京師十大高人，出一套剃頭刀法不只是玄奧莫測，出招之快，在當代武林亦不多見。

當然，無論他出招多快，仍然碰不到諸葛麟一絲衣角，他身上的零碎却在不斷的減少。

他以剃頭聞名江湖，被他剃過頭的自然不在少數，現在報應臨頭，他的頭讓諸葛麟給剃了。

但見劍芒急閃，亂髮四飛，剎那之間，何莽已經變作一個大光頭了。

適才他滿場逃避，現在却目瞪口呆的立在那兒，這不是頭髮已被剃光的問題，是他的咽喉之上正貼着一截冰涼的劍尖。

劍柄握在諸葛麟的手裡，只要他向前一送，剃頭刀何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微微一笑，諸葛麟道：「姓何的，我不想殺你，只要你回答我幾個問題。」

何莽大吼一聲道：「好。」

隨着這個好字，一口濃痰像彈丸一般，射向諸葛麟的前胸，這是何莽畢生功力所聚，只要被它射中，縱然不是要害，也非身受重傷不可。

諸葛麟心頭一凜，也沒有想到剃頭刀何莽會有這招絕活。不過這也難他不倒，鐵門潛形身法天下無雙，縱然在千軍萬馬，矢石交攻之下，他也能從容的全身而退，一口痰算得了什麼？

心念一動，他立即抽劍倒退，然後擰身斜縱，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應該百試不爽的。

但，他的長劍竟然沒有收回，心中不由大吃一驚，及定睛一瞧，原來劍尖已經插進剃頭刀何莽的喉中，被他用最後的一口眞氣鎖住。

最後臨死的一口眞氣，自然不能鎖得太久，諸葛麟爲了保命，也

可以棄掉長劍。

不過這是時間問題，當諸葛麟收不回長劍的時候，他絕不會立即棄劍，而是要查看收不回長劍的原因。

那就糟了，濃痰挾何莽的畢生功力，以星馳電逐之勢，猛擊諸葛麟的胸口，他未能把握這稍瞬即逝的時機，就得將大好生命留在這裡。

剃頭刀被別人剃了頭，這是奇恥大辱，何莽如何還能活得下去？只是他不甘心，至少也要弄個同歸於盡。

這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搏，他計算得十分精確，無論諸葛麟功力多高，都將難免濃痰洞胸之危。

他的計算沒有錯，諸葛麟此時的確沒有能力逃過此一劫難。

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濃痰距離諸葛麟的胸口約莫五寸之際，一股勁風忽然將它吹得斜飛而去。

這是什麼風，能夠吹走剃頭刀畢生功力的濃痰，而諸葛麟却夷然無損？

它是陽無情所發出的掌力，當今之世，除了西天大藏殿的不傳之秘「一綫天」，天下再也找不出如此精絕、威猛的掌力。鐵門的兜天一掌，似乎還要稍爲遜色。

此時諸葛麟業已收回長劍，向何莽仆倒的屍體投下一瞥，然後轉身對俏立身側的陽無情道：「謝謝妳，妹子，那幾個賊人怎樣了？」

陽無情嫣然一笑道：「都收拾了，還不夠兩個丫頭過過手癮的。」

一頓接道：「大哥……」

諸葛麟道：「什麼事？妹子。」

陽無情道：「我想勸阻本門，但令師方面……」

諸葛麟咳了一聲道：「家師深明事理，酷愛和平，只要貴殿不再包庇禍國殃民的匪徒，家師會跟貴殿化干戈爲玉帛的。」

陽無情道：「大哥所指的匪徒是羌笛怨？」

諸葛麟道：「不錯，尤其是匪首溫顯光，必需擒回朝中，明正典刑。」

陽無情面現爲難之色道：「大哥：溫顯光是家母的親姪兒，你就不能網開一面？」

諸葛麟冷冷道：「姓溫的欺君枉上，殘民以逞，所犯之罪，當眞是擢髮難數，貴殿如果一定要包庇這位匪徒，只怕會玉石俱焚，爲貴殿帶來橫禍！」

陽無情嘆口氣道：「此事小妹作不了主，只好待返回西天之後相勸家母了，不管怎樣咱們必須先行阻止他們再殘殺下去。」

諸葛麟道：「好的。」於是他們分別向自己的陣營奔去。

現在的鬥場之上，是一副淒厲無比的慘狀，孫采蓉的毒陣之前，橫陳着三十餘名屍體，鐵門兵不血刃，已經獲得初步的勝利。

不過敵方人數太多，損失三十餘人，對他們影響不大。

而且他們改變了攻擊的方式，開始採用火攻，這一招夠絕，任何劇毒經不起烈火一燒，鐵山等武功再高也是血肉之軀，在烈火焚燒之下豈能倖免！

依在鐵山身旁的晚流香道：「大哥：咱們衝。」

鐵山道：「好，跟我走。」

晚流香首先擲出幾粒雷火彈，然後夫妻三人領頭，以兵刃及掌力撥打火箭火球，向敵人衝殺過去。

這是一場以少敵衆，並不公平的搏殺，鐵山力戰大藏殿八大弟子之中的大弟子趙玄武，四弟子夢玄姿，雙方每出一招，都是驚世駭俗的武林絕學，而且眞氣激蕩，風吼雷鳴，除了惡鬥中的三人，沒有人能接近他們三丈以內。

截住晚流香的是大藏殿二弟子曹玄烈，及一名滿頭白髮、面如殭屍的老者。他名利豪，名列羌笛怨七大狂蚪，是該組合的頂尖高手之一。

孫采蓉鬥的是大藏殿第六弟子于玄泗，及羌笛怨八大魔虺的兩名。

其餘自鐵湘菱以下，至少遭到三名以上的敵人圍攻，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他們自然陷入苦戰之中了。

諸葛麟原是想稟告鐵山，俟陽無情約束住對方之後，結束這場搏殺的。

但鬥場上正在刀光劍影，狂呼酣戰，所見到的只是鮮血四洒，肢體橫飛的場面，在這種百人混戰的情況之下，只要接近鬥場，必然會捲入搏殺，因爲你不殺人，人就殺你，想找人，如何能夠？

諸葛麟到達之處，正有七名彪形大漢在圍攻一名姑娘，她是晚流香的貼身婢女秀秀，看來鐵山一行，在混亂中已被衝散了。

秀秀以一敵七，仍然佔盡了上風，長劍指東打西，有如雪花亂舞，錯眼之間，已有兩名對手中劍倒了下去。

諸葛麟知道秀秀不需要他幫忙，又因擔心師父及師妹，逕向亂軍之中闖去。

他前進不及一丈，就被五名大漢攔住去路，這般人有一名是大藏殿的門下，其餘四人全是羌笛怨的高手。

見面二話不說，五件兵刃就一起往死裡招呼。

今天的場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本來不必招呼，不過一上來就

是五個，擺明了是仗勢欺人。

諸葛麟冷哼一聲，不待對方合圍，身形以閃電之勢迎了上去，長劍猛的一挑，一具人體已慘嗥着飛了出去。

鐵門潛形身法獨步武林，兜天引玄功更是冠蓋天下，諸葛麟發了狠，這五人只好委委屈屈的去鬼門關報到了。

他不多不少揮出了五劍，地面上就躺着五個失去生命的敵人。

招招見血，不浪費半點精力。

雖然鐵門弟子並不嗜殺，但在敵衆我寡的劣勢之下，殺人也是出於無奈。

他一路殺下去，被他擺平的已有十幾人之多，最後他終於找到師妹鐵湘菱了。但這一眼瞧出，他幾乎肝膽俱裂，口中一聲暴吼，就亡命般的衝上前去。

原先鐵湘菱是跟三名羌笛怨交手，這三人不只是依仗人多，而且出手毒惡，這才興起她的怒火，劍演「南山搏虎」，一舉將對手擊翻在地。

她除去三名羌笛怨，却引來更厲害的敵人。

「小賤人好毒，待老夫會會妳。」

說話是一名頭尖如錐，臉長似馬，五官都擠在馬臉的上部，形相怪異以極的老人。

別看他的長相不討人喜歡，在羌笛怨裡，他可是最有權力的人物。

班悲虹是他的大名，他是七大狂蚪之首，也是握有實權的副笛主，論功力，一身「摘月射虹」魔功，堪稱罕有敵手，他的出現，對鐵湘菱大爲不利。

他的身後還有三名跟班，每一個都是名震江湖的一方霸主。

鷄人帮主方雙鳳，約莫四十出頭，徐娘雖是半老，風姿依然迷人，一對桃花眼中，會不經意的流露出一股扣人心弦的浪態，估不到這位神秘的帮主，竟是羌笛怨八大魔鬼之一，還兼任副笛主班悲虹的情婦。

另外兩人是遼東雙霸竹劍及武雄，這兩名雄霸關外的高人，是羌笛怨九天神煞中的人物。

此時竹劍踏前一步道：「稟副笛主：殺鷄焉用牛刀，讓屬下兄弟去收拾她吧。」

班悲虹道：「可以，不過別輕估鐵門弟子，否則你我會付出慘重代價的！」

竹劍道：「屬下明白。」

竹劍的名字爲劍，他的兵刃却是五尺長鞭，武雄慣用長槍，這一雙雄踞關外的霸主，使的都是長兵刃，他們聯手的機會不多，只要聯手，從無三合之敵。

今天的對手是鐵門弟子，所以他們要雙霸聯手，一展所長。

他們在鐵湘菱身前八尺之處一站，竹劍嘿了一聲道：「姑娘是鐵門弟子？」

鐵湘菱道：「你說對了，本姑娘鐵湘菱。」

武雄道：「妳殺了本門三名門下？」

鐵湘菱道：「很抱歉，在下一時收手不及。」

武雄道：「殺人就得償命，我兄弟只得向姑娘討還了。」

鐵湘菱道：「很好，你們出招吧。」

武雄道了一聲有僭，手腕一振，抖起朵朵槍花，口中一聲暴叱，槍尖挾着勁風，向鐵湘菱當胸搠來。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武雄這一槍，錯非十年以上的苦練，絕難如此精純。

當武雄槍花耀眼，迎胸猛搠的同時，竹劍的長鞭也出了手，它像狂風中的柳絲，也像臨空而降的天網，此等變化無窮、威力絕倫的鞭法，很少人能夠逃出手去。

這兩大霸主的緊密配合，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但當他們招式放盡的刹那之間，他們突然面色驟變，生出一股失落的感覺。

他們的確失落了一些東西，那是他們的雙手，以及他們的成名兵刃，一起撒落在地面之上。

一招之中，失去四隻手掌，不只是遼東雙霸，連班悲虹也心頭一凛。

遼東雙霸是毀了，却也激起班悲虹的無窮殺機。

「姑娘：妳太狠了，出手不爲人稍留餘地！」

「閣下這是只知責人，不知責己了，難道你瞧不出他們適才聯手一擊，是要置我於死地？再說羌笛怨心存大慾，作的是禍國殃民的勾當，在下爲民除害，這有什麼不對？」

「好一個嘴尖舌利的小賤人，老夫非廢掉妳不可！」

羌笛怨的副笛主，名列七大狂蚪之首的班悲虹，果然是武林罕見的絕頂高人。

他在走向鐵湘菱，以縮短雙方的距離，每跨出一步，就如同巨石撞山，地皮也會引起一陣震動。

此人內力之强，當得是無與倫比，鐵湘菱雖是身負絕學，仍不敢掉以輕心。

班悲虹不用兵刃，他那雙粗大的手掌，就是兩隻無堅不摧的鐵錘，只要被他的掌力擊中，縱然是銅筋鐵骨也承受不住。

（未完・廿）

上文提要：方安家失踪，在駱長達嚴厲追問之下，幫中的徐天從與柳千斤承認曾收過方安家的好處，徐、柳二人爲戴罪立功，與展玉翅搜查方的家，找到一些賬簿及發現一條地道……展玉翅帶領優悠丐幫的弟子生擒了方安家，令展玉翅深受優悠丐幫弟子愛戴，因此展玉翅當上了優悠丐幫的副幫主……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之主

協助獅王　找出內奸

展玉翅道：「男女相悅，不能說誰勾引誰，情理上這的確甚難處理，也許請顧堂主去勸勸她丈夫，讓她下堂求去，日後再讓老徐娶她，則便最理想了！」

黃書反問：「假如她丈夫答應日後不再打罵她，甚至比一般男人還愛惜他妻子，又如何處 理？」

展玉翅苦笑道：「若如此，則本座亦想不出個好辦法來了！老徐是個人材，假如他眞肯爲本幫做事，實是本幫弟兄之福！」

龍侶軍反問：「若俺學他那般，你懲不懲罰我？看來一定要嚴辦了，因爲某家不是人材！」

「龍堂主說那裡的話來？你武藝高超，對本幫又忠心赤膽，本幫日後倚仗你之處更多，何止是人材？」

龍侶軍心頭一喜，問道：「這樣說來，俺也可以去風流了！」

駱長達沉下臉道：「明知故犯，不可饒恕！大敵當前，宜充分調動幫內弟兄，同仇敵愾！」

展玉翅道：「目前最重要的是整頓內部，其他的事都是次要！假如上下擰成一股繩子，再重的擔子也挑得起。上下一條心，西方仙子也不敢欺侮咱們。」

龍侶軍想了一下，道：「俺的腦袋不如你好使，只要是對的，俺便聽你的命令，反正誰要破壞本幫，誰敢欺侮我丐幫兄弟，俺便跟他拚到底！」

展玉翅道：「不管是什麼幫會，都得講究實力，希望龍堂主，選拔一些精壯的弟兄，勤加訓練。」

黃書道：「想替天下窮苦人及可憐人做點事的俠客應不少，其實咱們可打開大門，歡迎他們加入本幫，當護法也好，當個閒職也好，萬一遇到强敵，便用得着了。」

「有理有理！」駱長達大喜。「黃堂主這個建議極好，本座要考慮考慮。」

展玉翅接道：「武林中有個最值得重用的人，便是盧多財，他若肯作本幫之護法，猶多了一根巨大的棟樑。」

駱長達面有難色地道：「聽說此人自視甚高，脾氣又怪，只怕他不肯屈就！」

「盧遠景是其侄兒，也許請他當說客，能夠請得到他，總要試一試。」

駱長達點了點頭，頓了一頓又道：「內患已除，外憂未解，西方仙子之行動，咱們一無所知，而咱們之情況，她似乎瞭如指掌，這一戰當眞艱巨之至，副幫主有何良方？」

語音剛落，突見一個丐幫弟子手持一封信大步跑進來。「幫主，

西方仙子派人送信來。」

駱長達心頭一跳，伸手欲接，却讓黃書喝住，「幫主小心信上有毒！」

「不妨！」展玉翅伸手將信接過去，「以她之脾性及目前之實力，根本不必使用這種手段而自墮身份。」說着把信封拆開，取信而出。

「恭喜駱幫主不但除却內奸，還得到一位好助手，因何本仙要恭喜你？因爲貴幫內奸殺人，都把賬記到我頭上來，今日還我淸白，豈能不謝？馬超兄弟蒸母姦妹，連本仙都看不過眼，遑論貴幫一向自命正義，是故代勞淸理了，順代向展玉翅副幫主祝賀。西方仙子本日。」

展玉翅匆匆看了一眼，將信遞與駱長達，「幫主說得不錯，她對咱們之一切均瞭如指掌！」

駱長達看後，又將信遞給龍侶軍及黃書看。龍侶軍看後罵道：「這妖女殺了人再安上罪名，這叫做死無對証，打死俺，俺也不信！」

駱長達問那弟子。「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

「由一名小兄弟送來的，他不識字，說有一名漢子着他送一封信回總舵給徐總堂主，他便拿來了，屬下略懂幾個字，看出收信人是幫主你。」

駱長達揮揮手，着他下去，不料另一位弟子又拿着信跑來，道：「幫主，西方仙子又派人送信來！」

這次駱長達親自拆信閱之。「估計幫主不會相信本仙之所言，一定認爲馬超是好兄弟，爲此，本仙特地把馬超之么妹馬珠送回她家，幫主若不信可派人去問問她！又及，魯直、白向天和魯威則是本仙下令殺的！他們都有必死之道。本仙遲早要跟貴幫算算賬，但今日因另有急事，暫且放過你們半年，以後可就未必有這般好運氣了！再告訴貴幫展副幫主，本仙風聞他武藝高超，甚欲與他比試一下，希望他不會令我失望，知名不具。」

駱長達看後噓了一口氣，把信轉給展玉翅。展玉翅看後，心裡又喜又失望，喜的是不必夾在優悠丐幫及西方仙子中間，失望的是錯過今番，不知何時方能再見到她。

當下龍侶軍及黃書亦先後看過，立即派人去馬超家找馬珠對証。

展玉翅乾咳一聲，道：「若她所說是事實，則咱們倒是錯怪她了！」

龍侶軍道：「不可輕信妖女之言，還須戒備，以免中其奸計。」

四人又商量了一些幫內人事之安排，才各自回房休息。黃昏前，派去馬家調查的人回來，証實西方仙子所述屬實，因馬珠均親口証實。她回來是爲了安葬家人，一俟事畢便遁入空門爲尼。

晚飯時，駱長達派人來請展玉翅。「副幫主，幫主請你立即到內廳，他有極其重要的事，要與副幫主商議！」展玉翅不知就裡，暗吃一驚，連忙趕去。

展玉翅到達內廳時，見八仙桌已坐了駱長達、徐天從、黃書、龍侶軍、顧愛、蔣亮祖和顧愛之副手：宋金書七個人，等候他一個，他行了一禮，便在駱長達旁邊那個空位坐下。

內廳人雖不少，却無人作聲，只默默地吃着飯，弄得展玉翅驚詫不已，未知發生了甚麼。

酒過三巡，駱長達方道：「今日請諸位在此吃飯，除了確定一些空職位之新人選外，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本座相信展副幫主不會在此太久，趁他在時，跟他商議一下，比較妥當！」

說至此，他又拿眼掃了在座諸人一下，龍侶軍急不住道：「幫主，你有甚麼大事快說出來，俺急死了！」

「你這脾氣還是不能改！」駱長達道：「本座有意將本幫跟四海丐幫合併爲一，諸位有甚麼看法？」

這句話就像在熱油鍋中洒下一把冷水般，「嘩啦」一聲鬧開了。駱長達忙又解釋：「當然此乃大事，就算四海丐幫答應，也非一年半載能夠解決之事！」

龍侶軍道：「不是俺看不起四海丐幫，而是咱們犯甚麼要跟他們合併？」

徐天從道：「兩幫合一，實力增强，有利無害……」

龍侶軍道：「俺不要聽你的，俺只想聽幫主解釋！若兩幫合一，由誰當幫主，若由沙連水當，俺便退幫！」

顧愛轉頭問道：「副幫主自己意思如何？」

展玉翅道：「困難很大！主要是內部問題！嗯，本座想先聽大家之意思！也許先讓大家考慮一下，咱們先安排新頭領人選吧！」

這又是一個重要問題，是以衆人逐漸安靜下來，駱長達先宣佈將徐天從降職爲副總堂主，徐天從滿口應允，並再三表示慚愧及感恩，最後道：「本幫幫務繁重，幫主又常不在，副幫主料亦不能長守於此，因此屬下提議，增選一名副總堂主，甚至是總堂主，由屬下輔助他亦可。」

駱長達反問：「你認爲由誰擔任比較合適？」

「屬下不敢提。」

展玉翅道：「本幫提議，方安

家之職，由黃書補任，原因有二：一是他長期在總舵，熟悉幫務；二是他行事小心謹愼，冷靜穩重，最宜此職。」

黃書忙道：「屬下平平庸庸，當禮堂堂主，尙勉强可以，要屬下挑起副總堂主之職，自感辛苦不打緊，最怕誤了幫務，則罪過也！」

龍侶軍一向有點看不起他，因爲黃書武功不如他，但此人大事明是非，想了一下，覺得除了他之外，實在無人比他更能勝任，便高聲道：「老黃，副幫主不用拍你馬屁，他認爲你行，我相信你必能做得到，你若再推辭，便是挑輕嫌重，怕辛苦不肯幹了！只要幫主也同意你，俺便贊成，而且一定支持你。」

駱長達道：「目前以敝幫之人手來論，老黃最適合的了，本座又怎會反對？」

龍侶軍道：「那你還怕甚麼？」

展玉翅聽後，心中忖道：這龍侶軍果然是條漢子，難怪他下面的人都擁戴他。

黃書見其他亦都贊成，便又說了幾句門面話，然後接受調升。

駱長達又道：「無錫分舵主魯直已死，從各方面看副舵主除資歷不如他外，其他方面都勝過他，因此本座建議由他接任。」

這一點倒無人反對，便作了決定。「嘉興分舵主副舵主均被西方仙子所殺，由誰繼任比較合適？」

衆人想了一陣，均無人作聲。

駱長達道：「如果沒有適當之人選，也可考慮暫時把嘉興分舵收起來。」

「不可！」顧愛道：「當年設立嘉興分舵，花的氣力最大，豈可隨便收起來？我就不信本幫人材濟濟，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展玉翅問道：「顧堂主有何建議？」

「屬下愚見應該將嘉興分舵繼續下去，分舵沒有人，總舵可以派人去主持！」

駱長達沉吟了一陣道：「有道理，本座屬意你之副手宋金書，不知顧堂主及諸位意下如何？」

顧愛看了宋金書一眼，道：「本堂事務不少，宋副堂主下放，不知幫主又改派誰來協助屬下？」

駱長達微微一笑，「此事好辦，不知宋副堂主本人意見如何？」

「屬下願意接受幫主差遣。」

宋金書外面斯文，其實丈夫氣極重，久居顧愛之下，深覺窩囊，等候這一天已久，是故滿口應允，其他人亦無異議，當下就此決定。

駱長達道：「副堂主到嘉興之後，半個月內便給本座一個建議，如何重組嘉興分舵，以及分舵頭目之人選。至於顧堂主之助手問題，再慢慢物色，暫且便辛苦顧堂主多費心了！」

當下又調整了一下人員分配，龍侶軍已耐不住道：「咱們還是談論一下最主要的問題吧！本幫與四海丐幫合併以後，情況將會如何？」

駱長達乾咳一聲：「諸位先考慮一下，可行性有多高？老龍，若幫主由展副幫主擔任，你認爲如何？該比沙連水高吧？」

「這個當然，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副幫主有海量，但說無妨。」

龍侶軍吸了一口氣，道：「展副幫主武功相信能夠勝任，但資歷及威望恐怕不足……」

駱長達道：「這也是本座之看法，也許再過一兩年，一切均已不成問題，本座這許多年來，毫無建樹，且覺身心均疲，因此準備歸隱，是故有此建議！當然此非三頭五天之事，若諸位均認爲有可行之處，過幾天，本座便與副幫主赴四海丐幫，見見沙連水，跟他商量一下！」

徐天從及黃書見他意志甚爲堅定，深知勸之亦未必有效，是以改口表示不妨先商議商議，若條件適合何不合併。

駱長達認爲已成功了一半，是故心情大爲輕鬆，放懷喝了不少，這頓飯吃了兩個更次才散席。

過了幾天，駱長達交代好了幫務，便帶着盧遠景，陪展玉翅回嶺南安慶。路過無錫，不免到分舵視察一下，龍侶庭剛接任分舵舵主之職，正重新佈置，見正副幫主一齊駕到，連忙迎接，並着人準備客房。

龍侶庭脾氣比乃兄好，且做事十分乾脆，頗得下面擁戴，是故幫務很快便上軌道，更何况他在無錫已三年，地方上之關係都不錯，是以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象，駱長達視後大爲放心，三人住宿一宵，駱長達又對龍侶庭勉勵一番，然後再西行。

龍侶庭執意送他們出城，「幫主、副幫主請放心，無錫分舵往日出現的陋習，在屬下任內，絕對不會再出現。請給屬下兩三年時間，屬下一定把分舵建得更好，每年上繳利潤更多！」

展玉翅道：「這個本座跟幫主都絕對相信你，不過希望你能抽時間，訓練下面弟兄，最低限度不讓人欺侮，江湖弱肉强食，始終講究實力。」

駱長達則道：「小心西方仙子之人馬，也許他們還在附近，千萬不能大意，你回去吧！丐幫與別家不一樣，咱們不興這種禮儀。」

三人上馬西行，展玉翅忽然想起「天龍寨」寨主索長勝、「飛鷹寨」寨主左良堂曾經提及，七十二旱寨總瓢把子、「橫掃千軍」陸源與「小諸葛」諸葛神率人到揚州做大買賣一事。心頭一動，乃道：「幫主，此去揚州不遠，不如咱們也順道去揚州走一趟吧！」

駱長達道：「上次咱們才去過，不去了！」

「躭誤不了多少行程，何況我怕陸源帶人去揚州，不幹好事。」

駱長達正想把肩上之重擔轉給他，不想逆他，只好答應。

揚州分舵主名常滿，一提到其名，展玉翅便想起通天丐幫總堂主米常滿來，深恐自己不在，米常滿會帶人偸襲四海丐幫各地分舵，不由歸心似箭，奈何話已經出口，不便改變。

由無錫到揚州路程不遠，快馬一天半便到達。當日中午三人一進城，便感氣氛有異，街上盡多佩帶兵器的官兵，注意來往之江湖人物，尤其對出城之車馬，竟要逐一翻查。

三人進城之後，便被人盯上，背後跟着幾個漢子，但是駱長達與展玉翅並不將此放在心上，只覺詫異。

剛轉進一條小巷，便聞背後有人喝道：「三位停步。」

駱長達不慌不忙地轉身問道：「未知閣下有何指教？」

「你們三個來揚州城何事？」

「揚州城已成了禁區？在下乃優悠丐幫幫主，來此巡視分舵，請問是否犯法？」

開腔問話的是位臉罩寒霜的三十多歲漢子。「那麼這兩位呢？」

駱長達指着展玉翅道：「這是敝幫副幫主，這便是敝幫香主，目的與在下相同，請問咱們能夠走麼？」

「請留下名來！」

盧遠景立即報上名，那漢子背後有人說：「優悠丐幫的幫主名字的確是叫駱長達，但未聞有副幫主。」

盧遠景道：「敝幫副幫主是最近才選上的，他原是四海丐幫之副幫主。」

「請問咱們如何才能証實三位之身份？」那漢子表面上說得客氣，實際上咄咄迫人。

展玉翅不覺有氣，反問：「閣下到底是那條線上的人？是官府的？你憑什麼管咱們，難道認爲丐幫弟子好欺侮？」

那漢子厲聲道：「你先答我所問的話。」

展玉翅到底年少氣盛，不由怒道：「揚州城勢力最大的乃『雪裡獅王』師沛然、錢仲衡，他們跟我稱兄道弟，若知道我來揚州，亦必親自來迎接，你是什麼東西？敢以此語氣跟少爺說話？」

此話一出，那幾個漢子臉色均是一變，那爲首的語氣登時放軟。「請問少爺高姓大名？」

「在下展玉翅，不相信者，大可以派人去問問！」

那漢子右臂抬起，在自已雙頰上來回摑了四個巴掌，背後那幾個漢子見狀，亦依樣照做，一時之間，只聽一片「劈劈啪啪」之聲。

駱長達驚詫地問道：「你們可是師沛然的手下？」

「正是！」那漢子轉向展玉翅深深一鞠躬：「小可不知少爺大駕光臨，請恕罪恕罪，您大人大量，千萬莫在老大面前提及。」

駱長達等人心裡都不禁忖道：「師沛然治幫之嚴，遠近馳名，傳言果然不虛，難怪能長期在鹽梟中稱雄。」

展玉翅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把揚州城弄成這個樣子？」

「老大有交代過，若展少爺與諸位爺們大駕光臨，千萬要到他家裡走一走，三位請跟小的來！」那漢子作了個請客之狀。

駱長達望望展玉翅，展玉翅低聲道：「幫主，師大哥爲人十分義氣，他在販運私鹽中賺了大錢，但亦資助過不少窮困的人，可說是鹽梟中的一位奇人！他對小弟有恩，看來他今日有難，咱們去看看他，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

駱長達仍在猶疑，丐幫幫主若與鹽梟來往，傳將出去，江湖口雜，也不知道要被描繪成甚麼樣子。

展玉翅又道：「幫主，你只去一去見個面就走，若他有需要小弟之處，小弟便以私人之名義，助他一臂之力，如此對本幫清譽亦無影响……」

「好吧，師沛然也是一號人物，咱們既來揚州，便去拜會他一下吧！」駱長達一抬頭對那漢子道：「請帶路。」

那爲首的漢子姓張名興，當下滿懷高興地引他們到師沛然的那座大宅子去。早有他隨行的人，先行回去通報，是故大門打開，師沛然及錢仲衡等一干頭目已站在石階上迎接。

駱長達見那宅子建來氣派十足，門簷下掛的一對大燈籠，寫的並不是「師」字，而是獅字！門匾上金漆大字：「雪裡獅王」，擦得明亮生光。

師沛然率衆下階，抱拳道：「今日得優悠丐幫駱幫主光臨，當眞是蓬蓽生輝，教師某三生榮幸！，由於下人來報太遲，以致師某不及親自上前恭迎，尙請原諒！」言畢

一陣大笑，他說話斯文，但顧盼之間，不失梟雄本色，豪邁自信，也教駱長達心折。

「駱某來得匆促，未及備禮便登門拜訪，有失禮儀，獅王莫怪！不過，叫化子送的禮，只怕獅王也未必放在眼內！」

「幫主錯矣，所謂物輕情義重，那怕一針一線，只要是朋友們送的，師某亦必珍而重之，小心收藏起來！但眞朋友者根本不在乎禮物，而在乎心意！幫主肯屈駕光臨，單這份心意，師某已五內俱感了！」

錢仲衡道：「老大，客人還站着呢，先請貴客進廳喝茶，再慢慢聊吧！」

「有理有理，自古英雄如美女，不許人間見白頭，看來師某是老糊塗了，三位快請進！」

當下賓主進了大廳，分頭坐下，丫頭們送上香茗，師沛然道：「我那位展賢弟是來過不少次了，駱幫主頭一遭來，若禮儀不周者，尚請原諒，咱們都是粗人，刀頭下舔血，精緻的功夫可不懂！」

「這才合我這叫化子頭兒的胃口，叫化子若講禮儀，恐怕要餓死了！」

賓主大笑過後，展玉翅便忍不住問道：「師大哥，今日進城，氣氛有異，不知發生了甚麼大事，跟大哥有關麼？」

師沛然嘆了一口氣，反問道：「賢弟還記得你上次來揚州，與我提及陸源帶了幾個山寨的頭目，要下揚州打一票的事……」

展玉翅截口問道：「莫非他們打主意打到你頭上來？」

「不錯！」師沛然滿臉悲憤：「可惜我之提防之心不夠，才讓他們得手！」

展玉翅霍地站了起來，問道：「他們搶走多少鹽？在何處下的手？甚麼時候得手的？」

「他們有多大的能耐，搶得了我的鹽？」

「那到底搶走了甚麼東西？」展玉翅見師沛然欲言又止，便轉頭問錢仲衡：「錢二哥，你告訴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錢仲衡瞥了師沛然一眼，垂首道：「咱們讓他們騙走了一筆錢。」

「啊？這眞是出人意料。」綠林英雄能騙到鹽梟的錢，實乃江湖奇聞，難怪連駱長達也大出意料。

「這本是家醜不宜外揚，但賢弟又不是外人，駱幫主又是個明理的人，師某也就說一說吧……賢弟你看看我身邊少了那個人？」

錢仲衡、衞青和楊明都在，展玉翅心頭一動，脫口問道：「可是周鳴？」周鳴是師沛然之謀士，一向甚得師沛然之器重，難道問題出在他身上？

師沛然聲音轉厲：「不錯，正是那斯！他一向管賬，他跟我雖非結義兄弟，但我視他如同親手足，十五年來，我何時虧負過他？他竟如此狠心，一口吞掉我八十萬兩銀子！」

八十萬兩銀子可不是小數目，就算在師沛然心目中，也是個極大的數目。

衞青嘶聲道：「那斯若被咱抓到，非將他五馬分屍，剮心掏肝，碎肉餵狗不可？」

駱長達道：「師老大，及諸位大爺，駱某勸你一句！錢財乃身外物！今日失去的，明日大可賺回來，千萬莫氣壞了身體！」

楊明道：「你可知道，咱們存的錢不足一百萬兩銀子？少了八十萬兩，將來咱們只能當個二流的鹽商，因爲大生意咱們已沒本錢做了！而且，剩下來的財產，很多還是房產、田產和兩家小店的產權，換而言之，現金不足十萬兩！」

「聽說老大生意做得很大，雄霸揚州足有十年，所賺該不止此數吧？」

「幫主有所不知……」師沛然這刹那間已蒼老了許多，又嘆了一口氣道：「我開支極大，手下食指浩繁，每年捐出去的銀子更不少，師某自己本身沒有多少錢，那八十萬兩銀子，其中有五十萬是我手下的養老金及撫恤金，誰年紀大了，不能幹了，便給他一筆，誰不幸戰死，他孤寡拿去一筆，換而言之，他拿的錢太不應該了！」

錢仲衡接道：「不錯，假如他只取我四兄弟的錢，咱們根本不放在心上，問題他拿走的是弟兄們多年來刀頭舔血的血汗錢，那便太缺德了！」

駱長達截口問道：「且慢！剛才師老大說他當年捐錢給各地，爲何在下從未所聞？而且揚州的三大善人：楊福家，黃文斐、嚴舟府，無一個與諸位有關……」

錢仲衡冷笑道：「這便是咱們老大過人之處，積德不留名、濟困不揚名！嚴舟府是鹽周苦之諧音，他捐的錢，用的全是咱們的錢！」

駱長達和盧遠景不由「啊」地驚呼出口，鹽梟是大善人，當眞教人想不到。

「還有，杭州的嚴處金、蘇州的嚴樂衆、金陵的齊銘、濟南的馬南嚴，捐出去的錢全是咱們的！幫主若不信，可以暗中調查！」

江南三嚴大善人之名，婦孺皆知，但想不到的是他們捐出來的錢全是師沛然的！

說起來，江南最大的善人，其實就是眼前這干鹽梟！駱長達不由

十分慚愧，長身向他們行了一禮。「請恕駱某愚昧無知，剛才言詞若有所得罪，尚請諸位善人包涵！江南三嚴對我丐幫弟子關照良多，駱某現在代他們向諸位面謝！」言畢又連連打躬。

師沛然四兄弟連忙回禮。師沛然正容道：「此事除了我的心腹之外，外人只有你們三位知道！三位可知師某此話之意思麼？鹽梟是大善人，這說出去，徒增茶餘飯後之談資，未必有人相信，但更重要的是對我之鹽業生意會有很大的影響，以後弟兄們未必會像以前那般賣命，且會受其他鹽梟排斥！」

駱長達忙道：「這個某家明白，老大放心，此事只得我三人知，若有誰傳出去，人頭奉上！」他對師沛然已油然生佩，覺得他當鹽梟實在是一大善舉，既可控制了那些亡命之徒，又可把賺來的錢，周濟窮困，此舉已是種德行。

「承蒙三嚴及其他幾位善人，了却我之心願，亦嚴格履行了與咱們之間所立契約，不得外向洩露半句，當然，咱們亦暗中安排了好手，保護他們出入安全！」

展玉翅急不及待地問：「大哥，你已查實，周鳴是跟陸源勾結，把錢全部提光？」

「周鳴突然不見，老二立即去四海通錢莊調查，五十萬儲蓄及三十萬兩流動資金，已在前晚爲周鳴全部提光運走。」

「四海通的人爲何會這般相信他？」

「以前提款交給各地『善人』，都由他一手包辦，錢莊的人都不虞有他，且他說要救急，到昨天早上，錢莊的司徒老闆找我吃飯才隱約提及，當時我支吾以對，回來找不到周鳴，再查他本人存在四海通的儲蓄，已全部提光，這才知道出了事！」

駱長達輕嘆一聲道：「老大太相信手下了！」

錢仲衡道：「這也難怪，誰料得到那斯城府這般深沉，一向表現均十分循規蹈矩，且自奉十分節省。咱們都是粗人，也不會在暗中留意他。」

「既然他偷偷溜走，大哥又怎知道他跟陸源勾結？」

錢仲衡代答道：「後來咱們去四海通錢莊了解，據他們夥記所述，運金的人的面貌，與當時殺死蘇甦的凶手相貌相似，是故，咱們便判斷是陸源一伙的！」

駱長達問道：「蘇甦是誰？」

展玉翅道：「幫主是否還記得，上次小弟與你來揚州去見常分舵主時，曾來此拜訪大哥？斯時小弟是來報訊，陸源帶了不少綠林好漢來揚州，小弟恐他是欲向大哥下手，不料他們却殺死了蘇甦，劫了他的鹽船！」

師沛然道：「看來陸源還是個人物，亦因爲他殺死了蘇甦，咱們才放鬆了戒備。」

楊明嘆息道：「就算他們不幹這一伕，咱們也想不到周鳴會跟他們勾結！」

展玉翅已將大概之情況弄清楚，便站了起來，邊踱步邊問：「大哥，你認爲他們尚留在城內？」

「八十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要多少輛車馬才能運得動？因此咱們估計大部分的銀子尚在揚州城內，是以手下們空羣出動調查來往扎眼的人，以及車馬。」

衞青道：「碼頭方面咱們更加佈滿了人，周鳴插翅也飛不掉！」

展玉翅道：「有一個問題，最令人擔憂！陸源能一舉殺了蘇甦，又能劫了其鹽船，說明他們內部有人被其收買，假如陸源利用蘇甦的鹽船將銀子運出去，大哥，你們有能力上船調查麼？」

這果然是個棘手的問題，廳內諸人臉上均變了色。

師沛然道：「不瞞諸位，蘇老甦裡面，我已安插了十多個人，還有一些被我收買的，假如有風聲，我這邊會立即知道，就怕他們做得秘密，咱們的人聽不到消息！」

駱長達道：「有些事由叫化子出面調查比較方便，老大若用得着敝幫的，駱某願意協助！」

「丐幫不宜插手此事，否則後遺症甚大！難得幫主義氣，師某便向您討個人情！」

駱長達爽快地道：「只要駱某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在下向幫主要個人，展賢弟智勇雙全，一人頂得上一百個，且他在江湖上認識的人不多……」

他話未說畢，駱長達已截口道：「老大不必多說，本來在下欲與他去皖南商討一件事，既然老大有急事，且關係重大，在下決定把行程押後，將副幫主留下協助你，咱們先告辭，以免影響老大大事！再者，若用得着本幫弟子，暗中調查者，請派個人送信……」他長身抱拳道：「諸位，在下先走一步，容後再叙！」

「好，老二，你們代替我送客！」

駱長達回頭又對展玉翅道：「副幫主，本座在分舵等你消息！」

賓客和送客的人離開之後，展玉翅便道：「大哥，我相信從周鳴方面下手，必有所獲。」

師沛然一副搔不到癢處的模樣，急道：「你快把你心裡要說的話，全部倒出來！」

「周鳴平日必有心腹，這些人不可能全部帶走！不論他如何守

秘，必會有線索留下來，事前一段時間，周鳴便應該開始佈置，否則那幾十萬兩銀子，不會平白在城內消失！」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續道：「以小弟之愚見，暫時他可能只運出一二輛馬車，或一二艘船離開，船不會太大，否則會引人注意！剩下的銀子，藏在那裡？」

師沛然急道：「但咱們已經找了一整天，尚未有所獲。」

「你問過周鳴的心腹否？」

「他表面上並沒有什麼心腹，只有兩個助手，其中一個隨他不見，另一個當時被他遣往城外收田租，今早才回來，他對周鳴的事不甚了了……」

展玉翅截口道：「他叫什麼名字？如今在何處？快傳他來見我！」

師沛然立即大聲下令，俄頃，只見一位身穿一套洗得發白的青衫中年漢走過來，「老爺找小生有何事？」

「唐成，不是我要找你，是這位展少爺有事問你。」

展玉翅立即問道：「你跟周鳴多久？是他找你來當他助手的？」

「不是，家父本就跟老爺，後來他老人家不幸戰死，老爺便叫我來這裡做賬，因為區區以前曾在外面做過賬房先生，區區比周鳴還早兩年到此。」

就在此時，送客的錢仲衡及衞青回來，師沛然遂道：「咱們改到內廳說話去。」

眾人進內堂時，展玉翅借機問師沛然：「大哥，唐成這個人平日表現如何？靠得住嗎？」

「此人平日大概脾氣較怪，少與人交談，但賬做得十分仔細認眞，也不與攀貴附炎，但求做好本份！他爹唐漢往日是一名悍將，不通文墨，因此不讓兒子學武，專心學文，文章還做得可以，可惜唐漢死得早，我還未成大業，他已戰死，後來他家積蓄吃光，生活有困難，便召唐成來做賬房，不久原賬房先生病歿，他便頂他位子，另一個莫志寧則是周鳴帶來的，他跟周鳴之關係一般。」

「問題是他是否知道你暗中支持三嚴做善人？」

「不知道，只有咱四兄弟再加上周鳴知道，外面的人，以及下面的人都認爲大哥很多錢，我亦一笑置之，他當然不知道！」

說着已至內廳，展玉翅低聲道：「唐成，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說明白，但只許你一個人知道，絕對不能洩露出去。」

唐成淡淡地道：「你若信不過我，大可不必說。」

「我若信不過你便不會跟你說，但因爲事情太過嚴重，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展玉翅頓了一頓方續道：「以你所記憶，老大存在四海通的銀子，應該有多少？」

唐成略爲沉思一下，便道：「若我沒有記錯者，應該有二百五十七萬兩銀子。」

「其實只有八十萬兩。」

唐成怒道：「我絕對不會記錯，還有，賬是我做的，但管出納的却是周鳴，與我無關。」

「當然與你無關，我只想告訴你，其他的銀子，兩年來老大都以別人的名義捐給勞苦人士或開善堂，或鋪橋築路花去的。」

唐成拿眼望着師沛然，只見他輕輕點頭。展玉翅續道：「八十萬兩銀子，其中五十萬兩爲弟兄們之養老金、撫恤金和儲備，三十萬兩是本錢，這八十萬兩被周鳴提光之後，以後生意已甚難做，最重要的是弟兄們之養老金及撫恤金全沒有了！」

唐成臉色突然一變：「都讓周鳴偷挪掉了？」

「不錯，你今番下鄉是否收租期？」

「不是，比通常晚了三四天，因爲周鳴一定要看賬，而且又說晚一點收租不打緊，老爺要知道積存之金錢數目，我祇好先趕了賬再下鄉收租。」

展玉翅點點頭：「你一直在收租？」

「不，以前是莫老哥去收租，今年才改爲由我收，這也是他的意思。反正無所謂，何況再苦的工作和生活我都捱過，下鄉收租不過六七天工夫而已，對我來說也好，可以乘機運動運動。」

展玉翅道：「莫志寧跟周鳴失踪了，我想知道他是否周鳴之心腹？自今年起，周鳴和他是否有異乎尋常之舉動？」

「他當然是周鳴之心腹，很多重要的事，都委託他去辦，至於異常倒沒有什麼。」

「你再仔細想一想……嗯，今年莫志寧是否有請過假？」

「有，三個月前，他請了一個月假回鄉省親，聽說他是皖東人氏。」

楊明開腔道：「一定是周鳴着他去跟陸源勾結，他怕日後咱們找他，故找了個靠山。」

展玉翅接問唐成，「周鳴在本城時，喜去何處走動？他在本城有朋友麼？嗯，對啦，他家室在何處？」

「他還未成親，他跟本城一位叫周家雄的常有來往，聽說他們原是同鄉的，周家雄是個小商人，好像在城北區開糕餅店的！」

「除他之外，還有誰？」展玉翅

道：「他正在盛年，又沒有成親，可常去青樓勾欄麼？」

「這倒沒有，他吝嗇成性，豈會花那種錢！區區一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其他的可不理，若非他不時在我面前提及周家雄，以及常拿周記餅店的糕餅請區區吃，我還不知他有此朋友哩！」

展玉翅向師沛然打了個眼色，師沛然便派人去周家餅家調查，展玉翅告訴那漢子：「你說老闆急着找他，問周家雄是否知他去了何處，不可說出原委來。」

師沛然則對唐成道：「你一切照常工作，不可在言行有半絲洩露！」

「這個區區知道，請老爺放心。」唐成轉頭對展玉翅道：「區區想起來啦，最近一個月，周鳴常借故出去，回來不是帶了周記的糕餅，便是龍園茶館的包子……」

師沛然忙又派人去龍園調查，展玉翅見已無甚麼可問，便道：「日後你想起什麼，需隨時來報。」

唐成走後，展玉翅又提出到周鳴之居所看看。周鳴房裡掛了不少字畫，還有不少書本，其它之東西倒十分簡陋，展玉翅着人敲打地板及衣櫥，都沒有發現暗格。

眾人返回內廳，派去周記餅家調查的漢子回報：「問過周家職員，他說不知，但他老婆劈頭便道：『你去許寡婦家找找看，也許他快活不知時日過，還泡在那裡還未定！』小的拿了許寡婦家的地址便趕回來了，原來她家便在碼頭附近！」

衞青罵道：「眞是呆鳥，你爲何不先去許寡婦家看看？」

「不要罵他！」展玉翅揮手叫走那漢子，便道：「小弟想跟唐成跑一趟……」他低聲說出計劃，師沛然立即下令準備。

＊　＊　＊

許寡婦那屋子不大，外表亦甚不起眼。唐成帶着一位長相斯文的漢子去拍門，過了好一陣，方見一個生得妖嬈的婦人來應門，開了一縫門道：「找死，拍得震天價响，你是找錯路，投錯胎了吧？」

唐成道：「你便是許寡婦？因爲周鳴不見了，老闆派區區來找他，請你叫他出來！」

「周鳴不見了？關奴何事？何況我又不認識他！」

唐成道：「區區已問過了，有人見他進來妳家，若你不讓我進去看一看，區區只好通知師老大派人來强攻了！」

這句話就像聖旨般，在揚州城內，誰敢得罪師老大？當下許寡婦把門打開，道：「你要看便看個夠吧，但看完後，便給奴滾，否則奴便要呼喊了！」

唐成與那弟兄進內，只見裡面除了一座小廳外，只有三間廂房，房內不見一個人，不過唐成覺得奇怪的是，許寡婦只一個人，爲何三間臥室均收拾得這麼乾淨？床上被褥齊全。

許寡婦道：「看夠了沒有？嘿嘿，若你被老婆趕出家，大可來奴這裡過夜！」

唐成再進灶房，只見灶房內糧草儲備齊全，但仍不見人，他只好抱拳道：「也許傳言有誤，打擾了。」

許寡婦把他喝住：「喂，下次你敢再來騷擾，奴可不會客氣！」

唐成忙道：「不敢不敢，這次若非師老大迫得緊，區區也不會出來，嘿，區區最討厭到處串門，回去便告訴老大，說他沒來過，後會有期！」

許寡婦用力將門關上。「誰跟你後會有期！」

唐成和那位弟兄剛閃到附近一棟小屋後，便見錢仲衡在招手，他走過去，把情況告訴他，錢仲衡臉上肌肉顫動，咬牙低聲道：「有問題了，你先回去，告訴老大，請他多派些人來。」

唐成走後，另一位叫林閬又來了，低聲道：「二哥，屬下問過幾戶人家，他們均說，今年春許寡婦家似乎動過土，家裡裝修過，一動工便弄了三個月！」

錢仲衡眼皮一跳：「一間小屋子要弄三個月？」

林閬道：「因爲她家在弄地道或地窖！」

「查到確實証據？」

「屬下猜想，許寡婦家必有問題。」

錢仲衡抬頭望去，匿在許寡婦屋頂上的展玉翅已經不見了，當下與林閬向衞青家潛去。

許寡婦關上門後，把雙耳貼在門板上靜聽，過了一會，把門打開，探頭往外望了一下，又迅速將門關上，三步併作兩步地向內跑去。

展玉翅在屋頂上看不到她之動作，但他藝高人膽大，悄悄躍落天井內，再上廳找尋許寡婦。左右耳房沒有人影，他終於在後處窗外發現一件怪事，炕上的被褥被捲成一堆，但許寡婦却不見了。

他估計她不會太快出來，遂躍出屋外，把情況告訴錢仲衡道：「問題在炕下，証明周鳴那廝還未離開。」

錢仲衡道：「咱們立即强攻下去……」

「不，我估計地道必另有出口，快調齊人馬，把守住四周，萬一他溜出來，便逃不出天羅地網！」

（未完・十三）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上文提要：麥小明從秘洞中出了寒冰宮，竟遇到白衣少女，白衣少女有意放走麥小明，原來她是苗素蘭之妹苗素苓。苗素苓背叛師傅，與他一起趕去迷踪谷，路上却被陰手一魔攔截，幸得青陽道人及天禪大師相救，天禪大師收了苗素苓爲徒，並帶走她……麥小明在太原的客棧重遇苗素苓，與正趕去迷踪谷的勞山三雄……

有心相助　分道揚鑣

掌櫃的又是神秘一笑道：「大爺因爲沒看過，當然不知道妙處在那裡。」

王大康又是一楞道：「你說妙處在那裡？既是亂蹦亂跳，那裡有甚麼妙處？」

掌櫃的臉上一紅，乾咳了兩聲道：「因爲跳舞的人，沒穿褲子。」

王大康啊了聲道：「有這種事，跳舞那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當然是女的，如果是男的，那還有什麼看頭。」

「看跳舞的與客棧客滿，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爺有所不知，我們太原城民風純樸，誰也不想去看女人不穿褲子跳舞，所以凡是去看跳舞的人，絕大多數是由外地聞風趕來的，這就是太原城內家家客棧都客滿的原因。」

「那女人在什麼地方跳？」

「在城東一家小戲院裡。」

「看樣子你可能去看過，不然不會知道得這麼淸楚。」

掌櫃的臉上一熱，先是搔了搔頭，然後他才咧嘴笑道：「小人一時好奇，又有朋友强拉着去，不得已昨晚去看了一場。」

王大康笑道：「好不好看？」

掌櫃的頓了頓道：「其實只是看個新奇，喜歡看的百看不厭，不想看的，很可能回來要作嘔三天。」

這時，三雄中的老二鬼諸葛洪澤已有些不耐，輕咳了聲道：「老三別跟掌櫃的胡扯個沒完，找睡覺的地方要緊。」

掌櫃的猶豫了半晌道：「這樣吧！另一處跨院裡，有間客房是臨時放東西用的，回頭就要夥計整理出來，只是那間房間狹小了些，只能睡兩位……」

麥小明道：「沒關係，剩下一位就跟我住在一起好啦！」

王大康搶着道：「那就由俺和麥老弟合住一個房間好啦！」

掌櫃的見事情已經解決，立即帶着笑面佛鮑超和鬼諸葛洪澤兩人，往另一處跨院而去了！

麥小明也隨即把勇金剛王大康，領進自己所住的上房。

他本想把隔壁的苗素苓叫來，和王大康相見，但又想到苗素苓可能已經睡下，不應再去打擾人家。

王大康自動砌了盃茶，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喝乾道：「剛才還沒問你，現在的盟主是誰？」

麥小明料想新任盟主的令符，尚未傳到勞山，搖了搖頭道：「不提也罷，提起來就叫人心裡有氣！」

王大康道：「據俺猜一定是鍾副盟主扶正了。」

麥小明道：「如果是鍾一豪當上盟主，誰都沒話說，可惜不是他。」

「你說是誰？」

「霍元伽那老王八蛋！」

王大康兩眼一瞪，連鬍子都根根翹了起來，吼道：「原來是他！那狗娘養的當上綠林盟主，豈不要弄得天下大亂！」

麥小明冷冷一笑道：「人家本事大，咱開不服氣又有什麼辦法！」

王大康咬牙切齒的吁口氣道：「奶奶的，俺們本以爲新任盟主是鍾一豪，這次老遠由勞山趕往北嶽迷踪谷，不外是替他壯壯聲勢，如果要替谷盟主報仇，俺們也好幫幫忙，現在既然是霍元伽那狗娘養的當上了盟主，乾脆明天一早，俺們三個就再回勞山，免得看到那狗娘養的心裡不舒服！」

麥小明忙道：「王當家的，你這話錯啦！」

王大康又是兩眼一瞪道：「錯在那裡？」

麥小明道：「咱們就是因爲人手不足，力量太小，所以才會被霍元伽那老王八蛋當上了盟主，如果你們三位到了迷踪谷，等於給咱們添了生力軍，將來聲勢壯大，何愁不能把綠林盟主之位，由那老王八蛋手裡奪回來。」

麥小明說的是眞心話，他確實希望勞山三雄能夠重返北嶽迷踪谷，大家一同對付那霍元伽。

王大康轉動着牛眼，沉吟了半晌道：「你說的果然有道理，那麼俺們三個就不回勞山啦！」

麥小明道：「那就好，你辛苦一天，該早早休息了吧？」

豈知王大康因心裡有氣，根本就不想睡，忽然他心中一動道：「時間還早，咱們出去玩玩，好不好？」

麥小明道：「你準備到那裡玩？」

「方才掌櫃的不是說有不穿褲子跳舞的麼？咱們就去看看如何？」

「那多難看！」

「誰說難看，在俺們家鄉山東，不論大姑娘小媳婦，都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想看到她們的手都不容易！現在居然有女人肯脫褲子給人看的，這若在俺們家鄉，就是花一萬兩銀子，也看不到的！」

這幾句話，不由說得麥小明大爲心動。

別看他在動手斷殺的場合，曾見過不少大場面，但一直到現在，却是尚未見過女人脫了衣服，究竟是什麼樣子。

麥小明只是僅憑想像而已。

不過，做殺人放火的事，麥小明膽子雖大，但要提到男女之間的事，他的臉皮還是很薄的！

因之，他內心雖然有意，却不便出口表示。

王大康是老江湖，豈會看不出麥小明已頗有意思。

正好這時，店小二又送茶來了。

王大康便喊住了店小二道：「夥計，聽說有家戲院，這幾天有人不穿褲子跳舞，你知不知那家戲院怎麼走法？」

店夥計紅着臉笑道：「聽說那叫脫衣舞，不叫脫褲舞。」

王大康笑道：「褲子也是衣服，脫褲子和脫衣服根本沒分別，你究竟知道不知道路呢？」

店夥道：「小的住在太原城，當然知道那家戲院，不過地點偏僻，生人找起來不太方便。」

「你們掌櫃的不是說在城東麼？」

「雖然在城東，却是在胡同裡，必須慢慢打聽，才能找到。」

「你去看過脫褲舞沒有？」

「女人當衆脫褲子，男人誰不想看，可是小的一來沒時間，二來票價也太貴，足夠小的個把月薪水，實在看不起。」

「票價多少？」

「聽說要五兩銀子！」

王大康拍了拍腰道：「俺腰裡銀票多的是，即便五百兩一張票，也買得起，就由你帶路，俺請客，怎麼樣？」

店夥計見王大康居然肯花五兩銀子，請自己去看女人不穿衣服跳舞，豈有不動心之理，只是又擔心店裡有事，不敢立刻答應。

「你還猶豫什麼，是不是時間已經過了？」

店夥計道：「沒過沒過，現在去了正好，我聽說晚上有兩場，現在大概第一場才剛開始。」

「那你還等什麼？」

店夥道：「小的擔心棧上有事，何況若被掌櫃的知道，受罪是小事，說不定會砸掉飯碗！」

王大康笑道：「別說得那麼好聽，你們掌櫃的自己都看過，州官已經放火，怎能不准百姓點燈。」

店夥計道：「大爺，話雖這麼說，但我們掌櫃的却是說辦人就辦人！」

王大康拍拍胸脯道：「奶奶的，還囉嗦什麼？他若辦你，俺就辦他，看他敢不敢動你一根汗毛，走！」

＊　＊　＊

王大康和麥小明在店夥的陪同下，出了陽曲客棧大門。

這時，街上早已華燈初上。行人熙來攘往，好不熱鬧。

麥小明搭訕着道：「爲什麼不

把鮑老大和洪老二也一起找來？」

王大康笑了笑道：「他們兩個都是石頭腦袋，若是告訴了他們，只怕連俺也來不成啦！」

「難道他們對女人沒興趣？」

「老二常說，要非禮勿動，非禮勿視，看女人脫褲子這種事，他縱然心裡有興趣，表面也不會動。」

轉過幾條街巷，很快便進入一條胡同。

店夥向裡面一指道：「這家戲園子就在裡面！」

其實店夥就是不說，王大康和麥小明也看得出。

因爲裡面有不少人進進出出，這種地方，不是戲園子，必定是窰子館，平常人家，門前那有這種景象。

進入園子，裡面雖然容量不大，但却擠滿了足足幾百人。

奇怪的是明明有座位，多數人却擠到前面站着。

甚至，有不少人還爬在台口上。

場內一片亂哄哄，後面却空了一大片空座位。

這時可能第一場已表演完，正是休息時刻，因之，台上不見有人。

王大康總是有身分地位的人，不便往前擠，便和麥小明、店夥三人，在後面空位上坐下。

他一邊嘀咕着道：「奶奶的，這些王八蛋爲什麼有座位不坐，却偏要往前擠，實在是賤骨頭！」

店夥道：「難道大爺還不明白，他們擠在前面，才能看得清楚。」

王大康哼了聲道：「再往前擠也鑽不進去，他們可是想回爐！」

店夥忍不住笑出聲來道：「你老人家眞會說笑話。」

其實店夥也早就恨不得爬到台口去，只因必須陪着兩位客人，不得不老老實實坐在那裡而已。

忽然，麥小明輕輕拍一下店夥肩膀道：「夥計，用不着擔心受到你們掌櫃的處分啦！」

店夥楞了楞道：「公子怎麼忽然又提到這個？」

麥小明抬手往左前方一指道：「你看那個是不是你們掌櫃的？」

店夥依着手勢方向看去！

果然前方五、六排靠左角的座位上，坐着的一人正是掌櫃的。

只因掌櫃的坐在靠左一角，所以能清楚的看到他的側面，如果在前面正中，那就不易辨認了。

麥小明笑了一聲，道：「怎麼樣，是你們掌櫃的吧？連他自己都來了，你還怕什麼呢？」

店夥向他吐了吐舌頭道：「我們掌櫃的一向是很正派的人，怎麼他也到這種地方來了？」

麥小明道：「這種人到處都是，嘴裡仁義道德，骨子裡却男盜女娼，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只聽店夥啊了聲道：「那邊好像是另外那兩位大爺！」

王大康一楞道：「你這小子別胡說八道，在那裡？」

店夥用手往右前一指道：「你看那兩位是不是？」

王大康順着店夥手勢望了去。

果然右前方兩丈之外，坐着笑面佛鮑超和鬼諸葛洪澤。

好在他們坐在前面，即使偶而回頭，也不易看到王大康三人，更何況越往後光線越暗的。

麥小明笑道：「你不是說他們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麼？」

王大康乾咳了兩聲道：「眞想不到他們兩個也來了，既然咱們也來了，就笑不得他們。」

正說話間，已由後台走出一名獐頭鼠目癟三模樣的年輕人，宣佈節目開始。

台下立刻秩序稍爲好了些，王大康、麥小明、店夥也不再開口，聚精會神的把視線移向台上。

誰知出來的一個女子，却是唱小曲的。

這女子穿着緊身衣裙，雙頰擦着厚厚的胭脂，嘴唇塗得像剛吃過一隻活鷄，在琴絃的伴奏下，開始引頸高歌起來。

王大康等人只道唱得必然很動聽，豈知竟像殺鷄殺鴨一般，奇怪的是依然能獲得台下不少掌聲。

接着，又上來一個男的唱小曲。

這男的賣相和那司儀的差不多，也是賊眉鼠目，唱起來那聲音，有如殺牛，比驢叫還要遜色三分。

弄得王大康等人，幾乎要掩上耳朵。

王大康喃喃罵道：「他奶奶的，俺的聲音就夠刺耳的，台上這王八蛋連說話都不夠格！他居然還敢在大庭廣衆唱歌賣藝，早知如此，俺老王也該登台，開他媽的個人演唱會啦！」

果然，這男的唱後，掌聲不多。

其實這些聽衆，根本聽不出好壞，只因所有台下人全是男的，基於同性相斥原理，男人表演便不受歡迎罷了。

接下去便是出來幾個女的，在台上伸臂蹬腿，再加搖胸擺臀，誰也不知她們在做什麼，反正她們沒閒着呀！

王大康冷哼着道：「奶奶的，這算什麼跳舞，只要有腿有胳膊那個不會，夥計，沒穿褲子的是那個？」

店夥正看得出神，聞言一搖腦袋道：「那個還沒出來。」

王大康不覺咦了出聲道：「奶奶的，你既然從前沒來過，怎麼知道台上有沒有她出來呢？」

店夥道：「可是小的在別處見過她。」

「在那裡見過？」

「待會兒小的再跟大爺說，大爺還是先看跳舞要緊！」

「他奶奶的，這種跳法，有什麼好看的，街上走路的女人，那一個都比她們好看。」

這幾個女的，直在台上磨叨了頓飯工夫，才跳畢返回後台。

只見那獐頭鼠目癟三模樣的司儀又走出台口，宣佈接着的是壓軸戲，由女主角跳「廻旋夢裡舞」。

聽說女主角要出場，台下頓時鴉雀無聲，屏息以待。

女主角很快便出場了，披着一襲黑色斗篷模樣的外套。

這女人看來大約三十左右，身材中等，圓圓的臉蛋，雖然看不出絲毫的美感，但却十分風騷，而且充滿了一股淫邪之氣！

王大康一皺濃眉道：「夥計，你看看，她連衣服都穿得好好的，誰說沒有穿褲子跳舞啊？」

店夥道：「大爺請耐心的看，待會兒她就會一件一件的脫啦！」

王大康哼了聲道：「就那種長相，再脫也引不起老子的興趣。」

店夥道：「大爺的眼光高，台下這些人的眼光，怎能跟你老人家比！」

這時那女人早已媚眼亂拋，在台上跳了起來。

她跳得也是亂七八糟，有時像發了羊癇瘋似的！

誰也不知道，她是在玩什麼名堂？

不過台下的氣氛，却已被她「逗」得漸漸熱烈起來。

那女人一邊把黑色外衣卸下，裡面露出的是一件蟬翼般的薄紗。

這一下，王大康終於看傻了眼。

因爲那薄紗實在太薄了，薄得幾乎已到完全透明的程度。

果然，那女人的薄紗之內，似乎沒穿衣服，胸前隆起的兩座高峯和小腹之下雙腿中間的三角地帶，看來若隱若現。

這時台下靠近台前的觀衆，忽然出現了一種怪現象。

幾乎人人的腦袋，都像在跟着那女人的兩條腿旋轉着，有如波浪似的不住起伏。

王大康楞了楞道：「奶奶的，他們這是做什麼？」

那店夥還眞像是一位行家，笑道：「難道大爺還看不出嗎？他們是要盯着往那地方看！」

王大康道：「那地方是什麼地方？」

店夥臉上一熱道：「您老別拿小的開心啦！那地方當然是他們想看的地方。」

就在這時，那女人連薄紗也脫下拋去！

全身果然是光溜溜，赤裸裸一絲未掛。

如果說是一絲未掛，也不盡然。

因爲小腹之下的那處方寸之地，似乎貼着一片像樹葉般的東西。

王大康哼了聲道：「那是塊什麼東西？」

店夥道：「好像是片樹葉。」

王大康道：「樹葉怎會長在那種地方，她究竟是棵什麼樹？」

店夥嘻嘻笑道：「可能是棵老實樹吧！」

王大康道：「他奶奶的熊，她若是棵老實樹，那潘金蓮也夠資格豎個貞節牌坊了！」

那女人脫光之後，仍在台上東奔西跑的，搖晃了一陣，才蹶着屁股跑回後台。

於是觀衆也跟着散場。

離開戲園子，那店夥猶自餘興未盡，咂着嘴道：「大爺，今晚沒白來吧？這在我們太原城，是從來看不到的。」

王大康道：「你這小子小心看瞎了眼睛！」

店夥笑道：「如果能看多幾次，小的就是眞瞎了眼睛，也心甘情願。」

王大康笑了笑道：「你不是說從前曾見過她麼？究竟在那裡見過？」

店夥神秘一笑道：「不瞞大爺，剛才脫褲子的女人和她的幾個同夥，就住在我們陽曲客棧裡。」

王大康哦了聲道：「原來如此，她住在那間上房？」

店夥道：「住在另一處跨院裡。」

「你可知道她的底細？」

「這女人姓許，叫小旦。」

「莫非她是唱小旦的？」

「小的只知道她叫許小旦，至於是不是唱小旦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今晚沒聽她唱過。」

「好，明天你就帶俺去看看她。」

「大爺爲什麼要見她？」

「看看她見了俺以後，是否肯脫褲子！」

店夥搖頭道：「如果她在店裡肯脫，那就用不着到戲園來看啦！」

王大康道：「不管怎麼說，今晚俺總算開了眼界，世上竟有女人當衆脫褲子的，眞是怪事年年有，

往年不如今年多！」

＊　＊　＊

次日早餐時。

苗素苓在麥小明的引見下，會晤了勞山三雄。

王大康本來急着談談昨晚許小旦當衆脫衣表演的事，因碍於苗素苓在旁，始終難以啟齒。

好在苗素苓餐畢先行回房。

王大康隨即嘿嘿笑了一陣道：「他奶奶的，世上事無奇不有，居然有女人當衆脫褲子的！」

笑面佛鮑超臉上一熱道：「老三，你在胡說些什麼？」

王大康道：「你老大是否沒看到？」

鮑超頓了頓道：「我當然沒看到，你怎麼忽然問起這個來？」

王大康見鮑超一副假正經模樣，既然他愛面子，自己也就不便當衆揭穿，又嘿嘿笑了幾聲道：「昨晚你們不是聽掌櫃的說過，有個女人在戲園子跳脫衣舞麼？」

鮑超道：「不錯，掌櫃的好像說過。」

王大康道：「那就對啦！昨晚俺和麥老弟特地去看了一場。」

此語一出，使得麥小明頓時面紅耳赤，暗罵王大康嘴上缺德。

鮑超跟着問道：「怎麼樣？脫了沒有？」

王大康道：「當然脫啦！不脫憑什麼賣錢！」

鮑超道：「你忽然提起這事做什麼？」

王大康道：「聽說那女人就住在這家客棧的另一跨院裡，咱們去看看怎樣？」

鮑超連忙望了鬼諸葛洪澤一眼道：「老二，要不要去看看？」

鬼諸葛洪澤咧嘴漠然一笑道：「反正閒着沒事，看看就看看。」

於是勞山三雄和麥小明一行四人，來到了另一跨院。

誰知跨院裡，竟然見不到一個人影。

勞山三雄和麥小明心裡都有數，那叫許小旦的女人必定不會外出，可能仍在睡懶覺。

因之，四人決定就在跨院中稍待。

大約一盞熱茶工夫過後，由一間上房內走出個像殭屍模樣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衝着四人問道：「你們幾位可是來找人的？」

王大康一見這人，就覺得不順眼，哼了聲道：「不錯，俺們正是要來找人的！」

那年輕人冷冷問道：「找誰？」

王大康道：「有個不穿褲子跳舞的女人，可是住在這裡？」

那年輕人兩眼一瞪道：「你這人怎麼這樣說話？」

王大康道：「老子這樣說話，有什麼不對？那女人明明沒穿褲子在台上亂蹦亂跳，老子昨晚還看過！」

那年輕人本想耍狠，但他一見王大康那副身材，壯得像座鐵塔般的，却又不敢隨便發作。

就在這時，正面上房內已傳出一個女子聲音道：「別攔阻，他們要見我，就讓他們進來！」

王大康當先邁步進入正面上房。

鮑超、洪澤、麥小明也隨後而入。

這女人居然連房門也未關，王大康等人進去之後，她仍然躺在床上未起。

只見她擁着錦被，笑靨生春的道：「四位請坐，待我穿好衣服再招待各位！」

如果是面對一般良家婦女，人家要穿衣起床，王大康等人當然必須迴避，但對於面前這女人，却沒迴避忌諱的必要。

許小旦也實在夠大方，穿衣時居然先把被子掀開，像在故意炫燿她那自以爲性感誘人的身材。

她全身只穿着一條短得不能再短的褻褲，和一件又窄又緊的肚兜。

這女人穿衣服和她在舞台上的動作頗爲相似，故意慢條斯理的，却又顯得極有節奏感。

她好不容易，才算把衣服穿好。

所謂穿好，也只是她自己認爲如此而已，其實最外面的一層，仍是一襲薄紗，全身肌膚，除了那一關二卡之外，都隱約可見。

不用說，這時勞山三雄和麥小明都早已看清了她的長相。

除了身材還不錯外，論姿色實在沒什麼！她的誘人之處，也許只在那股淫邪的騷氣。

其實勞山三雄中，除王大康外，鮑超和洪澤對袒裼裸體的許小旦都不敢多看，麥小明更是在一旁脹紅了臉。

偏偏許小旦却毫不在乎，穿好衣服後，淺笑盈盈地道：「四位現在該說明來意了吧？」

王大康咧嘴笑道：「昨晚俺們到戲園子看過姑娘的跳舞……」

許小旦不等王大康說完，截口道：「你們四位可是都去捧過我的場？」

鮑超搶着道：「只有他和這位小老弟去過，我們兩人沒去。」說着，並望向了洪澤一眼，以示他們兩人還算清高。

許小旦把秋波轉到王大康臉上道：「大爺看過後有什麼批評？」

王大康乾咳了聲道：「姑娘的這份勇氣，實在讓俺老王佩服，別

看俺老王是個男人，膽子也不算小，如果叫俺在人前脫褲子，俺還是不敢！」

許小旦格格笑道：「這位王大爺的話錯啦！」

王大康道：「錯在那裡？」

許小旦道：「我們在台上脫褲子是一種藝術，你們不能拿有色的眼光去看！」

王大康道：「這樣說俺老王進茅坑拉矢脫褲子，也是一種藝術啦！」

許小旦蹙了蹙眉道：「那多髒！」

王大康笑道：「難道姑娘是喝西北風長大的，從來沒進過茅房？」

「王大爺，咱們談點別的好不好？」

王大康道：「俺們跟姑娘素不相識，除了談昨晚脫褲子的事，還有什麼好談的，姑娘？」

許小旦終於發了嬌嗔：「既然沒有好談的，你們四位就請吧！」

王大康也來了脾氣道：「姑娘，妳不跟俺們談也沒關係，他們另三位却都沒去惹着了妳！」

許小旦果然視線轉向鮑超、洪澤和麥小明，却單單停在麥小明臉上道：「這位小兄弟昨晚也去捧過我的場？」

麥小明冷冷一笑道：「在下不是妳的小兄弟，別叫得那麼親熱！」

許小旦楞了楞道：「你這年輕人好大的脾氣！」

麥小明道：「在正正當當的女人面前，在下沒有脾氣，在妳這種女人面前，在下又怎能沒脾氣！」

許小旦萬萬沒料到這小伙子比王大康更兇，却又不敢得罪。

忽見王大康站起身來，大聲道：「他奶奶的，當衆脫褲子居然還說是種藝術，俺雖然不懂藝術！但却知道像妳這種女人，根本是無恥！俺現在限妳這騷娘們馬上離開太原城，免得把太原城弄骯髒了，如果今晚仍在那家戲園子脫，老子就決定去砸場子！」

說完話，王大康就大步往門外走。

鮑超、洪澤和麥小明只好也跟着起身出門。

來到天井，那殭屍模樣的男子，正站在廂房門口，雖然不敢說什麼，却瞪着一對鼠目，向王大康怒目而視。

王大康狠罵道：「王八蛋！你是否不服氣？老子最恨的就是你們這些吃軟飯的狗東西！」

＊　＊　＊

離開了跨院。

鮑超輕咳了一聲道：「老三，你是怎麼啦？」

王大康道：「俺還不是好好的！」

鮑超道：「咱們來到這邊來，不過是好奇，也順便找樂子，你却忽然發了狗熊脾氣，何苦呢？」

王大康哼了聲道：「俺早就看不慣啦！」

「既然看不慣，昨晚爲什麼還要花錢去看？」

「跟你一樣，還不是爲了好奇。」

鮑超也就不再多說。

回到所住的跨院後，經過一番商議，決定不在太原停留，以便儘速趕到北嶽迷踪谷，勞山三雄因爲還要到太原北方的雲中山順便訪友，麥小明和苗素苓只好和他們暫時分手。

離開太原，麥小明和苗素苓往定襄方向進發。

這段路有兩百里左右路程，必須緊趕，才能不躭誤晚間在定襄投宿。

過了石嶺關，太陽已經偏西，麥小明忽然想起有關苗素蘭已做了盟主夫人之事，一直尚未告知苗素苓，對苗素苓來說，這是件大事，必須事先讓她知道。

「苗姑娘，妳可知道令姊在迷踪谷目前是什麼身份？」

苗素苓見麥小明突如其來有此一問，雖有些驚奇，却並未過分詫異，順口道：「聽說我姐姐從前是跟隨胡、谷兩位盟主的，胡、谷兩位盟主死後，她一定仍和你們站在同一方面。」

麥小明搖搖頭：「妳猜錯啦，令姐現在和我們正是對立的！」

苗素苓吃了一驚道：「究竟怎麼一回事？你快說！」

麥小明道：「我們迷踪谷分兩派，自從胡、谷兩位盟主死後，兩派之間，更是壁壘分明。」

苗素苓接道：「我已聽你說過，一派以霍元伽爲首，一派以鍾一豪爲首，他正是目前的盟主，就是你們這一派，莫非我姐姐目前是霍元伽的一派？她怎會不跟你們在一起呢？」

麥小明冷哼一聲道：「令姊目前不但是霍元伽那一派，而且還做了那老王八蛋的老婆，說得好聽一點，她已經是位壓寨夫人了！」

苗素苓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了聲道：「你怎麼不早跟我說？」

麥小明道：「生米已成熟飯，我再早告訴妳，妳也沒辦法讓事情改變過來。」

「有這種事？我姐姐絕不可能是這種人！」

「我從前也覺得她不是這種人，但却偏偏做出這種事！」

（未完・六）

上文提要：李青鸞出外找馬君武，一日未返。馬君武回到客棧知悉後四出找尋，查出是天龍幫所為，天龍幫的兩個弟子却說李青鸞被兩個行脚和尚擄走……馬君武與曹雄一見如故，而鄭如龍為報答玄清道人救命之恩，與曹雄一起幫助馬君武打探李青鸞下落，並傳諭在江南各處弟子留意李青鸞以及兩個行脚和尚的下落……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比武過招　方能入洞



馬君武回頭問曹雄：「曹兄，我們現在到那裡去？」

金環二郎笑道：「接到傳來信號說，在南昌附近發現那兩個可疑和尚，現在咱們連夜追去。」

兩個人愈談愈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直到三更過後，兩人才回到艙中安歇。

＊　＊　＊

第二天，天色剛亮，船已靠上了南昌碼頭，金環二郎曹雄牽着馬君武一隻手，下了雙桅巨帆，碼頭上早已有天龍帮的弟子在守候着，兩個人剛剛下船，立時有三個青衣大漢迎上去，長揖請安，曹雄單掌還了半禮，問道：「那兩個和尚，落腳在甚麼地方？」

中間一個四旬左右的大漢，垂手稟道：「弟子已派人監視兩個和尚行踪，昨夜他們落腳在南昌西關悅來客棧，此時大概還沒有動身。」

曹雄回頭對馬君武一笑，吩咐那三個大漢道：「你們留兩人帶着我赤雲追風駒，等着鄭壇主一塊兒去，一個人給我們帶路上悅來客棧。」

中間那大漢，似乎是三個中的頭目，留下左右兩大漢牽馬等人，自己帶着曹雄、馬君武逕奔悅來棧去。

馬君武雖看出金環二郎在天龍帮中身份地位，似乎比鄭如龍還要高些，但他自己是客人，對天龍帮的弟子，不能不客氣點，回頭問那青衣大漢：「兄台高名上姓。」

那青衣大漢，受寵若驚的望着馬君武，躬身答道：「兄弟叫水蛇張才，承帮主恩典，派在長江總分壇下吃飯，負責南昌三百里內水路上的買賣。」

馬君武點點頭，三個人一陣快走，不大工夫，已到了悅來客棧。

這悅來棧是南昌西關一座很大的客棧，房舍毗連，不下百間，三個人到店外，太陽還不過剛剛升起，兩扇黑漆店門還未開，水蛇張才三不管舉起拳頭在門上一陣狠擂。

大門開處，一個店中伙計睡眼惺忪衣衫不整的走出來，看樣子他想發脾氣，但一看見水蛇張才，嚇得兩隻睡眼大開，不顧再扣鈕子，躬身一個長揖，道：「張爺，你老好早啊。」

水蛇張才冷冷的問道：「昨夜裡落腳你們悅來棧的兩個行脚和尚走了沒有？」

店伙計又躬身陪笑的，笑道：「兩個大師父住在二進院中，大概還沒有走，張爺要找他們，就請你老稍坐一下，我這就去叫他們起來見你。」

張才微一搖頭，道：「不必了，你帶我到他們住的房間去便得。」

店伙計看馬君武和曹雄都背插長劍，水蛇張才也帶着兩把水叉子，看瞄頭就有點不對，那裡還敢多說話，領着三個人，直奔二進院中，在一座兩室通達的房間門前停下，高聲喊道：「兩位大師傅，醒醒啦……」

店伙計喊了四五聲，可是房間中毫無回音，逗得水蛇張才性起，飛起一脚，踢得兩扇門應聲而倒，三個人搶了入房中一看，水蛇張才祇驚得一怔，馬君武和曹雄也呆在那裡半天講不出話，店伙計更是嚇得全身直打觳觫。

房間中，那裡還有甚麼和尚的影子，祇見兩顆血淋淋的人頭，併排放在靠窗案上，兩張木榻上，橫放着兩具無頭屍體。

水蛇張才細看案上人頭，正是自己派來監視兩個行脚和尚的手下兄弟。

金環二郎問清楚死的兩個人是天龍帮弟子後，氣得他一張粉臉變成了鐵青顏色。

這時，長江神蛟鄭如龍也趕來店中，他查驗過兩個下屬屍體之後，皺皺眉吩咐水蛇張才，把兩個弟子屍體人頭一併用棉被包起抬走，這件事與人家悅來客棧無關，不准借故生非，找人麻煩。

水蛇張才巴不得早點離開，聽完話，立時親自動手，包好了兩具屍體，扛在肩上，躬身告退。

張才走後，鄭如龍歉意的對馬君武道：「想不到對方竟是高手，損傷了本帮兩個弟子不算，又害得我們撲了個空。不過他們昨夜既住在此地，現在料也去不了多遠……」

話到這兒，金環二郎接口笑道：「他傷了我們天龍帮幾條人命，也不能就此罷休，再說令師妹失踪風波，還是由我們天龍帮惹起，溯因論果，我們天龍帮都不能置身事外，縱然要歷盡天下寺院，小弟也非要把兩個野和尚追到不可。」說完話，笑容突斂，粉臉上又現出怒容。

馬君武正待答話，鄭如龍已接口道：「曹香主、馬老弟，不必再為此事爭論，事情既已如此，急需善後，以老朽之見，不如暫返船上，從長計議。」

三個人走出悅來棧，店門外早有兩個青衣大漢牽着曹雄的赤雲追風駒，恭候一側，金環二郎接過馬韁，牽在手中，和馬君武併肩步行，鄭如龍跟在兩人身後，直向江邊趕去。

三人剛剛到達江邊，瞥見水蛇張才匆匆忙忙的迎過來，他先對三個人見了禮，然後垂手對曹雄稟道：「弟子剛才得報告，兩個和尚行踪，出現在南昌東北二十里的地方。」

曹雄劍眉一揚，俏目中驟射出來兩道冷電般的神光，回頭對鄭如龍道：「鄭壇主請由水路向北兜截，我和馬兄乘我赤雲追風駒由陸路追趕。」說畢，縱身躍上馬背，轉臉對馬君武招手道：「馬兄快請上馬。」

馬君武看他一張粉也似的俊臉上，眨眼間，就有幾個不同的表情，喜怒無常，變化莫測，但每次對自己講話，却總是一副笑臉，心中暗忖：這人對我倒是不錯，祇是心地難於捉摸，以後對他，還得小心。

他這裡略一思索，曹雄已連聲催請，馬君武祇好一縱身，也躍上馬背，坐在曹雄身後，他剛剛坐好，金環二郎已抖動鞭繩，赤雲追風駒一聲長嘶，放蹄向前衝去。

馬君武初乘寶駒，祇覺得馬快如飛，超逸出塵，兩耳中呼呼風響，路旁的樹木景物，閃電般向後倒去。不大工夫，已跑了廿多里。

正急奔中，忽聽得金環二郎叫道：「果不出我所料，那兩個野和尚就在前面。」

馬君武視線被坐在前面的曹雄擋住，正想偏頭看去，突感眼前一亮，金環二郎已騰身離鞍，黃衣飄飄，如一隻穿雲巧燕，一掠之勢，直飛出三丈開外，落在道中。

曹雄在飛離馬背時，已收住韁繩，他人離馬鞍，赤雲追風駒也同時緩了下來，馬君武放眼看去，祇見曹雄橫身攔在路上，距他三尺左右，站着兩個和尚，一個身材高大，肩負禪杖，一個身材矮小，背插戒刀，兩個人穿着一色的灰僧衣，腰中繫着一條三指寬窄，白麻編織的帶子。

曹雄攔住兩個和尚去路後，却對馬君武招着手，笑道：「馬兄快些下來。」

馬君武縱下馬背，搶前兩步和曹雄併肩站着，細看兩個和尚面貌，那身材高大的粗眉環眼，一張臉黑如鍋底，長相十分兇惡，矮小的一個，面黃似蠟，骨瘦如柴，但兩隻老鼠眼中却神光隱現，一望即知，有着極深的內功火候。兩人神情都很鎮靜，並未被金環二郎躍下馬背的快捷身法所震驚。

曹雄轉過臉低聲對馬君武道：「馬兄小心戒備，這兩個野和尚有點怪道。」

馬君武點點頭，還未及答話，曹雄笑容突斂，剎那間粉臉上如罩寒霜，翻腕抽出背上金環劍，冷冷問道：「在南昌悅來客棧中，殺死本帮兩名弟子，可是你們兩個野和尚幹的麼？」

那矮小僧人鼠目一翻，陰森森一笑道：「佛門廣大，來者不拒，施主如有意步貴帮兩名弟子後塵，佛爺一樣的超渡你早登極樂。」

曹雄冷笑道：「這麼說起來，在唐家集那片荒涼墓地中截刦崑崙派女弟子，重傷本帮四名弟子，也是兩位幹的好事了。」

那矮小僧人仰着臉一陣大笑，道：「出家人講求一個緣字，和尚順手化了一筆人緣，也算不得是一件甚麼大事。」

馬君武看他說得輕輕鬆鬆，不覺也動了怒火，厲聲喝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你們兩個披着佛門袈裟的人，却殺人刦色，樣樣都幹，現在你們把她藏到那裡去了？」

半天不講話的高大僧人此刻突然插嘴冷冷接道：「這位施主可問的是那位穿紅衣的小姑娘麼？」

馬君武道：「不錯，現在她人在甚麼地方？」

大和尚笑道：「佛法無邊，那位女弟子既經我佛慈悲，渡入空門，你今生就不要再想見她了。」

馬君武祇聽得一連打了幾個冷顫，劍眉軒動，熱血沸騰，翻腕緊握劍把，三尺青鋒出鞘，正待出手，金環二郎已搶先發招，金環響處，耀眼劍鋒直點向那瘦小僧人前胸。

矮和尚一聲冷笑，縱身一避，讓開金環劍，借避招之勢，已拔下背上戒刀，矮和尚動作夠快，但金環二郎更快，一劍不中，第二招已隨着出手，金環劍斜削直刺，眨眼間連攻八劍，直把那矮和尚逼退了一丈多遠。

馬君武仗劍觀戰，看曹雄出手幾招的又快又狠，心裡暗暗佩服。不過那矮和尚亦非弱者，吃曹雄搶了先機，一輪急攻迫得他無法還手，憋了一肚子怒火，金環二郎八劍攻完，略一緩手，矮和尚立還顏色，手中爛似銀雪般的戒刀立時搶攻，而且招術怪異，來勢莫測，剎那間刀捲冷風，光密如幕，直若一團光影般，向金環二郎逼去。

曹雄看那瘦和尚，手中一把戒刀，威勢非凡，那裡還敢大意，金環劍也舞個風雨不透，但聽金環交响，劍風似輪，兩人這一接上手，轉眼之間，就是二十多個回合。

曹雄一面力鬥，一面暗暗稱奇，看不出這矮瘦和尚竟有着這大本領，心知不施出殺手絕招，一時間決難取勝，心念一動，劍招立變，施出海天一叟蘇朋海傳他連環三絕招「海市蜃樓」、「夜半烽烟」、「天網羅雀」，三招迴環出手，劍搖寒星萬點，直若驚濤駭浪，海天一叟蘇朋海天生一代奇人，這三招是他半生心血，精研天下各派劍術後，獨創絕學，後二招雖然凌厲，但旨在亂人耳目，克敵致勝全在那第三招「天網羅雀」上面，金環二郎幼隨蘇朋海，深得海天一叟鍾愛，盡得眞傳，這連環三絕招，他已下過數年苦功，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施用，果然威勢奇大，非同凡響。

那矮瘦和尚雖有着一身本領，也是招架不住，但覺得一團銀虹中挾着金環錚鳴，當頭罩下，百忙中，和尚舉起手中戒刀一封，縱身躍開，可是金環二郎殺機已起，那還容他逃出劍下，一聲笑道：「野和尚，你還想走麼？」一沉腕，劍尖金環正套在矮和尚戒刀上面，順勢一推，冷鋒直逼那矮和尚握刀的手腕上。

矮和尚戒刀被金環套住，再想抽刀招架，那裡還來得及，略一怔神，一隻右手已被曹雄金環劍齊腕切斷。金環二郎斬斷那矮和尚一隻手腕，似乎心猶未足，一抖金環劍，把劍尖金環套奪的戒刀，拋出去兩丈多遠，金環劍借勢又向那矮和尚前胸點去。

曹雄劍招剛剛遞出，突聞得馬君武叫道：「曹兄，留神暗器。」

金環二郎聞得驚語，但攻敵劍勢仍然不變，祇隨勢一翻，三把兩刃飛刀，貼着他衣服飛過，說危險，也實在夠險，差不到一寸，就要打中。

不過這樣一來，曹雄出手劍招準頭失了不少，那矮和尚才逃出金環劍下，待曹雄第二劍逼攻過去，那發出飛刀的身材高大和尚，鐵禪杖已「橫掃千軍」風捲襲到。

曹雄金環劍，雖是專鎖對方兵器的奇形兵刃，但那和尚鐵禪杖足足有鴨蛋粗細，一杖橫掃，力逾千斤，金環二郎倒也不敢硬接，閃身避開一杖，劍化「金絲纏腕」，反削對方右手，迫得和尚收杖避劍，向後躍退五尺之遙。

馬君武看曹雄劍斷矮和尚右腕之後，早已躍躍欲試，不容金環二郎再搶攻，仗劍急出，喊道：「曹兄請暫休息，這個大和尚讓給小弟吧。」

曹雄一笑停住步，收了金環劍，馬君武趁勢一招「神龍搖尾」冷森森劍鋒直點大和尚前胸。

大和尚禪杖變招「迎雲捧月」硬架長劍，馬君武一沉健腕，劍化「旋風掃雪」猛攻下盤，大和尚縱身而起，讓開劍勢，鐵禪杖「獨劈華山」當頭下擊。

馬君武走險招，踏中宮，欺身步上，逼近大和尚身邊，長劍迎截右腕，左掌同時劈出一招「飛鈸撞鐘」，他一進之勢，兩絕招一齊出手，劍招是追魂十二劍中的「迎風斷草」，逼住了對方禪杖，左掌却用十八羅漢掌中的一記「飛鈸撞

鐘」。大和尚如果不收招，可能被截斷手腕，祇得猛提丹田眞氣，把下擊之力，向旁邊一滑，讓開馬君武一劍，但他却躲不開左掌，小腹上着着實實的挨了一下，祇打得一個高大身軀摔出去四五尺外，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中禪杖落地，口裡鮮血直噴。

金環二郎見馬君武出手不過三招，就擊傷了對方，心中又是敬佩，又是妒忌，嘴裡却笑着道：「崑崙法果然不凡，小弟佩服極了。」

馬君武一縱身躍近那受傷的大和尚，劍尖逼在前胸，却轉着臉望着金環二郎答道：「曹兄太過獎了，小弟劍術，較曹兄相差遠甚了。」

金環二郎淡淡一笑，不再答話，緩步走近馬君武身側，望着那和尚笑道：「剛才聽你們兩個野和尚口氣倒是不小，就憑你們這幾下毛手毛脚，也敢和我們天龍帮做對……」說到這裡，笑容一斂，粉臉變色，又冷冷問道：「你們刦截紅衣少女那裡去了？」

大和尚吐出來一口鮮血後，冷笑道：「佛爺不幸落敗，殺砍任憑你們，用刑迫供，那是休想。」

曹雄笑道：「那我看看你，是不是鋼鐵鑄成的羅漢。」

說完話，一回頭，瞥見那斷腕矮和尚，趁空兒向前溜去，曹雄右手一揚，一隻金環脫腕飛出，黃光如電，去勢快極，祇聽那斷腕矮和尚一聲慘叫，金環擊中光頭，直打得腦漿迸出，栽倒氣絕。

曹雄笑嘻嘻的跑過去，檢起金環，就在僧衣上擦乾血跡，套上右腕，牽着赤雲追風駒走回來，右手突出，點中了和尚的「風府穴」之後，挾上馬背而去。

馬君武默默無語，一切都聽金環二郎的安排，曹雄牽着馬，走到一片荒野中，解開和尚穴道，並用推宮過穴的手法，活了他的血道。不大工夫，和尚醒了過來，金環二郎滿臉春風笑道：「大師傅，我看咱們還是彼此方便些好，你說出那紅衣少女下落，我讓你自己選一個死的方法，怎麼樣？」大和尚聽得一呆，冷笑兩聲，道：「佛爺還不是怕死的人……」

曹雄不待和尚說完，接道：「好吧，你既然一定想試試味道，那就怪不得我。」

曹雄說畢，朝着馬君武一笑，飛起一脚，踢得和尚打了兩個滾，解開他腰中白麻帶子，綑了和尚兩隻脚，倒吊在一棵矮樹，又點了他「臂臑」、「肩井」兩穴，檢了一綑野草燃起，剎那間濃烟上騰，連燒帶燻，燻得和尚涕淚交流，汗如雨下。

馬君武站在旁邊，看得心中大是不忍，和尚雖非好人，但用這種方法逼供未免殘忍了一點，轉臉看曹雄，他似乎玩得興趣正濃，笑容滿面，洋洋自得。馬君武暗道：「這人看上去美如處子，心地却狠毒可怕得很。」

那和尚究非鐵打，如何能忍受得住，祇得連聲求饒。

曹雄放下大和尚後，笑道：「怎麼樣，你要是再不肯說，咱們就再試驗幾種更新奇的方法如何？」說完話，滿臉春風，意態間甚是得意。

和尚光頭上已被火燒得傷痕纍纍，皮綻肉焦，慢慢的緩過氣，答道：「你們如果想見那紅衣少女，可去大湖山雲霧寺，找住持方丈通靈禪師……」說到這裡，頓一頓，又道：「我能說的祇有這些，其他的恕難再奉告了。」

曹雄笑道：「崑崙派中的女弟子可也在雲霧寺中麼？」

大和尚冷冷答道：「那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她押到雲霧寺中了。」

曹雄道：「你知道的，當眞說完了？」

和尚點點頭，還未及答話，曹雄突然拔劍掃去，青鋒過處，血濺二尺，大和尚一顆頭直飛出八九尺遠。

馬君武想阻止，已來不及，皺着眉道：「曹兄，你怎麼會眞個相信這和尚的鬼話，他在使詐，欺騙我們又怎樣呢？」

曹雄把金環劍還入鞘中，笑道：「馬兄說得不錯，我也不相信和尚的話。」

馬君武奇道：「那你殺了他，不是沒辦法再逼問實情了嗎？」

曹雄笑道：「野和尚狡猾得很，再問他也不會說出實話。他透露出大湖山雲霧寺通靈禪師，不外有兩種作用，一是嫁禍於人，二則想害我們吃苦。通靈禪師如不是一代隱俠，必然是一江湖怪傑，很多江洋大盜，不少老年洗手歸隱空門。不過野和尚千慮一失，他沒有想到他能知道通靈禪師底細，通靈禪師也會知道他們出身，兩個和尚人雖已死，但形貌模樣我已深記心中，我們上大湖山雲霧寺先以禮晋見，如果通靈禪師是一位俠隱人物，必不齒兩野僧的惡行，那就容易說出這兩個野和尚出身底蘊。假如他們是一丘之貉，我們就動手逼供，倘此事不關通靈禪師，他決不會忍刑不招。要想追尋令師妹下落，大湖山雲霧寺是非去一趟不可。馬兄，你以爲小弟的話，可有點道理麼？」

馬君武聽得點着頭，笑道：「曹兄高見，小弟佩服極了，我們就

此動身好麼？」

曹雄笑道：「馬兄心情，恐早已如熱鍋螞蟻，小弟豈敢延誤馬兄千金一刻的時光。」說罷，帶過來赤雲追風駒，他一縱身躍上馬背，又笑道：「快些上馬吧！我們趕到樂化吃午飯後，就連夜進九嶺山脈。」

曹雄一抖鞭絲，馬如箭發，不過一刻工夫，已跑出二三十里，到達了贛江岸邊。

曹雄勒馬江岸，仰起臉一聲長嘯，嘯如龍吟，響徹雲霄，突然見江心中急駛來兩艘快船，不大工夫，已靠岸邊。

金環二郎拉着馬君武聯袂登舟，另一隻船上兩個搖櫓大漢，躍下船把曹雄赤雲追風駒也牽上了船，一舟乘人，一船渡馬，雙櫓撥水，兩舟齊發，不過一刻工夫，已渡過滔滔贛江。

曹雄縱身上岸，回頭吩咐搖櫓大漢道：「你們見着鄭壇主時，就說我和崑崙派馬大俠趕赴大湖山雲霧寺去好了。」說完話，滿臉笑意，挽着馬君武的手，飛上馬背，一抖韁，寶駒驟發，但見沙塵滾滾，如狂飆掠空而去。

金環二郎有心要赤雲追風駒顯些神異給馬君武看，這一放轡飛馳，到樂化仍是不肯收韁，一陣急馳，足足有兩百里路，曹雄收韁停馬，已到了九嶺山脈邊緣的一座小鎮高湖集，這時天色還不過是未時的光景，兩百里行程，就不過一個時辰左右。

曹雄一飄身跳下馬背，指着前面起伏的山嶺，笑道：「前面那連綿無際的峯嶺，就是九嶺山脈，我們要橫穿九嶺山區，過義寧，再走百餘里山路，才能到大湖山下，算起來還要走六七百里左右。」

馬君武心惦李青鸞安危，恨不得一步到大湖山下，聽完話，不覺一皺眉頭，答道：「這麼說，我們今天晚上是趕不到了？」

金環二郎却格格一笑，說道：「不過你不要擔心，我有赤雲追風駒代步，明天二更前，包你到大湖山下，你師妹如果在雲霧寺中，天未亮，你們就可以見面了。」

說着笑着，拉着馬君武的手走進一家飯舖中。

兩人匆匆吃了飯，曹雄又買些乾糧帶上，牽出赤雲追風駒，騰身上馬，寶駒通靈，似是已知要趕山路，昂首一聲長嘯，放蹄如飛。

片刻工夫，進了山區，放眼望去，但見山嶺啣接，重峯叠嶂，雲山相連，不知有多深多遠。

走了一陣，馬君武見山勢愈來愈險，深澗陡壁，處處險阻，羊腸一線，盤繞而上，暗忖道：這等險惡山勢，赤雲追風駒縱然通靈，祇恐亦難飛渡。

心念方動，突聞胯下寶駒發出一聲雷鳴似的長嘶，雙耳猛然向後一豎，三尺長短的馬尾和身子伸成了一線，一個急躍，縱出一丈多遠，馬君武驟不及防，幾乎被摔下來，趕忙胯下加力，扣緊馬身，寶駒顯盡神力，馱負着兩人揚蹄直竄，登山渡澗如履平地，有時面對深壑突現，溪瀑雷鳴，馬君武還未看清楚眼前景物，那馬已縱躍而過，有時仰首登山，全身幾乎變成了一條直線，馬君武祇覺得如同在雲霧中凌空飛行一般，不知道翻過多少山峯，縱躍過多少溪澗。

這一陣狂奔，足足有一個時辰，金環二郎才收住韁停下馬，和馬君武跳下馬背，讓馬兒休息了一會，又繼續縱騎趕路。

這時，晚霞已盡，天色入夜，幸好東方天際捧出來一輪明月，馬君武雖然已看出曹雄對寶馬流露出憐惜神情，可是曹雄依然放轡奔馳，不肯稍停片刻。

這一來，反使馬君武心中大感不安，低聲說道：「曹兄，赤雲追風駒雖是蓋世無匹的神駒龍種，但這等狂奔的趕路方法，縱是寶馬，也難當受，不如我們停下來休息一會，明天趕到，也不算遲。」

金環二郎回頭一笑，道：「馬兄此刻的心，恐早以飛到了大湖山雲霧寺中，晚到一刻，你就多一份憂慮相思，我這冷僻的性格，一向和別人落落寡合，天下人能使我放在心中的祇有兩個，一個是我授業恩師，一個是我師妹，想不到和馬兄一見投緣，現在再加上你，我心目中放着三個人了，知己難得，就是寶駒累死，小弟也甘心情願。」

馬君武聽得心頭一震，激起眞情，無限感激的答道：「曹兄對我馬君武，說得上義重情深，但恐我報答無日，這份雲天高誼，我祇有永銘肺腑了。」

曹雄又回頭兩眼盯在馬君武臉上，正色答道：「既稱知己，何分你我，你要是這樣說，那就有些見外了。」

馬君武天性純厚，被曹雄這一問，問得他答不上話來，但他是極端聰明穎慧的人，心裡打了幾個轉，被他想出幾句自解窘逼的話來，笑問曹雄道：「曹兄剛才說起令師妹來，想她對曹兄也是一定很關心的吧？」

金環二郎微微一聲嘆息道：「我師妹蘇飛鳳，稱得上一位巾幗女傑，武功和我在伯仲之間，才貌尤絕，我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相處雖然不錯，但還談不上情愛二字，我幾年江湖行踪，見過不少絕代美女，但能在我師妹之上的，我還沒有見過，以後有機會，我當給你們

引見引見。」

馬君武本想告訴他，已會見過蘇飛鳳了，但話到口邊，想想不對，如果據實相告，恐怕會引起他們之間的誤會，這樁事，祇有暫時隱在心中，以後再遇上蘇飛鳳時，多加小心就是。

兩人一騎，放轡如飛，那赤雲追風駒果然神俊無比，雖然已跑得通體汗水，但速率並未稍減，祇覺耳邊呼呼風響，羣山千峯掠目而過，根本就看不清楚沿途景物。不到三更時份，已橫越九嶺山脈，神駒脚力，果然不凡，五更天就到達了大湖山下。

曹雄躍下馬背，看寶駒有如水淋一般，這匹馬今夜裡也似乎盡了牠最大的力量，金環二郎輕伸右手拂着垂鬃，臉上微露笑容，望着寶馬出神，拂曉山峯，吹得他黃衣飄動，突然間他臉上笑容斂去，俏目中湧現出兩眶晶瑩淚水，臉上也變成了一種憐惜神情。

馬君武看他臉上陰晴不定的變化，心中很感不安，但却又不便說什麼，祇有淡淡的微笑。

曹雄取出乾糧，拉馬君武在一塊山石上坐下分食，馬君武一邊吃，一邊打量眼前的山勢，這大湖山雖不很高，但却不小，羣山連綿，不下數千里方圓，雲霧寺既非一座名利，當然是不大容易尋得，看着想着，不自覺中發起愁來。

曹雄知他在愁着怕找不到雲霧寺和通靈禪師，微微一笑，問道：「馬兄滿臉愁苦，可是怕找不到雲霧寺麼？」

馬君武點點頭答道：「這數千里方圓之地，峯嶺深壑無數，我們總不能完全找到？」

金環二郎大笑道：「這個你儘管放心就是，既然來到了大湖山，還愁找不到雲霧寺麼？我們現在好好的歇一陣，養養精神，說不定見到通靈禪師後，還得有一場拚鬥。」說完話，閉目靜坐，運氣行起功來。

馬君武看他說得很有把握，也不多問，依樣靜坐，行功調息。

兩人內功都已有很好根基，不過頓飯工夫，疲倦頓消，金環二郎躍起身來，笑道：「我們去雲霧寺吧！」說着話，人已縱躍而起，展開提縱身法，向前面一座峯上奔去。

馬君武急起直追，回頭看那匹赤雲追風駒，竟也跟在兩人身後追來。

曹雄輕功造詣極深，施展開後，如巧燕穿雲。想馬君武也許追趕不上，止步回頭探望，那知馬君武就停在他身後五尺的地方，曹雄淡淡一笑，回過頭又向峯上攀去，這次他盡展所學，較剛才速度快了許多，足點崖壁間雜出松石，騰身急躍，十幾個起落，已登上峯頂。

回頭一看，馬君武果然被他抛後了一丈多遠，心裡暗暗高興。

這時太陽剛剛升起，兩人站在峯頂望去，祇見滿天金霞，照耀千百座起伏山峯，松柏青翠，景物若洗，朝露如珠，閃閃生光。

曹雄極目搜望一陣，回頭對馬君武道：「前面遙現紅墻，必是一座廟宇，我們先去看看是不是雲霧寺。」說完也不待馬君武答話，縱身向北方奔去。

馬君武追在曹雄身後，翻越過兩道山嶺，果見兩座山峯交接處的腹部，有一座規模不大的廟宇。

兩人一陣緊趕，不過一刻工夫，已到那廟宇前面，抬頭看去，祇見匾上橫題着「雲霧寺」三個金字，一對紅漆圓門大開着，一直可以看到大殿。這座寺院，連大殿算起來也不過有八九間房子大小，紅磚圍牆，白石鋪路，大門內小院中滿種着松竹，看上去這座寺院似是修建不久。

金環二郎當先而入，穿過前院一段白石甬道，登上七層石階，進了大殿，正中供案上兩盞長明燈，仍吐着熊熊火燄，一座尺餘高的石鼎中香烟嬝嬝，兩個人看這大殿佈置，極爲簡單，除了那供案上兩燈一鼎之外，就祇有供奉的三尊佛像，但却打掃得纖塵不染。

曹雄轉過頭對馬君武道：「看來這通靈禪師倒像是一位有道的高僧……」話還未完，驀地聞得身後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兩位施主是什麼地方來的？找通靈禪師有什麼事？」

曹雄和馬君武同時一驚，轉身望去，祇見大殿門口，站着一個三旬左右的灰衣僧人，一張臉蒼白得看不出一點血色，瘦骨嶙峋，神情冷落，但兩隻眼中，却神光烱烱。

金環二郎打量了和尚兩眼，俏眼流轉，滿臉笑意，答道：「大師傳輕功不錯，你什麼時候來的？我們都不知道。」一邊答着話，一邊向和尚走去。

那灰衣僧人兩隻眼睛盯住曹雄，不停冷笑，神態十分鎮靜。

馬君武這幾天和曹雄相處，已知他性格，愈是笑得春風滿面，下手也愈是狠辣，怕他把事情弄僵，趕忙一個縱身攔在曹雄前面，深深一揖，道：「在下是崑崙門下弟子，這位曹兄是天龍帮香主，我們拜訪通靈禪師並無惡意，祇是想請問他一件事情。」

灰衣和尚又一陣冷笑道：「兩位來找通靈禪師，可曾知道他老人家的規矩嗎？」

馬君武聽得一怔，道：「這個我們却是不知，還得請大師傳不吝

指教一二。」

金環二郎在馬君武身後接口笑道：「我們能找上大湖山雲霧寺來，就不怕見不着他。雲霧寺彈丸之地，我就不信他能躲到那裡去，惹得我發了狠，那就莫怪無情，放一把火燒光你們的和尚廟，挖地三尺，看看他要不要出來見我的面？」

灰衣僧人冷冷接口道：「那你就燒燒試試？」

曹雄格格大笑道：「你認為我不敢嗎？我就燒給你看看！」說着話，眞的從懷中取出火摺子，就要放火。

馬君武心中大急，一個箭步縱過去，攔住金環二郎道：「曹兄使不得，有話好說。」

曹雄見馬君武情急之狀，收了火摺子，轉臉望着那灰衣僧人，笑道：「不是看在馬兄面上，我就當眞燒了你們這座土地廟般的小寺院，看看那通靈禪師能奈我何？」

灰衣僧人在曹雄取出火摺子準備放火時，並不伸手阻攔，祇是圓睜着兩隻怪眼，望着金環二郎冷笑，他似乎誠心要看曹雄是不是眞有放火的膽量。直待馬君武攔住了金環二郎，曹雄收好了火摺子，他才冷冷的問道：「你們兩個，當眞不知道求見通靈禪師的規矩嗎？」

馬君武正式答道：「自然是眞的不知道，所以請大師傳指點指點。」

灰衣僧人皺皺眉頭，道：「你們既是一定要見通靈禪師，那就先闖過我這一關。」馬君武還未開口，突聞身後一陣格格笑聲，金環二郎已自出手，左掌「飛瀑流泉」，右手「分雲取月」，兩招一齊攻去。

灰衣僧人看曹雄來勢如電，快速至極，倒也不敢大意，一閃身避開七尺。

曹雄却停住脚步笑道：「我還以為會是什麼大不了的規矩，原來是先要闖你那一關，你怎麼不早說呢？」說罷，不待對方回答，黃衣飄飄，拳脚齊出，又向那灰衣僧人攻去。

灰衣僧人這次不再退避，左手一招「拒虎門外」，封住了曹雄攻勢，右手「鴻雁鋪翼」，猛劈右肩，曹雄上步側身，輕輕一閃，避開了掌勢，雙掌一合疾分，欺進了和尚的身邊，猛點和尚的「膺窗」、「陰交」兩穴。

灰衣僧人看曹雄下手辣極，而且借勢出手，狡猾無比，不覺心頭一震。暗道：看不出這嬌如美女般的娃兒，竟是身負絕學的高人，心念初動，曹雄兩手已逼近穴道，趕忙向後一仰身，施出鐵橋板功夫來，全身平貼地面，猛向左邊一翻，才算讓開了曹雄一記絕招。

金環二郎收招後一聲冷笑，問道：「怎麼樣，你是不是還要再試幾招？」

灰衣僧人被曹雄說得一張蒼白臉上泛起了兩頰赤紅，過了半晌才冷冷答道：「你突然出手，搶制了先機，算不得甚麼本領，我們再拆幾招試試，如果我眞的敗了，自當領你去見通靈禪師。」

曹雄看他仍不認輸，激得心火暴起，但他心裡愈是火大，臉上的笑容也愈是甜美，祇見他微笑着不住點頭，答道：「大師傅說得不錯，那我祇有再拜領幾手高招了。」說着笑着，人也慢慢的向灰衣僧人身邊走去。

待離那灰衣僧人三尺左右，猛的一躬身軀，右手疾如電閃，「雙龍取珠」點向灰衣僧人雙目。

大和尚已領教過曹雄笑裡藏刀的手段，早有準備，曹雄剛一發動，和尚亦蓄勢出手，左手「托砵渡江」，右手「排山運掌」，架來勢，攻中盤，幾招併出。

曹雄見和尚有備，不待招式用老，點出右手，倏的收回，縱身一躍，凌空而起，從和尚頭頂飛過，人未落地，灰衣僧人已跟踪攻到，一招「金豹露爪」，搭向曹雄右肩。

金環二郎反手一記「手揮琵琶」，架開了和尚掌勢，不過他吃虧在脚未落地，半空中架人一擊，力道很難用實，一招硬接，被震出六尺開外。這一招硬打，和尚心裡頓時有了數，不覺膽氣一壯，縱身追擊，急手搶攻，一霎時拳影點點，四外風生。

兩人這一動上手，和剛才形勢大是不同，和尚越打越快，拳風也愈加凌厲，曹雄功力比和尚要稍遜一籌，不能硬接人家掌勢，處處避人掌力正鋒，搶攻上吃虧不小。

馬君武看曹雄落處下風，有心上去替代，又怕他心中不快，祇好蓄勢旁觀，祇待曹雄露出敗象，立刻動手迎接。

兩人動手到十回合之後，突聽金環二郎叫道：「馬兄請留神看這和尚拳路，是不是和那兩個野和尚是同一路子？」

馬君武留心一看，果然不錯，灰衣僧人拳招，確和截劫李青鸞那兩個和尚拳路很多相像，似是同出一源，不覺也動了心火，叫道：「曹兄請停手休息，待小弟接他幾招。」

金環二郎一面打，一面笑道：「我要早下毒手，馬兄必然怪我心狠手辣，你就是不肯當面說出來，我也會想得到的，現在我再下毒手，你可不要怪我了。」

馬君武被曹雄一語道破心中隱密，不覺臉上一紅，微一怔神，曹雄拳勢已變，但見黃衣飄動，快似

蝴蝶穿花，繞着那灰衣僧人團團亂轉，着着指向要害。

馬君武看得暗暗驚心，竟自分辨不出曹雄身法拳路，祇見一團黃影越轉越快，他那裡知道這是海天一叟蘇朋海以畢生心血研創出來的一套絕技，三十六招飛絮拳，看上去和李青鸞在水月山莊力鬥長江神蛟鄭如龍時，所用的流雲掌是有些類似，祇是招術身法之深奧微妙，要比流雲掌高明上十數百倍了。

金環二郎施出飛絮拳，十回合後，那灰衣僧人已被他迫得汗流浹背，馬君武心中一動，暗道：曹雄手狠慣了，就要一掌擊中這灰衣僧人死穴，那就沒法子找到通靈禪師了，正待勸阻曹雄，不要傷了和尚，還未及開口，突聞一聲悶哼，那灰衣僧人已吃曹雄點中了「期門穴」，栽倒地上。

金環二郎收住掌勢，回頭看馬君武時，見他呆呆的望着那灰衣僧人出神，不由一笑道：「你發的甚麼呆，是不是覺得我下手重了，如果都像你那樣的仁慈心腸，還走的甚麼江湖？須知我不傷敵，敵必傷我，既然動上手，心存仁慈，徒招惡果，你以後要記着我這幾句話，江湖上比我曹雄出手更辣更狠的人，何止千萬，假如因一念仁慈，可能就追悔無及，抱恨泉下。」

馬君武搖搖頭，答道：「小弟並非怪曹兄手辣，我是在想……」

金環二郎俏目一轉，接道：「你是在想，這和尚如果死了，我們就見不着通靈禪師，對嗎？其實你是多此一慮，臭和尚鬼話連篇，你怎麼能當眞信他呢！他拳路既和截刦令師妹的兩個野和尚同出一源，自然是一窩蛇鼠，通靈禪師當然也不是甚麼好人，雲霧寺方圓不過數丈，那裡會眞的找不到，可慮的是老和尚也許眞有點本領，等一下見面後，難免大費一番手脚，再說我出手並不太重，期門穴又非死穴，大概過一會他就可以醒來了。」

馬君武雖覺曹雄的話有些道理，但心中並不盡以為然，不過不好與他辯駁，祇好微笑着點頭。

果然不大工夫，那灰衣和尚悠悠醒轉，馬君武縱身躍前，想用推宮過穴手法幫他舒暢血道，那知他右手剛剛伸出，灰衣僧人一抬右臂架開了馬君武的手，冷冷說道：「那個要你多事，我自有活穴暢血的辦法。」

說完話，掙扎着坐起來，閉上眼運功調息，馬君武怔了一怔，退在一邊，曹雄却滿臉微笑，走近和尚身邊，看他運氣活穴。

足足有一刻工夫，灰衣僧人才睜開眼睛，緩緩站起身子，望了曹雄兩眼，又一聲冷笑，道：「我敗在你的手中，祇能帶你一個人去見通靈禪師，你那位同伴，却是不能同去。」

馬君武站在一邊急道：「那怎麼行，我們既是一塊兒來，自然要一塊兒去見通靈禪師。」

曹雄回頭對馬君武笑道：「野和尚想害我吃苦，不過我不在乎，你在大殿上等我，我去把他拖到大殿來見你。」

馬君武道：「讓曹兄一人涉險，那更不成，我非得跟去不可。」

和尚嘴角間浮現出一種陰森森的笑意，不再阻攔，轉身走出大殿，沿着一條甬道，直向殿後走去。

兩人跟在和尚身後，出了後門，穿過一片松林，直向一座懸崖中下去，馬君武睹此情形，心裡暗覺奇怪，怎麼這通靈禪師放着寺院不住，却住在山崖下面。

曹雄也皺着兩條劍眉，集中全神，默記去路，他的想法和馬君武又自不同，他想，這斷崖下面，也許有着極厲害的佈置，準備引兩人入伏。

那灰衣僧人帶兩人下了懸崖之後，沿着盤旋曲折的山谷向裡面繞進，金環二郎一面走，一面打量山勢，祇見這條山谷，越來越狹，半里之後，僅可容一人通過，兩邊峭壁夾峙，形勢險惡至極，立時緊走幾步，追在那灰衣僧人背後。

那灰衣和尚繞着山谷前進，又拐了幾個彎，眼前景物突然一變，山谷已到盡處，前面一座高峯攔路，三峯環立，中間是一塊四五丈方圓的草地，灰衣僧人指着壁間一個洞口，冷冷說道：「禪師就住在那山洞之中，你們如果不怕死，就請進去吧。」

曹雄吃和尚一激，心頭火起，回頭對馬君武道：「馬兄請看住這和尚，別讓他跑了，我進洞去看看，如果裡面沒有人，出來再和他算賬。」說完話，閃身入洞。

約莫過了一刻工夫，突聞洞中傳出來一聲大叫，接着一陣急風颯然，曹雄雙手捧住胸膛縱出石洞，粉臉上慘白如蠟。

馬君武大吃一驚，急搶一步，扶住曹雄，問道：「曹兄，你傷了甚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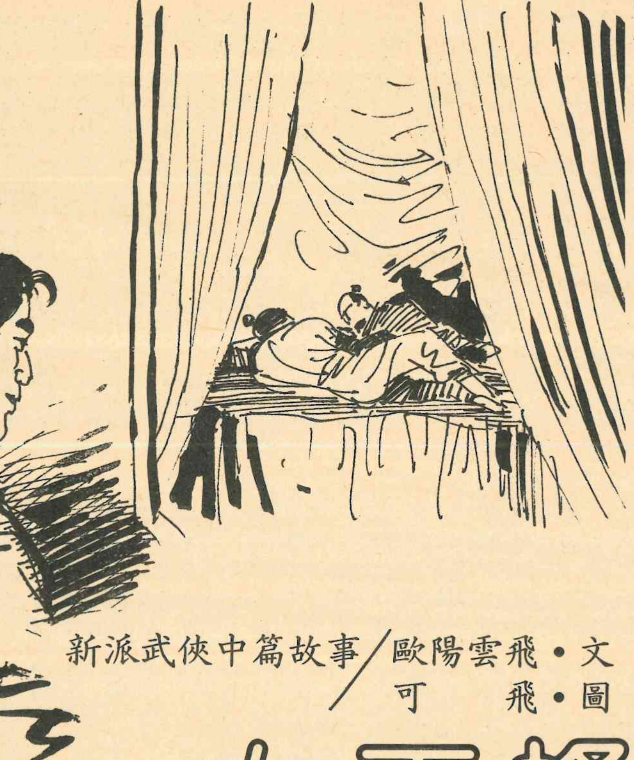
金環二郎俏目閃光，望着馬君武，一語不發，暗裡却在運功調息，臉上神情痛苦萬分。

馬君武看他模樣，受傷似乎不輕，一陣難過，黯然嘆道：「曹兄為小弟的事，受此重傷，馬君武感愧死了。」

金環二郎搖搖頭，嘴角間浮現出一絲安慰的苦笑。

（未完・九）

上文提要： 阿牛、刁男要摸淸武林大會的目的何在，只好率衆赴會。報到時首先查問假三老消息，並碰到波斯賀西尼三人、扶桑三女上野百合等人，在選手村碰到這些異國朋友，興高采烈歡聚一堂。此時又見到朱有光，刁男以淸理門戶爲名動手，遭到無二公子、無雙公主制住，這兄妹倆果然是演戲的材料，阿牛、刁男只好待開會後再算帳……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隆重揭幕　競逐寶座

望一眼將黑的天色，無雙公主道：「天色將晚，諸位該回住處去用晚餐啦，我們還要去別處走走，再見。」

雙方互道一聲，「晚安！」各自分道而去。

返回住處，林小玉果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

菜乃佳餚。酒亦上品。

阿牛道：「這菜是誰做的？棒！」

小玉道：「由本宮的大廚房統一供應。」

刁男道：「手藝不賴，色香味俱佳。」

小玉笑道：「大師傅是從北京城裡重金禮聘而來，爲的就是希望能一飽諸君口福。」

阿憨挪一下身子，道：「來，坐下，一起吃吧。」

林小玉道：「小玉只是侍者的身份，怎敢與貴客同桌而飲，稍待自會往廚下用餐。」

小秀才嘻皮笑臉的道：「人是鐵，飯是鋼，餓壞了身子可不是鬧着玩的，現在就去吃啦，我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不會把酒喝進鼻孔裡。」

話是幾句玩笑話，實則乃是逐客令，想請她走人。

小玉冰雪聰明，當然聽得懂，略微猶豫一下，道：「謝謝小英雄的關愛，小玉恭敬不如從命，各位請慢慢用，別客氣。」

目送小玉步出院門後，芙蓉花主馬上小聲說道：「教主當眞打算暫時罷手，不對姓馬的採取任何行動？」

女王蜂刁男恨聲道：「馬五一日不死，本教主便寢食難安，適才只是不欲將事情鬧得太僵，故而略施小計，賣一個面子給無二無雙，藉以鬆懈他們的防範。」

阿牛道：「刁姐還是要動手？」

刁男道：「當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就在此地？」

「不錯。」

「什麼時候幹？」

「今夜。」

小秀才詭笑道：「施展勾魂大法？」

「此法可一不可再。」

「用採補大法將他們斃在床上？」

「亦非所宜，馬、朱二人不會再輕易上床。」

「刁姐究竟作何打算？」

「施以奇襲！」

扶桑姑娘百合道：「對，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猝然出手發難，一招之內便可解決，本姑娘願代刁教主報此奇仇。」

刁男道：「姑娘盛意心領，本

教主不手刃此獠，難消我心頭之恨！」

牡丹花主道：「要不要通知一下波斯少爺賀西尼，幫咱們把風放哨？」

女王蜂道：「不必，此刻的馬五只有小貓兩隻，與昔日的景況不同，用不到勞師動衆，我們七個人已足夠應付，三位扶桑姑娘留在此處即可，也沒有驚動賀西尼他們的必要。」

* * *

事情就這樣決定，匆匆用膳完畢，各自回房就寢。

黑夜。

天上無月，有雪。

地上無雨，有風。

阿牛、阿憨、女王蜂、四花主假裝出外夜遊，安步當車，悠哉游哉的來到東街六號門外。

這正是黑旋風馬五、笑面虎朱有光住宿之處，女王蜂刁男事先早已調查得一淸二楚。

一行七人在門外稍作停留，見四下無人，猛一個縱躍，一齊悄沒聲息的翻過牆頭，進入院內。

院子不大，只有五間樓舍，三明兩暗。

最末一間屋裡還點着灯。

屋內有床。

床上有人。

鼾聲如雷。

共是兩個。

可惜一灯如豆，光線昏黃，角度也不對，無法確定是否是馬五與朱有光。

門關着，還下了閂。

窗則未關，輕輕一推便開。

留四花主在外把風，刁男、鐵牛、小秀才彷若幽靈似的潛進去。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各運足了一掌眞力，以雷霆萬鈞之勢閃電出擊，決心要在一招之下便斃敵於床，不給對方任何反擊的機會。

呼！呼！呼！掌風强勁，暗力剛猛，灯光爲之搖曳，床榻爲之震撼。

說時遲，那時快，掌風已至，彭！彭！彭！爆出三聲響，在床上轟出三個洞。

人却不見了。

人在床尾。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警覺有異，滾到床尾去。

「殺！」

一擊未中，三人毫不放鬆，緊接着又展開第二波攻勢。

「什麼人？」

急切間，床上的人也起而迎戰，反手還擊。

雙方的暗力猛一撞，人影一觸即分。

床下三人上不了床，反而倒退三步。

床上二人更糟，撞上身後的牆，暈頭轉向，搖搖欲墜。

這時候，雙方才看淸楚了彼此的面貌。

床上的人並非馬五、朱有光，而是少林寺的智能、智慧和尚。

也已驚動了睡在另一間屋裡的智海、智空和尚，大家來至堂屋，擰亮了灯，智海掌門疑雲滿臉的道：「這是怎麼回事？三位爲何夤夜施襲？」

女王蜂刁男道：「如果本教主判斷沒錯，咱們都上了人家的惡當。」

智空和尚道：「此話怎講？」

阿牛道：「據咱家所知，住在這個房子裡的人，應該是馬五和朱有光才是。」

智慧和尚道：「事實確是如此，貧僧等人住進來的時候他們剛搬走不久。」

女王蜂刁男道：「馬五、朱有光是刁男的殺父仇人，我們是來討債的，想不到却中了武林公子兄妹的移花接木之計，差點鑄成大錯。」

小秀才道：「哼，可惡的無賴公子！」

阿牛怒道：「哼，可恨的無耻公主！」

刁男見智慧、智能二僧臉色甚是蒼白，顯然傷得不輕，歉然一笑，道：「抱歉，抱歉，刁男一時失察，莽撞行事，冒犯了兩位大師，望乞恕宥，但不知傷勢如何？」

智能和尚道：「還好，還好，並無大碍，不知者不罪，刁教主幸勿放在心上。」

少林掌門智海最關心的還是不老僧，道：「痴尼前輩去救人了吧？」

阿牛道：「去了，去了。」

「會不會來此相會？」

「說好要來。」

「幾時可到？」

「倘若一切順利，應該已經到啦。」

王八道：「怎奈至今仍不見三老的踪影。」

女王蜂刁男道：「夜色已深，抱歉打攪，大家都該睡啦，明天也許會更忙更緊張。」

* * *

六月五日。

明天就是武林大會。

來報到的武林人物人潮如湧。

選手村差不多快要爆滿了。

飛雲堡主鐵沙掌公孫敖，與二堡開碑手公孫豪到了。

擎天堡主金剛拳司徒敬、司徒欣昆仲到了。

三王莊主刀王石勇單刀赴會。

五柳莊主五柳先生柳樹青、柳

森父子到了。

七星莊主七星劍黃霸天與兒子黃安、黃定到了。

武當掌門全眞子，與師弟無塵子到了。

峨嵋掌門了因師太與師妹了心、了凡、了塵到了。

華山掌門神州劍仙曹星羽，率師弟左宏光、江蓋世也到了。

至此，二堡、三莊、四大門派的人已到齊。

然而，另有三批人却該到而未到。

一是神秘兮兮的驢面老人。

二是假瘋道、痴尼、不老僧。

三是眞瘋道、痴尼、不老僧。

另外，還未見萬惡人魔任獨行、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波斯拜火教主史可拉、扶桑聽風會長荒木三郎的一影半踪。

最奇怪的是身爲主人的武林王竟然未到。

是故示神秘？

存心擺架子？

或另有居心？

還是別有因由？

莫非……

難道……

甚至……

這是一個謎，誰也不曉得武林王的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　＊　＊

六月六日。

武林大會終於到了。

會場就設在選手村的正中央。

所有的武林人物全部來到了場中。

會場的設計很特別，一共築有三座擂台。

正面的擂台高約三丈，漆成金色。

左面的擂台高約二丈五尺，漆成銀色。

右面的擂台高約二丈，漆成銅色。

三座擂台的中間，另有兩套很奇怪的設計。

兩根鐵柱上面有一條很長很長的鐵樑，鐵樑上吊着一隻類似練習拳擊用的沙袋，以及四面長方型的牌子。

牌分金、銀、銅、鐵四色。

每面牌子的距離各爲三尺。

下面各有一隻精巧的銅鈴。

場內人山人海，場外也熙熙攘攘，除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外，各式各樣的小販，乃至閑雜人等也來插上一脚湊熱鬧。

其中有三個人很特別，也很惹眼。

一名樵夫。

一位漁翁。

一個乞食婆。

樵夫的面前擺着一捆柴，根本無人問津。

漁翁的魚發出異味，招來一羣蒼蠅，也無人敢買。

乞食婆更奇怪，捧着一隻破碗，不去討飯，和樵夫、漁翁湊在一堆瞎胡扯。

這三個人的年齡都老大不小了，加起來可能有二百歲以上，衣裳襤褸，滿臉油垢，頭髮蓬鬆而又散亂，一副窮途潦倒的樣兒。

所在的位置又在邊緣地帶，幾乎無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

有人注意到了，是阿牛、阿憨、刁男、四花主與扶桑三女，正巧從他們前面經過。

樵夫吆喝道：「來買柴，邙山上最好的乾柴。」

小秀才不乾不淨的道：「這裡白吃、白喝、白住，買柴幹什麼，又沒有神經病！」報以一聲冷笑，擦身而過。

漁翁很不識趣，也接着嚷嚷道：「來買魚，買魚，剛從黃河裡釣上來的鮮魚。」

分明是睁着眼睛說瞎話，硬把臭魚說成鮮魚，阿牛聽如不聞，視如不見，繼續往前行。

乞食婆也開口了，道：「有錢的少爺小姐們，賞給我老太婆幾文吧！」

女王蜂刁男善心忽發，探手入懷，取出來幾枚銅板，噹！的一聲丟進乞食婆的破碗裡。

乞食婆道：「很好，很好！」

樵夫道：「孺女可教也！」

漁翁道：「孺子不可教也！」

這是什麼話，聲音又覺得有幾分耳熟，不由得爲之一楞，大家的脚步跟着刁男、鐵牛、小秀才停下來。

小秀才目注樵夫，一臉疑雲的道：「你是誰？莫非……」

話說了一半，已從眉梢眼角識破了樵夫的身份，原來正是自己的授業恩師——瘋道。

阿牛與刁男也馬上認出了樵夫、乞食婆的身份。

樵夫是不老僧。

乞食婆是痴尼。

劫後重逢，師徒六人俱極興奮，却又不敢張揚，只能說悄悄話。

阿牛道：「三位的易容技術一級棒！」

小秀才道：「三位的演技也一級棒！」

刁男道：「如非自露破綻，眞還認不出來！」

玫瑰花主扯一下刁男的衣襟，悄聲道：「大姐，殷鑑不遠，最好查証一下，以免吃虧上當。」

女王蜂亦有此同感，道：「師父，那一把刀呢？」

乞食婆痴尼道：「在，在！」

光說不練，嘴巴說在，並未亮出東西來。

阿牛道：「在那裡？」

漁翁不老僧指着面前的魚籃道：「在這兒。」

小秀才趨前一看，果見細長的魚籃之中藏着一把刀，細一觀察，確是萬惡之刀無誤，欣喜莫名的道：「這一次錯不了啦！是正牌的瘋道、痴尼、不老僧，不是冒牌貨。」

刁男道：「三位老人家是幾時到的？」

痴尼道：「昨日甫至洛陽。」

「路上還平靜吧？」

「托天之幸，算是一帆風順。」

「吸血蟲可有作怪？」

「小怪不斷，大怪尚未發生。」

「可曾與那三個冒牌貨再度遭遇？」

「打從嵩山一別後便沒再見到這三個老魔。」

阿牛道：「既已恢復自由之身，爲何不亮出瘋道、痴尼、不老僧的金字招牌來，而要裝扮成樵夫、漁翁、乞食婆？」

不老僧朝場中掃了一眼，以近乎傷感的語調道：「瘋道、痴尼、不老僧的形象，早已被那三個魔徒弄得惡名遠播，臭氣冲天，不用也吧，免得惹來無謂的煩惱或是非，自討沒趣。」

小秀才附和道：「對對對，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瘋道、痴尼、不老僧既已破舊不堪，換個樵夫、漁翁、乞食婆的新字號也不賴，重打鑼鼓重開張，照樣可以闖出另一番天地來。」

杜鵑花主幫腔道：「或者，待將假三老消滅後再恢復原號也可以。」

瘋道望着插在金、銀、銅三色擂台上，三面巨大的字上書「武林大會」的旗子，道：「不錯，我們三個老人家就是這個意思。」

「武林大會」的旗子是剛剛才插上去的。

緊接着，另一邊也插上三面大旗，上面寫着「以武會友」四個大字。

旗子一律大紅色，鮮艷奪目，迎風招展，發出一連串「辟啪」之聲。

女王蜂刁男道：「這一次的武林大會，波譎雲詭，撲朔迷離，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有關個中的內幕秘辛，三位老人家可有過耳聞？」

痴尼自我解嘲的笑笑，道：「說出來不怕你們幾個娃兒笑話，此刻的三老有如初出道的小毛頭，剛上陣的新兵，幾乎一無所知，有關武林大會的一切資料還需要你們大家來提供。」

阿牛立將所知一切全部說了出來，道：「武林大會的最終目的似乎是要正式產生一位新的武林王出來，三位前輩可有意一試？」

小秀才在一旁鼓噪道：「可以一試，技壓羣豪，橫掃千軍，給武林王宮的人，以及那三個老魔頭一個迎頭痛擊，弄一個武林王幹幹也不賴！」

不老僧捧着魚籃，搖頭晃腦的道：「已經七老八十啦，還爭什麼名，奪什麼利，況且武林王早就幹過了，一點也不新鮮，除非有特殊的情況發生，自然另當別論。」

女王蜂刁男道：「什麼樣的情況才算特殊？」

瘋道想了想，道：「譬如武林王居心叵測，欲斷送天下武林的前途，欲置江湖同道於死地，或是某些野心份子興風作浪，有小人得勢的可能等等。」

芙蓉花主道：「意思就是說，如有這些情況發生，三位前輩也有一爭短長的可能？」

痴尼摩挲着破碗，簡短有力的道：「正是此意。」

老師太話甫落地，場中鼎沸的人聲突然靜穆下來。

因爲，三座擂台上已有大批的武林王宮之人出現。

銅色擂台上出現十二名銅牌武士，分左右兩排坐定。

銀色擂台上出現十二名銀牌武士，分左右兩排坐定。

金色擂台上出現十二名金牌武士，也分左右兩排坐定。

獨不見武林王親自現身。

亦未見無二公子與無雙公主。

扶桑姑娘百合乍然彷彿着了魔，中了邪似的道：「阿牛哥，咱們快走。」

阿牛愕然道：「到那兒去？」

「往前面去。」

「到前面幹嘛？」

「看一個人。」

「看誰？」

「金牌武士左排第一人。」

「百合，妳認識他？」

「很像荒木三郎。」

「能確定？」

「必須走近一些才能下結論。」

這話好似平地一聲雷，大家齊皆心頭一震，除三老仍留在原地不動外，其餘的人都跟着上野百合擠到人羣裡去了。

距離越近，看得越清楚。

百合的臉色也隨之一變再變。

女王蜂刁男道：「是他嗎？」

上野百合道：「是他！」

「沒有看走眼？」

「絕對錯不了！」

「是荒木三郎？」

「是荒木三郎！」

這一則消息太嚴重了，幾乎已經擺明武林王就是萬惡人魔任獨

行。

無二公子與無雙公主是他和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所生的一雙兒女。

小秀才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氣忿忿的道：「媽的，這個老狐狸眞會擺譜，重履中土，馬上便自封爲王，可是，這一着却一點不高明！」

白蘭姑娘道：「那裡不高明？」

小秀才道：「奶奶的，武林王已呼之欲出，何必再藏頭露尾！」

女王蜂刁男道：「問題就可能發生在這裡。」

王文魁道：「怎麼說？」

刁男道：「事情很明白，假使武林王的確是姓任的，似乎沒有不露面的理由。」

「刁姐認爲武林王不見得一定是任獨行？」

「也有可能這個老小子另有陰謀。」

「什麼陰謀？」

「只有天曉得！」

阿牛道：「總而言之，荒木三郎既然在此出現，這次的武林大會萬惡人魔便脫不了干係，必有重重內幕。」

牡丹花主驀地驚叫一聲，道：「咦，你們看，金牌武士右排的第一人也是個外國人。」

大家一齊揚目望去，果然是個大鼻子絡腮鬍的傢伙。

黃梅姑娘道：「波斯少爺賀西尼可能認得。」

玫瑰花主的眼睛好尖，發現波斯三男就在左後方不遠處，招一招手，三個波斯人便大步行來。

刁男迫不及待的道：「賀朋友，那個大鼻子可是史可拉？」

賀西尼咬着牙根道：「沒錯，正是小弟的仇人拜火教主史可拉。」

小秀才道：「和稀泥，不知閣下作何打算？」

賀西尼道：「我們三個人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阿牛道：「可有結論出來？」

波斯少爺道：「原則上有兩條可行的路。」

刁男道：「本教主願聞其詳。」

達尼爾道：「第一條路是，合我們三人之力衝上擂台去，將他一舉擊斃。」

小秀才道：「這可能行不通，十二名金牌武士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偷鷄不成說不定會蝕把米，盼勿莽撞行事。」

卜拉斯道：「第二條路是，下戰書單挑史可拉，另擇時地，一決死生。」

阿牛道：「不行，史可拉不是白痴，不可能單刀赴會，一定會設下八面埋伏，這樣三位會死得更慘。」

賀西尼神色一緊，道：「這也不行，那也不好，依諸位之見可有萬全之策？」

女王蜂刁男沉吟一下，道：「百合姑娘，賀少爺，本教主以爲，事情發展至今，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私仇私恨，而是與整個中原武林的絕續存亡息息相關，不論是荒木三郎，或是史可拉，都不可能單獨解決，武林王宮的人勢必會橫插一脚。」

扶桑姑娘百合愁眉不展的道：「那該如何是好？」

阿牛道：「事到如今，須作通盤考慮，只有將武林王宮的這一股惡勢力徹底打垮擊潰，才有希望報得了仇，雪得了恨！」

賀西尼道：「鐵兄之言甚是，不知可有具體的計劃？」

「敵情不明，計劃談不上，只有一個概略的原則。」

「什麼原則？」

「深入虎穴，查明敵情，再作計較。」

「如何深入虎穴？」

「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打擂台。」

「鐵朋友也準備要打擂台？」

「有可能。賀兄呢？」

「需要考慮考慮。」

小秀才道：「不必考慮啦，中原武林中，在擂台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

百合姑娘道：「乞道其詳。」

「打死人不償命。」

「哦！」

「只要各位有眞本事，擂台是個報仇的好地方。」

＊　＊　＊

話至此處，來不及討論細微末節，便被擂台上如雷的掌聲打斷。

展目望去，只見金色擂台之上又多了兩個人。

不是武林王。

亦非武林王后。

而是武林公子無二，與武林公主無雙。

二人行至台前，並肩而立，朝台下揮一揮手，場中登時鴉雀無聲，千百隻眼睛一齊投注在他二人的身上。

無二公子爽朗的聲音道：「武林王因故未到，向各位英雄好漢致以十二萬分的歉意。」

武林公主銀鈴也似的嬌聲道：「不過，隨時都有到達的可能，只要武林王一到，便會馬上跟大家見面，向朋友們請安問好。」

「本公子是武林王的少爺。」

「本公主是武林王的千金。」

「今天的武林大會就由我們兄妹共同主持。」

「請各位武林同道多多指教，

多多支持。」

武林公子無二指着金色擂台左右兩側的鐵架道：「這兩個鐵架大家看到了吧？」

有人在台下回應道：「看到了。」

無雙公主道：「上面吊着一隻沙袋，四面牌子。」

「沙袋內裝的是鐵沙，重達三百斤。」

「牌子下方掛有銅鈴，一旦撞上便會叮噹作響。」

「想上擂台一展雄風的人必須要經過這一關。」

「只能用拳掌打沙袋，不可以推。」

「更不可用脚來踢。」

「沙袋撞到了鐵牌，就取得爭奪鐵牌武士的資格。」

「撞到了銅牌，就取得爭奪銅牌武士的資格。」

「依此類推，不再細說。」

無二公子喘一口氣，接着說道：「不論取得那一種資格，皆可以登台較技。」

武林公主無雙道：「鐵牌武士較技的場所設在金色擂台的下方。」

這個擂台很矮，只有五尺高，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

上面也同樣坐着兩排十二名鐵牌武士，插着兩面大紅旗。

無二公子道：「其他的人則須在金、銀、銅三色高台上一爭短長。」

「不准用梯子，更不可以爬。」

「應以自身的輕功一躍而上。」

「取得銅牌資格的朋友與本宮的銅牌武士較量。」

「只要在十招之內保持不敗，便是正式的武士啦。」

「還有豐厚的獎金可拿。」

「鐵牌武士獎白銀五十兩。」

「銅牌武士獎白銀二百兩。」

「銀牌武士獎白銀五百兩。」

「金牌武士獎白銀一千兩。」

「另有獎牌一面，獎狀一張。」

「假使在十招之內就敗下陣來，便要降級啦。」

「金牌武士降爲銀牌武士。」

「銀牌武士降爲銅牌武士。」

「銅牌武士降爲鐵牌武士。」

「鐵牌武士落敗後便什麼也沒有了。」

無雙公主停頓一下，喝了一口水，潤一下喉嚨，繼又說道：「這只是第一回合的爭戰，落敗的人在第二回合的角逐中還有升官翻身的機會。」

「如何翻身？」

「如何升官？」

「有沒有獎金獎牌？」

台下的人提出連串疑問。

無二公子道：「鐵牌武士只要打敗三名同伴便可升爲銅牌武士。」

無雙公主道：「其餘的皆依此類推，獎金獎牌獎狀照發，不過，金牌武士例外。」

擎天堡主金剛拳司徒敬道：「是啊，金牌武士怎麼翻身，升官又升到那裡去？」

無二公子道：「當然可以升官。」

七星莊主七星劍黃霸天道：「升什麼官？」

無雙公主道：「可以升一級做武林王。」

武當掌門全眞子道：「這話可當眞？」

無二公子道：「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語。」

華山掌門神州劍仙曹星羽道：「規矩怎樣？」

武林公主無雙道：「要比一般的規則嚴格得多。」

無二公子道：「第一個條件必須打敗所有的金牌武士。」

「第二個條件還必須打敗現任的武林王。」

「勝者爲王。」

「敗者走路。」

「勝者可得到一頂王冠，及天下武林的大好江山。」

「再加上武林王宮現有的一片基業與無數高手。」

「如果獲勝的人並非現任的武林王，我們兄妹武林公子、武林公主的頭銜便自動消失。」

「揮一揮手，保証不帶走一片雲。」

「下台一鞠躬，絕不帶走一片瓦。」

這一番話太生動了。

升官發財的誘惑更大。

只要技冠羣雄，便可一步登天。

誰不想升官？

誰不想發財？

這種好事的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大家的情緒馬上提到了沸點。

人人精神抖擻。

人人躍躍欲試。

處處人聲鼎沸。

處處歡聲雷動。

就在羣雄最亢奮，最激昂的時刻，武林公子、公主異口同聲的鄭重宣佈：「武林大會開始！」

彷彿下達攻擊令。

更似吹起衝鋒號。

場中一陣騷動，爭先恐後的擠向鐵架。

幸好武林王宮的人早有萬全的準備，現場秩序維持得很好，命令大家排成兩條長長的人龍，一個一個的來，否則，怕不擠破了頭才怪。

（未完・廿二）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　飛・圖

我與仙狐

上文提要：尤道士弄到謝拐子的銀子，仍不滿足，要龍在山下水找出謝拐子藏銀子的地方，龍在山只好照做，當他找到了水中秘洞時，不小心撞破頭而暈迷，尤道士以為他死了，便自己划船離開……龍在山並未死，被一叫阿香的小婢救了，並帶他回夫人的家，龍在山却不知那夫人的家正是謝拐子在河岸南邊的金屋，夫人正是「玉珠兒」呂芳子……

結伴同行　有備而待

阿香笑笑道：「不用客氣，快吃些東西吧！」

龍在山摸摸自己的頭，還眞有些疼，不由緊了一下眉頭，道：「好痛！」

阿香道：「小兄弟，你貴姓呀！」

「我姓龍！」

「好姓嘛！」

龍在山道：「姓好，可是我的命不好，大姐姐，我是被爹媽趕出門外的。」

阿香哈哈一笑道：「你倒很坦白嘛，你也必定是個調皮小鬼。」

龍在山道：「唉，我只是喜歡……喜歡賭幾把呀！」

阿香道：「你這麼小就愛上賭呀，了得！」

龍在山道：「我輸了我爹四千多兩銀子，他們……」

阿香吃驚的道：「你眞膽子大，你一輩子也賺不了那麼多的銀子呀。」

龍在山道：「我下了決心，在什麼地方輸掉的，就在什麼地方找回來，我會叫我爹高興的。」

阿香怔怔的道：「你還要賭呀，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再賭，你爹才會高興。」

龍在山才不會聽阿香的勸，他低頭吃着飯。

阿香也不再多言，她看着龍在山微微笑。

於是，龍在山吃飽了，他對阿香道：「大姐姐，妳是好人，妳們夫人也是好人。」

阿香笑了。

龍在山又道：「你們這兒眞好，有花有草有小河，你們的人更好，我喜歡。」

阿香撫掌，笑道：「那好呀，咱們這兒少個跑腿的，我勸你別賭了，就在咱們這兒幹些輕便活兒，夫人是不會虧待你的。」

龍在山心中想：「尤道士太可惡了，他為何不救人吶，這尤道士絕非善類，跟了兩個多月到處跑，全是為他自己，他什麼時候才會教賭技呀！」

龍在山暫時沒有地方去，先留下來把傷養好再說。

那阿香眨動美眸等龍在山做決定，龍在山已點頭道：「好吧，我先做做看。」

阿香很高興的笑道：「我去對夫人說去。」

她立刻往外跑，門口已有人接道：「我聽到了，那就留下來專門打掃院子裡外吧！」

龍在山抬頭看，只見這女人眞美，細皮白肉的，只怕用手會捏出水來。

龍在山這是要當小伙記了，聞言忙站起來，衝着門口他就一鞠躬，道：「夫人早！」

女人點點頭道：「歇兩天，等你傷好了再開工。」

女人說完轉身而去，阿香却哈哈的笑了。

*　　*　　*

龍在山不笑，他身上還有銀票，濕了的銀票如今也乾了，他手摸口袋，心中想：「我這是越混越走樣了，我龍在山是大少爺呀，如今變成下人了。」

龍在山過日子不算天，迷迷糊糊的頭上傷也快好了，他心中決定，等明天一早開始上工，先把院中落花掃乾淨，再把墻外的花樹修剪一番，這樣的工作他在家中見過長工做過。

天才剛黑不多久，龍在山在小廂中收拾一番，準備吃過晚飯後睡大覺，忽聽得阿香在門外喊：「夫人吶，爺回來了，爺回來咱們這兒了。」

那女人匆匆自正屋走出來，就聽得院中發出「咚咚」聲，阿香的聲音又傳出來，道：「龍兄弟，快為爺把熱水送到夫人屋中來，手脚快些！」

就聽一聲重重口音道：「明天一早我趕去三尖山，今天在妳這兒過夜。」

那女人笑道：「有事呀，爺！」

「大事，娘的，我不甘心。」

小廂中走出龍在山，小院中多了一個少年人，這位爺立刻回過頭來瞧，於是……

於是龍在山吃一驚。

那位爺可不正是拄着鐵拐的謝拐子。

龍在山早就應該知道這地方是謝拐子的「金屋」，但他粗心大意未多想，如果尤道士在就好了。

可惜尤道士去三尖山了。

*　　*　　*

謝拐子一見是龍在山，他破口大罵道：「你娘的小鱉娃兒，你怎麼來到我家呀？」

龍在山道：「姓謝的，你吼甚麼？這兒的人都好，就是你不好。」

謝拐子怒指阿香，叱道：「誰把這小子弄到咱們家來的？說！」

阿香已嚇壞了，她大半天開不了口。

龍在山火了，他回吼：「喂，拐子，你別嚇她，我告訴你，我不小心被弄到河裡了，是這阿香姐救了我，姓謝的，她可不知道咱們之間有轇轕，你少嚇唬她。」

謝拐子大怒，吼道：「操你娘的，我罵我的丫頭也要你多口呀，我砸爛你的小狗頭。」

他還眞打，想是氣極了，忘了他被殺的一刀了。

「咻」聲是連接的，十七拐一古腦的打上龍在山。

龍在山不出手，也不出刀，他邁開狐步閃得妙，謝拐子一陣掄打，一下也未碰上。

謝拐子雖然只一條腿方便，但他撲打的動作仍然十分粗野，只可惜龍在山的閃躲太奇妙了。

一邊的夫人與阿香，嚇得一邊直哆嗦，都為龍在山擔心受驚嚇，見龍在山像個沒事人，也就放了心。

謝拐子忽的收拐，吼罵道：「娘的，你小子這是什麼身法呀！」

龍在山道：「叫你打不中的身法。」

謝拐子怒道：「個王八小子，你不能永遠閃得過，老子總會打中的。」

謝拐子又欲出手掄他的鐵拐子。

龍在山閃過幾步怒吼道：「拐子呀，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手嗎？」

「你怕了！」

龍在山冷笑道：「我怕你個鳥頭，我不還手，那是因為她兩位對我有恩情！」

他還回頭衝着阿香擠眉弄眼，又道：「她們對我太好了，把我頭上的傷也治好了，管我每頓吃飽，只因為她是你的女人，我才讓你十七拐，我以為夠了，你如果再出手，你小心，我會切斷你另一條好腿，叫你用雙拐。」

謝拐子驚怒得咬牙瞪眼喘氣道：「氣死我了，你這小王八蛋，你……」

他忽然問道：「對了，尤道士那畜牲呢？」

龍在山道：「我同尤道士蹬蛋了，他走他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從此風馬牛不相關了。」

謝拐子一聽，冷笑道：「娘的老皮，你眞夠潑皮呀，尤道士是你師父呀，他傳你一身好武藝，你竟然說出欺師滅祖的話來了。」

龍在山一聽，搖頭道：「你呀，弄錯了！」

謝拐子道：「我明明見你叫他師父，他也直喚你親愛的徒兒，還會錯呀！」

「錯了，而且大錯特錯……」

「怎麼說？」

龍在山道：「我叫他師父，是要一心學賭技的，你不知道，尤道士有一手好賭技。」

謝拐子叱道：「當年尤教主的賭技更絕，尤家人的賭技最出名。」

龍在山道：「我為賭才拜他為師，武功不是他教的！」

謝拐子道：「尤道士的武功怎麼樣？」

龍在山道：「他呀，他受過幾

次傷，一定不怎麼樣！」

謝拐子頓足罵道：「操他娘的，上當了呀！」

龍在山道：「你上什麼當？」

謝拐子道：「我要是知道你們之間有這麼一段狗屁倒灶事，我早對尤道士出招了，操！」

龍在山道：「我恨死他了！」

「你爲何也恨尤道士？」

龍在山原是想說出尤道士叫他找水下山洞的，但他如今學精了，他才不會說出來。

龍在山在咬牙，謝拐子又問：「你怎麼不說呀？」

龍在山道：「娘的，我不小心落河裡差一點沒命，尤道士不救我，他過河去伏牛山了。」

謝拐子一聽冷冷笑道：「個尤道士，他必是去三尖山了，哈……死吧，尤天浩。」

笑着，他突然戟指龍在山道：「小子啊，你大概不會再留下來了吧？」

龍在山道：「叫我與虎狠同穴呀，我不幹！」

謝拐子冷笑，又叱道：「滾你媽的蛋，滾出去，娘的，謝大爺的糧食餵河裡王八也不會叫你吃。」

龍在山也回報以冷笑道：「姓謝的，你叫個鳥，龍少爺的心中有計較，我在想，是不是我出刀把你小子做了，你的一切全是我的了。」

謝拐子大怒，吼道：「娘的，你這是打劫呀，天理不容，你小子難逃公道。」

「呸！」龍在山大怒道：「你還奢言天理呀，操，你是怎麼發的財？如今我全知道了，當年紅蓮教中七大護法，你們聯手血洗姚家堡的時候怎不說天理？你們教主被殺，你們不但不管，反而分了財寶鳥獸散，娘的，我是火越發越大，宰你個王八！」

「咻！」他拔刀了。

龍在山寶刀在手中，謝拐子立刻全身戒備。

龍在山就要移步了，他只會一招「狐殺」。

突然，阿香奔過來了。

「不，龍小弟，你別殺人吶，你就快走吧，我們靠爺過日子的呀！」

龍在山怔了一下，他看看謝拐子，再看看求他的阿香丫頭，有些洩氣的收刀了。

「好吧，今天看在妳的面子上，我走人！」

他說走就走，立刻走出院門外。

這時候天已黑了，龍在山沿着小路走得快，很快的到了七里外，他心中着實不自在。

龍在山心想，自己跟着尤道士這幾個月，見得多，罵得也不少，但賭技就是沒學到。

龍在山也想着，這幾日阿香對他很不錯，好吃的也少不了送他一份吃，還準備爲他做棉衣吶。眞不幸，這美地方竟是謝拐子的家。

龍在山想到謝拐子，他心中多少帶些羨慕，因爲這世上像謝拐子這種人還眞是少。

謝拐子才是會享受人生又不忘人生享受的人。不錯，人生數十寒暑，不享受就是白走人生一場。

只不過令龍在山擔心事的，莫過於怕謝拐子毒打阿香姐，姓謝的會打阿香嗎？

龍在山站着不走了，他想回頭去瞧瞧。

龍在山心中想：反正自己無處去，也沒事情做，回去瞧瞧也無妨。

他心中下了個決定，如果謝拐子打阿香，他就出刀殺了謝拐子。

龍在山又走回頭路，他回頭走了半里路，忽聽得一聲清脆的歡叫道：「喂，龍家兄弟呀！快站住。」

這一聲呼叫令龍在山心中一熱，他猛回頭，灰蒼蒼中只見一條纖纖身影在三十多丈外向自己奔過來。

漸漸的，龍在山看清楚了，他也歡叫了。

「是妳，紅紅姐。」

是的，來人正是紅紅姑娘。

紅紅已伸出一手，笑哈哈的道：「嗨，出八卦，算方位，數奇門斗數，才認定這個方向會找到你，嗨呀，果然被我找到了！」

龍在山已奔到紅紅姑娘面前了，紅紅姑娘一看，不由笑道：「喲，幾月不見，你又長壯長高大了，比我高多了吧！」

龍在山道：「紅紅姐也更漂亮了吧，哈哈！」

紅紅姑娘笑叱道：「幾月江湖行，學得貧嘴了，休得變成老油條！」

龍在山道：「紅紅姐，我說的是眞心話呀！」

紅紅姑娘道：「就算你說眞心話吧！你怎麼不問問我怎麼我會來呢？」

龍在山道：「我不必問，只要紅紅姐來了就夠我高興不已了！」

紅紅姑娘道：「你不問我也要說的。」

她拉着龍在山往回走着，又道：「我是去『仙家道觀』的，我很想見你，我去了幾次不見一個人。」

龍在山道：「駝子大叔呢？」

冷冷一笑，紅紅姑娘道：「那個駝子呀，哼！每次尤道士出門，他也出門。」

「眞的嗎？」

紅紅姑娘道：「你應該知道的呀，咱兩人不是曾在道觀中住過三個月嗎？」

龍在山點點頭笑了。

龍在山心中只有賭，他對別的事情是不會多想的，如今紅紅姑娘這麼一說，他也同意了。

紅紅姑娘又道：「那個駝子呀，我看他不簡單，他必會武功。」

龍在山笑道：「駝背彎腰，他有多大本事？」

紅紅姑娘道：「別說駝子，我是前三天去道觀的，可是只看到那個尤道士，却不見你的人，還以爲你爹原諒你把你找回去了呢，唉！」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那夜我在觀外見尤道士回來，開門的駝子『咦咦呀呀』的對尤道士比手勢，尤道士吼道：『別問了，那小子死在風陵渡河裡了！』」她看看龍在山，又道：「駝手直搖頭，尤道士却奔進觀內去了。」

紅紅姑娘忽的站定了，她用手托起龍在山下巴，又道：「我爺爺說，你呀，你不是個夭壽的人，爺爺叫我走這個方向來找你，果然找到你了吔！」

「哈……」龍在山也笑，帶着那麼一些傻呼呼的笑。

紅紅姑娘又道：「龍小弟，你知道尤道士又去那裡了？嗨，那個貪心不足的道士，他呀……」

龍在山道：「我知道尤道士去了那裡！」

「去那裡？」

「他去三尖山敲另外一個人去了。」

紅紅姑娘道：「想去湊湊熱鬧嗎？」

龍在山道：「好哇！」

紅紅姑娘道：「這一回你打算幫尤道士嗎？」

龍在山道：「我幫他呀？我幫他個茄子，我恨死他了，我還想揍他吶！」

紅紅一怔道：「你說甚麼叫茄子？」

龍在山一楞，他不應該在紅紅姐的面前說粗話，他心中是敬愛紅紅姐的。

他聞得紅紅姑娘問他甚麼叫茄子，立刻乾笑道：「紅紅姐，我在罵尤道士的，妳就別問了，只不過妳該知道，我碰傷了頭，幾乎死掉，尤道士却不管我死活的划船走掉，太過份了！」

笑笑，紅紅姑娘道：「走，咱們也去伏牛山中三尖山，看看這尤道士是怎麼的弄銀子。」

龍在山道：「紅紅姐呀，這一回我才不會幫尤道士，我挖他的牆脚，叫他吃苦頭。」

紅紅姑娘邊走邊問道：「龍小弟，我問你，你爲甚麼定要跟尤道士在一起？」

龍在山道：「我輸了家中四千多兩銀子，尤道士又會賭技，我見過，他的賭技最高明不過了。」

紅紅姑娘笑笑了。

龍在山又道：「我拜他爲師，爲的是學賭技。」

紅紅道：「再去賭場把輸的銀子贏回來？」

「不錯。」

「錯！」

龍在山一驚，道：「怎麼錯了？」

紅紅姑娘笑笑道：「眞是傻小子，你怎麼不多想一想呀，如果尤道士會賭，而且只贏不會輸，他又何必到處找他們當年的紅蓮教七大護法，冒着挨殺的危險敲銀子呀，他盡可以賭就夠了嘛！」

龍在山一聽猛一愣：「對呀！」

紅紅姑娘又道：「而且對極了，甚麼賭技呀，說穿了全是假，憑本事是看誰玩假的叫人瞧不出來是假，但多了就會出紕漏。」

龍在山道：「個王八蛋尤道士，他騙我了。」

紅紅姑娘笑道：「還好，你沒死在河裡，嘻，也算是你命大，爺爺說的沒錯。」

龍在山道：「紅紅姐，我記得妳有三粒很神奇的骰子，也很漂亮的，是不是？」

紅紅姑娘一笑道：「我沒帶在身上，因爲我此刻用不到它。」

龍在山聽不懂紅紅姑娘的話，他只是覺得很想再看看那三粒晶瑩的骰子。

兩個人走了大半夜，前面有一間山神廟，紅紅姑娘對龍在山道：「咱們進廟去睡個覺，我累了。」

龍在山已往山神廟走過去了。

* * *

山中除了山神廟之外，便只有土地廟，這還有個規矩，山神廟的廟高一丈二，廟寬也有一丈八，至於那土地公廟就小多了，有的只要能塞進土地公與土地奶奶那一尺半尺高的神像，就算是土地廟。

山神廟管的是山中虎豹猛獸，土地公專管野狠與狐狸，那座廟是山神廟，紅紅姑娘當先進去了。

山神廟也簡單，神位之外一張桌，正面的門牆開了兩扇小窗戶，兩扇門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紅紅姑娘走到神桌前，她虔誠的當先跪下去，也不知她口中唸甚麼詞，立刻又是三個躬身叩頭。

龍在山站在一邊發呆，他看着紅紅姑娘，正不知自己如何是好，紅紅已對他低聲道：「到你了，快跪下來報個名姓，向二郎爺爺報告，今夜借他這裡了！」

龍在山一聽，這是向神借地

方,當然要說一聲才是道理,立刻也跪下去了。

龍在山跪下去,紅紅姑娘站起來,她哈哈一笑道:「我們不是夫妻,我們不能一起跪。」

龍在山道:「不是夫妻就不能跪在一起呀?」

紅紅姑娘道:「是呀!」

龍在山低聲一嘆道:「唉,我小妳大,我又沒有家,便是喜歡妳,我也沒辦法。」

紅紅姑娘一怔,道:「你……你說你喜歡我呀?」

龍在山道:「妳是我最喜歡的姑娘呀,紅紅姐!」

紅紅姑娘楞然道:「眞的?」

龍在山道:「我可以向山神爺發誓,我是眞的喜歡妳,因爲妳很照顧我,尤其是我被爹娘趕出門以後。紅紅姐,我還要告訴妳,你教我的『狐步』與『狐殺』好棒吔,我幾乎無往而不利。」

紅紅姑娘哈哈笑了。

她又跪下來了,就聽得她面對山神,道:「二郎爺,我也喜歡龍兄弟,我們在你面前結爲姐弟……」

她還未說完,龍在山忽的站起來了。

他的動作打斷了紅紅姑娘的話,令她吃一驚。

「你……不願做我兄弟呀?」

「不!」

「你不是喜歡我嗎?」

「我就是不要你當我姐姐!」

紅紅姑娘道:「這麼說來,你並不喜歡我了!」

龍在山道:「我喜歡死你了!」

紅紅姑娘道:「那麼,你爲何不要我當你姐姐?」

龍在山十分勇氣的道:「總有一天我要妳當我妻子,我不要妳當姐姐,要妳當妻子!」

紅紅哈哈笑了!

她指着龍在山道:「才幾個月不見,你又學了不少,甚至男女關係你也知道了!」

龍在山道:「不是學的多,而是我又長大了呀!男人長大當然要娶妻子的。」

「你還不夠大呀!」

「我已十四了吔!」

紅紅姑娘哈哈一笑道:「也罷,你跪下來,咱們先把心交給二郎神,且等我回去問問我爺爺,叫他算一算看看,我將來可不可以嫁你!」

龍在山又跪下來了。

紅紅伸手拉住他,兩人併肩跪在一起,龍在山道:「妳爺爺如果不答應,我會跪在他面前不起來。」

紅紅姑娘一笑道:「叩頭吧,求二郎神今夜答應咱們住在他這裡。」

龍在山笑了。

兩個人又叩了三個頭,站起來可就不一樣了。

只見紅紅姑娘半帶羞的看着龍在山,那是柔情的,也是似水的美,令龍在山頓覺得他是個大男人了。

龍在山存了這種心態,他當然更不一樣了。

小心的扶着紅紅姑娘,龍在山道:「紅姐呀!你坐着,千萬別走開,我出去一下。」

紅紅道:「出去呀,幹甚麼?」

龍在山道:「我去找來乾柴,燃起烈火一堆,我不能叫妳受到風寒呀!」

紅紅笑呵呵的道:「阿山弟呀!你很大男人主義嘛,我需要你保護嗎?」

龍在山道:「我不管,我要盡心愛護妳。」

他匆匆的往外便走,回頭看看神案上的二郎爺。

紅紅姑娘愉快的看向廟外面,還眞快,深秋山中乾柴多,龍在山很快的找了一堆進來了。

神案上他找到火種子,匆匆的把火升起來,嚄,紅紅面上十分艷,雙目有光芒出現。

龍在山還脫了一件外衣披在紅紅身上,笑道:「我是不會令我未來妻子受風寒的。」

紅紅被他說得心軟了,便不由自主的挨在龍在山的懷中,她太愉快了。

龍在山像個男子漢一般,他抱住紅紅的香肩,只不過當他聞到一股似花香又似騷狐味道的時候,忍不住的皺了一下眉頭。

只不過紅紅的秀髮好美,龍在山的面頰就貼在紅紅的秀髮上,這時候他自以爲乃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 * *

「阿山弟呀!」

「嗯!」

「你愛我嘛?」

「這話多餘問。」

「你會後悔的。」

「我不知道甚麼叫後悔,就如同我賭,雖輸了我爹那麼多銀子,我也不後悔,我要有一天撈回來的。」

紅紅道:「你若愛我,我問你,你還愛賭嗎?」

「愛!」

紅紅一挺而直起身子,她叱道:「賭比我還重要?」

笑笑,龍在山道:「妳別多心呀!」

紅紅道:「這話怎麼說?」

龍在山道:「賭歸賭,妳歸妳,這是兩碼子事呀!怎可混爲一

談?」

紅紅道:「如果在賭與我之間只有一取捨,我問你,你愛賭還是愛我?」

龍在山一聽楞住了。

龍在山心想:「這不是爲難人嘛!」

他與他兄弟龍在水各有各的嗜好,他的兄弟龍在水愛磨刀,天天磨刀要殺人,龍在山愛賭不回頭,他如果回頭,也不會被尤道士牽着鼻子走江湖了。

* * *

龍在山楞了半天才囁嚅的道:「紅姐呀!這個問題嘛!妳難住我了。」

他再抱住紅紅,就好像怕她拍屁股走掉似的,又道:「說句心裡話,妳同賭都是我所愛,捨不了妳,也捨不了賭,唉……怎麼辦?魚呀!熊掌呀……我都愛嘛!」

紅紅淡淡的道:「再說吧,我心中有定奪了!」

「定奪?甚麼是定奪?」

「就是決心!」

「甚麼決心?」

紅紅一笑道:「我的決心會嚇你一大跳!」

龍在山道:「只要妳愛我,別的甚麼也嚇不倒我的,哈哈,我左手抱住妳,右手擲骰子,我此生何所求?」

紅紅一嘆道:「我要回去對我爺爺說,我求爺爺設個妙法子改變你!」

龍在山道:「人之初性本貪吶,賭是自然的!」

紅紅道:「誰告訴你人之初性本貪?這人嚼舌根。」

龍在山道:「這是我說的,我爹請來教書的,一心教我兄弟二人飽讀詩書,我們是讀書料子嗎?老學究被我兄弟磨刀嚇走七八個,三年半我兄弟還是各愛各自的。」

紅紅道:「等你放棄賭,你便是個好男兒了!」

龍在山嘆口氣道:「唉,失之人性了吔!」

他頓了一下又道:「其實賭到深處有明白。」

紅紅道:「明白什麼呀!」

龍在山道:「人生就是一場賭呀,是不是?」

紅紅道:「你已迷失太深了吔!」

* * *

閒話一過沒話說,紅紅在龍在山懷中睡着了。

龍在山閉口也閉目,但他怎麼也睡不着,火堆上不時的加柴薪,這一夜就快過去了。

龍在山是怎麼睡着的?他自己當然不知道。

紅紅知道。龍在山把臉貼在她面頰上的時候,她便醒過來了,只不過她很愉快,她不去撥開龍在山,反而盡往龍在山的懷中蹭。火,快燒盡了!

* * *

如果說龍在山沒有情慾上的衝動,那是騙人的。

龍在山當然很衝動,他還把一隻手按在紅紅的心口上,他更把面壓在紅紅的面頰上,只不過他的心中仍然對紅紅有尊敬與擔怕,因爲他的武功不如紅紅,他怕紅紅生他的氣一怒而去。

如此,他也只好當一個「君子」了。

* * *

紅紅也有衝動,但她更有顧忌,這裡是山神廟呀,神前怎可苟且,她心平氣和了。

終於,天亮了。

紅紅把龍在山拍醒,笑道:「起來吧,該走了!」

龍在山睜開眼,只見天色已亮,自己反而倒在紅紅姐的懷中了。

他有些赧然的道:「對不起,我應該保護妳的,反倒是妳看顧我。」

笑笑,紅紅道:「你就別再說了,我知道你將來必是個好丈夫,也是個好男兒。」

龍在山愉快的笑道:「紅紅姐,妳也是個好妻子呀,我就以爲妳將來是個好妻子。」

兩個人這是彼此捧,果然是「人捧人捧上了天」,龍在山忍不住的吻吻紅紅姑娘。

紅紅姑娘沒閃躲,她自然不拒絕,都當着山神面前私訂終身了。

紅紅姑娘是溫柔的,女人到了這時候都是溫柔的,沒有人會橫鼻子橫眼同男人相吻的。

那也只是輕柔的四唇相合,紅紅姑娘已羞怯得低下頭,她帶點女兒羞態的道:「你呀……你才十四歲呀,你怎麼懂得吻女人?」

龍在山很坦白的道:「在洛陽時候我十三歲,我是個喜歡賭的娃子頭,我那時才不知道這一套的,只不過跟了尤道士以後,我遇見過男女二人在親嘴,我心想,那會是個什麼滋味呀!」

他笑笑,又看見紅紅的櫻唇,又道:「難怪男女抱在一起會親嘴,妳的雙唇就迷人,嗨,有機會我還想親,妳要不要我親呀?」

紅紅一笑道:「你呀,你還不滿一年江湖行,你已學壞了!」

龍在山怔了一下,道:「沒有呀,我只不過吻了妳,我可沒學壞!」

紅紅道:「那就別再多說了,咱們快去三尖山,嗨,且看尤道士見了你他怎麼說。」

龍在山道：「見了尤道士，我就告訴他，我不學他的賭技了！」

紅紅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什麼賭技呀，全是障眼法用得妙，一旦用多了，必有殺身之禍，要知道，銀子人人愛，誰願意大把銀子送給別人花用呀！」

龍在山道：「你說得對極了，尤道士如果眞有本事賭贏，他早發了，何苦當道士呀！」

紅紅道：「阿山弟，你開竅了，只這一點，我就敢言你將來有出息。」

龍在山哈哈一笑道：「爲了妳呀，紅紅姐，我夜來想得多，爲了妳，我想我不要學賭技了，因爲……」

紅紅道：「因爲什麼？」

龍在山道：「因爲我輸了爹媽四千多兩銀子，我打算從另一方向去找銀子。」

紅紅道：「什麼另一方向呀？」

龍在山想的另一方向，便是風陵渡黃河岸的謝拐子在水下山洞中的寶藏。

他的主意打在謝拐子的身上了。

* * *

龍在山雖然在洞中把頭撞破，但他也發現一條洞腹有光亮閃動，他相信那地方放了寶。

龍在山心想，如果他弄了銀子，他就可以回去洛陽城見他的父母了。

* * *

龍在山走了半里才開口，紅紅早等他說下去了。

「紅紅姐，我對妳說了，以後妳不可以對別人說呀！」

很神秘，更令紅紅心中產生奇怪，立刻回應龍在山，道：「我當然不會對別人去說的。」

龍在山道：「紅紅姐，我對妳說，我在黃河岸邊的水下發現有個山洞，洞中有寶物銀子吔。」

「你怎麼知道洞中有寶物呀？」

「我發現了呀，可惜我頭撞在石頭上撞破了，要不然我已進去了！」

紅紅道：「你進洞取寶物，寶物便成尤道士的了。」

龍在山點點頭道：「也難怪尤道士大方的送我一張五百兩銀票，原來他想要更多的呀！」

紅紅道：「你又明白了，在山兄弟呀，你記住，如果有人送你好處，你就要小心上當，知道嗎？」

龍在山道：「尤道士就不會講這些話。」

紅紅道：「他當然不會說，因爲他正在利用你呀！」

龍在山道：「他利用我很多次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紅紅姐，我告訴妳，尤道士也就是當年紅蓮教主一家人吶。」

一笑，紅紅道：「我早就知道了。」

「妳怎麼知道的？」

「仙家道觀洞底供着紅蓮教教主尤化雲的神位呀，你想想，道觀中怎會供上姓尤的？」

龍在山道：「原來姐姐已經知道了。」

* * *

這二人一路走，一路談，翻山越嶺的到了一處山頂上，二人這麼一站定，紅紅已指着雲霧正纏繞在半峯腰的三座尖峯，道：「阿山弟你瞧，那就是三尖山呀！」

龍在山道：「好尖好高啊！」

紅紅道：「山高，但人不會住在山頂上，咱們沿着山道找過去，一定可以找到的。」

龍在山道：「看是山在眼前，走却需要大半天，也不知那個『星火娘子』尹水月住在那一面！」

眞奇怪，紅紅站在下風處迎着風兒聞起來。

她這是甚麼功夫呀，能聞出個甚麼來？

龍在山就未發現紅紅在聞甚麼，他還以爲紅紅姐在觀看甚麼吶！

「紅紅姐，你在看甚麼？」

紅紅突然指着右前方，笑呵呵的道：「聞到了，我聞到了！」

「聞？」

「是呀，我聞到了。」

龍在山道：「紅紅姐，妳聞到甚麼了？」

紅紅道：「人吶，有人就在那面呀，我們快過去。」

龍在山吃驚道：「天爺，妳聞一聞就知道甚麼地方有人呀！」

紅紅一笑道：「是呀！我的鼻子也下過功夫呀！」

龍在山道：「練得同狗鼻子一樣？」

紅人撇撇嘴道：「狗鼻子算甚麼，也沒甚麼了不起的嘛！」

龍在山道：「誰不知道狗鼻子聞得遠呀！」

紅紅道：「狐鼻子比狗的聞得更遠。」

龍在山道：「那你是……狐……」

紅紅一瞪眼，道：「別問那麼多了，快走呀！」

龍在山一聽不問了。

龍在山心中在疑惑，甚麼功夫能練得鼻子比狗的還要厲害，難道……

龍在山不想了，他的紅紅姐絕非異類。

* * *

尤道士把弄來的銀子匆忙的送回「仙家道觀」中，之後，他匆匆的走了。

尤道士往甚麼地方去？當然是往三尖山趕去了。

尤道士善於心計，他總是會把握住時機的，當然，尤道士的武功也不簡單。

尤道士如果沒有幾手絕活，他再大的膽子也不敢把主意打在當年紅蓮教的七大護法身上。

尤道士對於失去一位好幫手，心中十分懊惱，龍在山的武功太妙了，只可惜他死了，死在黃河水中了。

尤道士發現河面上的血跡，他斷定龍在山必死無疑，所以他忍心的划船上岸，拔腿就走了。

* * *

現在，尤道士找到三尖山來了。

他站在一道斜坡林中往前看去，那兒有個大山洞，此刻正有雲煙裊裊的自山中飄出來。

洞口是方口形狀，距離地面四丈高，再看洞下面，有個茅草棚子，棚子裡塞滿了劈好疊起的乾柴，那足夠燒上兩年也用不完。

就在四方洞口下方，種着各色花兒上百株，有一條籐葛連上洞口上方，把洞口點綴得眞是花團錦簇，宛似套上花環似的。

那花兒紅白紫三色自洞下沿籐爬，直到洞口上方，妙的是洞口掛着七八個鳥籠子，嚄，金翅畫眉撕破喉管的叫，且看誰叫的聲音大。

* * *

原來這兒不只住着一個人。

這兒住着男女兩個人，正是當年紅蓮教中七大護法中的兩個人，「星火娘子」尹水月與「鬼影子」王冲天兩人。

這兩人當年在紅蓮教中就姘在一起了。

那尹水月天生愛花，尤其是鮮花更愛，所以她在這三尖山下種了許多花，甚麼顏色的全有。

那王冲天却酷愛鳥，他養了八隻會說話的畫眉與八哥，平日裡只唱歌，若出現生人，嚄，聽吧！八隻鳥就叫得令人心煩躁。

如今這八隻鳥正叫得凶，因爲這兒來了生人。

這兒不只來了一個生人，四方洞中一共七個人。

* * *

尤道士聽到鳥叫聲，他站在那兒沒出聲，因爲他忽然想到七大護法中的王冲天，因爲王冲天愛鳥。

尤道士心想，難道王冲天也在這兒呀！

他還不知道，如今有七個人等着他上門來了。

尤道士當然要上門，他來爲的就是要白銀，不上門怎來白銀呀！

於是，尤道士在未發現有人出現之後，他便自懷中摸出一張黃表紙。

那是當年紅蓮教教主召喚七大護法的信符，上面畫了一個骷髏頭，下面畫了個七字。

尤道士把這張黃表符包了個小石頭，他站在方洞口三丈外，抖手便把石頭拋入洞中去了。

尤道士立刻躍身在林子一邊，他等着洞中的反應。

他也聽到石頭落地發出來的「叮噹」聲，不旋踵間，四方洞中走出個徐娘半老仍標緻的女人，只見她站在洞口看了看，她哈哈笑了。

「是自家人呀！還不快過來呀！嘻！」

「哈！」尤道士笑着出了林子，他走得可也大方，兩隻袖子左右甩。

洞口的女人當然是尹水月，她哈哈笑道：「喲！怎麼是個雜毛兒道士呀，你是……」

她躍身而下，直往尤道士走過來了。

尹水月手中握着令符，她冷然的站在尤道士面前，先是上下看看尤道士幾眼，逗人的俏嘴角一邊撇，道：「這是你拋的？」

「不錯！」

「你怎麼知道這玩意兒的用途？」

尤道士嘿嘿一笑道：「尹大護法，妳又何必明知故問呀？」

尹水月道：「你的模樣令我想到當年在教主身邊的那個少年人，他沒多久就不知去向了，那少年大概就是你這道士吧！」

笑笑，尤道士道：「尹護法好記性，不錯，當年我曾在我教主大伯身邊躭過那麼幾天，那時候我不入流，比之你們來，我只有靠邊站的份！」

尹水月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尤道士道：「事情很簡單，兩件而已。」

尹水月冷笑道：「兩件？甚麼事呀？」

尤道士先是打個哈哈，道：「說將起來，我拿了教主召你們的令符出現，那也就等於教主親臨！」

尹水月面無表情的道：「教主已死了十多年。」

她走上一步，又道：「你就憑恃着這麼一張令符找上我尹水月，你打算幹甚麼？」

尤道士道：「當年教主待你們七位大護法不薄，十年間咱們尤家仍在東躲西藏見不得人，而你們却在教主策劃下，血洗姚家堡弄了大批財寶，而後分道揚鏢享受好日子，我尤天浩今日前來，沒有別的目的，請妳大發慈悲，稍稍的撥出白銀一萬兩，另外再說出那『鬼影

子』王冲天在甚麼地方，如此而已！」

他涎臉一笑，又道：「尹大護法呀，你不會小氣得一口拒絕吧？」

尹水月哈哈笑。

她的笑帶着十分神秘，令人聽了莫測高深。

尤道士覺得不太好聽。

* * *

便在這時候，尹水月哈的一笑道：「尤道士，我也聽人說，你已經弄了五個地方的銀子了？」

尤道士很得意，但立即面色一緊道：「妳聽人說過？是誰說的？」

尹水月道：「誰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已取得五處的銀子了？」

尤道士已坦然的道：「嗨，也是五位大護法大方，更體諒當年教主的栽培，他們毫無怨恨的把銀子交出來。」

他笑笑又道：「唉，尤家人可憐呀，裂婦崖住的人靠打獵賣柴過日子，朱仙鎮過的是賣藥生涯呀！」

尹水月冷笑道：「你已弄了五萬兩白銀了，還不滿足嗎？」

尤道士道：「照道理應該滿足了，但為求公平起見，妳與五大護法也不能少。」

「誰規定的？」

尤道士一楞，忽的一聲哈哈道：「妳好像並不打算給這一萬兩銀子了。」

「給，當然給。」

尤道士笑哈哈的道：「那麼，尤天浩貪財了！」

尹水月道：「只不過我身邊沒銀子呀！」

尤道士指着方洞口，道：「妳住的地方就在那邊，我可以稍等。」

尹水月道：「也罷，我去取銀子，只不過你不能站在這兒瞧！」

尤道士道：「我理解，哈……」

尹水月指着一堆瓦石堆，道：「尤道士，去，你去站在石堆上，我立刻去取銀子。」

尤道士不多想，立刻站在樹邊的一堆亂石上去了。

尤道士還笑笑道：「這樣您可以放心了吧！」

尹水月雙目一反，叱道：「尤道士，你死到臨頭還不知道呀！」

尤道士一怔間，就見尹水月抖手間打出幾把火藥，空中立刻出現幾團烟霧。

尤道士不為動的叱道：「火星娘子，你這一套唬唬別人可以，我們的玩藝兒大家都明白，你就張口呼叫五鬼出洞吧，看我怕不怕！」

原來一陣烟霧中，會發現一種神奇的現象，宛似有厲鬼出現，不知情的人就會嚇個半死。

尤道士不懼，他已拔刀在手，尹水月如果在混沌中撲過來，他就出刀。

尹水月根本未動，她收回雙手哈哈笑，嚄，那雲霧瀰漫中，尤道士發覺煙霧中的幻象並非是厲鬼。

幻象成眞全是人，六個咬牙切齒的怒漢正站在尤道士的四週，緊緊的把尤道士圍起來。

這六個人尤道士不陌生，正是當年紅蓮教中七大護法，如今一個也不少的到齊了。

尤道士好一陣搖晃着自己的腦袋，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夢。

他當然不是做夢，他也看到日頭就在天空中，附近林中鳥兒鳴。

還未動手呐，尤道士已出了一身汗。

尤道士知道，他是一身冷汗，他更知道，今天休想全身而退了。

* * *

尤道士不露驚慌還哈哈笑，他順序的瞧，正面是鐵雄，鍊子鎚他提在右手晃。

再一位正是沈一中，外罩敞開來，露出腰帶上的七把錚光閃亮的飛刀。

下一位氣得鼻孔在冒煙，拄着鐵拐嘿嘿笑，可不正是自風陵渡趕來的謝拐子。

謝拐子附近的不是別人，正是龍大海，他的肩上托着一把好鋒利的刀。

再由另一面看，封大川雙手抱着一把虎頭刀，姓封的齜牙咧嘴也好看，因為他叫甜郎君。

兜住尤道士後路的不是別人，「鬼影子」王冲天是也。

這些圍上的全是大男人，只有尹水月站在外圍哈哈笑，她幾乎笑彎了腰。

尤道士笑不出來了，他就像一羣老虎圍緊了他這一隻大花貓一般，一動也不動了。

* * *

半晌，尤道士見他們仍然不開口，他開口。

先是乾乾的咳了一聲，他來個羅圈揖，笑道：「今天什麼天氣呀，把各位全都引來了，哈……太好了。」

正面的鐵雄粗聲罵：「好你娘的皮，今天老子們活煮你這王八蛋！」

尤道士道：「不就是為了銀子嗎？身外之物，各位何苦那麼不開竅？」

沈一中吼叱道：「娘的，你好像有什麼仗恃呀！」

他往四下觀看，又道：「娘的老皮，你的那個臭徒弟呢？他躲在那裡了？」

尤道士心中一亮，借借龍在山的名兒先唬一唬再想法子裁奪。

尤道士哈的一笑道：「沈大護法呀，你問我的徒兒嗎？來了呀，他是我尤天浩的『猴子王牌』，不到緊要關頭，他是不輕易出來的，哈！」

忽聽謝拐子罵道：「放你娘的連環臭屁，風陵渡你那小子落水受了傷，你這可惡的傢伙却不顧你徒兒死活自己就走了，娘的，你以為我不知呀！」

這等於揭穿了尤道士的謊言，聽得尤道士一哆嗦，道：「我的徒兒出事，你怎麼知道的？」

謝拐子怒道：「我怎麼不知道，那夜他是被我的伙計救回河南岸我的芳子家中的，我是以怨報德救了他，治了他的傷也送了他吃的，尤道士，你如果眞帶來那娃兒，叫他出來問一問便知道了。」

尤道士心中楞然，暗道：龍在山怎麼會又活了，他如果活了命，必然恨死我了。

但尤道士的反應快，他哈哈一笑道：「謝大護法，你說得對，我應該謝謝你，本來嘛，十年前咱們都是一家人，吃的也是一個鍋裡飯，紅蓮教的人一條心呀，各位，你們說對不對？」

那面，尹水月冷冷道：「我們是一條心，而你却一個一個的向咱們伸手敲銀子，娘的！」

忽聽鐵雄怒道：「娘的，你弄走老子一萬八千兩銀子，你個狗日的，事後我女人青娘子心中痛，她怪我，當年血洗姚家堡之事甚少人知道，除了教主以外，應無人知的，尤道士，你個王八蛋是怎麼知道這事的？」

沈一中搖頭道：「難道會是教主把這大事在床頭告訴了尤大娘不成？」

鐵雄道：「不可能，教主做事很神秘，他不會把重要事情告訴枕邊人，他曾說過，姚家堡這案子叫咱們做得要乾淨俐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跡。」

他想了又想，接道：「記得教主最後一句話是『天知地知，你們七人同我一人知』。」

王冲天道：「對，這是教主在咱們臨去告訴咱們的。」

龍大海火了，他戟指尤道士，道：「說，姓尤的，你是怎麼知道當年那件案子的？」

封大川道：「對，問清楚了再動手，他奶奶的，不能再叫另外的人知道，爺們日子就不太平了！」

謝拐子吼道：「他還未把那小子叫出來呀！」

王冲天跟上一句，道：「尤道士，你還不快快的說，說了老子們不分你的屍，叫你落個全屍。」

尹水月笑道：「多年未聽這句話了，嗨，我的郎呀，山中無歲月，一晃十年多，當年的風發江湖，至今已引不起我們的興趣了，嘻！」

尤道士已覺自己是七人口中肉，甕中鱉，想全身而走，那是日頭從西邊出來。

日頭永遠也不會由西邊出來，尤道士也橫了心腸，他咬牙一聲怪叫：「夠了，娘的老皮！」

尤道士半旋着身子分別看看七個人，他皆目欲裂的道：「操，人活百歲也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老子今天被你們七個人算計在這三尖山下，那是老子的不幸，但也不會是你們七人的幸運，哈！」

他仰天大笑，又道：「死了我尤天浩，你們的日子不好過，尤家子弟十幾個，公可以暗中告發你們，私可以找上你們宰活人！」

他又是一聲冷笑道：「想知道我是怎麼知道你們七人血洗姚家堡嗎？」

鐵雄重重的道：「說！」

另外六人在瞪大眼珠子聽，都想聽聽尤道士是怎麼會知道血洗姚家堡這碼子事的。

* * *

尤道士先是仰天看向空中一片白雲掠過，他由感而發的道：「人生呐，過眼雲煙呀！」

鐵雄火爆的罵道：「操你娘，你在拖時辰呀！」

尤道士大怒，回罵：「放你娘的臭屁，尤大爺拖的甚麼時間呀？」

鐵雄不稍退的道：「你怕死！」

尤道士道：「死？尚未交手，誰生誰死不知道，那也多一半看造化。」

沈一中吼道：「尤道士，說下去，你是怎麼知道的？」

尤道士道：「說出來一錢不值，我是奉大伯之命去大同傳個消息的，不料中途你們七人快馬奔過來，我還吃一驚，怎麼紅蓮教七大護法聯手出動，這事我怎麼不知道，當時年紀輕，我決心跟上去瞧一瞧。」

他頓了一下，咬咬牙道：「我往東奔跑十五里，發現那是往姚家堡的路，等我三更天趕到姚家堡，唉，姚家堡已血流成河好凄慘……」

沈一中驚叱：「你……」

尤道士道：「我從暗中緊追去，發現你們聚一起，眞快呀，又是箱又是袋的盡往馬背上綑着，我在想，這必是我大伯下的教令，紅蓮教要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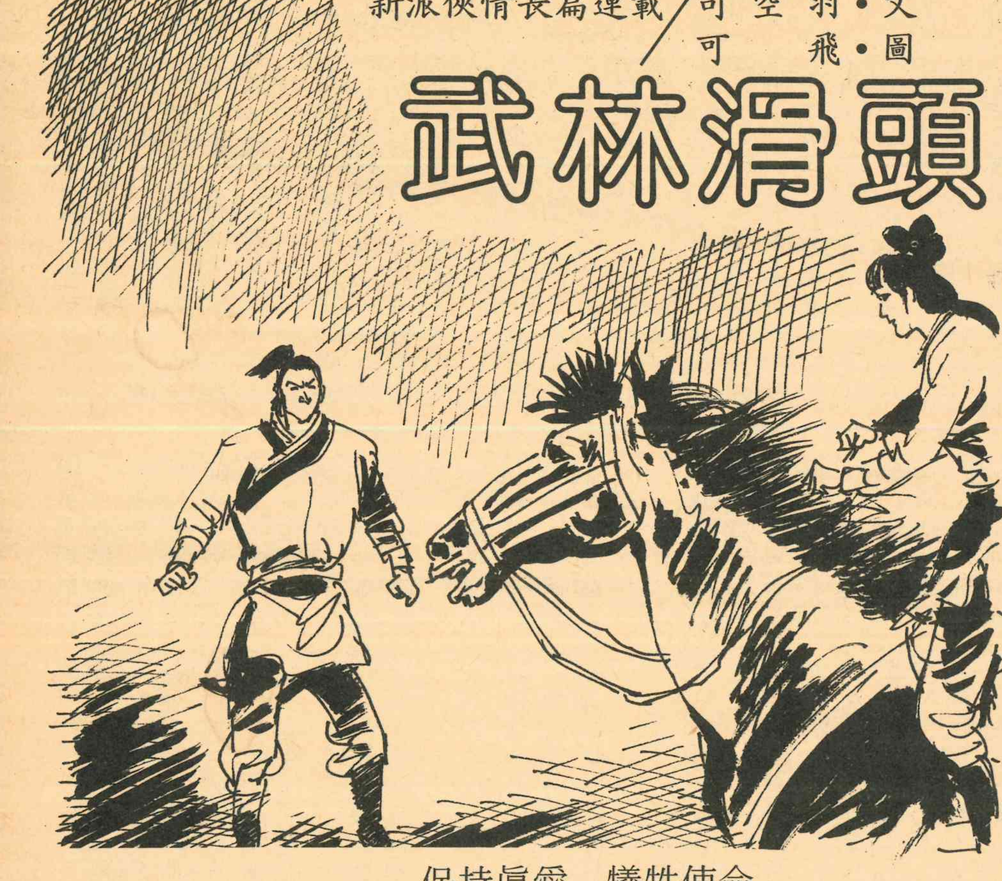
龍大海道：「當時你為何不出面？」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萬靜因陰丹、皇甫青相好而不忿，故意引誘蔡培森，又將迷藥迷暈蔡根，放在自己身旁，挑撥兄弟之間的不和，使兩者的父親萬能、蔡大年都無法解決。蔡培森誤信萬靜之言，以爲弟弟强暴了萬靜，要將蔡根懲治，兄弟二人打起來，蔡根不是培森的對手，力有不支，此時驟見司徒明及刁藝民在院中觀戰，便告知哥哥先聯手對敵……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保持眞愛 犧牲使命

蔡氏兄弟眞的已奄奄一息了。

在各被重擊三四十下之後，口鼻中不停地淌血。

內傷嚴重，已是奄奄一息了。

兩人停手，司徒明道：「刁兄，成了。」

刁藝民道：「他們的命再大也活不成了！」

司徒明道：「他們拖不過今夜，而且不知不覺，沒有人知道是咱們幹的。我們走了吧！」

「哥……我……我對不起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是萬靜主動找我的……因爲我和……皇甫青是好友……我怎會？她……她是把我迷倒弄……弄上床的……」

「小弟……現在我……我已經信了……只可惜要弄清楚一件事……却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哥……如果我們兩人……有一人不死……一定要向阿青解釋清楚……一定要……」

兩人想握握手，却同時昏死過去。

此刻出現了一個女人，正是萬靜去而復返。

這後果她幾乎可以想到。

她折回來，是因爲她又想出了進一步報復的點子。

這女人很絕，只要還有報復的機會，她絕不放過。

於是，她弄了輛馬車，把兩人運走。

* * *

牧場中雖然還沒有大批的牛羊，但因高手絡繹而來，管理上已上了軌道，今天午夜由三個年輕人李環、蕭疆及金玉望等負責巡邏。

一輛馬車被攔住在大門外不遠處。

李環瞇着眼道：「車上不是萬靜萬姑娘嗎？」

車轅上的少女道：「正是本姑娘！」

「甚麼事？」

「送上兩個禮物！」

金玉望道：「來投靠就是了！對不？」

萬靜道：「不是！」

「不是？那妳是來幹甚麼的？據我所知，目前皇甫少俠和陰丹姑娘形影不離，他們之間已不可能再容納另一個人哩！」

萬靜冷冷地道：「只怕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經不怎麼值錢了。」

李環不耐地道：「禮物在車上？」

三人撩開車篷一看，不由失聲。

至少他們認出其中之一是小蔡。

由於蔡氏父子在牧場中的人緣很好，三人對小蔡的奄奄一息十分悲痛，金玉望厲聲道：「是妳幹的？」

「當然不是，你們找皇甫青出來說話！」

蕭疆厲聲道：「用不着找皇甫少俠，妳給我滾下來解釋清楚，他們到底是誰傷的？」

這工夫皇甫青自大門內走了出來，道：「那妳就說吧！不知車上是甚麼人受傷？」

蕭疆道：「皇甫兄，是小蔡和另一個人。」

「小蔡？」皇甫青大驚，一掠而至，一看之下，聲色俱厲，道：「萬靜，你爲甚麼要……」

萬靜冷冷地道：「弄清楚，不是我傷的！」

「不是你是誰？」立刻請大夫出來急救。

「司徒明和刁藝民，這兩人聯手，蔡氏兄弟那兩手三脚貓成嗎？我送禮來反而不討好！這年頭好人眞難做！」

「他們怎麼會遇上的？」

「這就說來話長！怎麼也不肅客嗎？」

「不必了！相信妳也不想在此拋頭露面的。」

「不錯！我對這兒一點興趣也沒有，因爲那邊一旦發動！這牧場又會像上次一樣，一夜之間就變成墳場了！」

皇甫青道：「所以也不敢讓妳在此逗留！」

萬靜以「蟻語蜨音」說的。

「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是不能不告訴你，蔡培森的人品，在我心目中比你好，和小白臉做那事，另有一番情趣……」

皇甫青吐了一口唾沫。又不免懷疑自己的耳朵。

萬靜道：「小蔡的人品自然不成，但他的技巧却又比他哥哥高明些，找面首要管用才行。」

才不久的時間，這小女人徹底地變了。

在以前，這種髒話不要說會出自她的口中，就是讓她聽她也嫌髒了耳朵，所以皇甫青幾乎還不以爲是她說的。

皇甫青道：「以前爲甚麼看不出妳很賤？」

「我不以爲自己賤，却以爲你的朋友很濫！」

「我不信小蔡會作出這種事！」

「你以爲我說謊，他沒有上我的床？」

「當然！」

「你可以問問他們，如果他們還能說話，一定會實話實說，至少小蔡是不會騙你的……」

皇甫青道：「妳是說他們不是妳傷的？」

「當然不是，是不是司徒明和刁藝民兩人行兇，大概你心裡比我還明白，你們之間有深仇！」

「小蔡……小蔡……告訴我……是誰傷你們的，我會爲你報仇……你一定要告訴我。」

小蔡吃力地睜開無神而近似渙散的眼睛，道：「司……徒明和……刁藝民……兩賊……」

皇甫青道：「不是萬靜？」

「不……不是……但是，她先和家兄搞七捻三，又以……迷魂藥物迷……迷倒了我……我醒來時已在床上了……阿青……你一定要信任我……我不會割你的靴子……不會……絕對不會！」

「小蔡，我信！」

「阿青……那女人好狠……好毒……她似乎想使我們反目……甚至自相殘殺……」

「這一點我也知道！」

萬靜「格格」笑着，躍下車揚長而去。

蕭疆道：「皇甫兄，要不要攔住她？」

「不必了！讓她去吧！麻煩那一位快去把蔡大年老哥請來。」

蔡培森已經嚥了氣，小蔡又喃喃地道：「阿青……你能原諒我們兄弟的無心之過嗎？」

「小蔡，你這是甚麼話，萬靜以前和我有往來，現在已經斷了，而且以前也無婚約，這事我並不介意，況且是她自甘下流，造成這種事實來破壞我們的感情。」

「阿青……謝謝你能原諒我……我眞對不起我爹……長了這麼大……我沒有好好孝順他……」

「小蔡，你不必躭心，我會孝敬他的。」

這工夫蔡大年、皇甫敢、包天信及百里甲等人奔了出來，但還沒有到達車邊，皇甫青已在大聲悲呼，「小蔡……小蔡……」最後變成了嗚咽。

白髮人送黑髮人，怎不叫人傷心？

蔡大年淌着老淚道：「皇甫青，是怎麼回事？」

「老哥，小弟對不起你，應該是我的錯！」

「你說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皇甫青說了一切，包括蔡氏兄弟和萬靜上床之事。

蔡大年撫屍大慟，稍後切齒道：「我要連本帶利索回！」

「老伯，事情由我而起，這事要我來辦。」

「阿青，這怎麼能怪你，不能不承認培森意志不堅，被那浪蹄子蠱惑，蔡根却是無辜的，却也怪他的警覺心不夠！」

「老伯，我馬上要去討債！他們兄弟的葬殮我不能參加，事實上參加了也會悲傷的……」

「阿青……就交給你了！萬靜那賤人……」

「老哥，我有個建議，不知你同不同意？」皇甫敢道。

「請說！」

「在萬靜來說，她作了這種事，等於手握兩刃快刀，殺傷了別人也傷了她自己，從她和培森上床，繼而又迷惑小蔡開始，她就已經無法遏止地用她自己手中的刀砍她自己了。表面看來，她是快意恩仇，但她的內心苦不堪言，老哥任其自生自滅吧！」

不但蔡大年連連點頭，其他人也不反對。

「爹……」皇甫青躬身道：「報此奇仇，孩兒責無旁貸，希望爹要多保重……」

「青兒，爹陪你去！」

「不必了，爹，您要主持牧場事務，孩兒可以勝任。」

「伯伯，我陪他去。」陰丹走到皇甫青身邊，望着車上的蔡氏兄弟屍體，淚如泉湧。

她和小蔡的情感比兄妹還近還純，一個活蹦亂跳的人，如今竟是這個樣子而人天永隔了。

皇甫青伸手摸摸小蔡的手及臉，還有體溫，儘管眼前是個一瞑不視的死人，但腦中映現的却是他的詼諧、刁鑽、花梢百出的影象。

他們有一段很長的歲月，晝夜在一起。

他們一起享樂，也一起悲傷過。

皇甫青拉着陰丹離開篷車時，眼珠幾乎全是赤紅的，他以爲萬靜不應如此狠毒。司徒明和刁藝民更不該趕盡殺絕。

如果他們爲老伯留一個兒子，那就不同了。

拜別長輩，年輕朋友如金玉望、蔡疆及李環等，他們很希望一起去，但被皇甫青婉拒。

他一定要獨自手刃這些人，兩人含淚離去。

蔡大年上了車轅，老淚縱橫地駕車緩緩駛入牧場中。本來他非去不可，但皇甫青爲小蔡兄弟報仇，就和他自己親自出動是一樣的。

除了皇甫青，任何人都無法取代他。

* * *

司徒明和刁藝民在泡茶館。

他們報了仇，心情大開，剛剛自勾欄中出來，要泡到午夜才回客棧。

這工夫忽然發現一人停在兩人的茶几前。

兩人仰頭一看，不由打了個冷顫。

他們從未見過這等懾人心魂的可怖目光。

來人當然是皇甫青了。

陰丹站在門口，提防他們逃走。

以兩人的身份，當然還不至於挾着尾巴逃走的。

就算加上陰丹，兩人也未必怕他們。

司徒明道：「來送死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們正在等你！」

「很好！找個清靜不受干擾的地方如何？」

「走！」兩人站起來出了茶館。時已起更，夜風甚大。街上的敗葉隨風旋轉飛舞，塵土飛揚。

皇甫青道：「蔡氏兄弟已經死了……」

「這對我們是一件喜訊！」

「你們會付出代價的。是誰爲你們復功的？」

談起這件事，兩人似乎精神一振，刁藝民揚聲道：「白骨叟這位前輩如何呀？」

「他在何處？」

「怎麼？你要越級挑戰？別發狂哩！」

「他在何處？」

司徒明道：「你要去送死，我們就指你一條明路，他本已入『會』，目前出來辦事，住在光明寺中，這個小廟在此西北十二三里處的松林中。」

皇甫青沒有再說話，此刻已出了鎮，在山坡上疏林中停了下來，在此對決，雙方都放心，可以看出老遠，不會被埋伏的人所暗算。

司徒明和刁藝民兩人過去見識過皇甫青的身手，也可以說知道他的厲害，但他們學了「白骨叟」的武功呀！

他們以爲就不一樣了。

他們這麼想，也沒有甚麼不對。只不過，他們却未想到皇甫青在這段不太長的時間內的快速進境。

兩人聯手齊上，用的本不是「白骨叟」的武功。

他們要試試看，不用又如何？結果在不用之下，他們接了十五、六招就落了下風。

他們忽然覺悟這小子敢前來的原因了。陰丹一邊，似仍沒有出手的意思，這不是很明顯游刃有餘了？

兩人在二十招後用上了「白骨叟」的武學。

「白骨掌」是老賊名震武林的絕學。

當然，這兩人雖是老經驗，畢竟也算是初學乍練。

儘管如此，兩人聯手在初學乍練之下，全力施爲，頹勢已逐漸扳回，陰丹道：「阿青，要不要我上？」

皇甫青道：「不必……」

兩人再加上最後一點餘力，皇甫青有點守多攻少，甚至有招架不住之勢，陰丹拔刀戒備。

兩個老賊本以爲在六、七招內就可以擺平這小子。

只不過過了八招，還未辦到。十招也未辦到，九十招出頭時，皇甫青突然由吃力地招架變爲勇猛地進攻，這轉機在對方來說，也不知是如何改變形成的？

狂烈的勁氣，深猛的內力和不可預測的招式變化，兩人一下子就陷入了不可抗拒的力道漩渦中。

陡然間的驚凜，似乎一下子就把他們的鬥志瓦解了。

一個人在突然間受到如此巨大的震撼，不可能還能保持正常的思考與動作，招式一亂，先後各中了一掌。

這兩掌有如天外飛來。

兩老賊被砸得咳嗽中急忙地後退，緊接着脚又踩到。刁藝民的小腹上中脚，司徒明的側腰上中脚。

兩人都像風捲敗葉似地飛了出去。

皇甫青父子苦研武功，對內功也有突破性的進展，內力大增之下，剛才用了九成力道踩出。

兩人的身子在滾動中時，又先後中了兩脚。

野外的風聲更大，夜色如墨。

兩賊在地上牛喘，他們的情況就像蔡氏兄弟被他們重創之後奄奄一息的情況相差不多了。

噴出的鮮血，在滾動中弄了他們自己一臉的汚血。

「我曾發誓，要你們付出代價的……」

兩老賊想說話，却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蔡大年是我的恩人，好友和忘年之交，那怕你們留一點點的情，爲他留一條根接續蔡家的香烟。」

* * *

光明寺中只有三個人，一個住持兩個小沙彌，今夜多了一個人，那就是在此暫時落脚的「白骨叟」甘寧。

此刻有人敲門，小沙彌出來應門，他看到門外有兩具屍體。就像小蔡兄弟被送到牧場門外的方式差不多。

「白骨叟」很邪。

像他這等人物，在收徒以及傳人武功時，要特別小心選擇。隨便傳人，不分正邪，就是不負責任。任何頂尖高手，都應該負起「武林責任」的。

不能爲武林除害，至少也不能爲武林製造禍害。

「白骨叟」却不是如此。

小沙彌驚呼着奔回大叫「死了人哩……」

不久，住持和「白骨叟」已來到門外。

這住持是「白骨叟」的同鄉，却不是武林中人。

此人身手平平，志不在此而一心向道，他並不歡迎甘寧在此暫住，却也不便拒絕，他知道甘寧的爲人。

甘寧一看是司徒明及刁藝民兩人，不由色變。

這兩人雖非其徒，教了武功也總是費了心血。

「這是甚麼人敢與甘某作對……」

甘寧也知道，如果是一個人，能把兩人重創到這個樣子，身手是可想而知的，這工夫兩小在廟後走出。

「白骨叟」一怔，吶吶道：「就是你們兩人幹的？」

「正是……」

「你們能辦得到，小子何人？」

「皇甫青！」

甘寧心頭一震，他聽過皇甫青之名，人小鬼大，很多老輩成名人物都曾栽在他的手中。

當然，「白骨叟」是何等身份？豈會在乎他。

「小子，是你們幹的？」

陰丹道：「不要用『你們』字眼，用不上。」

「什麼？是這小子一人幹的？」陰丹道：「你老賊，似乎不願意相信。」

「白骨叟」也不由心驚，這二人如果聯手，他這老傢伙要勝他們也要近百招才行，這小子眞行？

「好，很好！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氣候？」

皇甫青道：「甘寧，據說你在『黑和尚』及太叔通這三人中算最差的一個？」

「白骨叟」嘿嘿冷笑。

這麼問對他當然是不敬的，他道：「小子，你們出手吧！」

「我有點自不量力，所以只想……」

「只想一個人接下老夫？」

「正是，這在一般人看來是十分狂妄的，只不過我對一些所謂的頂尖高手們，絕不會太迷信！」

「好好！你不必迷信！手底下見吧！」

在「白骨叟」來說，這年紀的人敢向他挑戰，在他就已經感到臉上無光了。姑不論後果如何？

「甘寧，你不問正邪黑白，把武功傳給這兩個敗類，就犯了大錯，只是基於自私心理要他們作你的僕役，供你驅使而已！」

老賊完全不管這二人爲武林帶來的不幸。

皇甫青傲然道：「甘寧，你出

手吧！」

甘寧和他動手都已經覺得委曲了，豈能先出手？

「老夫是何等身份？」

「你老賊就有把握在五、六十招內重創他們嗎？」

「什麼？你在五、六十招內重創了他們？」

「你以爲要多少招？」

「小子，你挺會吹！」

阿丹也知道，皇甫青似想激怒他。

一個人在急怒、暴燥的情況之下，一定不會有正常的表現，有時連十分之五、六的成績都沒有。

阿丹道：「吹？你老賊眞可憐，他要是沒有把握在五十招內打倒你，他會冒險找上？」

這話也對，沒有把握敢來嗎？只不過這話眞的激怒了甘老賊。他實在不信這小子能在五、六十招內和他打成平手，更遑論佔上風了。

「小子出手吧！」

「我來找你算帳，當然你要先出手，你老賊幾成把握，能有四五成？只怕沒有吧！」

甘寧未想到這小子身手高，機智也過人。

動武和賭錢一樣，誰能心平氣和，誰的機會就大些。

皇甫青找甘寧是不是太大膽了些？

可以說是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並非如此，他雖年輕，却從不低估別人。這是因爲他們父子在未來的對決中負有重大的責任，也可以說舉足輕重。

他要大膽地試驗一下，他們父子近兩個月苦研成果到底有多大，多深及多厚？這十分重要。

他以爲找「白骨叟」作試驗的靶子最適合。

這當然也不能不說有點冒險。

陰丹道：「老賊，你怎麼還不出手？」

「白骨叟」道：「小崽子，以後要學習敬老尊賢！」

陰丹道：「你嘛！老是夠老，這『賢』字如何用得上？」

「白骨叟」盛怒道：「你們都上吧！」

陰丹哼道：「你老賊怎麼老是不開竅？你以爲對付你這種空心老倌還用聯手齊上嗎？」

甘寧何等身份？那能忍受這種輕蔑？

「丫頭，妳活夠了！」

「別咋唬哩！出手吧！司徒明和刁藝民二人聯手，接了阿青五十招左右，你能打破這數字嗎？」

甘寧在狂怒之下出了手。

這威力是可以想像的。

皇甫青一時用「卸」字訣，連接三招，仍然暴退了七步，阿丹心頭駭然，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看來他們的差距太大了。

「阿青，我要上！」

皇甫青又退了兩步道：「妳急什麼？我不過是用了五成內力，先給他些甜頭逗逗他而已。」

甘寧大喝一聲，連擊五掌。

皇甫青歪歪斜斜地退了五步。

甘寧疾追而上，又是九掌一氣呵成。

皇甫青再退十一步。阿丹不以爲皇甫青是在給他甜頭，她隨時準備出手。

甘寧想在三十五招內打倒他，又是十七掌泰山壓頂地砸下，皇甫青馬步又不穩，搖晃不已。

地上每一個足印都有一寸左右深淺。

甘寧猛攻三十招，雖然把對方砸得行將不支，但並未失招，他絕不能超過四、五十招。那是司徒明及刁藝民二人支持的數字。

正因爲此心理，不免求勝心切，再次全力猛砸七掌，這是他全部內力的總和，算是孤注一擲。

當然，內力較勁，並不是致勝的主要原因。

招術之精微機變才更重要。

「白骨叟」的精細是不容懷疑的。

皇甫青在這無儔的壓力之下，眞的是心身俱顫，身子失去了平衡，連呼吸都極不順暢。

只不過他有年輕人那種不畏不懼，無阻無碍的勇氣和決心，一個人只要不怕死，就可以突破困境。

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的武功有信心。

於是，他開始反擊。

第一招，在身子巨震下施出，威力不大。

第二招已發揮了威力。

這是古人的心血結晶，再加上皇甫父子的淬煉苦研，和天才的悟解，形成了無隙可擊的威力。

甘寧大爲驚異，也極爲羞怒。

果然，這小子前面是在拖，也可以說是在敷衍他。

只不過那是試驗，把他當靶子。

畢竟，皇甫青面對的是一個比「一」會中的四大天王還厲害的人物，即使對自己的絕學有信心，也不能太大意。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兵法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都在說明對敵不可暴虎憑河，也不可恃技輕敵。

甘寧力接下了第二招，又吃力地接下了第三招。

這老賊心頭大震，因爲這小子的內力絕不遜於他。

至於這招術，更是他平生僅見的玄學。

甘寧在格架下退了一步半。只不過第四招施出時，甘寧忽然覺得自己的步法上有些錯誤，因爲皇甫青一扭一旋，已到了他的左後側。

甘寧心頭大震。

三十年來，他沒有遇上一個能在四十招內使他近似失招，有點手忙脚亂之人，更別說是個年輕人了。

這當然是由於多少有點輕敵之意所使然。

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一開始就不能控制情緒。

人在情緒暴燥時，連眞氣都不能順暢。

甘寧是個頂尖人物。

在危急中提一口氣斜拔而起。只不過皇甫青像他的影子也拔了起來，兩人在空中力已用老，非用「與敵偕亡」的招式不可。

用也會兩敗俱傷，不用似乎更糟些。

「啪啪」聲中，兩人各砸中了對方一掌。

都用了九成以上的內力，同時摔了下來。

兩人都把血吐了出來，因爲吞下去會有傷害。

兩人都拿穩了樁，阿丹扶住他，道：「阿青，你不礙事吧？」取出內創藥爲他服了下去。

「不妨！」

甘寧也自服了藥，道：「小子，算我看走了眼，低估了你，你願意和老夫再接三掌嗎？」

皇甫青道：「看你成名不易，多少留了一手，你居然以爲我怕你，好吧，你出手吧。」

甘寧心頭一動，看這小子的情況，不像是留了一手，但這小子心機靈活，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的。

當然，「白骨叟」絕非技盡於此。

他微微提起雙臂，全身骨節一陣暴響。

身上的灰衫無風自動，這當然是護身罡氣，他緩緩地向皇甫青接近。皇甫青嚴陣以待。

就在這時，陰丹站到皇甫青身邊。

她要與阿青共存亡。

自皇甫父子到了牧場，皇甫敢暗中注意陰丹，發現這是個好姑娘，且看出兩人已有結合之意，所以皇甫敢在教武功時，把陰丹也叫去。

當然，他們父子研究的絕學，她是不懂的。

其餘的精粹，只要她能吸收，皇甫敢就盡量教她。

所以現在的阿丹，已非吳下阿蒙。

況且「鬼影子」陰七到了牧場之後，也把他最最精粹的全部相授，這也正是老一輩的放心讓他們來尋仇的原因。

當然，長輩們却未想到兩人敢找上「白骨叟」。

甘寧含着一抹冷峭的笑意，在相距兩步左右出了手。這是「白骨掌」中最厲害的兩招之一。

皇甫青低聲道：「小心！出手……」

兩人心意相通，所學的也大同小異，雖是兩人之力，此刻却等於合二爲一，萬流歸宗了。

這是無儔的力道，無堅不摧的罡勁。

甘寧收步，雙掌一絞一卸依然接下。

「蓬」地一聲，雙方衣衫「獵獵」狂飛，三人都各自退了一大步，陰丹多退了一大步，嬌喘不已。

甘寧暗暗吞下了一口血。

老賊知道，這麼拚下去，可能先倒下的是他，只不過此刻欲罷不能。明知會有甚麼結局，還是要上。

連接三掌，甘寧口鼻中淌血，皇甫青和阿丹也吐了兩口血，這力道太沉猛了，他們提氣護住心脈，仍然無法不受內傷而失血。

至於甘寧，內力深湛，功力深厚，但他妄動肝火，就不能把修爲作最有效之運用，以致造成血不歸腑的內創。

他已近六旬，和年輕人受內傷的情況不一樣。

同樣的內傷，老人的忍受能力要低得多。不管你是甚麼高人，都不能打破生老病死的原始循環。

甘寧以爲，反正雙方都內傷失血，拚下去他總會佔點便宜，因爲他的經驗豐富，知道避重就輕。

於是雙方又接實了三掌。

這想法甘寧就錯了。

皇甫青要是深度不夠，他又怎能和父親研究出如此精奇的絕技？甘寧到此刻還迷信他自己的老練和內功基礎，使他走向絕路。

甘寧又嚥下兩口血，兩小則吐了出來。

現在是兩小主動，步步進逼。

甘寧想收手也遲了。除非他示弱妥協。當然，甘寧也不會如此懦弱。

兩小主動出擊，以高昂的鬥志和內力動搖對方的鬥志。

因爲贏了兩小，他也不算光采。

要是輸個一招半式，一生英名必然付諸東流。

有此意念，就等於有了退志，有了退志而又不能退出，鬥志就大打折扣了。

鬥志頹廢，精神沮喪，那種必

勝信念即無影無踪了。到此，雙方才眞正地纏鬥在一起了。

纏鬥也就是見招破招，見式拆式。

你來我往，出生入死。

在纏鬥中，陰丹中了一掌，滾出而昏厥。

皇甫青中了兩掌，甘寧也中了一掌一脚。

似乎到目前爲止，雙方沒有多大的勝負差距。

陰丹醒來要上，皇甫青阻止了她。

事實上她也看出，她插不上手，雙方快得出奇之下，不知他們是如何選擇招式，而接招的。

更快時，只見兩團人球在夜風中滾動。

最後，「啪啪」兩聲，各自擊中對方一下，都躺下了。

不過皇甫青躺下後已爬了起來。

甘寧爬了一下，快要坐起時又躺了下去。

陰丹掠了過去，要出手，皇甫青道：「阿丹，我們走吧！」

「怎麼，放過這老賊了？」

「阿丹，這對他已是很大很重的懲罰了，我相信，此以後，他可能會退出『一字併肩會』的。」

「會嗎？」

兩人離開了現場。甘寧這才爬了起來。

剛才他不是爬不起來，而是爬起之後還要出手。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打了，所以乾脆不起來了。其實他只是不想這件事傳出去，而使「一」會提高警覺。

皇甫青和陰丹蹣跚而行，陰丹道：「阿青你和『白骨叟』的身手差不多，甚至……」

皇甫青揮揮手，道：「嚴格地說，我還是稍遜一籌！」

「不見得吧？」

「眞的，這老傢伙太自負，未能平心靜氣應戰，乃犯了兵家大忌，他就吃虧在這一點。」

「既爲大人物，怎不知『心平氣和』這句話？」

「妳的出言相激也收到了效果。」

「阿青，你擊敗了甘寧，必會震撼武林！」

「其實是我們兩人擊敗他的！」

「不，我對你的幫助，微乎其微！」

「阿丹，你以爲他眞的爬不起來了？」

「這會是假的嗎？」

「我的看法不同，喏！我們就藏在這大石後看看。」

由於這條小徑是必經之途，兩小在大石後等了盞茶工夫，忽見甘寧走了過來，雖不很快，却證明他剛才絕對可以站起來的。

陰丹十分驚異而折服地望着皇甫青。

她豎起大拇指，表示甘敗下風。

「白骨叟」邊走邊搖頭嘆息，似有無限感慨，喃喃自語道：「我甘寧一生中服過誰來？這小子使我衷心欽服才不爬起來，一旦爬起來，必然繼續打下去，如果兩敗俱傷而傳出去，必然使『一字併肩會』提高警覺，重視皇甫父子，那對牧場的最後一戰就太不利了。」

陰丹瞇着眼望着皇甫青，似乎不懂甘寧的意思。

皇甫青低聲道：「此人已對『一』會失去了信心。」

「爲什麼呢？」

「這其中原因雖尚不知，大概可能是爲了爭權奪利，據說他和『飛劍』太叔通在『一』會中沒有名份。」

「不是他們不要名份嗎？」

「當然，他們不要『四大天王』那種名份，他們要的是更高的，甚至比劉雁賓還高的名份。」

「那不是太上會主了？」

皇甫青道：「反正『合』字難寫，這句話是對的。」

返回牧場，阿丹說了一切。尤其是在衆長輩面前說了大戰「白骨叟」甘寧的事。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

皇甫青瞪了阿丹一眼，在路上他叮囑過，不可說穿，因爲長輩們必然會責備他膽大妄爲。

「眞的？小子？」陰七搶着問。

皇甫青道：「老伯，是的。」

「多少招擊敗他的？」

「老伯，這不能說是擊敗……似乎是他有意相讓。」他說了「白骨叟」自言自語的一段話。

蕭寒波道：「似乎那邊的高手已有裂痕了！」

金殿九道：「小子，你一定要從頭到尾說明白你們動手的經過，這對未來一戰雙方的實力可能容易估計些！」

這看法大家都同意。

皇甫青又瞪了阿丹一眼，陰七道：「小子，你別瞪我的丫頭，她說出來是對的，說吧。」

「事實上阿丹曾助過我，雙戰甘寧，各位長輩是知道的，阿丹目前大非昔日可比了啊！」

「不，我對他的幫助不大，最後我在緊要關頭上被擊昏，所以獨自和甘寧纏鬥到底的是阿青。」

她又細說了一遍當時的情況。

皇甫青補交代說明甘寧的內力及招術。

金殿九道：「小子，你估計他比太叔通如何？」

「抱歉！晚輩沒有見過太叔通！」皇甫青走到蔡大年身邊道：「老哥，陪我到小蔡墓上去看看好嗎？」

大廳中的空氣立刻肅穆起來。

*　*　*

這是皇甫青返回牧場的二十天之後的一個夜晚，二更過後，巡邏的發出了警訊，大敵來犯。

牧場中早已有備，甚至幾位長輩已編組，分派人手，那一個對付對方哪一個，都作初步決定。

當然還有更進一步的互相支援方法。

爲首的是劉雁賓。不過他和太叔通在一起的，表示他們的身份一樣高。似乎還有個黑和尚。

妙的是，「白骨叟」未來，「黑和尚」卻來了。

本來大家估計，「黑和尚」是天竺人，由於語言不通，他不會加入「一」會，看來一旦技癢，還是不甘寂寞的。

除了這二人，還有四大天王的胡大爲姜治中和萬能。「窮家三絕」，多喜親王和七八個得力部下。

萬能本要轉舵，爲女兒之事又改變了主意。

另外有丐帮七個長老，以及「武林殘障之家」中的七八十名輕微殘障高手，當然也有人根本不殘不障。

這邊本要和對方對話，那知對方不出聲就上了。

絕的是，上的人全是「殘障之家」的人。約八十人左右，這些人找的對象居然都是頂尖高手，如金殿九、李怡、蕭寒波、陰七等等。

就連百里甲和金玉堃、李環及蕭疆這些人，對方都不屑接戰，而這些高手都不忍向他們下煞手。

不久，這邊看透了他們的用心，正是利用這邊高手不忍下煞手的心理，用來消耗了一些高手的體力。

雖然皇甫敢是總指揮，但副總指揮却是陰七。他下令不要留情，因爲這些殘障人物利用其殘，專作壞事。

如此一來，殘障之人很快地增加傷亡。

此刻皇甫敢接下了黑和尚，這個天竺番僧非同小可。天竺武學別走蹊徑。而皇甫青則接下了太叔通。

皇甫敢說過，太叔通的飛劍不是揚手射出一道劍光那種御劍之術，仍然是屬於暗器的出手劍，當然他的手法又不同。

這一種正是傳說中，仙道中的劍仙之流。

當然，太叔通仍然未達這種境界。

陰七接下了劉雁賓。陰丹也上了。

赫連光接下了胡大爲，這樣配搭很不錯。蕭寒波接下姜治中。李怡對上了萬能。金殿九對「窮家三絕」當然差點，他兒子也上了。

百里甲找上了多喜親王，蕭疆和李環兩個年輕人，則纏住了丐帮七長老，暫時可以應付。

梅花島約五十餘個得力高手對付「殘障之家」的人。

梁心齋站在「一」會那邊，包天信在這邊，壁壘分明，此刻太叔通突然大袖一甩，一道寒電脫袖而出。

皇甫青的內功大進，護身罡氣與蟠龍匕一擋，那知此人的飛劍畢竟和暗器不同，居然在匕上繞了一下。

繞過之後，竟然斬向他的手腕，這小劍長約六七寸光景。

皇甫青運勁一震，知道這玩藝的粘功一定行，收手必然會產生吸引作用，反而加速其速度。

皇甫青運勁於左手，向這小劍一揮手。

這一揮產生了至大的引力，只是引向相反的方向而已。

這一牽引，小飛劍的前衝之力一緩，皇甫青右手中的蟠龍匕猛然一攪，「嗆」地一聲，小劍一斷爲二。

這一手驚動了很多人，都回頭查看，尤其是皇甫敢。

太叔通本是十拏九穩的，這一手等於驚醒了他的夢，飛劍獨步武林之夢，飛劍只是比一般暗器多一點續航力而已。

現在皇甫青已施出父子苦研的四招半奇功，在第二招上，就把太叔通的肋骨擊斷了三根以上。

黑和尚武功怪異却並不很高，皇甫敢只用了新研絕招一招半，就砸中他的光頭上而昏倒在地。

劉雁賓對付陰七父女，旗鼓相當，主要是陰七的身法太靈活，正如鬼影子一樣難以捉摸。

赫連光和胡大爲也難分高下，但姜治中接下蕭寒波，却在五十招後佔了上風。金殿九和萬能動手，也許是萬能近來心情不好，失去信心，守多攻少。因而金殿九偶爾會去支援身邊的蕭寒波。

李怡獨戰「窮家三絕」，勉强支持，也是憑輕功獨到而佔了便宜，此刻百里甲砸了多喜一掌，他的部下急忙上去支援。

丐帮七長老中有三人玩女人得了「回馬癱」也就是「回馬槍」，迄未全好，不免打了折扣，所以李環和蕭疆兩小也能支持一會。

「武林殘障之家」的人和梅花島的人混戰，雙方傷亡較重，已死了三四十人之多。

此刻皇甫父子騰出手來支助別人，情況正要大好，但這工夫來了兩個蒙面人，一看便知是兩個中年以上的女人，這二人閃電出手，三五招內就傷了蔡大年、百里甲和赫連光，震驚全場。

僅是如此，這邊的一點優勢立刻就不見了。於是皇甫父子分別接下這兩個女人。

他們相信，其中有一人必是「一」會的太上會主。皇甫敢接下的中年女人高瘦，皇甫青這個身材適中，這兩個女人是今夜火併的關鍵人物，能擊敗這二人才會分出勝負。

才三五招，皇甫青就試出也看出對方是太妃安娜春，因爲她剛才動手傷了赫連光時用的正是「狂風砂」玄功。

「大姐……我知道是妳。」皇甫青以「蟻語蜨音」說的。對方不出聲，似在全力搏殺，皇甫青深信沒錯，道：「大姐，我相信，妳就是該會的太上會主！」

「知道也好，小弟，我放你一條生路，快走吧！」

「大姐以爲我會獨善其身棄同道於不顧？大姐，我雖知不成，還要放手一搏，恕小弟放肆了。」立刻把那四招半施展出來。

第一招太妃稍退了半步，但在第二招上就退了兩大步，第三招時暴退中堪堪中掌，但立刻又能反擊。

她把皇甫青砸倒在地，彈起五七寸之高，可見力道之大，但皇甫青咧咧嘴，仍能爬起再戰。

她的底子太深厚了。皇甫青對在場的任何一個高手都有必勝信心，只有對太妃，他沒有信心。

「小弟，我好爲難，小弟，求求你！你快走！」

「大姐，妳明知我不會走的。」太妃顯然全力出招，似想以技藝使他屈服或改變主意撤退。

這估計當然是錯了，皇甫青不是那種人。

她出全力用絕活「狂風砂」，皇甫青也用了第三招，太妃震撼搖曳着後退，卻仍能出招。「狂風砂」就是能聽到狂風呼嘯聲却看不到砂飛石走，功力稍差的人會立刻無法正確地施展自己拏手的招式，這就是他的厲害處。

此刻皇甫敢在和另一女人力搏，那女人非皇甫敢敵手，守多攻少，其實皇甫敢手下留了情，他看出這女人是太妃的親人，他也知道太妃教了兒子一招武功。

他們父子研究絕學，太妃那一招啓發了他們不少的靈感，其實這女人正是太妃的師妹。

皇甫青的第四招施出時，全場停止打鬥，鴉雀無聲。而太妃也施出了「狂風砂」的第三招，駭浪驚濤似的狂飆，在三五丈方圓內掀起。二人都在退不及也來不及卸勁情況下倒地，只不過二人都同時躍起。

皇甫青有此表現，幾位長輩和阿丹都熱淚盈眶。

蔡大年及陰七要上，皇甫敢雙臂一張擋住。

「小弟……求求你……走吧。」

「大姐，如妳還重視那一段，請妳退出牧場吧。」

稍後，皇甫青施出了最後的半招，不把這半招拼成一招，可見有多嚴謹仔細，也足見這半招之精純了。

在狂捲的飛砂走石中，兩人最後的一招一接，隱隱可見，二人的身子都在無儔力道下失去自制而翻滾。

儘管皇甫青覺得全身骨頭好像寸寸斷裂，但他仍然拖泥帶水地站了起來，蹣跚地走到太妃身邊，又有人要一擁而上，皇甫敢又阻止了。

皇甫青以「蟻語蜨音」道：「大姐……剛才妳並未全……全力以赴……妳是故意在讓我。」

「小弟，你已具備贏的實力了，這樣也許對我好些……如果不是我倒下而是你……我會痛苦一生，如今我可以含笑而去了，小弟，我永遠忘不了你爲我帶來了失去的春天，我願意死在春天裡。」

她的心脈似乎像琴弦一樣，「嘎」然中斷。

她是個有擔當有決斷的女人，說走就走。正因爲如此，以太妃的身份和中年的身體她才有勇氣找阿青。

她的臉上凝定着淒涼的笑意，但眼中還噙着淚水。只爲了一個「愛」字，她就提早結束了她的大好生命和朝廷交付的重大使命。

（全文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